

著名學文界世

續俠隱記

(上册)
(後年十二名一)
仲大
馬疾
著譯

日參
I 565.44
D 7 M-2
(1)
1934年



1283495

1934年

小引

『遠太安三部曲』（即俠隱記）是法國小說家大仲馬的傑作，共包含三本鉅著：1. 三劍客（俠隱記）
2. 二十年後（續俠隱記）3. 波治倫子爵（俠隱記三集）這是長篇的歷史小說，據作者自序，是敘述路易
十三、路易十四時代的野史。其中人名和事跡，都確實可攷，內中主角遠太安據說也有其人。但不論歷史方面
價值怎樣，在文論文，本書也不愧浪漫主義的鉅著，風行世界，歷史不衰，那是自然的。我國的三國演義和水滸
傳，也許可以和它相比。可是三國演義不及它人物描寫的逼真，水滸傳不及它情節結構的精緻，我們愛讀荒
謬的武俠小說的青年，如果用本書來一換口味，當可以憬然自覺。

作者大仲馬的生平，已詳前集小引，這裏大略敘述。大仲馬（Alexandre Dumas）是法國的小說家
兼戲曲家，生於一八〇三年，死於一八七〇年。他在青年時代，以筆耕糊口，不久他的作品，得到讀者的好評，盛
名巨資，兩者兼收。便在巴黎郊外，建築別墅，享受舒適的生活。統計大仲馬的作品，單在小說一方面，約有一千
二百種，以他一人之精力，那裏能夠寫這許多書籍。原來他在享盛名之後，家中便成了一個『小說製造工
廠』，他是其中的總技師，在他的指導下，有兩百多個筆耕者，從事搜集、編輯、寫作等事，他經其大成，作者的名
字就掛上『大仲馬』。雖然這樣，他一切的作品，仍舊有着連貫的作風，決不是東鱗西爪的。至於本書（遠太
安三部曲）却完全是個人的手筆呢。他的兒子小仲馬，即茶花女的作者，也是有名的小說家、戲曲家，父子可
稱雙壁。

1942

這本爲讀者的便利起見，再把前集（三劍客）的故事，撮要一述：

一個瓦斯孔尼地方的少年達太安，辭別家庭，遠赴巴黎，希望在法王的火槍營裏，做一個火槍手；因爲火槍營統領屈維是同鄉而且父執，他到巴黎在統領府上，碰見亞蘭士、頗士、斯亞拉米三個火槍手，不打不成相識，四個人結了知己。那時國王、王后、紅衣主教三分國權，各有間隙，達太安曾經打敗紅衣主教李却立的部下，國王雖暗加褒獎，主教却懷恨刺骨，恰巧王后齊時的情人，英國白金漢公爵，對於王后齊情未斷，王后贈以鑽鍊作紀念，主教想趁此陷害王后，便向國王進讒，要王后在跳舞會時帶上鑽鍊，王后見跳舞會期已迫，惶急無計，幸得一個叫班那素的老婆設法，請達太安等幫忙。達太安深愛班那素老婆，便不辭危險，和亞蘭士等赴英。結果達太安向白金漢索回王后所贈的鑽鍊，帶回給王后，解救了她的危機，王后非常感激他們。

主教的下，有一個親信女子，名叫米列蒂，是英國威脫世爵的弟婦，她膽如桃李，毒若蛇蝎，達太安爲她的美貌所迷，愛上了她，潛入她的臥室，誘她失身。可是米列蒂肩刺着藍花，是犯過大罪的刑跡，却給達太安發現了。她懷恨在心，幾次要暗殺達太安，幸而不曾成功。

那時英法間有戰役，法國的主將是李却立主教，英國的主將是白金漢公爵。主教叫米列蒂赴英，乘間行刺白金漢，米列蒂便以殺死達太安爲要挾，她到英國，奸謀殺威脫世爵所破，把她軟禁。可是她以美貌和言語，誘惑看守的人，激他去行刺白金漢，終於僥倖成功，米列蒂更得脫身返法。她在歸途中，更下毒手，媽死達太安的情婦班那素老婆，還想另害他人。可是達太安亞蘭士等四人，苦苦追她，再加上了威脫世爵和某劍子手，都想向她報仇。終於在力斯河邊找到米列蒂，大家聲討她的罪狀。原來米列蒂本是尼姑，誘惑了一個小教士同居，害得小教士破壞清規，不能立足。那小教士就是某劍子手的兄弟，米列蒂旋棄了小教士和一名貴少年費

伯爵結婚，費伯爵爲她傾家蕩產，她却仍棄他而去——費伯爵憤恨，化名亞島士投軍，以慰失戀受欺的痛苦。米初到英國，和威脫的兄弟結婚，生有一子，她却謀害丈夫和夫兄，想獨占遺產。她的罪惡，天人共怒，當即在勿斯河邊正法。達太安、亞島士、威脫等報仇雪恨，都覺痛快。

主教得知米列蒂逃害，達太安是主角，便派親信盧斯福伯爵去捉達太安。達太安來了，却向主教坦白自首。主教見他義勇無雙，深爲感動，對於達太安非但不加重罪，反擢升爲火槍營幫統。亞島士、顏士斯、亞拉米等三人，或歸故鄉，或娶孀婦，或做教士，浮飄絮飛，全書也在此結束。

上面說的是前集的大概，續俠隱記（二十年後）仍以達太安、亞島士、顏士斯、亞拉米等爲主角，只和前集相隔二十年，前集中提起的人物，這裏也陸續出現。一面把英國克林威爾的革命史跡，當作穿插，故事更比前集熱鬧些，史實也比較逼真。愛看冒險武俠小說的朋友，大概要拍案叫絕的。這裏關於本集的情節，自然從略，希望讀者自己去欣賞。

俠隱記三集（波治倫子爵）是這三部曲的結束，讀過正續兩書的人，一定等候出版。譯者也抱同感，很想把這三部曲的全壁介紹於中國讀者之前。如果時間有暇，可以着手，不會叫諸君久候的。

目錄

一	紅衣主教	一
二	夜巡	八
三	一對舊冤家	一三
四	皇太后	二九
五	瓦斯孔人和意大利人	二九
六	四十歲之達太安	三三
七	探尋老友	三八
八	訪亞拉米	四七
九	德博理教士	五二
一〇	訪顏士斯	六四
一一	顏士斯得隨望蜀	六八
一二	莫吉堂	七四
一三	亞島士父子	七八
一四	波治倫堡	八三

一五	亞島士的外交手段	一八八
一六	包福公爵	一九四
一七	尋開心的獄	一九八
一八	格立模的新差使	一〇四
一九	好點心	一〇六
二〇	伯爵和公爵夫人	一六六
二一	施克朗	一二四
二二	別子贈劍	一三三
二三	越獄四十法之一	一三八
二四	達太安到得正好	一四四
二五	路上追蹤	一五〇
二六	利害衝突	一五〇
二七	四俠準備會談	一五四
二八	解圍	一六〇
二九	渡河	一六五
三〇	小接觸	一七四
三一	和尙	一七八

三二	臨死悔罪	一八四
三三	格立德說話	一八七
三四	戰爭前夕	一九一
三五	古式宴席	一九七
三六	英王來信	二〇三
三七	克林威爾密札	二〇七
三八	英后見主教	二一一
三九	見義勇爲	二一九
四〇	伯與姪	二一九
四一	嚴親之愛	二二一
四二	皇后求援	二二八
四三	首念最好	二三三
四四	倫斯捷音	二三九
四五	教堂叩首	二四九
四六	高樓上	二五九
四七	暴動	二六〇
四八	暴動擴大	二六四

四九	離中憶前情	二七二
五〇	鵲后	二七六
五一	脫逃	二八〇
五二	副主教馬車	二八七
五三	賺錢	二九五
五四	亞拉米新聞	三〇〇
五五	無信義的蘇格蘭	三〇七
五六	報仇者	三一七
五七	克林威爾	三二七
五八	達太安的戰略	三三〇
五九	達太安的暗號	三三四
六〇	祝壽	三三四
六一	達太安用定計	三四〇
六二	打牌	三四八
六三	倫敦	三五五
六四	審判英王	三五五
六五	政府官署	三六一

六六	木匠司務	三六六
六七	記者	三七一
六八	蒙面人	三七五
六九	大將軍祕室	三八一
七〇	密談條件	三八六
七一	閃電船	三九一
七二	特別葡萄酒	三九八
七三	在小船中	四〇三
七四	命裏注定	四〇六
七五	逃生以後	四一〇
七六	返國	四一六
七七	報信	四二一
七八	三洋客	四二六
七九	查林登之職	四三五
八〇	披喀地途中	四四一
八一	王后負義	四四六
八二	主教効忠	四四九

八三	慎防	四五一
八四	陷阱	四五六
八五	臂有神力	四六一
八六	馬色林的藏金窟	四六八
八七	會議	四七一
八八	有志竟成	四七五
八九	王后的簽字	四八一
九〇	國王回京	四八九

一 紅衣主教

在法國紅衣主教府中的書房裏，放着一張大桌子，許多公文簿本，擺在桌子上面。桌旁坐着一個人，在那裏托腮沉思，想得很入神；他的背後就是壁爐，爐裏火光熊熊，照着那個人身上的衣衫，桌上的燭光，照着他的臉。他身披大紅袍，袍邊鑲着花邊，他獨坐了好久，皺着眉，臉容蒼白，房裏很靜，一無聲息，只有衛兵在門外踱着的腳步聲。

原來這間房子，就是前任紅衣主教李却立的辦公處，如今李却立早已逝世，他的後任不及他萬一，只可算得他的影子。而且當時法國的情形很混亂，法國的威靈掃地而盡，君王的命令不出國門，內則國裏的世爵大臣謀叛，外則鄰國的軍隊侵入邊境，只要看看主教府裏的情形，現任的主教毫無能力，也可概見。府裏的地方很寬暢，房間也不少，卻沒什麼人，院子裏雖然有好多衛兵，客廳廂房甬道各處却無片影。全巴黎城的人，都不肯擁護主教，很藐視他的權力，外面民衆常常放槍——那時候民衆也有了火槍，雖然不是辱沒了火槍，却常在街上亂放，好像是要給瑞士傭軍和別的軍士看，叫他們明白現在的民衆也知道反抗了。

主教府裏的那個紅衣人，不是李却立，是繼任李却立的馬色林。(Maurin)

馬色林獨坐在房裏，彷彿躊躇，他既無方法，又沒能力，去應付目前的危機。只好自言自語說：「他們攻擊我是個異類，是個意大利人，我如果再不問問，真是無法無天了。他們真是傻瓜，他們不曉得這個意大利人，雖然說法國話不十分漂亮，却並不是他們的仇人，那些能發說道地巴黎話的，常常好話去誑騙他們，那班人

才是他們的真仇人。」他說到這裏，臉帶微笑，說：「我也知道：月盈則虧，得了權勢是常有危險的，但是他們却該明白我並不單是個寵臣。愛森克手上戴了一個極好的鑽石戒指，原是王后給他的，我手上戴的戒指一無足奇。上面只刻着名字和年月，却是在王宮教堂裏給的。難道他們就瞧不起我？他們只管高叫着要驅逐我，那裏知道我會弄得他們鬼哭神號？有時我有方法，叫他們喊包福萬歲，我不久會再設法，叫他們喊王爺萬歲。又過幾時，我會叫他們喊議會萬歲。現在包福還在望桑，將來總有一天，王爺們也要和包福一樣，昏昏沉沉，露風味。還有議院……」他說到這裏，露出恨恨的樣子來說：「我將來要打算怎樣對付議會。我們現在有奧令斯和美搭吉幫忙，我慢慢來收拾他們；現在他們高叫驅逐馬色林，我看不多時候，他們就要倒戈自謀。各人的環境本來不同，從前李却立的時候，受盡咒罵，等他死了，沒有人不說他好。但是李却立所處的地位，有時比我現在所處的還要壞呢！況且當日他常常被貶，有幾次他甚至以為被貶之後，永遠不會再起用。好在如今王后是永遠少不了我的，倘若我被民衆趕走，讓他們王后也是要讓的，讓我等着，看他們百姓沒得王上王后，他們怎樣生活。假使我是個法國世家子弟，不是個外國的人……」他說到這裏，想得更有味了。

原來馬色林主教現在的地位，爲難到了極點，那爲難的情形，有增無減。他爲人既小器又貪得，抽收稅款，不免苛細，民衆都受不住；民衆血汗統乾，只剩靈魂，靈魂是不能賣錢的。主教增加苛捐雜稅，說是充軍餉，這拿打勝仗的話騙百姓，時常有捷報，但是捷報是吃不飽的，民衆叫苦連天。馬色林不獨苛待百姓，還苛待縣官，那時候的縣官，都是捐資買來的，主教一連賣了十二個缺，一面減少他們的薪俸，這班縣官心裏痛恨，聯合起來，不許主教再做肥缺買賣，也不許官裏再收削他們的錢，他們共同訂約，如果同盟內中有一個人因遠抗稅革職，大衆合力援助。

可是民衆也不該那樣對待政府。那年正月七日，政府要增加巴黎居民重稅，就有七八百家商人聚會抵抗，公推十位代表人，到奧令斯公爵那裏去請願。這位公爵最好沾名釣譽，自然接見他們，代表發言說：「他們一致公決，不納新稅，如果政府派人去征收，民衆一定抗捐的。」公爵聽了，好言安慰他們，他的話說得十分動聽，應許代他們向王后說。他們臨走的時候，公爵說了一句現成話，那是：「我們看有什麼法子再說吧。」正月九日，他們又公推幾位代表，去見主教，其中一位代表，話說得很堅決強硬，連主教也出乎意外，只好說了些安慰的話，叫他們走了。他那句安慰的話，和公爵說的一樣，也是：「我們看有什麼法子再說吧。」因為要討論什麼辦法，政府就召集一個大臣會議，請了財政大臣出席。

財政大臣但摩利，因為職司財政，做了民衆攻擊的目標。此外也還有恨他的緣故。原來但摩利的父親叫巴的，亦是里昂的銀行家，他因為破產，後來就改名但摩利。從前是李却立主教保薦給路易十三做財政部的次官，叫他改了名，而且替他吹噓一下。那時王上說：「他做這個官倒也不錯。我原要個妥當可靠的人補這個缺，先前傳說，你要保舉那個光棍巴的，亦，我很不願意，還是讓他補了吧。」李却立主教說：「陛下別多心。陛下說的那個巴的，亦早已問罪正法了。」王上說：「辦得不錯，你可知道百姓給我個徽號，都叫我作公道路易，是有道理的。」於是王上簽了字，委派但摩利做財政部次官，也就是方才提起的財政大臣。

開大臣會議的時候，但摩利匆促趕到，面容憔悴難看，他說是他的兒子，幾乎被人謀殺。民衆見他夫婦出門，憂香已極，常街就圍住他，任情羞辱一番。原來但摩利初來巴黎，一貧如洗，身上只有二十個法郎，現在分家幾個兒子共總分了九百萬法郎，自己留下的每年還有四萬法郎。那天，街上的亂民，看到他的兒子，有人就這樣說，把他捉了，壓榨起來，把他所吃的金錢，都要擠出來。他幾乎遭了毒手。但摩利因為這件事，心忪萬分，不便

議事，會議毫無結果。到了次日，會長莫禮算是法國最有膽子的人，也被民衆痛罵，莫禮告訴民衆：如果他們不奉王法，還要搗亂，他就要在大街上搭起絞人的架子，殺一儆百。民衆們答他說，希望趕快搭起架子來，他們就可以把刮地皮的官，明正典刑。

巴黎這時已經滿城風雨，那一天是星期六，王后到聖母教堂，有二百多個女人跟在後面，吵着要惹她們一個公道。那班女人自然做不出什麼大事，不過要求王后可憐她們。於是王后的衛兵，把那些女人趕散。王后絕不介意，毫不理睬。那天下午，又開會議，議定要彈壓亂民，保全王法，決定第二天——正月十二日——開議會。

那天日裏，法王路易十四——那年才十歲——剛好天花平復，藉口到聖母教堂謝天，派了禁兵、瑞士兵、火槍手、警衛王宮左右河邊，和新橋等處。王上從教堂出來，到了議會，不獨沒有收回增稅的上諭，反而那天頒發了五六條害民的新上諭，議長白朗，原站在政府一派，現在看見不妥，就連合議員，竭力反對新稅。王上頒了上諭之後，就回宮去，沿路有許多民衆，在那裏看，知道王上才從議會回來，不知道王上是幫民衆，還是幫政府，苛待百姓，沒有一個喊萬歲，人人臉色冷淡，有幾個人還敢怒而不敢言的。王上走過之後，街上的兵，仍舊戒嚴，因為恐怕民衆知道，頒了新上諭，又要暴動，果然民衆知道王上所頒增稅的上諭，立刻聚了許多人，在那裏罵主教，喊着「推倒馬色林！」同時却恭維議長和議董，喊道：「巴路士萬歲，白朗萬歲！」民衆知道這兩議紳願到民間疾苦，雖然沒把王上勸回頭，也很成激的。

當局恐怕暴動，就設法來彈壓，誰知民衆不散，於是就派禁兵和瑞士兵，到聖丹尼街，和聖馬丁街，因為那兩條街聚的民衆最多。接着巴黎市長進宮覲見，報告說，如果兵士們不撤退，兩小時內，巴黎民衆就要暴動。正

在商議間，禁兵營的副官孔明剛進來了，制服破碎，滿面流血。王后見了，大吃一驚。衆人也十分着急，問是何事。副官說禁兵一到街上，民衆就狂怒起來，警鐘大鳴，他想殺一敵百，就捏了一個爲首的，分付部下立刻送去正法，禁兵正拉那個人去，民衆就在街上攻打禁兵，刀斧亂舞，石如雨下。打得落花流水，爲首的逃了，跑到某街上，躲到別人家裏，關緊大門，禁兵打開了門，偏找不得，圍到這裏，副官帶了禁兵，先回宮稟報。他們回宮的路上，許多暴民跟着他們，他有好幾個受了傷，也有斧傷的，也有石傷的，副官自己眉間受了石傷。

政府毫無辦法，主教只好布告安民，說明兵隊站街，不過臨時戒嚴，立刻就就要撤退的。下午四時，果然實行撤退；王宮左右派了小隊把守，瑞士兵，火槍手，都在院子和樓下。大家都很耽心事，不知道要鬧到怎樣。這個就是作者開卷說馬色林時候的情形。

主教一個人獨坐在書房裏，一心盤算着怎樣對付民衆的暴動。忽然間他擡起頭來看鐘，正在六點鐘，他立刻吹了兩聲口哨，帷幕後面一道私門打開了，走出一個黑服的人來，悄悄地站在主教坐椅的背後，聽候分付。主教知道是跟班，也不回頭，說：「白諾，那一個火槍手在府值班？」白諾說：「黑營。」主教問：「是那一部？」白諾說：「屈維帶的。」主教說：「廳裏是那一位軍官？」白諾說：「達太安。」主教說：「聽說他能幹的很？」白諾說：「不錯。」主教說：「你去找一套火槍營的制服，讓我穿了。」跟班出去了不久，把制服拿來，主教卸去身上的長袍，換上火槍營的制服，打扮得很好看。他穿好了，說：「你請達太安進來。」跟班靜靜的從大門走了出去。

主教在房裏，獨自對鏡，很覺高興。這時候主教，不過四十六歲，身段壯健，比平常人是要高一點，漂亮的臉上，眼光奕奕有神，鼻子略大些，眉心很寬，卷曲的頭髮，帶着深黃色，頰下的鬚很整齊。他低頭看看自己的一雙

手——那雙手，他平日非常寶愛，——他脫去皮手套，戴上一雙絲手套。這時候門開了，跟班回報：「達太安來了。」接着一個軍官進了房。這位軍官年在四十左右，身材修短合度，兩眼閃閃逼人，鬚髮本來是黑的，現在有點灰白了，或者黑頭髮的人，飲食過分考究或不考究，頭髮都會改色。達太安進了房，立刻就記得重遊舊地，好幾年前見過李劫立主教。達太安才進來，忽然看見一個他部下的火槍手，仔細打量，才知道是化裝的主教，恭敬地站在那裏。

主教小心地看達太安，好半晌才說：「你就是達太安？」達太安說：「是的。」馬色林眼光還打量着他，看他精神煥發，很是個能耐的人。達太安可以說飽經世故，只管隨他看，一點不覺跟蹤。後來主教說：「我要跟你一起走，其實是我跟你一起走。」達太安說：「遵命！」主教說：「我要聽王宮四周的軍隊怎樣佈防，你看我這種危險嗎？」達太安很詫異的問：「危險？有什麼危險？」主教說：「聽說民衆要暴動。」達太安說：「民衆對於御前火槍營非常驚畏，如果他們要動手的話，我只要手邊有三四個火槍手，我們就可以把一百個暴民趕跑了。」主教說：「難道你不會知道孔明則受了傷嗎？」達太安說：「孔明則是在禁軍營，不是在火槍營的。」主教微笑地說：「你可以以為火槍營比禁軍營好嗎？」達太安說：「賈的總不說酒酸呀。」主教說：「我倒不是這樣，我脫了自己的衣服，換穿了你們的制服。」達太安說：「主教太謙了！」又說：「據我愚見，如果我穿了主教的袍子，我萬不肯去換穿別的衣服了。」主教說：「可是今晚穿了主教的袍子，實在不必，你以為怎樣白話，把我的帽子拿來。」跟班去帶上寬邊的軍帽，主教戴好了，回頭對達太安說：「你可備有馬匹嗎？」達太安說：「常有鞍轡配好的馬。」主教說：「很好，我們走吧。」達太安道：「主教想要多少人護衛？」主教說：「據你說有四個人就好，抵拒一百個暴徒，我們也許會碰見二百你帶八個人吧。」達太安說：「遵命！」

主教說：『好了，我們走吧。且慢，我們還是從這裏出去罷。白諾，拿燈照我們。』跟班拿了燭，主教從抽屜裏拿出一把鑰匙，開了一道通祕室的門，兩個人相隨出了房，不到一會，就到了王宮的郊場上。

二 夜巡

十分鐘後，這一隊人到了棚街。這街是在李却立主教所蓋戲院的後面，李却立自己編過一齣著名的劇本，就在這戲院裏上演的。馬色林磨磨歌曲，以前也會叫人預備在這戲院裏唱大歌劇，法國的大歌劇，就是在那時起源。這時街上的情形，紛亂得不堪，流氓們成羣結隊，在街上走，看見了兵，就顯出輕蔑的神色，只要稍不如意，就要打禁軍，隨時隨地在那裏挑撥。達太安方才說的話，並不準確。從聖丹尼街傳來斷續的槍聲，又不多時，無緣無故在那裏警鐘亂鳴。

達太安看見街上行人，雖然紛紛擾擾，却還沒有成亂，也就照常的在街上走，恰巧街中聚着一羣人，達太安也不跟他們的招呼，只管向着他們走，那些人好像知道達太安不是好惹的，分開路讓他們走。主教本來是小心翼翼的，看見達太安勇敢大膽，不禁十分佩服。到了沙鏡地方，那裏的守衛兵，阻擋他們，問他們口號，達太安說了口號，就問可是孔明則把守這裏衛兵，指了兩個軍官給他看，有一個軍官騎了馬，馬旁站着另一位，這位就是孔明則。達太安回頭對主教說：「孔明則在這裏。」馬色林上前去，達太安跟着，那兩個軍官認得主教，行了敬禮，主教喝采對騎馬的軍官說：「紀討，你今年六十四了，正是老當益壯，你跟這少年說什麼？」紀討說：「我跟他談我少年時代內亂的傳說，現在的光景，愈來愈壞，我們恐怕不久就要看見聖丹尼，聖馬丁兩街，都要擱棄起來了。」主教說：「孔明則以為如何？」孔明則說：「我以為要立黨作內亂，總得有個領袖，才能成功，況且時局是說不定的。」紀討說：「不然，他們現在已經組織擲石黨了。」主教問：「什麼叫作擲石黨？」紀討

說：「這是他們的黨名。」主教說：「我要知道這個黨名的來歷。」紀訥說：「有一天，某議員說，現在這班暴徒，很像巴黎街上的小孩在溝裏擲石子，巡警來了，就躲起來，巡警走了，又聚攏再擲，所以他們就自稱擲石黨。現在一切東西，都加上這個名目了，麵包，帽子，手套，扇子，都加上擲石黨三個字的名稱，你聽聽！」他說到這裏，沿街樓窗上有人在裏面唱擲石黨的歌，高喊：「反對馬色林！」孔明則說：「讓我來敬他一槍！」正要取出手槍，馬色林道：「別動手，不要介意吧，我曉得法國人的脾氣，他們肯唱，就肯拿出錢來，方才紀訥說，從前內亂的時候，他們什麼都不唱，只唱馬色曲，所以事情不可收拾，紀訥，我們走罷，看看昆士門，守得怎樣。」他擺了擺手，拍馬回到達太安等一隊裏。

達太安帶着火槍手前進，主教和紀訥緊跟在後。孔明則目送主教走遠，自語說：「是的，主教只要他們肯納稅，別的全不介意。」

馬色林同着衛隊走着，聽得路人議論紛紛，都是講新頒的上諭，說是王上害國殃民，他們全咒罵着主教，却很恭維白朗和巴路士兩個人，這說要在列令斯公爵和貴族面前稟訴。達太安却是從容自若的穿過人羣，馬色林和紀訥說話，都是很低聲的，衛兵們不發一聲，不久到了昆士，紀訥喊住一個下級軍官問：「可有什麼事情？」那軍官答：「統領，這理並無事故，我倒是不放心那邊的大宅。」他一邊說，一邊指着那所大宅。紀訥說：「那間是蘭布利府。」軍官說：「什麼府我不知道，我只看見有好幾個面生可疑的人進去。」紀訥笑着說：「那面生可疑的傢伙，不過是幾個詩人。」主教道：「紀訥，你說話留意，我不許你看輕詩人，你得明白，我少年時代，也是個詩人。」紀訥說：「大人，你做過詩人嗎？」主教說：「是的，你想聽聽我的名句嗎？」紀訥說：「可惜，我不懂意大利話。」主教說：「法國話，你總該懂的了，我相信我用法國話下令，你是遊辦的。」紀訥說：「當然。」

只要那是奉王后的命令。」主教咬牙說：「是的，我知道你是忠於王后的。」紀訥說：「我統帶王后的禁軍，已有二十年了。」主教說：「這裏也沒有事，達太安我們到別處去吧。」

達太安等再前進到了聖洛，是王宮的第三個要道。這一帶非常冷僻，主教問是那一個把守。紀訥說：「威貴。」主教說：「請你去告訴他，從前我叫你去捉包福公爵，他十分生氣，他說他是統領王上禁軍，應該是他去的。」紀訥說：「我早已聽過，我告訴他說錯了，也有好多次，只因爲那時王上才四歲，他怎能下令呢？」主教說：「本來我也可以派他的，可是我以為派你好。」紀訥不答，上前叫衛兵去請威貴來。威貴一見面，喊道：「紀訥是你嗎？你來這裏有什麼事？」紀訥說：「我請你出來，有話相詢，這裏還安靜嗎？」威貴說：「絕無動靜，什麼都沒有，民衆們只高呼王上萬歲，打倒主教，我們也聽慣了。」紀訥笑着問：「你也附和他們嗎？」威貴說：「平心而言，我倒很想跟他們喊，我想他們的口號有理，我寧可不領五年的薪俸，却願王上加長五歲。」紀訥說：「爲什麼要王上加長五歲呢？」威貴說：「王上變作成人，就可以自己親政了，從亨利四世的孫子，當今的王上那裏奉號令，比從馬色林那裏奉號令好多了，我極願爲王上犧牲性命，如是爲了馬色林犧牲和孔明則今天一樣，幾乎送命，那太不值得了。」馬色林聽了，拍馬上前說：「威貴，你一片忠心，王上不久會領略了。」他轉回頭來說：「這裏也沒有什麼，我們回去吧。」威貴說：「原來我們的談話，都給馬色林在這裏聽在耳中，很好，我正要他明白我心中的意思，紀訥，謝謝你給我這個好機會，雖然我明白你別有用意，但是我總得謝謝你的。」他說完，轉身進營房，一邊也唱搖石黨的歌。

馬色林回到府中，滿心愁悶，他從孔明則、紀訥、威貴的談話中，知道亂民一旦暴動，除了王后一個人之外，他要乘叛親離了，王后又是不顧念交情的，臨時還不知道怎樣，他今晚出去巡閱了一小時，只看到一個可用

的人。這個人不怕亂民，和別人完全兩樣。他早已耳聞達太安的勇名，馬色林雖是在一六三四和一六三五兩年中來法國，但是達太安忠義勇俠的名氣，馬色林耳熟能詳了。可是他善狐狸，一定要確實證明，又不便去當面問他，他知道達太安是個瓦斯孔人，不過瓦斯孔人跟意大利人很有相同的地方，你要詢問他的底細，他是不肯老實告訴你的。

他們走近王宮的圍牆，馬色林先分付達太安等在院子，叫紀訥跟着，兩個人下了馬，走入花園，主教握着紀訥的手說：「方才聽你說，你在王后手下帶兵，已有二十年了。」紀訥說：「不錯。」主教說：「我知道你，你除開忠心和勇敢以外，記憶力總是不差的。」紀訥說：「主教也看出這點來嗎？如果我的記憶力不行，我早得意了。」主教說：「爲什麼緣故呢？」紀訥說：「會做官的人，最要緊的是會忘記。」主教說：「紀訥，做官不是你的擅長，你是個軍人，是老亨利四世的舊部，那班宿將，到現在零落殆盡，不久也都要去世了。」紀訥說：「今天我替我算命嗎？」馬色林說：「那裏的話！我要問你，你近來可曾留心看，那火槍營的副統領嗎？」紀訥說：「你說的是達太安嗎？」主教說：「不錯。」紀訥說：「我不去留心他，我和他已經多年相熟了。」主教說：「他是個怎樣的人？」紀訥很詫異的答：「他原籍瓦斯孔。」主教說：「我知道的，我要告訴你，達太安是否靠得住？」紀訥說：「屈結把他特爲心腹，你知道屈結是王后最忠實的朋友。」主教說：「我要看看他，這個人做事的能力怎樣？」紀訥說：「主教如果要打聽他，可是一個勇敢軍人，我可以負責保證。我聽見說，在拉羅西爾和別的地方，他總是衝鋒蹈陣。」主教說：「紀訥，你要明白，我們不幸做了大臣，不獨要勇敢的人來幫忙，還要有人謀略的人幫忙。傳聞當日李却立有幾件秘密，達太安牽涉在裏面，後來費了許多事，才弄清楚的，可不是。」紀訥聽得主教要打聽從前的秘密，答說：「我却並不仔細，我從來不願問別人的秘密，如果有人把什麼秘密

話告訴了我，我也鬆口如瓶，主教請勿見怪。」主教說：「有許多做大臣的人，什麼秘密全知道，他們用什麼方法打聽的？」紀訥說：「這爲的是大臣們用人，總要各適其宜。打仗用武人，計劃用謀士。主教去找當日那班參與秘密的人物，自然就可以打聽出許多消息來。但是你要花錢買的。」馬色林笑了說：「如果真的無法可施，只好花錢買的了。」紀訥說：「主教可要我保薦一位，他曾參與從前秘密事的。」主教說：「這一會我跟你說話目的就在此。」紀訥說：「我明白有一位，只要他肯告訴你，主教得了他，可以得不少力量。」主教說：「我自然有法叫他告訴我。」紀訥說：「人家如果鬆口如瓶，那可不容易叫他說出來。」主教說：「慢慢的總可以達到的。你保薦的是那一位？」紀訥說：「盧斯福伯爵可是我有五年不會和他會面，不知道他在那裏。」主教說：「我知道他在那裏的。」紀訥說：「主教既然知道他的下落，決不會得不到秘密的。」馬色林說：「你說盧斯福……」紀訥說：「我只知道盧斯福是李却立的秘密偵探，但是我要先告訴你，你總得掏掏腰包。李却立當日很肯花錢。」馬色林說：「前任的主教確太慷慨了。我謝謝你的好意，我今晚就會去做。」

當下他們兩個人走到院子裏，主教擺擺手和紀訥分別，看見有個軍官，在那裏踱着，主教走到跟前一看，原來是達太安，還在候他呢。主教說：「達太安，你跟我來，我要跟你說話。」達太安鞠躬，跟着他從秘密甬道，到了書房。主教坐下，提筆在紙上寫了幾行字，達太安恭候在旁，主教封緘定當，蓋了印說：「達太安，你送這封信到巴斯底大監，領出信上所說的人來，你要用一輛馬車，帶幾個衛兵，小心看守這名罪人。」達太安拿了信，鞠躬退出，分付說：「我要四名兵，一輛馬車，和我自己的坐騎。」五分鐘後，院子裏馬蹄得得，這班人和馬車，一齊走了。

三 一對舊冤家

八點鐘左右，達太安到了巴斯底大監，監獄官叫屈勃，聽到主教有命令，趕快出迎。這位屈勃的兄弟，爲前任主教李却立所親信，大家都是知道的。從前勃桑拔大將軍關在巴斯底牢裏的時候，一共監禁了十二年，同監的難友說：「我們不久期滿，可以出獄了。」勃桑拔却說：「等屈勃走了，我也出獄了。」他想李却立主教死了，屈勃只有滾蛋，勃桑拔也就可以出獄。誰知主教死了，屈勃仍舊監獄官，勃桑拔幾乎坐了一世的牢。

那時屈勃很恭敬地請達太安進去，正好他要吃飯，就留達太安同吃。達太安說：「我不妨領飯，可惜信面寫了立刻兩字。」屈勃說：「好，禁子把第二百五十六號帶下來。」因爲犯人在監，只有號數，自然不知道是誰。達太安坐在馬上，看見鐵窗牢固牆壁堅厚，不覺打個冷戰，想起二十年前有一會他幾乎也來此做客，忽然聽見鐘響，屈勃說：「少陪了，犯人出去，是要我簽字的。」請了，我們再會吧。」達太安對着監獄官微笑，心裏却想：「敬謝你的再會吧。我在這裏五分鐘，很澀的了，我就是窮極無聊——想來我是終身不會有錢的了——我也不要作監獄官。」他還在思索，犯人來了，達太安一看，不免吃驚，犯人好像不認得達太安的，一直就上了馬車。達太安說：「我奉命要一路看管犯人，不必鎖上這輛馬車的門，我要進去伴同犯人坐在一起，叫跟班把這匹馬牽回去。」他分付完畢，下了馬，把馬交給火槍手，自己坐進車中，叫馬夫趕到王宮去。馬車穿過宮門，車裏有點黑暗，他就伸手握着犯人的手，說：「盧斯福，久違了！」盧斯福很驚異地說：「達太安。」達太安說：「我們有好久不曾相見，我以爲你已經死了。」盧斯福說：「我坐在監獄裏，和死了有什麼分別呢？」達太安問：「你

犯了什麼罪坐監呢？」盧斯福說：「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達太安說：「你難道還不相信我嗎？」盧斯福說：「我是相信你的可是我所犯的罪連我自己也不會相信。」達太安說：「他們說你犯了什麼罪？」盧斯福說：「他們判決我的罪狀說是夜劫。」達太安說：「夜劫我不明白請你解說。」盧斯福說：「那天晚上，我跟狄各爾、公爵、方替、祿衣幾個人開玩笑，公爵想出法子，叫我們到新橋刺豬獵，他說與令斯公爵也愛這惡作劇。但是太安說：『你已經不是小孩子，還跟他們在頑嗎？』盧斯福說：『我因為有了點酒意，不過是逢場作戲，但是我覺得並無興趣，我對祿衣說：『我們還是看看好。』我們要作壁上觀，便爬上亭理四世銅像所騎的銅馬上，我們居高臨下，看見他們刺豬獵，搶得倒不錯，那些人的袍子被他們剝去了，不敢作聲，後來有一個人生氣了，就喊地方救命，就有幾個弓箭手來了，公爵和方替一些人都跑了，只剩我們在銅馬上的兩個人。祿衣原想跑的，我勸他留着不妨，他不聽我的話，急著下來，跌壞了一條腿，叫苦連天，我也想下來跑了，已經不及，被兩個弓箭手捉了去。我却毫不介意，安睡了一夜，專等第二天釋放。誰知過了一星期，還不放我，我寫了一封信給主教，當天就來了許多兵，把我送到巴斯底大監，直到如今，已經關了五年。你可相信，我不過爬在銅像上騎了亭理四世的銅馬，就管了五年鐵窗風味。」達太安說：「這決不是罪狀，大約你現在可以明白坐牢的緣故了。」盧斯福說：「不錯，我還沒問你，我們現在到那裏去？」達太安說：「我們去見主教。」盧斯福說：「可有什麼事？」達太安說：「我怎能知道我來的時候，並不知道捉你？」盧斯福說：「是嗎？你是一個紅人呀。」達太安說：「我紅人天曉得我這還是一個瓦斯孔人，同二十多年前的我，在蘇市初次碰見你的時候一樣。」說完長長太息。盧斯福說：「他們為什麼找你來辦這件事？」達太安說：「這道理很容易明白，因為我那時候在客廳，所以主教就派了我，若是當時有別人在那裏，也就差了別人，我整了二十一年，到如今還是個火槍營的副統領。」盧斯

福說：「不管怎樣，你總算是飽經憂患了。」達太安說：「我那裏配這樣說呢？我記得有句拉丁話，說得不錯，是「大雷不打山谷」，我在山谷底下，受不到雷呀。」盧斯福說：「馬色林還是那樣嗎？」達太安說：「他依然不改，但是謠傳說他娶了王后。」盧斯福說：「娶了嗎？」達太安說：「即使馬色林不和王后正式結婚，至少也有曖昧關係。」盧斯福說：「他既然拒絕了白金漢，爲什麼又和馬色林要好？」達太安若有深意地說：「這是女人的慣技呀！」盧斯福說：「但王后不是普通女人。」達太安說：「王后在這些事上面，比別的女人還利害。」盧斯福又問：「包福還在監裏嗎？」達太安說：「是的，你爲什麼要問？」盧斯福說：「我想如果包福出了監，或者要對我，把我放出來。」達太安說：「你大概不久可以出監了，我看還是你替他出監吧。」盧斯福說：「現在可有戰爭嗎？」達太安說：「不久又要戰爭了。」盧斯福問：「跟西班牙開戰？」達太安說：「不對和巴黎開戰。」盧斯福說：「這是什麼意思？」達太安說：「你現在可聽見槍聲嗎？」盧斯福說：「聽見爲什麼事？」達太安說：「民衆躍躍欲試，不久是真的了。」盧斯福說：「你看民衆可有勝利的希望？」達太安說：「如果有好領袖，一定可以得勝。」盧斯福說：「可惜我身體不得自由。」達太安說：「這有什麼關係，馬色林要見你，總是有緣故的，我還要跟你賀喜，已經有好久我不幹買賣，我真有骨肉復生之感。」盧斯福說：「如果我做你，我要說話的。」達太安說：「你聽着，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盧斯福說：「什麼事？」達太安說：「你總應該承認我們兩個是好朋友。」盧斯福說：「是的，我們還有特別的交情，三處劍傷作紀念。」達太安說：「我們大家同意，苟富貴，毋相忘。」盧斯福說：「我忘不了你，但是你也應應許，如果你得意，也不要忘記我。」達太安說：「我們握手爲誓，你要記得，你一旦有機會，就得引援我。」盧斯福說：「我一定辦到你呢？」達太安說：「君子一言爲定。」盧斯福說：「你那幾位同伴，怎麼樣了？我可以替他們出力嗎？」達太安說：「那位同伴？」盧斯福說：「就

是亞蘭士、顧士斯、亞拉米三位，你難道忘記他們嗎？他們在那裏？」達太安說：「我全不知道。」盧斯福說：「真的。」達太安說：「是的，我們分別已經多年，我只知道他們都在世上偶爾接他們的一封信，却不知道他們在那裏。」盧斯福說：「那個很出名的……我會叫他作小排長……那個人叫什麼名字？我却忘記了。」達太安說：「你說的是白蘭西嗎？」盧斯福說：「是的，這個很有名的白蘭西，那裏去了？」達太安說：「他在某街開了一家糖食店，他最好吃甜，他算是巴黎城裏一個公民，現在也許參加暴動，你只管看白蘭西做了小市長，我還爬不到做個統領。」盧斯福說：「發了，你別再不高興，潮水降到最低的時候，一定有轉機，你就可以趁潮起來，也許就在今天晚上呢。」達太安一面分付馬車停住，一面說：「但願實現這個願望。」盧斯福問：「你為什麼停車？」達太安說：「我們快到了，我不願意給人看見我從車裏出來，我要人家知道，我們並不認識。」盧斯福說：「也好，請罷，再見。」達太安說：「再見罷，但願你記着方才的約。」

達太安騎馬前進，五分鐘後到了王宮的大院。達太安帶着犯人上樓，穿過大廳，走過甬道，到主教書房門口，舉手敲門。盧斯福一手按着達太安肩膀說：「我們才從暴民堆裏穿過，他們看見你這班火槍手，很想鬧一下，你可知道我怎樣想？」達太安說：「你怎樣想呢？」盧斯福說：「我想如果我一招手，叫他們過來，他們也許把你們這幾個人，砍作肉醬，把我放了。」達太安說：「你為什麼不做呢？」盧斯福說：「因為我們立誓做了相好，今天若是別人陪我，自然要動手。」達太安心裏想：「難道他真的肯這樣嗎？」他一邊敲門報告，說是犯人，帶到馬色林似乎不高興地說：「請盧斯福立刻進來。」達太安你候在外面，也許還有分付。」達太安聽了這話，滿心快樂，因為他埋沒了好多年，現在看見馬色林很有招呼他的意思，以為升官就在眼前了。

盧斯福進了書房，抬頭一瞧，見主教坐在那裏，房門關了，主教向他打量，他看見馬色林服飾漂亮，頭髮卷

曲，還抹着香油，模樣並不蒼老。主教看着盧斯福，和前完全兩樣了，他在獄五年，黑髮變成白頭，臉色也消瘦蒼白，主教見了，搖頭登肩，好像說他不中用的樣子。

等了一下，盧斯福有點不耐煩了，主教正在一堆書信裏拿出一封信來，對盧斯福說：『我從書信堆裏尋出你的舊信，求我釋放，難道你是關了監嗎？』盧斯福疑惑地說：『這件事，主教那有不明白的。』主教說：『不然，巴斯底大監裏有許多犯人，都是前主教關在那裏的，我有許多連名字都不知道。』盧斯福說：『這話或者不錯，不過我這件事跟別人不同，我是大人關在監牢的。』主教說：『是嗎？』盧斯福說：『是的。』主教說：『不錯，我記得了，你不是不肯到比京替王后辦事嗎？』盧斯福說：『哈，原來因為這件事，把我關監的嗎？我這幾年，老是想不到，不是太傻了嗎？』主教說：『倒不全為這件事，我還要問你，你替主教到比京辦了一件事，為什麼不肯替王后再去呢？』盧斯福說：『因為我已經去過的，此後我不肯再去，我記得在那裏很不好，正當查理士謀反以後，叫我攔截他給大公爵的舊信，人家認得我，我幾乎送了命，幸虧我跑得快。』主教難道還望我去第二次，如果我去了，不但不能如命，還要誤了王后的事。』主教說：『這倒錯怪了你，那時你原是一番好意，可惜誤會了，王后當你不肯替她去，你要知道當前任主教的時候，你有幾件事叫王后不高興。』盧斯福微笑地說：『從前我對前任主教，跟王后作對，現任主教就可以相信，我為人是盡忠的。』主教說：『盧斯福，你肯給我出力嗎？我却不像前任主教，喜歡多管閑事，我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大臣罷了，又是王后的一個臣僕，不必別人替我出力，王后為人，不念舊交情，一定聽見說你不肯替她出力，又知道你很有能力，恐怕你是個險詐的仇人，她就分付我叫我看管你，你關在巴斯底牢裏，就因為這個緣故。』盧斯福說：『如果因為誤會，叫我坐了幾年監，我想……』主教說：『自然會給你洗雪，我看你是個極聰明的人，主意極多，又能辦事。』盧斯福說：『前任主

教，老是这样發我。現在大人也是這樣說，我真受寵若驚了。」主教說：「前任主教李却立手掌國政，庶民安樂，我那裏趕得上他。我是最直爽而胸無城府的人，我坦白得和法國人一樣。」盧斯福聽了，禁不住微笑。主教又說：「我請你來，自有道理。我要幾個靠得住的好朋友，幫我辦事。我說是我要，也就是王后要。你明白嗎？我總是聽王后的分付。我又和前任主教兩樣，他剛復自用，全是自己的主意。我不如他，所以不像他那樣能幹。但是我却是個老實人，我可以給你一個證據。」盧斯福深知馬色林詭詐萬分，簡直是口蜜腹劍的樣子，便說：「我要相信主教的話，可是主教說是待我好，並沒有真憑實據。你想我坐了五年的牢，我看人家待我的意思，不見怎樣好。」主教說：「盧斯福，方才我早已告訴你，你關了監，不是我的錯，都是王后的意思。她是女人，生性焦急，危險的時候，不管什麼，性子過了，也就忘懷了。」盧斯福說：「王后自然是容易忘懷的，要知道她在最華麗最熱鬧的地方住了五年，我却坐在監裏五年。」主教說：「盧斯福，你的話就不見得對。她住在深宮，並不是很快活的，宮裏憂愁着急的事多呢。我們往後再談吧。我向來爲人，不喜歡吞吞吐吐，我要問你，你老實說，你肯幫我們的忙嗎？」盧斯福說：「主教明見，我是極願意替你辦事的，不過現在的事情，我一竅不懂。我在巴黎監，不知道時事，只好和禁子獄卒談談吧。說來諒主教也不相信，他們不問時事，我常常是幫勃桑拔的，他還是那被囚的十七個貴族中的一個嗎？」主教說：「可惜他死了，我們好似失了右臂。他是盡忠於王后的，這樣忠心的人，真是少有。」盧斯福說：「這樣忠心的人，怪不得少了，你們只要看見一個，就要送到巴斯底大監。」主教說：「我要知道怎樣叫作忠心。」盧斯福立刻答道：「自然是肯出力辦事。」馬色林想了想說：「不錯，可是那裏肯出力辦事的人。」盧斯福登聲說：「多極了，可惜你不會用。」主教說：「我不會用嗎？你有什么意思？你是前主教的老朋友，我倒要請教。」盧斯福說：「我倒有個意見，請主教不要生氣。」主教說：「不

要緊。你要明白，你不妨老實告訴我的意思，是要人相信我而肯出力，並不是要人怕我。」盧斯福說：「在我坐的監房牆上，有人拿釘子畫了幾個字，說的是有這樣的主人……」主教說：「我猜得到，往下是就有同樣的僕人。」盧斯福說：「錯了，底下說的是就是同樣的黨人。這是我方才說的忠心人改的，他要表明自己的意思。」主教說：「這是什麼意思？」盧斯福說：「是說李却立主教，能發得十幾個心腹。」主教說：「怎麼他常常怕人行刺，要防備很多的仇敵，他有心腹嗎？」盧斯福說：「前任主教防備的功夫真到家，極危極險的事，他都能防備好了。老實說，他雖然很有幾個仇人，他的好朋友也並不少。」主教喊說：「不錯，我也需要好朋友。」盧斯福說：「我熟悉幾個人，智勇兼全，不知道把前主教的密計破壞多少，前主教派了親兵偵探，去收拾他們，也毫無結果，這個人，還救過一位貴冑，這個人既無名位，一貧如洗，倒辦了許多大事，前主教也怕他們三分，向他們求和。」主教覺得談得入港，便說：「但是你说的這幾個人，是和主教反對的。」盧斯福說：「因此他們很不得意。他們都是王后黨。主教方才還說，王后要人幫忙。」主教說：「你怎麼會知道詳情呢？」盧斯福說：「從前他們是我的仇人，因此我知道底細。他們這樣跟我反對，還和我比劍，內中有一個，我跟他比了幾次，七年前，把我刺傷了，算是我第三次受他的傷。」主教說：「好我要的就是這種人。」盧斯福說：「大人身邊，老早有着這樣的一個人，却是好多年沒有機會。」主教說：「你說的是誰？」盧斯福說：「達，太安。」主教似乎出於意外地喊：「那歹斯班人麼？」「是他曾經救過王后保全王后的名譽，就是李却立，也很贊賞他。」主教說：「真的嗎？」盧斯福說：「我不想騙大人。」主教說：「盧斯福，我要你告訴我點細情。」盧斯福說：「此事內情很複雜，不容易講得清楚。」主教說：「達，太安會告訴詳情。」盧斯福說：「未必因為那些事，都不是他自己的私事，那件事和王后的名譽很有關係。」主教說：「他不用幫忙，一個人辦妥的嗎？」盧斯福說：「不是的，他有三個朋

友，都是很勇敢的。主教要找我，是要找這樣的人。」主教說：「你說他們是同心嗎？」盧斯福說：「他們四個人真的一心一意，無論什麼爲難，他們協力對付。」主教說：「盧斯福，我聽你說的，話真的津津有味，請你一說詳情。」盧斯福說：「不能。不過我聽人告訴我的，一段神話小說，你聽了，就可以明白。」主教說：「你講，我最喜歡聽神話小說。」

盧斯福小心地打量主教的臉，知道他笑裏藏刀，便說：「主教真的想聽嗎？」主教說：「不錯。」盧斯福說：「從前某強國裏，有一位權力極大的王后，又有一個大臣，看見王后貌美，要跟王后要奸，王后拒絕他，這位大臣就老羞成怒。主教，這些人物都是烏有先生，你可不用去打聽他們。再說，那時有位外國公使來覲見，這個公使，年少漂亮，花錢如水，宮裏的女人，個個動了癡心。王后看見他，也未免動情，送了公使一分極值錢的寶貝，當作紀念。世界上再找不出同樣的一分禮來。大約王后送禮，也不過是賞他辦國事有功的意思，可惜這一分寶貝，原來是國王送給王后的紀念品，那位記恨的大臣自然想陷害她，就設法從惡國王，開個大跳舞會，一定要王后穿戴那寶貝首飾，那位大臣知道公使帶着寶貝回國去了，如果瞞不過國王，豈不是把她毀了嗎？」馬色林聽了很詫異地說：「哎喲！」盧斯福說：「有四個，暗中明白王后受了圈套，就拚命去替王后出力，這四個人，不是王爺，不是公府，不是朝廷的命官，又不是有錢的財主，他們不過都是平常的軍人，任俠使氣，好抱不平，這四個人動身給王后去拿寶貝，那位大臣得悉，路上派了許多人去攔他們，不准他們過去，這四個人在路上，經過了不少磨難，三個人受了傷，一個人渡了海，完璧歸趙，送還王后，辦得真快，到了開大跳舞會的那一天晚上，王后居然把首飾穿戴整齊，這一件事，使得那位大臣幾乎啼笑皆非，大人看這件事辦得如何？」馬色林不禁喝采，盧斯福說：「我還可以告訴你十幾件事情，都是辦得很好的。」馬色林在那裏默默地思索着。

盧斯福少停又問：「大人還有什麼詢問？」主教說：「有。邇太安是那四人的一個嗎？」盧斯福說：「他是其中的領袖。」主教說：「另外三個人呢？」盧斯福說：「邇太安可以對你說的。因為那三位是邇太安的朋友，我並不熟識，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真名姓。」主教說：「你不必吞吞吐吐了，要知道我待你可以說恩至義盡，我不獨要他們幫忙，還要你幫忙。」盧斯福說：「謝謝，我現在這裏，請你分付吧。你可以隨後照應邇太安跟他的三個朋友，但是我很有急要，要知道你給我什麼分付，我已坐了五年監，是很着急要知道再到什麼地方去。」主教說：「我有一個要職委派你，我要你到望梨地方，包福現在還關在那裏，我要你去守着，他怎麼樣，你就喜這件事嗎？」盧斯福說：「這件事我不能辦，因為包福是我的好朋友，主教總記得一向包福待我很不錯。」主教說：「可是後來包福做了國家的公敵。」盧斯福說：「不錯，不過包福並不是我的仇敵，大人派我的差使，我不能擔任。」主教說：「你方才說的盡心辦事，結果是如此嗎？我恐怕你的忠心還沒有盡。」盧斯福說：「大人還要知道，我從巴斯底出來，移到望梨去，不過在牢裏喬遷一下吧了。」主教說：「你倒不如老實招認，說你是包福黨。」盧斯福說：「鐵窗風味，我嘗過了，我只有黨那個放我出監的，我就是那個的黨，給我一個可以出力的差使，我只要吸點自由空氣。」主教說：「盧斯福，你太有點自誇了，你忘記你現在已經老了，你不能做出力的事了，你要歇歇了。」他說到這裏，吹兩聲口哨，盧斯福說：「大人還沒想好派我什麼事？」主教說：「我想好了。」白諾進了房，主教說：「喊個兵來，你也回來。」白諾同一個兵士進來，主教在紙上寫了幾句話，交給白諾，回頭對盧斯福說：「再會。」盧斯福鞠躬說：「大人，我明白了，我還要回到巴斯底監裏去。」主教說：「不錯。」盧斯福說：「我只好遊命，不過大人不用我，不要追悔。」主教說：「你跟我的仇人作朋友。」盧斯福說：「我沒有法子。」主教說：「你以為只有你一個人，可以幫我忙嗎？我還可以找出別人來，他的本領和你一

樣。盧斯福說：「請大人仔細考慮。」主教說：「去吧。我要分付你，以後你再不必寫信給我，是自寫的。」

盧斯福出來，心裏想：「我總算給達太安出了不少的力。我替他說了大篇恭維話，他若還不大滿意，那末也無能爲力了。他們要帶我到那裏去呢？」原來他們帶着他，另從秘密樓梯走，不穿過客廳，那輛馬車同衛隊，時候在院裏，他四圍找達太安，不見影跡。盧斯福自言自語說：「哈！我簡直空歡喜了一場，但是如果街上還有暴徒聚集着，我們還可以作點事，給主教看，叫他知道我們還可以作一兩件事，比牢頭禁子要高明得多。」他想到這裏，一跳就跳上馬車，和青年人一樣，非常輕健。

四 皇太后

馬色林在房裏反覆思量。他現在已經打聽出梗概了，但是還要打聽。主教這個人奸詐萬分，現在打定主意，先看達太安什麼意思，然後再設法進行。

白諾問：「大人還有什麼分付？」主教說：「拿燭火照我，我要去見王后。」白諾拿蠟燭照着主教，原來有一道秘密夾道，從主教房裏直通王后房裏。主教隨時都可以見到王后。白諾走到王后房裏，碰到王后的心腹貝維夫人。那時王后正跟路易十四在小教堂。貝維夫人去通知。

王后對桌坐在椅上，一手靠著桌子，小王上坐在地毯上，翻看一本大書，這是一本畫報，上面說的都是亞力山大故事。王后雖不好讀書，不好祈禱，却常常到小教堂裏來。貝維夫人通報主教來見，小王上擡起頭來，皺着眉，看着王后說：「他爲什麼不先請示，擅自求見？」王后紅着臉說：「現在王上年少，國事吃緊，只好讓宰相便宜行事，隨時進來，報告要機，免得驚動大家。」小王上說：「從前李却立主教並不是這樣進來的。」王后說：「你那時還在孩提，那裏能記得李却立的事？」王上說：「我問過別人，他們都告訴我，李却立從不會這樣來過。」王后聽了，難爲情地問：「是誰告訴你的？」王上說：「人家說的，我却指不出名字，我告訴了你，沒有人肯告訴我。」他們說到這裏，主教進來了。小王立刻掩上書，擺在桌上，自己站起來，意思要馬色林陪站。馬色林知道他的意思，十分小心，他先向王后很恭敬的鞠了躬，再向王上鞠躬。王上點點頭，好像不高興。王后向他瞪了一眼，王上重新鞠躬還禮。主教向來是等到大家都就寢了才來的，這趟來得很早，王后也覺得有點詫

異。主教向王后使個眼色，王后會意，對貝維夫人說：「這是王上安息的時候了，你喊拉波特來。」原來王后方才已經叫王上去睡覺，王上不肯，陪在那裏，現在又叫他去睡，他一語不響，恨恨地咬着嘴唇。

接着拉波特進來，王上就一直走到這個內侍身邊，不向王后道晚安。王后說：「路易，你還沒有向我告辭。」路易十四說：「你打發我走，我以為你跟我生氣。」王后說：「我那裏是打發你走，因為你出過天花才好，恐怕你太乏了。」拉波特插嘴說：「誰替陛下拿蠟燭？」王上說：「不管那一個都好，我只不要曼尼拿。」原來曼尼拿是主教的姪子，在宮裏當內侍，路易十四恨他和恨他的叔叔一樣。於是王上出去了，不去攔攔他的母親，也不睬主教。

馬色林說：「我倒高興，沒有人教王上說謊。」王后問：「這是什麼意思？」主教說：「請看王上出門的樣子，你也可以明白我的意思。王上恨我，從他的外表可以看出來。」王后說：「我替他向你道歉，他年紀還輕，還不知道感激你。」主教微笑，王后說：「你可有什麼要事告訴我？」馬色林坐在椅上說：「我看情形除非你跟我同到意大利去，否則我們的戀愛要完了。」王后問：「你說什麼？」主教說：「戲曲上有一句說得好，世界的人同謀，要拆散我們的戀愛。」王后認真地說：「你說笑話嗎？」主教說：「不，我說正經話，我想眼前的事，我就要大哭，現在真個是全世界合謀，要拆散我們，你只好把我丟開了。」王后說：「主教，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主教說：「我還不會忘記那一天與令斯公爵怎樣對你說，你很高興的，對着他笑。」王后說：「他怎樣說？」主教說：「他告訴你，『你喜歡的馬色林，很礙事，他一走開，就沒事了。』」王后說：「你要我怎樣呢？」主教說：「不管怎樣，你總是個王后。」王后說：「人家常常想方法嘲笑我，造謠言，踏躓我，我那裏配稱王后。」主教說：「你不喜歡的人，你倒有法子趕走了。」王后說：「你應該說是不喜歡的人。」主教說：「我。」王后說：「不

錯，誰把史華洛夫人趕走的？她在前王手上，已經受盡罪了。」主教說：「史華洛夫人心思很壞，詭計太多，從前想害弼却立，後來又要害我。」王后說：「弼甫夫人可說我的忠僕，寧可得罪王上，却不肯得罪我，又是誰把她趕走？」主教說：「弼甫夫人實在是一個假道學，她一邊替你卸裝，一邊勸你說，不要戀愛教徒。你要知道，當主教並不一定愛教徒。」王后說：「包福又是誰收拾的？誰要把他開置的？」主教說：「他是一個叛徒，要謀害我的性命。」王后說：「主教，你的仇人，我也是痛恨的，想來你總明白。」主教說：「不獨這樣，我也要你的朋友當作我的朋友。」王后搖頭歎氣說：「我那裏有朋友？」主教說：「你在患難的時候，倒有朋友，得意時他們在那裏呢？」王后說：「可惜我得意時候，忘記了朋友。我和瑪利王后一樣。瑪利王后從從恥所回來時，不念患難時的舊交，等到第二次被逐，死在某處，舉目無親，連她自己的兒子，也不去理睬。」主教說：「現在還來得及補救，我們看看，你還有什麼朋友？」王后太息說：「我身邊沒有一個靠得住的人。則令斯公爵全為左右包圍，自己是沒得注意的。昨天聽這個的話，今天又聽那個的話。親王們是聽著主教的，幫主教是聽著吉米夫人的話。」主教說：「因此，我不願意你聽左右小人的話，把他們當作心腹，我要你信任從前替你出過死力的人。」王后說：「從前出過死力的人嗎？」主教說：「從前替你破了李却立主教詭計的人。」王后一邊看着主教，一邊想：「他是什麼意思？」主教說：「你原是聰明人，你的朋友又是智勇俱全，你居然打勝了仇敵。」王后說：「不錯的，我那時痛苦極了。」主教說：「我們不要多說閒話。你可知道有個盧斯福伯爵？」王后說：「不錯，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李却立的心腹，我非常痛恨他，我以為你總是明白的。」主教說：「我自自然知道，所以我請他到巴斯風監牢去。」王后說：「你放了他嗎？」主教說：「我不會放他出來。我還要對你講，還有一個人，我也要告訴你。你認得達太安嗎？」主教說：「這句話時，留心看王后。」

王后聽了，出乎意外，想道：「難道這個瓦斯孔人，洩了我的秘密嗎？」她從容說：「讓我想想，我好像聽過這個名字，他是個火槍手，曾經戀愛我一個侍女，那個女人後來中毒死了。」主教說：「你只能告訴我這一點嗎？」王后有點生氣地說：「你這樣問我，不是像法官訊問嗎？」主教微笑說：「你只要揀你愛說的話答。」王后有點不耐煩地說：「你若問我的話，不這樣含糊，我自然是好好的答你。」主教鞠躬說：「你的朋友，我也想引為朋友，叫他們在我手下辦事，現在國事已經千鈞一髮，我們若是要抵得住，須要齊心合力的了。」王后說：「又是包福要動手嗎？我以為把他收拾好了。」主教說：「要知道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王后說：「這話什麼意思？」主教說：「那些王公大臣，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專門和我作對，我討厭他們極了，他們還不明白他們却脫不出我的圈套。我們雖然把包福關了監，外面還有人，却比他還可怕，好像庚狄王爺之類。」王后喊著說：「什麼老克羅戰場的大英雄，難道可怕嗎？」主教說：「不過，不過我們要忍耐一下，此外還有奧令斯公爵。」王后說：「什麼公爵是王上的親叔，王族中的嫡派，也是可怕嗎？」主教說：「不管他是什麼王族，也不管他是王上親叔，我只當他是個叛賊，他在前王在世的時候，專門陷害忠良，我只當他是刺殺衛理士等一班大臣的刺客。他現在又蠢蠢欲試，我不要看他手段，他逼着前任主教，蠱惑王上，快有二十年了，國事受他的害也够了。」王后聽了，好像害怕的很。

主教說：「我並不是想恐嚇你，王后毋使天下，大臣也要有威權。外面不曉得的人，只知道我是個大臣，他們還攻擊我是個意大利光棍，我總要他們看看我的手段。」王后問：「你要我作什麼？」主教說：「我要你把你替你出過死力的人叫回來——那幾個幫你出過死力的人，不怕李却立替你辦事，盡心竭力內中有一個還拼了命渡海把你送給白金漢公爵的鑽石，取回來還你。」王后聽得說穿了秘密，十分生氣，立刻站起來，很驕

傲地說：「你說話無禮！」主教說：「我只要你從前怎樣幫你的情人，現在怎樣幫你的丈夫。」王后說：「我明白了，你要殺穿我從前的秘密也好，我們索性坦白地談談。」主教看見王后大怒，略為有點驚懼說：「我並不是要完全知道你的秘密。」王后說：「我却要完全告訴你一番不錯，我的確有四個極可靠的的朋友，他們不獨救了我的命，而且保全了我的名譽。」主教說：「你承認了嗎？」王后說：「是的，你該明白，雖然表面上我好像犯了罪，其實我的無辜，可以質諸天日。」王后望着四圍，要找件東西對着發誓，找着一個小紅木盒，便說：「我對着這盒子內神聖不可侵犯的記念物發誓，我雖然是戀愛白金澳公爵，可是我們的愛情是神聖的。」主教說：「盒子裏有什麼東西？」我是一個騙馬人，我不大相信這個。」王后從金頭釧上，拿了一把小金鑰匙，交給主教說：「你看這盒裏的東西。」主教拿了鑰匙，打開小盒子，看見一把生鏽的小刀子和兩封信，內中有一封，還有點血跡。主教問：「這是什麼東西？」王后指着盒子喊：「這是什麼東西等我來說。這兩封信是我寫給白金澳的，我只寫了這兩封，這把刀子是要立頓刺死白金澳的。你看那兩封信，就可明白我的心事了。」主教不去讀信，倒拿着刀子打猛刀，是生鏽了，看了一回，不覺寒噤起來，仍把刀子藏在盒子內說：「我相信你的話。」王后說：「你要看看信，我要你明白我過去的事情，這一百是不讓別人看的了。」主教就着信，一封信說的是要取回鑽石，一封信是要他留心刺客。主教看完了說：「自然不必多說廢話了。」王后關上盒子，一手按着蓋說：「還有一件事，我到如今心裏還抱歉。那幾個教我的人，還出力打救公爵，我却不會給他們酬報，就是那個選太安，我只叫他親我的手，給了他這顆鑽石。」她說到這裏，把手上戴的鑽石，給主教看。王后說：「後來大約選太安身邊沒錢，把鑽石賣了，拿錢來替我辦事，他也派人去送信給公爵，要他防備刺客。」主教說：「那末選太安也知道這會事。」王后說：「他自然全明白，我不知道他怎樣會知道這些秘密。他把鑽石戒指賣給德爾西沙，

我看見德西沙戴在手上，便向他買回來。但是我已經送給達太安，我還要你送還他，請你替我帶去。你既然有這樣一個人在身邊，你要好好的用他。」主教說：「王后的分付，我永遠記在心中。」王后問：「你可有別的話？」主教說：「沒有了。我以前有所誤會，請你原諒。我愛你極了，所以連你的過去，我還是吃醋的。」王后微笑地答：「如果你沒有別的話，請你走吧，我自己也要歇歇了。」主教說：「我就走了，你還許我再來麼？」王后說：「你明天再來，現在我要休息了。」主教拿住王后的手，恭敬地吻了一下，就退出來。

王后走到王上的臥室，問拉波特：「王上睡着沒有？」拉波特指指王上，原來在那裏甜蜜地睡着。王后走到牀邊，吻了他的額上，出來的時候，分付拉波特說：「你好好的勸王上，對主教要好些，我們倆孤兒寡婦，全靠他的保護呀。」

五 瓦斯孔人和意大利人

主教回到自己的房裏，問白諾有什麼事；白諾說沒有什麼，主教打發他退出，隨後開了門，走進大廳，看見達太安在那裏打瞌睡。主教低聲喊他，他却不醒，隨後大聲喊他，還是不醒，主教只好走上去，推推他的肩膀。達太安立刻跳起立正說：「我在這裏，誰喊我？」主教微笑地說：「我。」達太安說：「請恕罪，我乏極了。」主教說：「原是我該叫你久候。」達太安聽主教說話客氣，倒有點詫異，想：「他在弄什麼玄虛了。俗語說：『睡着覺，運氣來了。』」這話也許要應着的。」主教說：「我要你跟我來。」達太安想：「盧斯福沒有失約，但是他自己在那裏呢？」四圍一看，不見盧斯福的影蹤。

主教坐在椅子上，對達太安說：「我素來知道你是智勇兼全的。」達太安想：「說得有理。可是他不到如今才知道。」達太安鞠躬，主教說：「我現在要給你一個差使，看看你的勇氣。」達太安聽了，滿臉高興，但是想起主教還不會有什麼分付，臉上又作出平時一樣，說：「大人只管分付，我就遵命。」主教說：「從前先王在日，你所做的功績，我早已耳聞的。」達太安說：「謝謝主教的謬贊，那時候我總算僥倖的。」主教說：「我並不是說你的汗馬功勞，我說的是另外的事，更值得稱許的。」達太安裝出詫異的神氣問：「大人說的是什麼？」主教說：「我說的是你最出力的事，你自己總該知道。」達太安說：「大人想的什麼，我可莫明其妙。」主教說：「你倒賊口如瓶，這是更好了。我說的是你取回王后的鑽石和你們三個朋友路上所碰到的危險。」達太安想：「我可不會中他的詭計。」於是裝得更莫明其妙。主教大笑囁嚅說：「他們保薦你，實在很有眼光。你

替我辦什麼事呢？達太安說：「只要大人分付。」主教說：「你替王后出過力，也肯替我出力嗎？」達太安想：「他一定要我說，我却先要知道他在想什麼。」於是大聲說：「替王后出力，大人這話怎麼說呢？」主教說：「你別裝作不知，我要你和你的三個朋友，幫我辦事。」達太安說：「大人說的是那三個朋友？」主教說：「你的三個老朋友。」達太安說：「我的三個老朋友嗎？我少年的時候，朋友不計其數，二十歲的人，當人人都是個好朋友。」主教說：「慎言是件很好的事情，不過你現在做得太過了。」達太安說：「大人記得派達哥拉，王教學生，五年不許說話，要他們知道慎言。」主教說：「你已經蛰伏了二十年，這也夠了，現在不妨老實講，況且王后已經許你說了。」達太安詫異地喊着：「王后嗎？」主教說：「不錯，王后已經允許你告訴我，你若是不相信，我給你看看王后的戒指，你總還認得的。」馬色林把手伸出來，達太安一看，就認得這個戒指，王后給過他的。他說：「我認這是王后的戒指。」主教說：「我說王后允許你講，這句話可不是騙你，你現在不必遲疑了，你只管說，最好你把所知道的都告訴我。」達太安說：「我很高興得到這個機會，大人許久沒照顧我了。」主教說：「一個星期之內，你所知道的事，就可以達到目的了，但是你那三個朋友，現在那裏呢？」達太安說：「我也不知道。」主教說：「你不知道嗎？」達太安說：「我們已經分別多年，他們三個人早已出了軍籍了。」主教說：「你到那裏去找他們呢？」達太安說：「讓我去設法，我有法子，可以找他們。」主教說：「好的，你要什麼呢？」達太安說：「大人要辦事情，總要些錢，我却沒有忘記沒錢的爲難，假使從前我們沒得那個鑽石戒指，我們有許多事，就要棘手了。」主教說：「你要錢嗎？你知道現在財政支絀嗎？」達太安說：「請主教照我們樣子，把王后的寶貝首飾賣了，我請你慷慨一點，辦大事，一定是要錢的。」馬色林說：「該用的錢，我可以給你。」達太安心裏想：「李却立頂少也要先給我五百個畢士度。」主教說：「你總肯給我出力的吧？」達太安說：「只要我那

三個朋友肯幫我。」主教說：「倘若那三個朋友不肯出力，你自己肯替我辦事嗎？」達太安搖頭說：「我一個人是孤掌難鳴的。」主教說：「你就去找他們。」達太安說：「如果我和他們碰見，我拿什麼話去勸他們出力？」主教說：「他們和你是好朋友，這件事自然要你自己去斟酌一下。」達太安說：「我該許他們什麼好處呢？」主教說：「你可以這樣告訴他們，如果他們給我出力，好像從前替王后辦事一樣，將來也是不吝重賞的。」達太安說：「主教要我們替什麼事？」主教說：「我臨時自會分付你。」達太安說：「目前我有什麼工作？」主教說：「現在你先去找你的朋友。」達太安說：「他們究竟在不在巴黎，我可完全不知道，我也許要跑好些地方，才能覓找得着他們。我是個不名一錢的幫統，主教是明白的，奉差出去，沒錢可不行。」主教說：「我不要你在路上很闊綽，叫人知道，我這件事，是要十分秘密的。」達太安說：「不管我怎樣的不用錢，我所得的薪俸，賠貼路費也嫌不費，況且欠了三個月的餉銀，我當了二十年，不獨一個錢剩不了，還虧空了許多。」

馬色林沉吟一會，只好去開了一個雙鎖的櫃門，拿出一口袋錢來，拿在手上，插了好幾趟，歎了一口氣，戀戀不捨地交給達太安說：「這些做盤川儘湊了。」達太安鞠躬，雙手接了那口袋錢，放在自己袋裏，想：「如果袋裏都是西班牙大金錢，或者是金柯朗，也儘湊了。」主教說：「我們已經同意了，你趕快出發找他們去，如果你有了什麼消息，要每天寫信報告我。」達太安說：「主教放心。」主教說：「我要知道你的朋友的名字。」達太安說：「我朋友的名字嗎？」主教說：「你告訴了我，我自己去找，我也可以幫你去尋聽一下。」達太安說：「一個就是賽伯荷，他的假名叫亞島士，一個是道明，人家叫他顯士斯，一個是德博理，原是小教士，他的假名是亞拉米。」主教微笑地說：「原來你的朋友，都是用假名入軍籍的，也許都是因為不願玷辱家聲的緣故吧。」

我看他們的劍，雖然是很重，他們的錢袋，却是輕的。」達太安說：「如果他們的劍，肯替大人效勞，我希望他們的錢袋，變重了，大人的錢袋，變輕了。我看有了這三個人幫忙，不論大人要辦什麼事，總可以達到目的。」主教笑了，說：「你們瓦斯孔人吹牛的功夫，可以比得上意大利人。」達太安也笑了，說：「意大利人討價還價的功夫，却比什麼人都好。」於是達太安接了主教准假的公文，韋爾退出，走到院裏的燈下一看，原來那袋錢都是銀錢。達太安說：「馬色林，馬色林，你到底還是不相信我，你自以為便宜，可是得不到的。」

主教那時，滿心歡喜，在房裏搓手，自言自語地說：「一百個畢士度！我只花了一百個畢士度，就知道了一樣重大的祕密，若是李却立就要花到二萬個柯朗，才打聽得出來。這顆鑽戒，更不用說了。」他一邊說，一邊看這個鑽戒，十分得意。王后原叫他把戒指還達太安的，他留爲己用，也不給達太安，十分得意地說：「這個戒指，更不必說了，頂少也值一萬個利華。」他說完，得意洋洋地走入臥房，把戒指藏在一個裝寶石的盒子內，原來馬色林是素愛收藏寶石的。於是喊白階進來，替他脫衣服；那時已是夜深了，上牀睡覺，不管外面放槍的聲響。至於達太安住在狄奇堂街一間客寓，下文再提起他記。

六 四十歲之達太安

二十年前的達太安，是住在福索街第十二號，現在事隔二十年，情形自然是兩樣了。若說是這幾年裏頭，達太安失了機會，倒也未必，因為這幾年來，他根本不會碰到機會。達太安是非常好交友的，只要身邊高朋滿座，他就覺得很快樂。他這個人，又是最容易受朋友陶鑄的，他從亞島士那裏學得慷慨，從顯士斯那裏學得自信，從亞拉米那裏學得手段，假使他常常都和那三個朋友在一起，到了這個時候，他也闖了顯士斯第一個先分手，去娶那老狀師的寡媳。其次是亞拉米出了軍籍，去當教士，末後亞島士也走了，回到勃洛阿地方，他有點祖上的產業在那裏。從此以後，達太安就形單影隻了。

自從三個人一走，達太安的興致，自然也衰落起來。他補了火槍祭祀統之後，更覺得寂寞。因為他的家世儀表，比不上亞島士，不能和貴族往來，又不像顯士斯那樣的會吹牛，使人相信他的交遊，都是貴人，講到周旋應酬，他又比不上亞拉米。他從前還常常追想到班那素的老婆，有點情不自禁，後來年深日久，他也淡然若忘了軍營裏的生活，本來最不能養心，在不知不覺裏，達太安就變成一個武夫了。這倒並不是說他沒有用了，他閱歷多了，只有比從前能幹，但他現在都是講究表面的樂趣。他現在所講究的，不過是精美的飲食，舒服的睡牀，和跟俊俏的女店主說說話。他在狄奇街，雪禮客店，已經快樂地住了六年。

他初到這間客窩裏，那客店的女店主，是個法蘭德地方人，花信年華，相貌豔麗，看見達太安，倒也喜歡。達太安和他的男人常常爭風吃醋。這個男人原來性格暴躁，又極不知趣，達太安跟他吵，有一次幾乎刺傷他。忽

然有一天，這個男人跑了，——帶了許多首飾和值錢的東西，離開店裏，人家都傳他死了。他的女人，大約正中下懷，常常告訴別人，她的男人一定是死了。遠太安和女店主住了三年，很有滋味，也就不想離開。忽然有一天，女店主告訴遠太安說，要遠太安娶她。遠太安很詫異地說：「你說什麼？這不是犯了重婚罪嗎？你千萬不要存這種思想。」女店主說：「我看我的男人早已不在世上了。」遠太安說：「我還是將信將疑的，你可知道，你的那個男人，可說是行踪莫測，你最不希望他來的時候，他會突然出現了，那時我們兩個人都要問絞罪的。」女店主說：「如果他回來，你不會和他比劍嗎？他本領不好，一定會死在你的劍下。」遠太安說：「你太說得容易，如果我刺死了他，也是要問絞罪的。」女店主說：「那末你是決定主意不和我結婚了。」遠太安說：「我想不出方法，只好這樣的了。」女店主聽了這句失望的話，心裏十分難過，她看遠太安就如天人，他相貌堂堂，那兩撇鬍子，又十分好看。

到了第四年，遠太安從軍身臨前敵，女店主依依不捨，不知道哭了好幾次，還說了許多山盟海誓，和至死不改的話。遠太安却不好怎樣答應她，只說是將來一定要立戰功的。在戰場上，遠太安是饒勇不過的，每次總是他衝鋒蹈陣。有一天，他前胸中了一個槍子，跌下馬來，同伴當他死了，有許多想升官的，都以為遠太安陣亡。原來那些管軍人的，上自提督，下至最小的軍官，人人都希望別人犧牲，自己升官的。

可是遠太安這個人，熬得住痛苦，雖說他躺在戰場上，快一天功夫，人是昏了過去，到了晚上，被涼風吹着，他又慢慢地醒過來，扶傷走到附近的鄉村裏，敲開一家人的門，人家看見他是個受了傷的戰士，盡力看護，不久，就完全痊癒了。那一天早起，他就動身返巴黎，走回到狄奇室街，跑到自己住的那間房中，看見有一個別人的衣包，靠牆邊有一把劍，遠太安說：「不好，一定是他回來了，讓我設法吧。」他再打聽，才知道來了一個新室

信，一個新女僕。他們說，女店主出街散步了。遠太安問：「女店主一個人去嗎？」堂僮答：「不，他和男主人一齊去的。」遠太安問：「男主人回來了嗎？」堂僮答：「回來了。」遠太安心想：「如果我身邊有錢，我早已不要住在這客店裏，可惜現在我不名一文，只好等等機會，讓我設法叫這個男店主滾蛋。」他才想到這裏，女僕喊着：「兩位店主回來了。」遠太安看着街上，聽見女店主果然回來了，一手扶着一個身材魁梧的大漢，是一個瑞士兵，他一看見就想起瑞士來。遠太安說：「這位就是男店主嗎？他發胖，他好像比從前胖了一倍。」他於是坐到牆角裏，人家不容易看見他，但是女店主進來，就和他打了一個照面，不覺噁了起來。遠太安立刻跳起來，去抱住她。瑞士兵一見，大吃一驚，好像見了鬼一樣。女店主面容如死。

女店主驚惶地問：「原來是你嗎？」遠太安却從容地說：「這個男子，究竟是你的兄弟，還是你的表親？我看見他極表歡迎。」一邊說一邊去抱那瑞士兵。見禮。瑞士兵的神氣冷冷地看着他，問道：「這個人是誰？」女店主那時只是狂哭，一句也答不出來。遠太安問：「這個瑞士人是誰？」女店主哭着答：「這一位要和我結婚。」遠太安問：「你的丈夫果然是死了嗎？」瑞士兵說：「你為什麼要管他呢？」遠太安說：「我要管他，你若不跟我商妥了，你不能和她結婚，我不預備……」瑞士兵問：「你不預備什麼？」遠太安說：「我不讓你娶她。」瑞士兵滿面通紅，那時瑞士兵穿着軍服，又威武又雄偉，遠太安却披着單袍，滿面風塵，那個瑞士兵足有六尺多高，遠太安比他短小。瑞士兵不知道底細，以為遠太安跟他搗蛋，就兩腳頓地喊：「你替我滾開！」遠太安說：「我不走！」新堂僮不會領教過遠太安，說：「一動手就可以趕他出去。」遠太安一手拉着堂僮的耳朵，說：「你說什麼不許你多嘴，否則留心你的耳朵。」他又回頭對瑞士兵說：「你擺在我房裏的東西，趕快搬出去，你搬到別的地方去。」瑞士兵大笑地問：「叫我搬到別的地方去，這是什麼道理，你說出來。」遠太安說：

「原來你懂法國話，請你和我一起出去，待我慢慢告訴你。」女店主知道達太安是個比劍的名家，不慚好意，很着急的哭。達太安說：「你爲什麼不趕他出去？」瑞士兵說：「混帳，你這無名的小東西，想我肯和你比劍嗎？」達太安說：「我是火槍營的幫統，官階總比你大，但是我們如今可以不論官階，我們只要看誰該住這間房子。你知道我們可以公平商酌，你出來，誰先回來的，誰住這間房子。」女店主竭力勸解，也是無效。她見達太安回來了，滿心快樂，可是想到達太安從前不肯和她結婚，她也想叫瑞士兵去給他一點教訓，好出一口氣。

這兩個跑到某處，天快黑了。達太安再問瑞士兵，他肯讓出房子來。瑞士兵搖頭，拔出劍來。達太安說：「你打定主意，想永遠安睡在這裏嗎？這裏是不大好睡的你，一定要那末隨你。」達太安也拔出劍來，一個短小的人，去攻一個魁梧的漢子，原是不容易的，可是瑞士兵雖然魁梧，却没有達太安的本領，招架不靈。瑞士兵想搶上鋒，總是落後，自己已經受了兩傷，因爲天冷，却不得後，後來血流過度，支持不住，就坐在地下。達太安說：「可不是我方才怎樣對你說，你不聽我話，自然是自討苦吃。但是你不要着急，停幾天傷口可以好的，你坐在地下，不要動了，我差人送你的行李過來。再會，我勸你住到某街某店去，只要那裏的女店主還沒換人，那裏的酒飯，也是不錯的。」達太安說完，很高興的回到狄奇堂客店，分付堂倌送瑞士兵的行李過去。堂倌送了去，還看見瑞士兵怔怔地坐在那裏，從此客店裏的人，對於達太安刮目相看了。

達太安看見左右沒人，向女店主說：「你現在看出瑞士兵乞兒和上等人的分別了！你的行爲，和一個平常酒店的女堂倌毫無分別，我對不起你，我對你毫無留戀了，我也不在這裏住了，我把瑞士兵趕走，我也不住在這裏了，堂倌，把我的行李，送到某街某店去，再會吧。」達太安說得很認真，其實却是假裝出來的女店主米黛玲跪在地下，苦苦哀求，那時候廚爐裏的火光熊熊，銼條上烤肉香味，正濃，米黛玲在那裏哭得又動人，剛

好遠。太安那個時候，又冷又餓，又想起戀愛米黛玲的前情，結果只好不走了。因此達太安就仍舊住在這間客店裏。

七 探尋老友

前語表過，再說達太安那天見過主教，回到客店裏，拿着一袋錢，很覺高興，想起主教手上那個鑽石戒指，從前原是自己的，未免有點難過。達太安想：「如果那戒指再會到我手裏，我立刻就賣了，我想回到故鄉，在我父親的屋子旁邊，買點田地。我家的老屋原是不錯，可惜沒有花園。我再住在那裏，等個有錢的女人來嫁我。我將來要生三個兒子，我希望第一個兒子做貴族，像亞烏士一樣；第二個做勇敢軍人，像蘭士斯一樣；第三個做學問豐富的教士，像亞拉米一樣。這樣的生活，和我現在要相差天地了。可恨馬色林這畜畜，不肯把鑽石戒指給我。」

他一邊想，一邊走行客店，看見店外有許多人，店裏吵得很利害。達太安說：「哈，不是客店失了火，就是米黛玲的男人回來了。」却多猜錯了。他走近一看，看見有許多人集在客店的隔壁，有的在那裏高喊，還有許多拿着火把，來回巡邏，大概都是穿軍服的。他就問爲了什麼。有人告訴他，說是有一個人，帶着三十個暴民，攻打一輛馬車——那馬車有主教的親兵護衛着，後來救兵趕到，那些人都逃之夭夭，那爲首的人，溜到客店隔壁，軍隊在到處尋他。達太安若在二十年前，聽了這番話，一定是要幫着官兵，去打暴徒。現在年已及長，他經世故，不喜歡作這種熱鬧事情了，況且身上還帶着一百個畢士度，恐怕失去。於是他不作一聲，走進店去。從前的達太安，是頂喜歡管閒事的。現在的達太安，不再去多管了。達太安方才告訴米黛玲，在羅浮宮過夜，米黛玲當他今夜不回店了。她聽見隔壁聲勢洶洶，非常害怕，現在忽然見達太安回來，滿心歡喜。她原要把鬧事的情形，

詳細告訴達太安，達太安不耐煩打聽，分付她把晚飯送到房裏，並且送一瓶好酒來。原來達太安住在第四層樓上，如果他要和米黛玲過不去，他自己閉門不出，他現在進了房，先把錢袋放在抽屜裏，也不數一下，就鎖起來。等到送酒菜來，他關上房門，獨自坐下，那時飢餓萬分，狼吞虎嚥，吃飽就去睡，他向來是明天事明天再談的。

一宿無話。次日達太安早上起來，想到亞島士，追憶舊事，自己想：「亞島士在一六四三年給過我一封信，那時離開天主教死過不久，我自己那時在什麼地方呢？」哦！我記得了，我那時隨大軍圍攻巴，巴地方他給我的信說的是他祖上遺下的房產，那房產在那裏呢？我並不知道，因為那時我沒有讀完信，刮了一陣大風，把信吹到前面去，若是我年輕的時候，我還可以把信追回，就是冒險拼命，我也要達到目的，少年作事，往往一點顧慮也沒有，——到了年紀大些，才知道有的是不該做的。那時我只好讓風把亞島士的信，吹到西班牙大營裏，連亞島士的住址我也不管了，西班牙人得了信，毫無用處，倒不如還了我。可是他們不肯送來，我不曉得亞島士在那裏了。

「我還記得顏土期在一六四六年九月，曾經給我過一封信，請我去打鳥。因為那時我遭了父喪，回到巴地方，他們把信轉寄到巴，那封信又和我交過，隨後又轉寄到某處，我又離開那裏，一直等到一六四七年四月，我才收到那信，幾乎隔了半年，我只好不去打鳥了。我倒不如去尋尋這封信看，也許在舊箱裏還找得到。」達太安開了一個舊箱子，全箱裏都是舊信，那些信說的都是他的不動產，那些產業在二百多年前已經轉到別人手裏，他一眼看見一封信，字跡寫得很粗大，是顏土期的手筆，旁邊還有幾個小一點的字，是顏土斯夫人添註的信上的話，達太安並不想再看，他只要我住址，原來信上的住址，只寫着道朗幾個字。因為顏

士斯以爲道朗堡是著名的地方。達太安說：「這位吹牛朋友，真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我只好先等他下手，他娶了牯歸夫人，很得幾個錢，現在大概囊空處盡了，亞拉米吃酒吃醉了，亞拉米還在專心經典。」

達太安把願士斯的信，反覆審察，原來還有幾個字，他說起同時也寄一封信到寺裏，給亞拉米。達太安說：「寄到那一個寺裏？就在巴黎點一下，就二百多間寺，全國相近三千之數，況且他入了寺，大極有了教名了。可惜的很，我對於經典是門外漢，倘若我記得亞拉米當日，和長老小教士談經的話，我知道他們的意思，也就猜得着他在那一個寺裏。那末我可以去見主教，請他發一個命令給我，准我到各寺去尋找，或者可以尋得着，可是才開頭就要求主教幫忙，我是要給他睡不起的。闖人自己作不了的事體，才叫我們作，如果再跟他商量，也沒有用的。等等，我這記得，亞拉米也給過我一封信，託我辦點事——那封信我放在什麼地方？」達太安想了一會，走到衣櫃，從那堆舊衣裳裏頭，找出一件一六四八年穿的外衣來，向口袋裏一掏，摸出那封信來。信上說：「我要在某某地方，背一個人比劍，因爲我是個教士，這事不便讓外人知道，我只好請你作我的陪比。你從某街來，右邊第二燈下等的，就是仇人的陪比。我和仇人，在第三燈底下——信尾的簽字亞拉米，信上却没有寄信人的住址。達太安回想那時的情形，記得是和那人比劍，傷了他的手臂，然而對方是誰，却不知道。亞拉米收拾了他的仇人，跑到達太安跟前說：「完了，我的仇人已死在我的劍下。你來幫我的忙，心感之至，你將來要我幫忙，只要告訴我。」說完了，便握手作別。當下達太安雖然找着信，還是不知道他的下落，十分着急，忽然聽見打碎玻璃聲，他恐怕那一袋錢，給人偷去，趕快跑到房裏，一眼看見窗裏爬進一個人進來。達太安握劍大喊：「捉強盜！」那個爬窗的人說：「且慢，你不要殺我，我不是強盜，我是一個好人，有業有家的，哦，你是達太安。」達太安喊：「你是白蘭西！」那人喜出望外地說：「不錯。」達太安說：「這樣寒冬的早晨，你在屋頂上爬來爬

去做什麼？」白蘭西說：「你曉得，我要……現在這是不對你說好。」達太安說：「不管什麼，你只管對我說。你先進好了破窗子，再把窗簾拉上。」

白蘭西收拾一下，達太安說：「請你說。」白蘭西說：「你先告訴我，你和盧斯福怎樣？」達太安說：「他是我的好朋友，你還不知道嗎？」白蘭西說：「好極了。」達太安說：「你打碎我的窗子，爬進我的房裏，同盧斯福和我的交情，可有什麼道理？」白蘭西說：「我先告訴你。盧斯福……」達太安接住說：「盧斯福關在巴斯底大監。」白蘭西說：「那是舊話了。」達太安說：「怎麼，難道他僥倖逃脫了嗎？」白蘭西說：「不是，也可以叫作僥倖。昨晚，有人從監裏帶他出來。」達太安說：「是我從監裏帶他出來的。」白蘭西說：「却不是你送他回監去的，如果我看見是你護送着，我自然是不敢去……」達太安說：「怎麼？」白蘭西說：「盧斯福坐的馬車，行近某街，那時民衆擁擠，衛兵得罪了街上的人，就圍了起來，盧斯福趁機報告了自己的姓名，求他們幫忙放他。我那時恰巧在旁邊，聽他說是盧斯福伯爵，記得是他保舉我升官的，我就對大衆宣言，這位伯爵是包福的好朋友，有德於民的，民衆們已經在憤怒，聽了這話，就動起手來，攔住馬車，攻打衛兵，我開了車門，盧斯福跳下車來，一溜煙走開了。不幸有巡兵過來堵攔，和民衆打起來，我跑到狄奇堂街，見有追兵，我跑到客店隔壁躲起來，他們進屋來找，那時屋裏一個女人可憐我，把我藏在兩牀褥子中間，一夜過去，我恐怕天亮，他們再來搜，就在黎明爬到房頂，想爬到隔壁脫身。這是我的經過，你如果不贊成我所作的事，我是很痛苦的。」達太安說：「那裏，我聽說盧斯福逃脫了，高興得很，你可知道，如果官兵捉了你，是要問罪正法的。」白蘭西說：「因此我看見你十分快慰，你窩藏我，比別人要好上幾倍。」達太安說：「請你放心，可是有人知道了，我這個對統是作不成的。」白蘭西說：「我從前在不論什麼時候，總肯拚命幫你的。」達太安說：「我知道，這種事，你辦過不止一回。」

的了，我是不忘記的。你請坐下，吃點東西，你餓極了，你看着我晚飯吃剩下的東西吃些罷。」白蘭西說：「我很餓了。我從昨天中午起，只吃了一塊麵包，一點糖果。我平日非常愛吃糖果的，可是糖果不能當飯。」達太安說：「你吃一頓飽吧。」白蘭西說：「你是第二次救我的命了。」他說完坐下大嚼，吃飽了又歎一口氣。

達太安問：「你可知道亞島土在那裏？」白蘭西說：「不知道。」又問顏士斯在那裏，他也說不知，又問聖母教堂在那裏，他仍舊不知道，只知道巴生在那裏。達太安問：「你知道巴生的下落嗎？他住在那裏？」白蘭西說：「在聖母教堂。」達太安問：「他在聖母教堂作什麼？」白蘭西說：「當教堂小差。」達太安說：「巴生當了聖母教堂的小差嗎？可是真的？」白蘭西說：「不錯，我也見過他，說過話。」達太安說：「他總知道他主人的下落。」白蘭西說：「不錯。」達太安一想，拿了罩袍，掛劍出門。白蘭西很着急的說：「你就剩下我走了嗎？我沒得別人幫我的了！」達太安說：「他們不會尋到這裏來的。」但是店裏的人不會看見我進來，現在看見我，要當我是一個賊。」達太安說：「不錯，你會說鄉下話麼？」我還會說外國話，我會說法蘭德話。」達太安問：「你從那裏學的？」「我曾在某處兩年，學會了的。」於是白蘭西隨口亂說了兩句，說給達太安聽。達太安笑着說：「這就算是外國話嗎？好了，可有方法了。」達太安喊着堂倌，叫他請女店主上來說話。白蘭西吃驚地說：「你要把我的秘密，告訴給女人知道嗎？」達太安說：「你不要着急，她可以幫你忙。」女店主春風滿面地走進來，當作房裏只有達太安在着，忽然看見那位面生的人，不免詫異。達太安說：「我的寶貝店主，你的兄弟才從法國種出來，我將來要提拔他，當一名兵。我知道你是歡喜見他。」女店主莫明其妙地說：「我的兄弟嗎？」達太安對白蘭西說：「比得，你向你的姊姊問好。」白蘭西用法蘭德話招呼一聲，女店主也用法蘭德話回答，更加莫明其妙。達太安說：「你知道這位就是你的親兄弟，或者你已經不認得了，他才從荷蘭海口來的。」

我走過以後，你給他一身衣服換換，我一小時後就回來了，你帶他來見我。要我伺候他，他雖然不會講法國話，因為是你薦的親人，我能發推辭不收嗎？」米黛琳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只管放心。」達太安說：「我的好店主，你真是個寶貝，我可以相信你。」達太安說完獨自出店，也不知道到那裏去。

達太安獨自出去，走過新橋，他方才因為見着白蘭西多了一位幫手，心裏十分高興。雖然想白蘭西也許不能長久，但是現在救了他一命，把他窩藏在客店中，他心裏總是感激的。白蘭西現在算是巴黎城裏的公民，外面的交遊也不少，可以約許多人幫忙；目下民衆正和政府搗蛋，有了這樣一個人做助手，是極有用的。達太安智勇兼全，再加上一個偵探，力量自然是大大的。他一路走，一路想，不覺到了聖母教堂，上階進去，看見有人掃地，達太安向他打聽巴生。那人說：「你問的就是當小差巴生嗎？」達太安答應，那個人說：「他在那經堂裏面呢。」達太安因為不費事就找着巴生，十分高興，以為先找着他，別的就沒有線索了。於是走到經堂，跪在地下，兩眼釘着巴生。達太安並沒有帶贊美詩和聖經，只好看着巴生。

巴生穿着教裏小差的衣服，滿面得意，手上拿了銀錢，好像大將拿了鐘子一樣。現在他的身體，比從前胖了許多，臉上更胖，只看見兩頰，看不見鼻子，頸項加倍粗，頭髮是剪短了。不久念完了經，教士退了，達太安認得那個教士就是甘狄。原來甘狄用施捨來收買民心，他因為要和民衆來往，所以他念早經，那時只有民衆來的。甘狄出來的時候，巴生跟着他，在達太安面前走過，兩眼向天。達太安故意拉他的袍子，巴生低頭一看，認得了，喊着：「達太安嗎？」達太安說：「巴生，你待老朋友這樣冷淡嗎？」巴生說：「熱心的基督教徒，是帶人到天堂的，若有人加以攔阻，就不是好朋友。」達太安說：「巴生，我幾時曾經攔阻你上天堂？」「你害了我的主人，幾乎不得上天堂，你再去勸他，他也許不肯當教士，跟你去當火槍手了。」達太安說：「今天你看見我進教堂念

經，你該明白我也放下屠刀。我年紀大了，已經悟道；我看你的主人，現在是有救的了。你告訴我他的所在，我要見他，讓他指引我早日脫離苦海。」巴生說：「你不過是想騙他出山，重墮紅塵受苦。好在我也不知道他的所在。我並不是騙你，難道我在教堂重地，還說謊不成？」達太安說：「什麼？你不知道亞拉米的所在？」亞拉米是他當軍人的假名，後來他做了教士，已經改過名字了。」達太安說：「你既然不知道亞拉米，亞拉米自然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你總知道德博理教士在那裏？」我早已說過不知道。」達太安說：「你總該知道的。」

「我的確完全不知道。」達太安知道巴生一定不肯告訴他，也明知他在那裏說謊，於是只好這樣說：「你既然不知道你主人的下落，我也是白向你打聽的，我們總仍是好朋友，我給你半個畢士度買酒吃。」巴生很正經的不受說：「我向來和酒絕緣，有教職的人，跟你們不同的。」達太安想：「真難，賄賂都不能行了。」達太安還在那裏想，巴生關門進去了。

達太安瞪瞪地望那道門，忽然覺得有人輕拍他的肩膀，回頭一看，吃驚地想喊起來，那人連忙把手指放在唇邊，叫你不要響。達太安低聲說：「盧斯福，你也來了。」盧斯福說：「別作聲，你可知道我逃了嗎？」是的，一個頂可相信的人告訴我的。」誰？」達太安說：「白蘭西。」白蘭西說：「他是給你開車門的。」盧斯福說：「白蘭西，怪不得我有點面熟，這個人倒不忘舊恩。」達太安說：「你來做什麼？」我因為逃脫，來謝上帝。」達太安說：「你到這裏來，當然還有別的目的吧？」我來這裏，和副主教商量，看看我們可有什麼法子，和馬色林搗蛋。」達太安說：「你太好關了，終久還要送你到巴斯底監牢裏去。」不怕，我喜歡新鮮空氣，我不久要到鄉下去。」達太安說：「我也要到鄉下去。」你到那裏去？」達太安說：「我去找朋友。」盧斯福說：「你去找誰？」就是你昨天打聽的那幾位朋友。」你去找亞島士，顏士斯，亞拉米嗎？」是。」

盧斯福說：『你說笑話嗎？』達太安說：『不，你爲什麼不相信呢？』盧斯福說：『我很詫異，誰叫你找他們的。』達太安說：『你也許想得到，可是我不知道他們在那裏。』『你沒有法子打聽嗎？你給我一個星期我替你找。』達太安說：『一個星期嫌慢，我想就在三天之內，找着他們。』『法國地方太大，三天可不行。』『不要緊的，如果你有了自信心，就可達到目的。』『你幾時動身去找？』達太安說：『我算已經動身了。』『祝你成功。』達太安說：『我也祝你成功。』盧斯福說：『我們在路上，也許會碰見的。』『我想不會。』『湊巧起來，也許是說不定的。』達太安說：『再會。』盧斯福說：『再會，倘若馬色林向你提起我，請你代我告訴他，他不久就要知道，我究屬是否太老。』他說完，冷笑着走開了。

達太安想：『讓這個老光棍走開吧。康士旦已經死了，不能再受他的害了。』他回過頭來，看見巴生已經換了衣服，好像在責怪那個打掃夫。達太安趁此機會，跑出教堂，躲在街上拐角裏，可看見巴生出來，巴生却不能看見他。

不久，巴生出來，望望四圍，看不見達太安，知道沒人跟蹤，就走了。達太安却在暗中躡足跟着他，穿過兩條街，看見他走進一所大宅，達太安就知道巴生耽擱在這裏。如果巴生那裏沒有門房，却是無從打聽的，若是有着門房，巴生一定早已分付他，不許多說話，問也無益的。於是達太安先進了一引小酒店，叫了一瓶酒，借着等酒的機會，一面可以察看巴生的舉動。那時酒店裏有一個小孩，大約十三歲左右，很伶俐的，好像方才在教堂看見他唱贊美詩。達太安和那小孩瞎七搭八地說話。小孩告訴他，早起從六點鐘到九點鐘，在教堂唱贊美詩，以後在酒店管倒酒。他說話的時候，看見有人牽着一匹馬，到巴生門口，接着巴生出來，小孩接着說：『這位就是我們教堂裏的小司事，他要出門了。』達太安說：『他要到那裏？』小孩說：『那我不知道。』達太安說：『你

打聽得到來告訴我，我給你半個畢士度。」小孩說：「你說我打聽出巴生往那裏去，就肯給我半個畢士度嗎？容易你是當真嗎？」達·安說：「自然。這就是半個畢士度。」達·安拿出錢來，給小孩看看，却不給他。小孩說：「我就走過去問他。」達·安說：「你去問他，他不肯告訴你等他走了，你再去打聽，知道了回來告訴我，我給你錢。」小孩說：「我明白了，等巴生走了，我就去打聽。」不久，巴生拿傘，拍馬走了，他才轉了灣，這小孩子就跑去打聽。達·安等在酒店裏。

不到十分鐘，小孩跑回來說：「我打聽出來了。」達·安說：「巴生到什麼地方去？」小孩說：「你先給我錢——」達·安說：「你告訴了我，我才給你錢。」小孩說：「我先要看看你的錢，究竟是好錢不是。」達·安交錢給他。小孩接了錢，對店主說：「客人要換零錢。」店主拿了那半個畢士度，一看是好的，把零錢交給小孩。小孩放在口袋裏。達·安看見這個小孩的舉動，倒也有趣，便問他說：「巴生到那裏去了？」小孩說：「到諾裏去了。」你怎樣會知道的？」「容易的很。我知道巴生騎的，是肉店的馬，向肉店租的肉店當然要他說明騎到那裏，才肯租給他的。」達·安說：「肉店告訴你巴生……」小孩接住說：「往諾裏去，他每星期總要去幾次。」達·安問：「你到過諾裏嗎？」「到過。我那裏很熟的，我的乾娘住在諾裏。」「那裏有大寺嗎？」小孩說：「那裏有個很大的寺。寺裏住着許多耶穌會的教士。」達·安說：「好的。」「你滿意嗎？」達·安說：「我很滿意。你叫什麼名字？」小孩說：「我叫法力克。」達·安拿出小日記來，把小孩和酒店的名字，記在上面。小孩問：「我還可以再賺半個畢士度嗎？」達·安說：「將來很有機會呢。」說完，達·安付了酒帳，回到狄奇堂街的客寓裏去。

八 訪亞拉米

達太安回到客店，看見白蘭西靠火坐着。他穿着一身舊衣服，改了裝扮，和從前好像兩個人了。米黛玲領他，當着衆堂倌和達太安見面，說是個兄弟。白蘭西說了幾句法蘭德話，達太安也隨口繾了幾句杜撰的外國話，算是答應。當下就商量好了，白蘭西當了達太安的跟班。

達太安想到諾雅這個地方，離開巴黎不過三四十里，恐怕路上有人認識，等到天黑才打算動身。達太安先吃飽了飯，脫下火槍營的軍衣，換件衣衫，揀了一把頂好頂重的劍，備好兩匹馬。在下午兩點鐘，主僕兩人動身。他們同走了十多里路，天色尚早，下馬進一家客店打尖。店裏有許多面生可疑的人，鬼鬼祟祟地好像在商量什麼。他們坐在店裏，忽然看見有一個披着罩袍，探頭向裏張望，看見裏面有生人，就使手勢招呼兩個人出來。達太安走去，向女店主攀談。店裏的酒，原是壞極的。達太安却一味道好，打聽諾雅地方的風俗情形，才知道那裏有兩處很大的建築，一間是巴黎大主教的房子，現在住着的，是他的姪女朗薇夫人，還有一間是大寺，原是耶穌會神父的產業。達太安知道要找那間大寺，絕無問題的。於是挨到四點鐘，慢慢地出了店門前進。

主僕兩人在路上，各有心事，講到那朗薇夫人，系出名門，在法宮裏監名素著。有人說她和柯力尼有點曖昧，現在又和馬西拉王僑有密謀，反對鹿狄公爵。達太安一邊走，一邊想，追憶起從前他見過這位朗薇夫人一面，她的確生得十分美麗，發得上傾國傾城之譽。於是又想到亞拉米當先王在位的時候，會和史華洛夫人發生愛情，現在的朗薇夫人所處的地位，同從前史華洛夫人一樣，關係國家大政。達太安想到這裏，自己感傷起

來。爲什麼人家就能設想什麼得什麼，不問是戀愛或功名，有些人就不能了，不知道是因爲運氣不好，或沒才幹的緣故，他一輩子想一件事，會一輩子都得不着。自己的跼蹙不堪，大概就是沒運氣的結果。

達太安正在想，白蘭西拍馬來到跟前說：「我猜你現在心裏想的，和我想的是一件事。」達太安笑着說：「一定是的，可是你想的什麼，你先告訴我。」白蘭西說：「我想的是客店裏那些面生可疑的人。」達太安說：「不錯，你總是處處地方很謹慎的。」我一向如此。」達太安說：「你以爲那班人怎樣？」白蘭西說：「那班人聚在客店聚會，一定在商量什麼陰謀，我坐在馬房一個黑暗角落裏，看見一個披着罩袍的人，後面跟着兩個人，跑進來。」達太安也看見的，便說：「是的，是的，後來怎樣呢？」我聽見內中一個人說：「他一定在踴躍了，否則今晚一定到那裏的。」我已看見他的跟班。」穿着袍的說：「當真嗎？」那人說：「王爺真的。」達太安說：「王爺你確聽得是在叫王爺嗎？」白蘭西說：「不錯，那人的確叫着王爺，我可不會聽錯的。」再聽我告訴你。」又一個人問：「我們如果在那裏看見他，我們怎麼樣呢？」王爺說：「你們預備怎麼？」那人說：「他是不讓人捉的，他也許要抵抗。」王爺說：「你們也用武力來對付吧，不過我要你們活捉他，你們得預備繩子去，把他細得結實，拿東西塞他的嘴。」那人說：「我們的東西早已預備妥善。」王爺說：「想起來他未必穿着制服，總是一個平常的旅客打扮。」那人說：「王爺放心，我們不會認錯人的。」王爺說：「不管什麼，我還要到那邊去，另有分付。」那人說：「總要公道……」王爺說：「我負責答應。」那人說：「好的，我們盡力做去就是了。」他們說完了，就一起離開馬房。」達太安問：「這些事可和我們有什麼關係？這種事是每天都有的。」白蘭西說：「你看他們所說的，不是指着我們嗎？」達太安說：「你以爲他們說的是我們，可有什麼理由？」白蘭西說：「那個人說的，「我看見他的跟班。」這句也許是說我。」達太安說：「還有呢？」白蘭西說：

「那一個說，」他現在已經在諧謔了，否則今晚准到。」這幾句指着你說。」達太安說：「還有什麼？」白蘭西說：「那個王爺說，」他大約不穿制服，改扮平常旅客，」不是明明是你嗎？因為你穿着騎馬衣服，並不穿火槍營的制服。」達太安不勝感慨地說：「王爺想行刺我的時候，早已過去了。咳！從前也許是難說的，現在他們不理我們了。」白蘭西說：「難道你不怕那班人嗎？」達太安說：「我毫不担心。」白蘭西聽了主人的話，也不覺害怕了。

他們再走了十里，白蘭西忽然拍馬趕上前，對達太安說：「嘿呀，那邊不是像有幾個人，隱隱約約地走過嗎？我好像還聽見馬蹄響呢。」達太安說：「恐怕你聽錯了。才下過雨，地下很濕，不會有馬蹄聲。但是你看見的不錯，我也看見有人影。」於是兩人勒住馬，留心的聽。白蘭西說：「我明明聽到的。如果沒有馬蹄聲，一定是馬嘶。」達太安也聽見了，說：「一定是那班人無疑了。不過和我們河水不犯井水，還是走罷。」主僕二人向前走，半小時後，到了諧謔村邊，那時大約晚上八點半。鄉下人全熄燈睡了。他們在街上走，約略能辨房頂，有時聽見犬吠，有時看見貓跳。

到了兩路交叉的廣場上，有所極大的房子，門前大樹，木葉盡脫。達太安說：「這一定是大主教的房子，胡夫人住在這裏。可是大寺却在什麼地方？」白蘭西說：「我知道大寺還在那一頭呢。」達太安說：「我先在這裏下馬等候，你騎了馬前進，看看寺裏可曾熄燈，回來告訴我。」白蘭西在黑影裏，騎馬走了。達太安下馬路待，不久白蘭西回來說：「對着田的那一面，還有燈火，這裏也可以望見。」達太安說：「如果我是一個窺石黨，我可以向大主教屋裏求宿，一定還得到允許，還有好好的供應；如果我是一個和尚，也可以敲大寺的門，至少可以果腹。可惜我兩者都不是，只好挨着俄露天過夜了。」白蘭西說：「我去敲門好嗎？」達太安說：「且慢，你

看有燈光的窗子，現在也黑了。」白蘭西問：「你聽見聲響嗎？」達太安也聽見了。這個時候聽見的好像雷聲隆隆，自遠而來，再過一會，馬蹄聲如狂風了，再過一會，看見有二十多匹馬，分路而來的，把主僕兩人，圍圍住核心。

達太安拔出劍來，站在馬旁，說：「果然料得不錯。」有一個騎馬的人說：「我們找到他們在這裏了。」首領在分付着：「你們大家當心，不要讓他跑了。」那人說：「王爺放心，我們定可生擒的。」達太安知道說話的時間到了，打出鄉談說：「諸位請了。」有幾個人說：「不要多說。」那王爺嚷着：「不要動手，這不是那個人的聲音。」達太安說：「好像你們到了諾塞地方，全變了瘋子。你們却要當心，我的劍不肯饒人，誰要上來碰我，我是要把他刺痛的。」那首領上前問：「你在這裏做什麼？」達太安答：「我也要這樣問你。」那人說：「你得客氣一點，否則是要後悔的。我不必向你通報姓名，我却要你敬重我的位分。」達太安說：「好了，好了，你是誰？」「我很喜歡把名字告訴你，不管你是公爺或者王爺，你隨時可以找我。你聽見說，有一個達太安嗎？」「什麼！就是御前火槍營的幫統嗎？」「不錯。」我耳聞已久。」達太安說：「你既然耳聞已久，你可知道他的手腕是很有力的，他的劍鋒是很鋒利的嗎？」那人說：「我相信你是達太安。」「正是。」那人問：「你來這裏救他嗎？」達太安說：「他他是誰？」「這是我們要找尋的人。」達太安說：「我不是來跟你猜謎呀。」「那末請你管我，你可是在窗下等他？你可是特來諾塞來打救他？」達太安有點不耐煩，說：「我並不等誰，我也不是來打救誰，我只要自衛。你要知道，如果你們同我動手，我是不得不周旋的。」那人說：「也罷，你走吧，離開這裏吧。」達太安聽見他好像下令，不高興說：「什麼這就叫我走開？可沒有這樣容易。我也乏了，我人馬都乏了，除非你帶

我到離這裏不遠的地方，給我點夜飯吃吃，給我牀鋪睡睡，否則我却不能走。」那人喊道：「混蛋！」達太安也喊着：「哈！你說話却要留心！如果你再辱罵一聲，我不管你是什麼位分，就使你是當今的王上，我也要叫他道歉的。」那人說：「算了吧，這位的確是瓦斯孔人了，不是我們所找的目標。今晚沒有事了，我們走吧。」達太安再會。達太安說：「再會的時候，不讓你像這次的便宜了。再會的時候是白天，而且只有你一個人了。」那人說：「好的，諸位，走吧。」他們一班人自然很搖興，自言自語地向巴黎的大路走了，不久影蹤也沒有了。

達太安主僕兩人站着，目送他們看不見了，才收起劍來。達太安先說：「你這個獸子，却是弄錯了；他們原來不是等我們的。」白蘭西說：「他們尋那一個？」達太安說：「且別管他們，我只要到那大寺裏去，我們騎了馬去破門吧，不管他們怎樣，總不會把我們吃下去的。」主僕兩人正想騎馬前進，忽然白蘭西覺得有一個重東西，突然跨上他的馬背，幾乎把他連人帶馬壓倒地下。白蘭西大喊：「我背後有人！」達太安回頭一看，果然看見有兩個人騎在馬上，就想拔劍刺過去，喊着：「你背後有個鬼了！」那個人喊：「我的達太安，不要刺過來，我不是鬼，我是亞拉米。」又對白蘭西說：「儘管前進，到了村子盡頭，左轉便到了。」於是白蘭西和亞拉米兩人合騎一馬前跑，達太安跟在後頭，想到今晚的奇遇，真比亞夢還可怪。

九 德博理教士

他們三個人到了村盡頭，再向左轉，在那大寺有燈的窗下，勒住了馬。亞拉米下馬，拍手三聲，裏面有人開窗，垂下繩梯。亞拉米說：「達太安，請你緣梯上去，上面是我的房間。」達太安說：「你每次到自己的房裏去，都是這樣的嗎？」亞拉米說：「晚上九時以後，只有這個法子才可以回房，寺裏的清規是很嚴的。而且寺裏的和尙，惡俗不堪，我和他們住久了，才不以為意。我同他們住在一起，也是沒法。你請上梯吧。」達太安說：「你先請我隨後來。」於是亞拉米很快的上去了，從窗口入房，達太安也跟上去，走得很慢。亞拉米見他上得慢，說：「真是抱歉！如果我早知道你要來訪我，我該向園丁借一架梯子來用。我自己緣慣繩梯的。」白爾西在地上看見達太安走到窗口，便說：「既然你們兩位上去，我也可以奉陪，可惜馬是不會上繩梯的。」亞拉米指着窗下的小房，說：「你牽馬到那裏去等着，那裏有草料。」白爾西說：「我吃什麼呢？」亞拉米說：「你把馬照料好了，回到這裏窗下，拍手三聲，我們給你掛點食物下來，你不要害怕，我們這裏決不會叫你餓死。你去吧。」亞拉米隨手拉上繩梯，窗子也關上了。

達太安到了房裏，先打量四壁。看見房子收拾得不錯，還擺着各式的兵器，牆上掛着四幅大畫，三幅是紅衣主教羅連，李翹立，拉華林，還有一幅是波爾多地方的大主教，都是全副武裝的。只看房裏的陳設，絕不像是個教士的房間；窗簾帷幔，華麗萬分，牀上綉花被褥，也許有人要當是小姐的繡房。那裏有點出家人氣味。亞拉米說：「你看看我的房間，請勿以為簡陋；我過的日子是和隱士一樣的。你看什麼？」達太安說：「我尋放梯子

的人，稱榜自己是不會垂下去的。」亞拉米說：「放梯子的，是巴生。」達太安說：「哈！亞拉米說：『巴生很明白規矩，他看見我和朋友來，早已避開在旁，請坐下，我們談談吧。』亞拉米推過一把很舒服的椅子來，讓達太安坐下，說：『你伴我吃飯，請勿推辭。』達太安說：『自然我騎馬走了許多路，又乏又餓了。』可是沒有什麼好菜，我不知道你來。」達太安說：「難道今晚又拿出青菜雞蛋待客？」却也未必。我看巴生倒可以找出點好東西來。巴生，巴生，你進來。」門開了，巴生走進來，看見達太安，大吃一驚，張開嘴，不敢響。達太安說：「好巴生，方才你在教堂中睜着眼睛說謊，說得實在圓到一點，也不露破綻，我真是佩服。」巴生說：「我是跟耶穌軍的神父學來的，他們告訴我，只要說說得有理是不妨的。」亞拉米說：「巴生，不要緊的。達太安和我快餓死了，你去找點好吃的東西來，更不要忘記拿瓶好酒來。」巴生鞠躬，歎一口氣退出。

達太安已許把房裏看得清楚，問亞拉米說：「方才你是從那裏跳到馬上來的？」亞拉米說：「你何必問，我是從天而降的。」達太安搖頭說：「從天而降，你的樣子是不像從天而降的，也不像將來會上天的。」亞拉米假癡呆地說：「如果我不是從天而降，也是從天堂裏下來的，這兩點也沒有分別呀。」達太安說：「原來教士們爭論不決的問題，是有結果了，有人說，天堂就在阿拉勒山頂，有人說是在兩河流域，原來天堂遠在天邊，近在目前，就在諸聖地方，那巴黎天主教的府裏，這個天堂，不必走大門進去，要從窗口鑽進去的，下來的時候，不走白石梯子，是要從樹上跳下，守天堂的神仙，名叫馬西拉王爺。」亞拉米忍俊不禁地說：「你的話說得真有趣，你的異想天開，還是不改從前你所说的話，也有幾分道理，不過你不要瞎猜，以為我和朗繼夫人有什麼戀愛。」達太安說：「我自自然不會這樣想，你和史華洛夫人要好，許多年決不會和她分手，去向她的仇人獻媚的。」這話有理，我從前原和史華洛夫人要好，好平心而言，她也幫了我們許多忙，你知道的，她被驅

逐出境。李却立主教的手段太辣了，還捉了她下獄。主教本想害她，幸而史華洛夫人聞信，改了男裝，帶了一個叫季第的女僕，悄悄地逃走了。她在逃走的途中，據說有一件奇遇。史華洛夫人逃到鄉下，向一個小教士借宿。教士只有一間房，把她當作真的男子，就請她同房睡。可憐見的女人，她改扮男裝，確是不錯。我只曉得，還有一個女人，扮起男裝，也是撲朔迷離的。他們還作了一首歌，形容史華洛夫人的改扮男裝，說可以像花木蘭一樣。的執戈從軍，你可聽過嗎？」達太安說：「我沒有聽過。」亞拉米就吟了一遍。達太安喝采說：「吟得好極了。你雖然天天念經，幸而嗓子却沒有壞。」我的好朋友，你可記得我當火槍手的時候，最不高興值班候差，我現在做了教士，也最不高興念經的好了，我們還是談公爵夫人吧。」達太安說：「究竟談那位史華洛夫人，還是朗薇夫人？」亞拉米說：「我方才不是說過了，我和朗薇夫人毫無關係，有時不免談笑，却毫無別情。我要說的是史華洛夫人。王上死了之後，她從比利時京城回來，你見她嗎？」達太安說：「我不見她，還是很美的。」那時我也看見着她，而且告訴她許多有利的消息，她却不會用我告訴她，馬色林是王后的愛人，她却不相信，這說與圖安娜公主（即王后）是極驕傲的，決不會和馬色林戀愛。後來她和包福公爵同謀，馬色林把公爵下獄，又把史華洛夫人放逐出境。」達太安說：「你知道現在她求准了，可以回來。」她回來了，又要來淘氣了。」達太安說：「這次回來，她也許要聽你的話了。」我還不會和她見面，我已經改變許多了。」達太安說：「你却並沒有改變，你還是髮光可鑑，身量和從前一樣，一雙手還是十分細嫩的。」我本是很留心保養，你可知道我也老了，我今年快三十七歲了。」達太安微笑地說：「現在正好我們在一起，讓我們解決一個問題吧！——究竟我們今年各幾歲？」亞拉米問：「這話怎麼講？」達太安說：「從前分明我的年紀比你少三四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今年四十歲了。」真的那末也許我錯了，你算數的本事真到家。按你這樣說，我今

年至少也有四十三歲了。可是你別在朗布理說這句話，否則我是要吃點虧的。」達太安說：「你放心，我不會到那裏去的。」亞拉米說：「巴生爲什麼還不來？巴生，你趕快！我們在這裏正是飢渴交加。」巴生正好拿了兩瓶酒進來。亞拉米問：「晚飯可弄好了？」巴生說：「好了，快拿來了，不過拿上來，也要等一會兒。」亞拉米說：「不錯，你總是在那裏看經，不肯忘記你是教堂的小差。我老實對你說，你如果只管擦教堂的銅器，不替我把劍擦亮了，我把你所有的神像，放火付之一炬，叫你跟這些神像殉葬。」巴生聽得很害怕，一手拿着酒瓶子盡十字，達太安張開兩隻大眼，詫異地打量亞拉米，看究竟德博理教士的樣子和火槍手不同的地方在那裏。」

巴生趕緊鋪好絨桌布，擺開許多好吃的東西。達太安不禁垂涎三尺，說：「你今天不是打算請客的吧？」亞拉米說：「我每天都有預備，況且我知道你來找我。」「你怎麼知道的？」亞拉米說：「巴生把你當作惡鬼，特地趕來報信，他以為我請火槍營的軍官吃飯，我的靈魂就要墮落了。」巴生聽了，合掌求饒。亞拉米說：「你別再這樣假惺惺了！你知道我是不喜歡的。你趕快打開窗子，把一隻燒雞，幾塊麵包，一瓶酒，掛下去，給你的老朋友白蘭西，他在窗下，拍了半點鐘的手，大概已經很餓了。」原來白蘭西早已把馬喂好，跑回窗子下，好幾次在那裏拍手。巴生開了窗，把東西用繩掛下去。白蘭西滿心歡喜，拿到小房子去獨自享受。

亞拉米說：「我們吃晚飯吧。」於是兩位老朋友坐下。亞拉米割雞，割鴨，割兔子，用刀又非常老練。達太安說：「你在這裏過的日子，想來很好。」的確不錯，副主教向羅馬得到准許，因為我身體不好，就是忌日還是照常吃肉，你要知道，主教有個好朋友，最講究吃的，我把他的廚子弄來了，你可知道主教的老朋友每吃完一頓飯，他怎樣祈禱上帝？他說：「我吃了一頓頂好的飯，求上帝幫助我的消化。」達太安笑說：「他雖然這樣祈禱，結果還是得一個不消化的病死的。」白蘭西人孰無死？」達太安說：「我要問你一句話。」「你請說

出來，老朋友不必客氣。」達太安說：「你現在有錢嗎？」亞拉米說：「不，我沒什麼錢。我一年的收入是一萬二千利華，王爺另外又給我一千柯朗。」那一萬二千個利華的收入，是怎麼樣弄來的？是作詩的報酬嗎？」亞拉米說：「不，我現在不作詩了，有時遣情吟三四句，不過是應應景兒罷了。我現在作聖經講義。」作講義嗎？」亞拉米說：「是的人家都稱贊我的講義。」達太安說：「你在教堂裏宣講嗎？」「不，我把講義賣給人。」亞拉米說：「亞拉米說：『賣給我們同道中人要拿宣講得名的。』」達太安說：「難道你自己就不想得名嗎？」亞拉米說：「不幸我是寡人有疾的，我只要一登講臺，發見有個美貌的女人看着我，我也是要看她的，她若是向我笑，我也是要報她微笑的。這個時候，我就心不在焉。原該講地獄的痛苦，我反去講天堂的快樂。我告訴你有一次奇遇，某天，我在某教堂宣講，有一個聽講的男人，大聲向我笑，我當即停了講，當面說他是獸子。許多人聽了不服，便跑出教堂外面去拾石頭，我立刻鼓動我的生花妙舌，演說一番，當場就感動了許多人幫我。本來他們想拾石子來打我的，聽了我演說，反去拿石子擲那個笑我的人。次日，那個人把我當作平常的教士，就來跟我為難。」達太安大笑問：「往後呢？」我約他在某處見面後來的事，不必我說，你也明白的。」達太安說：「可就是我替你作陪比的那一次？」就是那一次那件事的結局，你也知道了。」你刺死了他嗎？」我也不甚了了，我若是既然刺穿他的身子，也不必害他的靈魂了。」巴生聽了，在搖頭。亞拉米說：「大約你還感覺着我從鏡子裏看見你搖頭，我怎樣分付你，我說話的時候，不許你從旁加以可否，你忘記了嗎？你把酒擺在桌上，出去吧。」達太安也許要和我密談，可不是？」達太安點頭，巴生擺好，走出去了。兩個老朋友，坐在那裏，靜了好半天。亞拉米吃得很飽，靠椅背休息。這達太安在那裏想對他先說什麼話好，後來還是亞拉米先對達太安說。

亞拉米先問：「達太安，你在想什麼，為什麼微笑？」達太安說：「我在想你，你從前當火槍手的時候，總是想做教士，現在你已經受戒，當了教士，好像你在後悔，還是做軍人好？」「這話確有至理。人心變幻莫測，我現在當了教士，心裏老想去打仗。」達太安說：「我看你房裏的陳設，就明白你的意思，你看什麼刀劍都有，你現在賽劍的本領，還和從前一樣嗎？」亞拉米說：「我現在賽劍的本事，也有你從前一樣，或者要好些，我每天練習。」「你跟誰練習？」「我們這裏有一位劍師，很有一點名望。」達太安說：「這裏為什麼有劍師？」「我們耶穌會裏面各式的人才俱全。」達太安說：「如果馬西拉王爵只是一個人，身邊沒有那二十多人護衛，你是要把他殺了。」亞拉米說：「自然就是他人多，我也是不饒他的。可是我恐怕他們認得我。」達太安想：「他那樣不服氣，比我還利害。」隨即說：「你可要問我，來訪你有什麼事？」亞拉米說：「並不，我不想問你，我等你告訴我。」

達太安說：「我來貢獻你機會，叫你去殺馬西拉王爵。」亞拉米說：「此意正中下懷。」達太安說：「我勸你當機莫失，你每年有一千個柯朗和一萬二千個利華，你是很富了。」「不，我還是非常拮据，如果現在看看我的口袋，恐怕拿不出一百個畢士度來呢。」達太安想：「他把有了一百個畢士度當作拮据，如果我口袋裏常有這些錢，我却感到富足之至。」接着大聲說：「亞拉米，你有大志嗎？」「當然。」達太安說：「我告訴你怎樣步步上青雲。」亞拉米那時臉色突然變一變，立刻又和平常一樣了。達太安却看出了。亞拉米說：「請你說。」達太安問：「請你回答我這問題，你現在還留心國事嗎？」「不留心了。」達太安微笑說：「你既然超然紛爭的局勢外，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請說。」達太安說：「你可會回到我們的少年時代，那樣天天吃酒打架的情形？」「回想從前的快樂，真是不勝神往。」「我們為什麼不重新去過從前的日子，只要我們願

意，一定成功。有人叫我來找你們；我先來找你，因為你是我們四個大隊裏的靈魂。」亞拉米俯身在地，却沒什麼踴躍的意思，他靠着椅背說：「我們又去結黨相爭嗎？達太安，你看我現在過得多麼舒服，記得我們替國人辦過許多事，結果國人還是把我們都忘了。」達太安說：「你說話有理，但國人也許現在後悔了。」亞拉米說：「既然這樣，倒不妨一談，好討論國事的，現在是開口的機會。」達太安說：「你說是不留心國事的，你怎麼會明白呢？」亞拉米說：「我自己果然不聞國事，我的朋友却是最留心國事的。況且我在談戀愛和作詩方面常常的和薩拉星在一起，他是康太的同黨，我又常和伏周在一起，他是副主教的好朋友，我又常同博羅巴在一起，他自從前主教死了之後，不專歸一黨，他到處都去混混，我和他們來往，自然明白一點目前的時局了。」

達太安說：「我猜着是這樣。」「你可不要以為我躲在寺裏，不問國事，只聽別人的話，我知道現在馬色林主教看見國事不好，天天焦急，我也知道他的權力遠不如從前的李却立——不管你怎麼說，前任主教的手腕確叫人佩服。」達太安說：「你這句話，我頗表同情，我現在的官，還是前任主教的賜予。」「我起初總想現在的主教，未必名不副實，我常對自己說：凡做大臣的，要衆論翁服，是很難的，但是現在這一位，却有本事，使得他的仇人佩服，不敢反對，我看他的方法實在不錯，這是我起初的意思，可是我閱歷很淺，自己也不敢過於自信，就向別人去打聽——」

「打聽的結果呢？」「打聽的結果，我知道我起初的意思，完全不對。」達太安說：「是嗎？」亞拉米說：「是的，我向各黨派的人打聽，我才明白現在主教，尸位素餐，我起初全想差了。原來他是一個不足齒的小人，他從前本是貝狄和紅衣主教的跟班，是個無名小卒，鑽營拍馬，才能發得到一個地位。他現在得意了，只顧自己，他將來要把國家的公款，歸入他自己的私囊，前任主教是最肯花錢的，現在的主教，真的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將來上至國家，下至百姓，都要吃他的虧，我還聽說，他出身微賤，並非世家，你認識他嗎？」

我却不曾見過他。」達太安說：「有許多被你道着了。」亞拉米說：「我聽到你有點和我表同情，不勝榮幸。我雖然不在官裏混，倒和你的意見有點相同。」亞拉米說：「你只說他個人的問題，却不曾談到他那一黨的情形。」亞拉米知道他和王后是一黨。」達太安說：「這是要緊的。」亞拉米說：「但是王上很嫌惡他。」達太安說：「王上不過是個小孩子。」亞拉米說：「王上再過四年，就是成丁了。」達太安說：「我只談現在。」亞拉米說：「就是現在，議院和民衆都跟他反對，他們是管財權的，世爵和王室的親支，也和他反對，他們是掌兵權的。」達太安聽亞拉米說得有理，一時沒有話回答，很覺爲難。

亞拉米說：「我的好朋友，你聽聽我這一番話，可還有一點說得過去嗎？我原不該跟你這樣開誠布公的說，我明白你是左袒主教那一面的。」達太安說：「我左袒主教嗎？那倒未必。」亞拉米說：「你說有差使的。」亞拉米說：「我說過這樣的話嗎？我說錯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的局勢太混亂，不久恐怕要鬧得落花流水，我們倒不如重新同心協力，投到王上的一黨，主持公道，再做一番大事。我們雖然分手了多年，我們的心還是相印的。這一次工作，我們將來所得的好處，恐怕不止一個金剛鑽戒指了。」亞拉米說：「達太安，你的話有理。我的主意本來趕不上你，只要你把你的主意說出來，我就異常的欽佩。不論什麼事，都要有胆有識的人，才可接手。有人向我商量過好幾次了，我們從前所辦的事情，許多人都知道的，老實告訴你，我們的副主教，早已向我接洽過了。」達太安說：「那一位？你說的可不是掛狀、馬色林的仇人嗎？」亞拉米說：「但是他王上的朋友，我們幫他，其實就是幫王上的忙，這還是義不容辭的。」達太安說：「但是王上和主教的感情很不錯。」亞拉米說：「也許王上在表面上如此，但其實我們是不問可知，現在反對王上的，就是借着這方法掩飾。」達太安說：「據你看來，是要內亂的了。」亞拉米說：「打仗的時候還是靠王上做題目的。」達太安說：「王上帶兵，是和主教在一起的。」亞拉米說：「但是王上

的心，這是在包福所帶的軍隊裏。」達太安說：「包福？他還關在望桑的監裏呢。」也許不是包福，就是別的王爺。」達太安說：「但是王爺也在王上的軍隊裏，他和主教也深表同情。」亞拉米說：「不要去管他們，他們現在意見，有點不大對，無論如何，即不是王爺，也就是甘狄。」達太安說：「甘狄嗎？我聽說他快升主教了。」誰說主教不能統理軍隊，你看我騎上掛的四位，都做過坐擁獐狝的將軍。」達太安說：「甘狄是個啥？」不妨披了甲，就藏過了。傳說亞力山大是個蹩脚，漢尼拔是個獨眼。」達太安說：「想來你贊成這一黨了。」不錯，王室親支，都在這一黨。」達太安說：「王上的政府全是反對這一黨的。」議院和叛黨，却都幫助這一黨的。」達太安說：「只要把王上和王后分開了才好。」也許會可能呢。」達太安說：「決不可能，安娜公主當然深知自己的性命富貴一切，完全繫在這位小王上的身上，她寧可離開馬色林，跑到叛黨軍營裏去，却萬不肯割捨王上而去，你是知道的，內裏還有許多緣故，她只有和王上生死相依。」

亞拉米想了一想，說：「你的話也有道理，我還是不入黨罷。」達太安說：「我勸你不要入他們的黨，入我的黨。」我不加入什麼黨派，我是一個教士，可以杜門不問時事，我不甚喜歡念經，也是有的，我却和教裏的朋友，非常合得上，他們很講交情的，我也還可以常常和美貌的女人在一起，他們兩黨的政爭越激烈，自然絕對沒有人管我的閒事了，他們用不着我，也可以做我何必混在裏面。」達太安說：「你這一番話，我也是極端贊成，爲什麼我的心裏就想管這些無聊事情，我的薪俸很發我過安樂日子了，我將來還希望補屈總統的缺，我本是出身田舍郎，做了統領，不曾做了大將一樣，只要生活過得不錯，得幾個安分錢用，也就心滿意足，我對於國事，只好敬謝不敏，還是去找顏士斯，在他的田莊打打鳥吧。」顏士斯已經成了土財主，你曉得嗎？」自然曉得，他有了一百里的樹林，還有一些沼地，常跟那副的主教涉訟。」達太安想：「原來顏士斯在

披略地地方，謝謝他告訴我。」隨即大聲說：「我聽說他已經把真姓名告訴別人，叫做道朗了。」亞拉米說：「他還添了一個名字，叫巴禮，因為那是他產業的地名，本是個男爵的采地。」顏士斯將來還有男爵的希望呢。」當然，那位男爵夫人可算光榮之至了。」兩個人提起前情，不覺大笑。

達太安說：「你到底不入馬色林的黨嗎？」亞拉米說：「你不願意入王爺的黨嗎？」達太安說：「今夕只許談風月，只要我們還是好朋友，我們不必再談主教黨或擲石黨吧。」亞拉米說：「那可不必，我們還是做火槍手好。」達太安微笑說：「我們不如組織火槍手的小團體。」這樣倒很有趣。」達太安說：「我要走了，再會。」亞拉米說：「我的好朋友，恕我不留你過夜，我這裏沒牀，除非你和白蘭西同牀。」達太安倒了一鍾酒，說：「不必費心了，這裏離巴黎不過三十里路，馬已歇夠了，趕一小時的路，我可以回到客店。」於是達太安舉鍾說：「盡此一鍾，莫忘當年。」亞拉米太息說：「人生如白駒過隙，過去的光陰，不再來了。」達太安說：「好日子還會來的，如果你要找我，我住狄奇堂街雪禮客寓。」亞拉米說：「你要找我，就到這裏，從早上六點鐘到晚上八點鐘，請從大門進來，從晚上八點鐘到早上六點鐘，要勞駕爬窗了。」達太安說：「那末再會吧。」亞拉米說：「我不能就此和你分手，我要送你幾步。」達太安想：「他要看我真是走開了不是。」亞拉米喊巴生，原來巴生吃得他很飽，睡得正好，亞拉米搖醒了他，巴生揉眼伸腰，好容易站起來。

亞拉米說：「你太好睡了，還不趕快去拿梯子來。」巴生打了一個大呵欠，說：「樓梯還掛在窗外。」亞拉米說：「我要閣丁的木梯呀。」達太安方才從樓梯爬上來，已經感到困難，再爬下去，更不容易了。」達太安正想要辨明不妨可以下樓梯，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就忍住不說了。巴生歎口氣，走了出去，帶來一把結實的木梯，擺在窗口。達太安說：「這才算是把梯子，就是女人也可以爬上爬下了。」亞拉米聽了他的言語，很看了達太安

「你且等着，我一會就回來了。」

他們倆走近小房子，白蘭西看見他們來了，牽着兩匹馬出來。亞拉米說：「這樣才算得好跟人，你瞧那個巴生，自從他到了教堂，一點事也不會做了。我陪你走到村口。」兩個人一邊談笑，一邊走着，到了村口，亞拉米說：「這裏分手吧。運氣是還有的，你却別失去機會。因為運氣好，如女兒心，捉摸無定，你要有法子對付才好。我只有在殘經背燈裏度一生了。再會。」達太安說：「你是決定主意，不入我的彀了。」我本來很喜歡和你在一起的，不過我太更動，我今天不喜歡，明天也許會喜歡，我今天喜歡的，明天也許不喜歡，我沒有毅力專心做一件事，我不像你一樣，你是個最有決斷的。」達太安想：「你這個光棍，當面對我說說，你是個最有決斷的人，有了目的，總是百折不撓的，你的意思，却從來不讓人窺破。」亞拉米說：「再會，你這次來約我，不勝銘感。你來探望我，鉸鉸我們的舊情，我實在很高興。」於是兩個人分手，白蘭西先上了馬，達太安已騎在馬上，揮手向亞拉米辭行，拍馬回巴黎去了。亞拉米站在街中，動也不動，目送他們不見影蹤，方才回去。

達太安走了二里多路，突然勒馬跳下，把轎交給白蘭西，取出手槍，插在腰間，白蘭西不勝驚惶，問：「又是什麼了？」達太安說：「他的狡詐果然到家，我却不讓他瞞過我，你就等在這裏，不要走開，你站在路那邊等我。」於是達太安越過水渠，在村口的田莊中走。他看見劍薇夫人住的屋子和那所大寺，中間有一片大地隔著，還圍着籬笆，假使是早一點鐘，他不會看得這樣仔細，好在這時皓月東升，雖然略有點浮雲遮掩著，還可以認清道路，找到了籬笆，他就躲起來，看着那大寺，亞拉米房中的窗子，還有燈光，他就知道亞拉米還未回家，並且知道在亞拉米的歸途中，還有一個人和他同走。

達太安候了不久，果然聽見有脚步聲和人聲，好像有人在籬笆那一邊說話。達太安躲在低低的叢林裏，屈下一膝，仔細望過去，原來是兩個男人，不覺驚奇。再過一會，聽得說話聲很柔脆，才明白裏面有一個是女扮男裝的。那個清脆的聲音在說：「我親愛的，不要害怕，那種事不會再有的了。我已經發見了一條秘密地道，只要移開大石，就可以出入自由了。」另一個入說：「如果我單是爲了我一個人的性命，並不是爲了你的名譽，我可以立誓……」達太安一聽，知道這是亞拉米。那個女人接着說：「不錯，我早實識你是最有膽的，可是你不過是我的入，還是我們黨裏的人，求你千萬小心。」亞拉米說：「我聽到你溫柔的話，一定違命的。」說完了，在吻女人的手。女人忽然喊：「哈！」亞拉米忙問什麼事。女人說：「你不看見一陣風把我的帽子吹掉了。」亞拉米趕快去拾帽子。達太安從小樹林中偷看那女人，這時恰好雲散月明，達太安看得很清楚，那個女人就是朝

拉米。亞拉米拾了帽子，帶着笑，走回來，兩個人並肩向大寺走去。達太安從躲藏的地方出來，說：「我明白了。朝拉米，原來你也是獅石黨，戀愛着朝拉米。」

一〇 訪顏士斯

達太安從亞拉米那裏，聽到顏士斯住在披喀地，就在那昂地方。達太安計劃着路徑，先到丹瑪田地方，那裏有兩條路；到了那裏打聽巴禮情形，再走。

白蘭西看到他主人匆促的舉動，有點犯疑，可是總要跟他走的，於是勸主人天黑了動身，免得別人奇怪。達太安叫他回去，告訴女人，讓她放心。白蘭西說他的女人不見了丈夫，到也沒有什麼，未必會急死，如果去告訴了他的老婆，他自己可要急死，因為他的老婆不密，逢人便說的。達太安聽他說得有理，倒也從他。

晚上八點鐘，月黑霧濃，街上很暗，主僕兩個人趁比溜出店門，覓路前進。二人到了丹瑪田，時已夜半，也無從打聽。客店的店主已經睡了，只好歇在店裏，等明早再說。明天一早，就喊店主問詢，原是個諧謔人，生性多疑，問他總不肯老實說；達太安只打聽出來，是要一直前進。

早上九點鐘，他們動身再出發，在一個打尖，入店裏吃早飯；這個店主，是披喀地人，見了白蘭西，認為同鄉，倒告訴了他們此行途徑。他們聽他說是巴禮薩緬勒有幾十里。達太安到過緬勒的。從前那裏有着行宮，他會跟着王上小駐幾天。於是走到這地，在從前歇過的客店下馬，打聽路徑，才知道巴禮離此還有四十里。顏士斯也不住在巴禮，聽說顏士斯和那昂小主教打官司，爲了披封的產，他不願多說，索性把那產業買來，現在就是住在披封。那天他們主僕兩人走了百里，只好先宿夜再說。本來他們還可以雇兩匹馬趕路，因爲前面有一座大樹林，白蘭西不願意黑夜走樹林，而且又乏又餓，只好過一夜再走。

次晨，吃過了早飯，在八點鐘再動身。出了樹林向右轉，就是他們要走的路。那時正是春天，陽光明媚，鳥啼喧耳，樹林裏枝柯濃密，有幾處不見天日，松鼠在樹上爬，新葉野花，時時送來芬香。達太安一路走，一路想，住在這樣的地方，豈不是像天堂一樣？又想：「假使我做了顏士斯，有人來勸我出山立功，我怎樣去辭謝他？」白蘭，西現在一點心事也沒有，他早飯吃得太飽，借着力路來免掉飯飽。

他們出了樹林，向右是一條大路，看見大路盡頭，崇高的樓堡聳立着，遠遠看見尖頂。達太安說：「這個樓堡，起先一定是與令斯公的，難道顏士斯是向朗茲公買來的嗎？」白蘭西說：「這樣好的產業，如果都屬於顏士斯的，我先要向他道賀。」達太安說：「留心呀，你不可再稱他顏士斯和道朗，你應該叫他掘封或是巴禮，他新近有了這樣名號，你千萬別忘記，否則我是白跑一次，一定毫無成就。」後來他們走近了，達太安才看出那個樓堡不是顏士斯的，走近一看，原來高樓半已坍塌了。

山迴路盡，是一個山谷，中間有一個湖，湖邊點綴着小村莊，村中間高聳着一個堡，高樓上有着定風針。達太安想這裏一定是顏士斯的屋子了，便拍馬上前，白蘭西緊跟在後，路邊濃蔭如蓋，前面有兩扇包金的大鐵門，他們正在路上，看見一個人，穿着很華麗，騎着高頭駿馬，身邊還有兩個僕人，穿着燦爛的制服，有一大羣鄉下人圍住他表示尊敬。達太安說：「難道這位就是巴禮披封的男爵嗎？和從前的顏士斯是兩個人了？」白蘭西說：「這個一定不是他，他身長六尺，這個人還不到五尺呢。」達太安說：「你看恭維他的人真多。」達太安一面說，一面上前去看那騎高頭駿馬的大人，走近一看，似乎有點面熟。白蘭西忽然認得那個人，喊：「是他！」那個馬上的大人，聽見聲音，大模大樣的回過頭來，達太安主僕兩人，正和他相對，看見兩隻圓眼，大塊紅臉，滿面笑容，却是莫吉，堂莫吉，現在身廣體胖，吃得好東西多，自然發福了。他認識這兩位來客，立刻滾鞍下馬，脫

帽走來，恭迎達太安。周圍的鄉下人，看見莫吉堂，尚且如此恭敬這位客人，以為來者又是一位大人物，也都過來致敬。莫吉堂笑得兩眼沒了縫，喊：「達太安先生！歡迎之至。我的主人道順巴，謹披封看見你，真是要喜出望外了！」達太安問：「莫吉堂，你的主人可就住在這裏？」莫吉堂說：「不錯，你站的地方，也是他的產業。」達太安記起莫吉堂從前餓得骨瘦如柴，和現在真相霄壤，說：「你養得很好，發胖了，很得意！」莫吉堂說：「我這過得好，謝上帝！」達太安說：「那位是你的老朋友白蘭西呀？」莫吉堂說：「我的老朋友白蘭西，白蘭西，久遠了！」莫吉堂一面說，一面流淚。白蘭西却非常冷淡地說：「不錯，是我，我要看看你，可還認識我，也要看看你，可有驕傲的樣子？」莫吉堂說：「我從來不想以富貴驕人，你應該記得。」白蘭西下了馬，伸出手來說：「我高興的很，你還是不改故態呢，不比那個巴生小狗，對我好像陌路人一樣，讓我一個人寂寞的很，叫我在馬房裏候了兩小時。」兩個人擁抱着，非常親熱。旁觀的鄉下人，平素對於莫吉堂，很是敬重，以為白蘭西一定是個改裝的世爵。白蘭西要攙莫吉堂的腰，却總是攙不過來，只好作罷。

莫吉堂說：「我先去告訴主人，給你們通報。這樣好事，如果讓別人去通報，他一定要向我生氣。」達太安說：「原來我的老朋友不會忘記我嗎？」莫吉堂說：「這話怎講？我們真是天天祈望着你，補了勃桑披，加順的缺，升到法國陸軍大將！」達太安聽了這句話，不覺苦笑，心裏有點難過，可惜他昔年壯志凌雲，到如今還仍舊故我依然。莫吉堂對那些鄉下人說：「我進去通報爵爺，你們好好地在這裏候着。」達太安伯爵，於是出來兩個人，幫着莫吉堂上馬，從草地上去了。

白蘭西也快活地跳上了馬。達太安說：「現在開頭就不錯，大家開誠布公，沒得隱藏，也沒有政黨，那些人是大笑大樂的歡迎我。我今天覺得山川樹木花草，都是笑臉迎人。」白蘭西說：「我好像已經聞到烤肉的香

味，也好像已經看見磨爐邊，侍役預備捧肴供客，咳，披封，一定有個頂好的廚子。他這是頗士斯的時候，飲食方面已經不厭求精，現在可更不必說了。」達太安說：「且慢，我害怕起來了，若是只看他外面的生活，我恐怕又是白奔波一次。隨你什麼人，平日這樣的美滿，他肯輕易離開嗎？我恐怕我到這裏來找他，也是沒用亞拉米那裏，前車可鑒呢。」

一一 顏士斯得隴望蜀

達太安行過樓堡，走進大門下馬，看見有一個魁梧的大漢，下階迎接。達太安一見這一個人，幾乎把這次來訪的意思完全忘却，他抱住他的老朋友滿心的高興，跟班們遠遠的圍着，見了也覺得奇怪。莫吉堂站得近些，在那裏儘自的拭淚，原來莫吉堂自從看見了達太安主僕兩人心裏大受感動，眼淚簡直不乾過。

顏士斯緊拉着老友的手，喊着：「我見了你滿心歡喜，真是說不出的，我知道你還不會忘記我。」達太安說：「我的道朗，我那裏會忘記你那些少年的樂事，和老年的朋友同甘共苦的日子，誰能忘記呢？只要一看見你，好像我們從前的交情也都回到眼前來了。」顏士斯拈着鬚說：「不錯，我們從前倒做過幾件冒險的工作，使得主教感到棘手。」說完了，歎了一口氣。達太安覺得很詫異，只看着他。

顏士斯好像很掃興說：「無論如何，你來得很好，我極表歡迎，你來了，我也可以高興一點。我們明天去打鹿，我有四隻跑得很快的獵狗，還有幾隻狗最會獵兔。」他說完了，又歎着氣。達太安心想：「難道我這個老朋友，心裏有什麼不滿嗎？」大聲說：「我先得請你引我去見道朗夫人，我還記得從前你寫信請我來，道朗夫人也附了幾句。」顏士斯第三次歎氣說：「道朗夫人去世業已二年，我現在還給她穿喪，因為這樣，我才搬到這裏來住的，終究我也買了這個產業，可憐的道朗夫人，她的性格雖然嚴厲，但她後來知道我的脾氣，很遷就我。」達太安說：「你現在又有錢，又自由了。」顏士斯歎氣說：「我真正的形單影隻呢，雖然我的進項，一年有四百個利華好了，你和我去吃早飯吧。」達太安說：「我正好餓了，早上的清氣更叫我飢餓。」顏士斯說：「這裏

的空氣還好。」

兩位朋友走進屋裏，屋裏的家具，香檳堂桌，早飯擺好了，顏士斯說：「這是我平常的早飯。」達太安說：「你真適意，就是王上吃的，也不過這樣呀。」顏士斯說：「我好像聽見說，馬色林不給王上吃飽，請用一點羊排，這是我們自己養的羊。」達太安說：「嫩極了，你家的羊肉真好！」這羊養在我自己的草場上，自然還不錯。」達太安說：「你再給我一塊羊排。」別再多吃羊排，這是一試兔肉吧。這是我昨天在自己園場打的。」達太安說：「滋味真好！你的兔子是吃薄荷葉的吧？」顏士斯說：「我的酒怎樣？你可愛喝一點？」「好極了。」「可惜是鄉下的杜陵。」達太安說：「真的。」山邊向南，有葡萄園，每年可釀二十桶酒。」「釀得不錯。」達太安在和顏士斯見面以後，非常留心記他歎氣的次數，接着顏士斯已經歎氣到第五次了。

達太安很奇怪地問他：「我的好朋友，你還是心中有什麼不滿呢？還是身上不舒服呢？還是別的……」顏士斯說：「我的身體很好，可以說是我的新紀錄，我現在還是一拳可以打死一條牛。」「難道你的家事不如意嗎？」那裏我無妻無子，只有我一個人，那有什麼家事？」那末你為什麼歎氣？」顏士斯說：「我老實對你說，我不快樂。」達太安說：「你還不快樂？你有着樓堡，有山林，也有牧場，每年的收入有四萬個利華，你還不快樂嗎？」你說得不錯，我雖有着許多財產，但是想到孑然一身，未免太覺寂寞了。」達太安說：「哈！我明白！你因為有了位分，終日只和鄉下人見面，不高興。」顏士斯突然臉容變了色，喝一鍾酒說：「不是這樣，你試想想，我當初才來到此地，看見那許多鄉紳，都是世族，他們說起祖宗，都不勝驕傲，我是初到，自然是我先去拜會他們，但是道朗夫人……」他停了一下，說：「道朗夫人出身微賤，你總知道的，她本是那位老狀師的未亡人，那班鄉紳，說她討厭，你想想，討厭這兩個字，可叫我受得下嗎？我聽見了，氣得要殺三千人，結果我只殺

了兩個。此後雖然沒有人當面提起討厭，却不來和我做朋友。因此我斷絕了別人的交往，一個人獨居，自然寂寞了。」達太安聽了微笑，看出顏士斯的短處，趁此開開頑笑，便說：「可是你自己總算出身世族，你的老婆是否世族，原無關係。」顏士斯說：「不錯的。可惜我所出身的世家，並不有一個老世家，好像我們這裏的伯爵子爵，他們的資格都比我老，我一句話也不好多講。如果我是個……」達太安接着說：「——伯爵，你的心事不是這樣呢？」顏士斯微笑，答：「是的。如果我是個伯爵。」達太安想：「天無絕人之路，我看這次有希望了。」於是他大聲說：「我此來目的，就是要請你去當伯爵。」顏士斯聽了，喜出望外的跳起來，震動了全間房子，幾乎帶翻了桌子。有兩三個酒瓶滾在地下，鬧得一天星斗。

莫吉堂聽見了，趕進房來，白蘭西也跟來，站在門口，張大嘴，手上拿着一條手巾。莫吉堂怯怯地問：「大人喊我嗎？」顏士斯不答，只指點他拾去碎瓶。達太安說：「我看見莫吉堂還在此地，不勝欣喜。」顏士斯說：「他現在是我家的總管了。」隨即大聲說：「你看，他倒明白照應自己。」又低聲說：「他對於主人，尚稱忠心，他不肯辭了我，去伺候別人的。」達太安想：「他稱呼他的主人叫大人。」顏士斯說：「莫吉堂，你出去罷。」達太安說：「我們現在且緩說那事。我要和你商量的，却是非常機密，這裏恐怕隔牆有耳，你的家人還要多猜疑。」顏士斯說：「有理，我們過如到園裏去散步一會。」達太安說：「好極了。」

早飯畢，兩人出來散步，那裏空地很遼闊，全是一排一排的大樹，在遠遠的樹林裏，灌木叢生，野兔在跑來跑去。達太安說：「這個園和房子，樹林，都很配得上。湖裏有的是魚，林裏有的是兔，你的運氣可算好極了。你高興釣魚嗎？」顏士斯說：「平心而言，我以為釣魚是頂無味的，這些垂釣的事，我讓莫吉堂去作。我只愛放槍，好比我心裏有什麼煩惱，便拿了槍，帶了狗，坐在石樓上，守候着野兔跑過，一見就放槍打。」達太安說：「這倒有

趣。」自然是有趣。打死了兔，那狗就去拖來，送到廚房裏。」這狗倒知人意。」顏士斯說：「別再說狗吧。你如果喜歡，我送給你，我不要這條狗了。且說你此行的要事。」達太安說：「很好，我却要預先聲明，勸你改去目前舒服的生活。」顏士斯說：「爲什麼呢？」達太安說：「你要披甲掛劍，冒險衝鋒，和從前一樣的拚命。」顏士斯似乎不願意。達太安說：「不錯，你享福慣了，人也發胖，手腕也不如從前的靈動，從前你很叫主教的親兵吃點苦頭。」顏士斯伸出一隻大手說：「我的手腕，仍舊是很靈動的。」達太安說：「很好。」顏士斯說：「我們又要去打仗嗎？」當然。」顏士斯說：「和誰打？」你不明白近來的時局嗎？」顏士斯說：「我一點也不知道。」達太安說：「你是幫馬色林，還是王族呢？」我毫無成見，我還沒有入黨。」達太安說：「好極了，你可以到我這一邊來。我就告訴你吧，我是奉主教之命而來的。」顏士斯驚異地問：「主教要我什麼？」「主教要你替他辦事。」他怎麼知道我呢？」達太安說：「你可還記得盧斯福就是他說的。」顏士斯說：「我不會忘記他的。他給我們多少麻煩，叫我們常常東奔西走，都叨他的福。你刺傷他三次。」達太安說：「你還不知道嗎？他現在是我們的好朋友了。」我却不知道。他對你已經消除惡感嗎？」達太安說：「不是這句話，應該說我不懷恨他。」顏士斯還是莫明其妙，却說：「原來盧斯福在主教面前保舉我嗎？」是。」顏士斯說：「在王后面前，也保舉過。」達太安說：「不錯，王后因爲要我們相信他，還把那隻鑽石戒指，交給馬色林做憑據。你還記得嗎？我把鑽石戒指賣給德西沙。可是怎樣又到了王后手裏，我却不得而知了。」可是王后爲什麼不直接將戒指仍舊送你？」達太安說：「我也覺得有點奇怪。不過凡王上王后，他們的思想上不凡的，他們用人用金錢或名位，我們是不便顧問的。」那末你是已經投效主教那一面了？」達太安說：「我是替王上王后主教當差。這一點，我早已經向你聲明。」顏士斯說：「我可有什麼好處？」好處不勝枚舉。你現在是很有錢了，可不

是據你說有四萬個利華一年。」顏士斯不覺起了疑心，他說：「這點進款也不怎樣豐厚。我老婆遺下的產業，有些地方難免糾葛。我原不是個讀書人，自然不知內中細情。老實說，我還不知道自己的家產。」達太安想：「他恐怕我來借錢。」隨即大聲說：「你如果經濟困難，那更好了。」「爲什麼會更好？我可不明白。」達太安說：「主教原在金錢產業名位三者中，任你揀一樣。」顏士斯聽了名位兩字，喜出望外，睜大眼睛，「什麼？」達太安說：「當前任主教的時候，我們不會取巧，你原是不不要緊的，因爲你可望有錢，現在你錢是有了，你可以算最快樂的人了。」顏士斯歎了一口氣，達太安說：「但是你既然一年有了四萬個利華，爲什麼不去想法弄個名位，也可以在馬車上繪個爵爺的冕，裝點得威風一些。」「這正是我念念不忘的。」達太安說：「現在有機再弄得到手，你只要替我們這一黨拔劍，那爵爺的冕，就屬你了。我們兩個人目的不會衝突，你要的是名位，我要的是金錢，我的祖上，因爲幫十字軍，毀家紓難，我只要弄幾個金錢，從新掙點家業，再買幾百畝地，我就可享林泉清福了。」顏士斯說：「我只要得個男爵。」達太安說：「這是易如反掌的。」

顏士斯問：「那兩位老朋友呢？」「我見過亞拉米了。」他怎樣大概是要做小主教吧？「達太安不肯實言，只好說：「亞拉米遠離紅塵，入了耶穌會，他的生活很清苦，什麼都不要，只希望自己的靈魂得救，我勸他舌敵唇焦，他都不來。」顏士斯說：「可惜之至，亞拉米是很聰明的，那末亞拉米怎樣？」達太安說：「我不會和他碰到，我從你這裏走了，就去找他。你可知道他的住址？」他住在勃路。」地名叫什麼？」顏士斯說：「波治倫，你可知道亞拉米是位世爵，他承受祖蔭，還是一個伯爵。」達太安說：「他沒兒子繼承。」「我記得他找了一個少年，當作螟蛉子，那個少年，却很像他。」達太安說：「我們的亞拉米這樣嗎？他那个人，很正派的，你近來見過他嗎？我想明天去找他。我恐怕他老了，又太愛喝酒。」顏士斯說：「他愛酒若命，確是他的短處。」達太

安說：「况且我輩老朋友裏，他年紀最大。」顏士斯說：「實在他比我們也不過大幾歲；因為他一股正經，所以顯得老氣橫秋了。」達太安說：「這話有理。如果亞爾島士也願意來，那更好了；如果他不願意，也是沒法有了你我兩個，別的庸手，是無足懼怕的。」顏士斯笑着說：「我們四個朋友，可抵十倍的人。我聽你所說種種，我們可要去冒險拼命嗎？」初出茅廬的人，自然是危險的，我們却是半生戎馬，就可以履險如夷了。」顏士斯說：「你看耽擱的日子長遠嗎？」耽擱一兩年，也是難說的。」「可有仗打嗎？」「我想有仗打的。」顏士斯說：「打仗倒不勝歡迎，不瞞你說，我回來以後，這些年真有碎肉復生之感。有時禮拜日，我從教堂出來，故意驚在別人的田裏走，想跟別人生事打架，誰知不相干，沒有人肯相我動手。不知道究竟因為他們敬重我，還是見了我害怕！——大約還是怕我，他們看見我帶着狗，穿過他們田莊，一句話也沒有。我回到家裏，很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我來問你，現在巴黎還嚴禁比劍嗎？」達太安說：「這一點毫無問題，上諭也沒有；主教的親兵，也不管了，周賽克也沒有了，隨時隨地都可以比劍，在街燈底下，在酒店裏，正是好場合。如果你是個擲石黨，高興就可拔劍，不過一會，就能出氣。有一天，某人和某人比劍，地點在王宮前面，誰也不來管開事。」顏士斯說：「這是正理。」達太安說：「不久我們就去打仗，開砲放火等事，我以為是最好的消遣方法。」顏士斯說：「我立志出山了。」達太安說：「君子一言為定。」「我替馬色林出力，只要……。」「只要什麼？」顏士斯說：「只要馬色林封我一個男爵。」達太安說：「這個絕無問題，你只要等封男爵吧。」顏士斯樂不可支，拉住達太安的手，親密地回到堡裏。

一一一 莫吉堂

達太安走着路在想；想起人心不足，真合上得爾望蜀這句話。他以為顏士斯總可以心滿意足了，却還有缺陷；爲什麼呢？顏士斯有了產業，還想要有各位，馬車上可以給個爺爺的覽。這樣看來，天下人恐怕沒有一個人是知足的。他正想到這裏，想不到對面走過一個心滿意足的人來了。顏士斯走去分付廚子，莫吉堂正走到跟前。莫吉堂的模樣，好像此生已無他求，但是細看他的臉上，却微帶憂愁。

達太安一見他，就想：『我正要看看他，他還不知道我對他有什麼重要分付呢？』莫吉堂遠遠地站着，不敢上前。達太安先坐下招呼他。莫吉堂走近說：『我有話要請教。』達太安說：『好朋友，請說。』莫吉堂說：『我不好意思說出來。』達太安說：『我看你近來很快樂。』莫吉堂說：『不錯，你還可以使我更加快樂。』莫吉堂說：『我之意至。』莫吉堂說：『全仗你一臂之力。』莫吉堂說：『什麼事？』莫吉堂說：『往後我請你叫我莫吉堂，不喊莫吉堂，因為我自從當了我們大人的總管，就換了名字，使得人家聽了，要起敬些。我的名字一縮短，我手下僕人會對我更尊敬了。』達太安想到顏士斯要把自己的名字加長，莫吉堂却把名字弄短，真好笑。莫吉堂問：『你以為怎樣？』達太安說：『莫吉堂，我就改口吧。』莫吉堂十分高興，問：『你肯多留幾天嗎？』莫吉堂說：『我明天就走。』莫吉堂說：『我們很想多留你幾天，很捨不得你一兩天就走。』達太安說：『謝謝盛情。』這句話却說得很低，莫吉堂沒聽清楚，鞠躬向前走去。

達太安雖然飽經世故，但是想到莫吉堂，突然替他難過。他勸顏士斯，再出山去拚命冒險，並無抱歉之意；因

爲是他深知顏士期以冒險爲樂，況且他想得勇爵，害了十五年的單相思。至於莫室，却是不同，他平生絕無別的野心，只想去叫他做莫室，他現在也是安富尊榮，忽然抓他去受辛苦，未免說不過去。達太安正想得顏士期走來了，說：「用飯吧。」達太安說：「吃飯了嗎？什麼時候了？」才一點鐘。達太安說：「你這裏快樂已極，簡直叫人忘了時候。我雖然還不餓，不妨和你去吃一點。」顏士期說：「亞島士常說，不能吃飯的，可以飲酒。我近來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才覺得他說的話，確有至理。」達太安和酒並無深緣，不明白這句話的力量，只好盡力的陪着主人。他一邊吃點酒，看着顏士期吃，一邊想到莫室，更覺爲難。他現在不時候吃飯了，因爲要表示對於達太安的感謝，他找出幾瓶濃厚的陳酒擺在桌上。

飯後用些果點，達太安使個眼色，顏士期便屏退左右。達太安問：「你去打仗，帶誰在身邊？」顏士期毫不遲疑地回答：「自然是帶莫室。」達太安聽了，很過意不去，他想到如果莫室聽到這個消息，怎樣悲痛。達太安說：「但是莫室老了力衰，吃得太胖，不便走動。」雖然如此，但是我用慣他，我缺不了他的侍候，我既去，他也要去的。」達太安想：「這個人真糊塗。」顏士期說：「你呢？你還是那個老跟班嗎？他是很勇敢的，他叫什麼？」達太安說：「白蘭西。我重新找着他，他現在已另有職業。」他做什麼？」做了糕餅店老板。他花了一千六百個法朗，把某店頂了過來。你可記得，他曾送一封密信給威脫世爵，得到一千六百個法朗的報酬。」原來他做了糕餅店老板嗎？他爲什麼又跟你？」達太安說：「他闖了禍，怕人捉他。」達太安把和白蘭西碰頭的話重說一番。

恰巧總管進來，請示明天的飯菜以及打獵的話。顏士期問：「莫室，我的兵器可完好嗎？」達太安聽了，窘迫得無從掩護。莫室問：「大人的兵器嗎？什麼兵器？」顏士期說：「自然是打仗的兵器。」莫室說：「是的，決不

會鏽壞。」顏士斯說：「你明天再檢看一下，如果有鏽的話，要擦得雪亮的。別忘記，你把那幾匹最好的馬也喂好了，你自己去揀你用的兵器。」莫室才有點不放心，問：「大人要出遠門嗎？」達太安聽了，敲得桌子很響。顏士斯說：「比遠行還有趣。」莫室聽了，面如死灰，問：「大約是因公出差幾天？」顏士斯亂將鬍子說：「莫室，我們又要去吃糧了。」莫室聽了，好似受了當頭一棒，眼睛看着達太安，很有怨恨的意思，退後一兩步說：「又到王上軍營去嗎？」顏士斯說：「我們又要去冒險了。」莫室聽了，真似立刻墮入十八層地獄一樣。他想到從前的冒險，更顯出現在的適意。莫室看着達太安說：「這話當真嗎？」達太安說：「莫室，你要記得，命運——」達太安總算盡力來安慰他，莫室還是混身發抖，跑進房間，連門都忘記關了。顏士斯還不理會說：「莫室真是忠心的老僕，他聽了打仗高興的，了不得，就跑了。」

莫室出去之後，兩個朋友大談其將來的希望，做了不少的好夢。方才莫室擺在桌上的陳酒，達太安喝了幾口，夢見後來自己手邊金錢無數。顏士斯是好像身上已經披了藍帶子，頭上已經戴了公爵冕，原來兩個人酒酣飯飽，睡在那裏，等到後來有人請他們到臥室去安息，才醒過來。

次日，達太安告訴莫室，說是在巴黎打仗，離顏士斯的產業很近，莫室略為放心。莫室還怯怯地說：「從前的打仗是……」達太安說：「打仗是今昔不同的。現在打仗，還牽雜着國家大事，白蘭西曉得，他可以告訴你。」莫室當然到白蘭西那裏去叨教，結果，白蘭西却恐嚇他說：「現在的事，如果被人捉了，是要開絞的。」莫室更害怕了，說：「與其開絞，我寧可再去圍攻拉羅西爾了。」

那時顏士斯伴着達太安去打鹿，登山臨水，領他去看湖裏的鱼，看各種獵狗，兩個朋友大吃大樂了一番。後來談到目前的去處，達太安說：「要四天路程，才能到勃路，在那裏耽擱一天三四天的歸途，我就回到巴黎。」

我希望你一星期內，整頓行裝出發，到狄奇堂街雪蘭客店找我。」顏士斯說：「那末就定當吧。」達太安說：「我雖然想去找亞島士，却恐怕是白跑一次，他老了，不中用了。但是無論如何，我總想去探望這一個老朋友。」「我很想陪你去，路上有伴。」「很好，可惜你還要整頓行裝呢。」「可不是那末再會吧。」「再會。」顏士斯送達太安到了自己產業的界上，方才分手。

達太安想：「幸而有人做我幫手了。顏士斯仍是很踴躍的。只要亞島士答應，我們就有了三個人，也不管亞撞米了。」他回到維勒，發了一封信給主教，說是已經找着一個，可以抵得二十個，現在自己往勃路附近地方，去找費伯爵。發了信，就向勃路地方前進，他覺得白爾西的見解很有趣，一路和他談天說地，很不寂寞。

一三一 亞島士父子

達太安去找亞島士，路上要走五天，一路和白蘭西談東說西，很覺有味。原來白蘭西所結交的都是市井之輩，有好久不和上等人家談天，現在跟老主人說話，覺得津津有味。白蘭西可以說胆大心粗，達太安很喜歡他。漸漸行近勃路，兩個人倒不像主僕，像是朋友。達太安說：「亞島士對我恐怕未必贊助，但是他是我的老朋友了，爲人極有古道，我不能不來探望他。」白蘭西說：「不錯，他是個極義氣的。」「有理。」「他爲人慷慨，用劍的本領又好，還記得他和英國人比劍那一次，說話說得真大方，他好像這樣說，你一定要知道我的名字，我告訴過你之後，我一定要你的命。我那時候站在旁邊，句句都聽清楚。我還看見他刺死那個對手，面不改容，他真是一位大人物。」達太安說：「的確，不過他有一個毛病，雖然是瑕不掩瑜的。」「不錯，他太好酒了，他喝酒却和別人兩樣，他只管喝酒，却没有喝酒的快樂。我想他喝酒的時候，正是舉杯澆愁更愁的古話。他把酒瓶瓶子打斷，或是把酒鍾的柄打折，那是他獨到的手段。」達太安說：「可惜他是恹恹不遇的。這一位大英雄，憑他的才能和閱歷，應該作陸軍大元帥的，現在是創痕滿面，兩眼無光，恐怕看見我們要不識了。我老實說，如果不是我從前極愛惹他，極尊敬他，我現在是不敢親眼來看這蕭條寂寞情形。」白蘭西搖頭不說。達太安說：「想他的近况，年邁力弱，又素來不理俗務，恐怕如今更恹恹寡歡呢。他的祖上遺產，並不豐厚，還有樹立模，他一向緘口如瓶，大約也和他主人一樣的好吃酒。我想到這情形，心裏真很難過。」白蘭西心裏也極難過，說：「我可以想像他兩腳發抖，難於移步，時常呻吟的情形。」如果他碰到醉後，答應對我的忙，那我太對不住

他了。我已經決定主意，我只要看見他吃多了酒，我就走。等到他酒醒過來，他也會明白的。」白蘭西說：「我們不久就能和他把唔，前面的高牆，就是城了。你進城嗎？」達太安說：「一定進城，好去問路。」我們若是進城，別忘記買點牛乳糕吃，這是本地的名產。可惜只能在本地吃，不能帶到巴黎去。」達太安說：「我一定嘗試一下。」

那時旁邊走過一輛重車，是牛拉着的。白蘭西喊：「車夫！」那車夫說：「有什麼事？」達太安說：「我們要找費伯爵的府第，你曉得嗎？」那車夫行禮說：「諸位這一車木柴，就是伯爵府的，我才從樹林裏砍好了，正要送到堡裏去。」達太安不響，心想：「算了吧，又是堡，大概亞島士也是叫鄉下人稱他大人，把房子叫堡，亞島士也會擺擺架子。」主僕兩人隨在牛車後面，牛車走得很慢，自然很心焦。達太安問：「我們如果循路前進，可以走到堡裏嗎？」車夫說：「正是這一條路。從這裏去，不過五里，右邊有一所大宅，在這裏因為給大樹擋住了，所以看不見，再過去不遠就是波治倫。費伯爵住的是所大白房子，石板做房頂，蓋在高處，四圍環繞着大樹，照你們騎的好馬，只要走十分鐘，就可以到那裏。」達太安謝了車夫，一直前進。一路跑一路想着亞島士，他想到從前從亞島士學得爲人之道，現在快要見面了，往事種種不禁都湧上心頭，不知不覺地馬走得慢了。

白蘭西覺得這裏是個好地方，法國的地方，他到過不少，都不及這裏的鄉人規矩說話也謙和有禮；看他們的舉止言行，都是上等人的樣子，也許是卵石黨改裝的，和自己一樣，轉了一個灣，果然看見一座大宅，再走二里多路，看見有所大樹環繞的白屋，四圍的果園，白花如雪，達太安想到快和老友見面不禁心跳。白蘭西不知底細，看見主人臉色改變，心裏未免奇怪。

慢慢地行近鐵柵門，從鐵條縫裏，望見裏面的花園，院裏停着一輛雙馬車，還有幾個馬夫牽着好幾匹馬，

那幾匹馬在那裏跳躍。達太安說：「恐怕我們走錯了，上了車夫的當。這樣所在，一定不是他的住宅。天呀，也許亞島士已經去世，房產換了別人。」白蘭西，你趕快下馬去問，我却無心去打聽。白蘭西下了馬。達太安說：「你去說，有人要見劉伯爵。如果的確有這位伯爵，你就報我的名。」白蘭西牽馬去按門鈴，有一個老人家出來，年紀雖大，樣子很有點氣概。白蘭西問：「這是劉伯爵府嗎？」老人家很恭敬地回答：「先生，不錯。」是位歸田的世爵嗎？「是的。」白蘭西還要詳細地盤問：「伯爵從前有個家人叫格立模，——老人家從來沒殺人問過的，有點生疑，答說：「格立模現在不在堡裏。」白蘭西高興極了，說：「對了，劉伯爵是在這裏。請你開柵門，我要告訴伯爵，說我的主人來拜訪他。」老人家開了門說：「你何不早說你的主人呢？」他在後面。老人家開了柵門，進去通報。白蘭西對達太安招呼一下，達太安聽見這一個久遠的聲音，心裏如夢初醒，不禁勾起種種的往事，他立刻下了馬。白蘭西含着笑，上前去和這堡中的主人見面。

正巧亞島士走到門口說：「我認得這個人。」白蘭西說：「不錯，你認得我，我就是白蘭西。你還記得白蘭西嗎？」白蘭西說到這裏，不覺非常感動，不能發再往下說。亞島士喊着：「白蘭西嗎？達太安在那裏？」達太安喊：「老友，我在這裏！我在這裏！」亞島士原是端莊自持的，聽到這個聲音，神色也有點動了，上前和達太安親熱地擁抱着，達太安不禁落淚。

亞島士抓住達太安的手，領進客廳，客廳裏坐着幾位客人，看見有人進來，都站起來。亞島士介紹說：「這位是達太安，御前火槍營統領，是個最有名的軍人，我的老朋友。」各人和達太安招呼一下。達太安又仔細打量着亞島士，看見他一點也不老，從前他帶着傷酒的神氣，現在沒有了，他的臉容，從前不甚安靜的，現在却安

靜持重了，兩隻手也好看許多，身量比從前略瘦小些，臂力還是有的，從前的髮辮，現在變了灰色，聲音洪亮如少年，滿嘴雪白牙齒。那些朋友們很見機，知道老朋友把晤，有許多話說，陸續告辭退出。正這時候，忽然院子的狗大叫，有人在喊：『路爾回來了！』亞烏士看看達太安，達太安回過頭，看見進來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容貌俊美，穿着平常衣服，帽上插一根紅鳥羽，他進房脫了帽子。達太安看了這個少年，心裏若有所思，又打量少年的容貌，和亞烏士很像，才有點明白，爲什麼亞烏士會改去從前的頹廢態度。達太安明白了，自然默默地留心這兩個人的舉動。

亞烏士問：『路爾，你回來嗎？』那少年很恭敬地回答：『是的，你的分付，我已經做過了。』『你爲了什麼事，臉容有點兩樣？』路爾說：『我們的小朋友遇了事。』亞烏士很着急的問：『維力小姐遇了事嗎？』路爾說：『她跟保姆在園裏玩，看石匠打石，我騎着馬經過那裏，勒住馬跟她說話，她本是坐在木堆上，看見我來了，就跳下來走近我，誰知把腿閃了，不能起立，我恐怕她膝上受了傷。』亞烏士說：『他的母親李梅夫人知道嗎？』李梅夫人不在家，在物路伴着奧令斯公爵夫人。我恐怕他們不會用藥，特爲跑回來問你。』亞烏士說：『立刻差人到物路，去告訴她母親，最好我看這一趟還是你自己去。』路爾鞠躬。亞烏士又問：『路易賽（即維力小姐的小名）在那裏？』路爾答說：『我送她到這裏來，叫那個老媽媽照應她，她把路易賽的脚，用冷水泡了。』幾個朋友聽完，知道沒有什麼大事，也告辭走了。只有巴波公爵和維力是多年老友，要看看路易賽。原來這個小姑娘還在那裏哭，她一見路爾來了，立刻拭乾了眼淚，看着路爾微笑。

巴波公爵叫路易賽和他坐在馬車裏，到物路地方去。亞烏士說：『好的，還是交給她母親照應她吧。』路爾，我看這件事要派你的不是，你太粗心了，以後得小心。』路爾聽見了，好像十分難受。那小姑娘說：『不是他的

錯。」路爾正要說，亞烏士說：「你也要去勒路，向李梅夫人請罪，再回來。」路爾聽了，臉上很高興，拉着那個小姑娘，輕輕的坐到馬車裏去，隨即跳在馬上，向亞烏士達太安鞠躬，跟着馬車得得遠去。

一四 波治倫堡

達太安看到他們的情形，覺得很有趣。他看見亞烏士和他的想像，大不相同。亞烏士拉着達太安的手，領他到了園裏，微笑着說：「在晚飯前還有一點時候，我們散散步吧。我知道你看見我現在的情形，或者有些奇怪的地方，需要我說明。」「是的，伯爵。」亞烏士看着達太安，微笑着說：「第一我先要聲明，這裏並沒有伯爵。請你把我當作從前的亞烏士，是你的同伴和老友。你現在如果和我客氣，難道你愛我不如從前嗎？」達太安說：「那有這話！」「既然這樣，我們不要客氣，大家脫俗一點吧。你在這裏看見的情形，似乎奇怪，不是？」「不錯。」「你最覺得奇怪的，就是我不是？」「是。」亞烏士說：「我今年雖然四十九歲了，然而並不衰老，你一見如故，是不是？」「不對，我初看見你，和前不同了。」「怎樣？」達太安說：「你真幸福，這裏的大宅，可是你的。」亞烏士說：「我出軍籍的時候，曾對你說過，我祖上有些遺產，這裏就是呀。」「花園，馬，四車輛。這些全是呀。」「我的產業，連菜園果園，總共有百餘畝地，還有兩匹馬，馬夫却另外有一匹，還有許多獵狗，可是我自己並不愛聲色狗馬。」達太安說：「我想這些獵狗，爲的是那個小孩子路爾。」亞烏士說：「你說着了。」

達太安說：「那個小孩子，可是你的義兒？還是別的親屬？」亞烏士說：「那個小孩子，父母不知去向，他的母親，把他棄在一個窮教士的家裏，我是收來撫養的。」「這個小孩子和你是親密的了。」「他看我和父親一樣。」「他自然應該感你大恩。」「如果講到感恩，倒是要感他的恩。我雖然沒對他說過這句話，達太安，有許多地方，全虧這個孩子。」達太安說：「什麼緣故呢？」「我所以改變從前的頹廢態度，都是虧得這個小

孩子。我從前像大風吹倒的樹，奄奄地毫無生意，若不是有極大的刺激，是斷不能使我再生什麼大希望，虧得這個小孩子，使我重新振作。我雖然看世事好似浮雲一般，甚至於想到生無可戀，但是爲這個小孩子，我只好活在世間了。又知道教導小孩子，更要緊以身作則，我把從前的老毛病全改了。我盼望爾將來長大了，成一位上等人物。」達太安看着亞烏士，帶着不勝欽佩的樣子。

兩個人走在林蔭的小徑上，有一綫日光從樹隙射進來，照在亞烏士的臉上。達太安忽然想起米列蒂說：「你現在很快樂了。」亞烏士好像窺見達太安心裏的意思，說：「總算是很快樂的，可是你的意思，却不會完全告訴我。」亞烏士，沒有人能發瞞你的。我原要問你，你想起前事害怕嗎？……我老實告訴你，你要說追悔追悔却是可有可無的，爲什麼呢？論起那個女人，是死有餘辜的了。如果當時我們放了她，她是還要害許多人的。但是我們的處置，也有點過分了。大凡流血，恐怕都有報應的。那個女人，已經得到報應了。我們將來要得報應，也未可知。」達太安說：「我也常常這樣想。」我聽說那個女人有個兒子。」「可是真的？」「你可知道米列蒂的兒子？」達太安說：「我全不知道。」「她的兒子，今年有二十三歲了。我常常想到他。」「這却奇怪，我倒不曾想到。」亞烏士微笑。達太安說：「你可曾知道威脫世爾的消息嗎？」亞烏士說：「我只知道英王查理第一頂喜歡他。查理是很不幸的國王，我恐怕威脫世爾也是不得意。我方才說報應的話，恐怕是有的。英王曾經殺過一個忠臣，將來是有報應的。王后怎麼樣？」達太安說：「什麼王后？」亨梨姆王后，法王查理第四之女。」「你一定知道，她住在羅浮宮。」聽說這位王后現在窮窘極了，可不是據人說去冬嚴寒，她那裏連火爐都沒有，公主終日擡被躺在牀上，想不到查理第四的外孫女兒，曾感到凍餒，那真笑話了她爲什麼要仰馬色林的鼻息，不找我們幫忙。如果找我們，自然可助一臂之力。」達太安問：「你認得她嗎？」「我不認

識。我母親曾見過她，那時的她還是個小公主呢。我可曾向你提起過，我的母親當日在宮裏當女官嗎？」「沒有你從來沒和我談過家事。」「是的，我沒得機會談這些。」達太安說：「如果顏士斯，他是不要等機會的。」「凡人都各有長短，顏士斯雖然好吹，他也有可愛的地方，你近來見着他嗎？」達太安說：「我才在五天前和他分手。」於是他把見到顏士斯的圓結和莫吉堂的洋洋自得說了一遍。

亞烏士聽了好笑，說：「真有趣，想到我們三個人，萍水相逢，結交起來，過了二十年，交情還是依然如昨。」達太安，君子之交淡似水，但久而彌永，狡詐的人是不懂得這番道理的。亞拉米怎樣？「我也見着他的，不過他總以為爲世事猶如浮雲，看得冷淡得很。」亞烏士注意地打量着，達太安說：「你看見亞拉米嗎？你現在各處探訪老朋友？」達太安覺得有點不舒服，說：「是的。」「亞拉米爲人，做事一向並不起勁，況且他常常和女人密謀詭秘的事體。」達太安說：「我看他現在頗預陰謀。」亞烏士不答。達太安想：「亞烏士倒不愛管別人的陰私。」亞烏士換了口氣，說：「一小時的散步，把我的產業都走傷了。」達太安說：「佈置得不錯，安排得極雅。」那時馬蹄得得，自遠而近，亞烏士說：「路爾回來了，他會告訴我們那個小姑娘的情形。」

路爾進了柵門，跑進院子，滿身塵土，下了馬，把鞭交給馬夫，走到他們兩個的跟前，行了一個禮。亞烏士一手按在達太安的肩上說：「路爾，這位就是我常常對你說的達太安。」路爾鞠躬說：「伯爵常常談起你，常常把你的行爲告訴我，要我奉你做榜樣，學你的勇敢豪爽。」達太安聽了他們的恭維，不覺很快樂，伸出手來說：「我的小朋友，如果我有什麼好處，都是伯爵教我的，如果我不善學，那都是我自已之過。他這樣好的教育，我可以說你將來是要酬報他的。我謝謝你的恭維，我希望和你做朋友。」亞烏士聽了很高興，他默默看達太安，表示贊許他的話，然後拿眼看路爾，眼裏閃着慈愛的光輝。達太安看見了心想：「我明白了。」亞烏士

問：「閃了腰，不要緊嗎？」路爾說：「現在還沒有知道。因為膝上發痠，醫生雖然並無大礙，只說是恐怕有條筋受了傷。」亞島士說：「你到了李梅夫人那裏，就回來嗎？」「我不敢多坐，恐怕誤了吃飯，叫你久候。」那時候有個鄉下人模樣的僕役來報飯已擺好了。亞島士領達太安進飯廳去。

飯廳裏的樣子，並不怎樣華麗，一面對着花園，一面對着花屋，因此屋裏鮮花不斷。達太安看着桌上的陳設，原來都是家藏的。旁邊桌上擺了一個銀瓶。達太安說：「真精美！」亞島士說：「這是意大利藝術家手製的，是件好古董。」達太安說：「瓶上的圖畫是那一位？」「這是畫着馬立雅之戰我的先祖獻劍給法朗士第一，因為王上的劍斷了我的先祖，也是因此武功封爵，得了采地。十五年後，王上記起這事，把這個銀瓶和一把劍，賜給我先祖。那把劍，你是見過的，也是希世的珍物。那時候才算英雄世界，我們現在是自慚形穢了。來罷，請坐，我們吃飯罷。」他回頭分付侍役：「叫薩爾拉來。」侍役退出，便領了開柵門的老頭子來。亞島士說：「薩爾拉，請你照應達太安的跟人白爾西，你要殷勤一點。他是要吃一杯好酒的。酒庫的鑰匙在你的身上，你也要讓他好好的安息。他一定要感激你的。我知道的，他常常沒有睡得舒服。」薩爾拉躬身退出。亞島士說：「這個薩爾拉很好，他跟了我十八年了。」達太安說：「亞島士，虧你想得周到，你招呼白爾西的好意，我謝謝你。」

路爾初次聽見亞島士三個字，未免很奇怪，於是他留心達太安可會稱呼伯爵。亞島士微笑地說：「路爾，你聽到這個稱呼覺得奇怪，可不是這是我從前的假名。我從前和達太安還有兩位朋友，隨着大軍去圍打拉羅爾，就是用着這個名字。那時統率大軍的是李却立主教，和物桑拔將軍，這兩位如今都已去世。達太安現在這用舊日的名字稱呼我，我現在重新聽見，不禁想到昔年了。」達太安說：「這三個字，當日可說天下聞名，誰人不稱讚。」路爾說：「請你告訴我。」亞島士說：「我全忘了。」達太安說：「難道在敵軍角釁武揚威的一

幕。你都忘記嗎？你拿手巾當旗子，被敵人打了許多窟窿。我還完全記得。路爾，如果你要聽，我可以告訴你。」達太安就把從前在破臺角賭吃早飯的事，說了一遍。路爾聽得不禁嚮往。

亞烏士說：「達太安却不曾介紹他自己，他用劍是第一個好手。他的手像鐵，手腕像鋼，眼睛像個鷹。所謂靜似處女，動如脫兔，記得我看見他頭一次和兩個有閱歷的好劍手打架的時候，他不過十八歲，比你現在才大三歲。」路爾睜大眼睛，很着急地問：「達太安得勝嗎？」達太安說：「我彷彿是刺死一個，刺傷一個，我卻記不清了。」亞烏士說：「不錯，我却記得，和你比劍，不是頑的。」達太安笑說：「我現在還不會忘記比劍的妙訣，可是前幾時我……」亞烏士向他使個眼色，叫他不往下說。亞烏士又說：「路爾，你可不要自負是賽劍的名家，將來你也許要碰到敵手的，你得知道，有本事而又鎮靜的人，才很可怕的。達太安就是一個好例。若是他遠行之後，不十分疲乏，明天你倒好去向他叨教也。多學一點秘訣。」達太安說：「你提起的幾點，你都擅長。爲什麼你不教他。我今天在路上，還同白蘭西談起和威脫世權比劍的話。路爾，我告訴你，伯爵是法國的第一個好手。」亞烏士說：「我的手段，現在可不中用了。」達太安說：「好手怎麼不中用，不鳴則已，一鳴總是驚人的。」路爾還想聽，亞烏士說客人遠來，不免疲倦，請達太安早點安息。路爾伴着，亞烏士還怕路爾一定向達太安絮叨，過了一會，自己也走到達太安房裏，接着，父子兩人向達太安道晚安出房。

一五 亞島士的外交手段

達太安在牀上，展側不寐，想到白天的見聞，不免奇怪；他向來是佩服亞島士的，現在亞島士居然與酒絕緣，精神思想，還是和少年時一樣，就放了心。達太安心裏知道自己比不上亞島士，諸事還是要推重他，和從前一樣；現在看他的生活十分美滿，心裏很覺高興，一毫妒忌的念頭都沒有，還覺得好像自己的好處一樣。

但是亞島士對於達太安有點隱瞞，譬如這個少年，相貌很像他，亞島士說是撫養的，到底這兩個入可有血統關係。他又居然戒了酒，這是什麼意思，而且現在也不離卒寮居了。從前亞島士是不肯叫格立模離開他一天的，現在那個人却不知去向，而且提起格立模來，亞島士偏要說開去。想起這幾件事來，達太安有點不安，以為亞島士對自己不大信任。大概不是亞島士有難言之隱，就是亞島士預料達太安要來採訪他。

達太安又想到和盧斯福在教堂裏的對話，想到也許是盧斯福先訪着亞島士，探過他的口氣，又想到期限已近，打算明天就直接和他商量。亞島士產業原是不多，只是布置得頭頭是道，不難拿話激動他來幫忙，他大概也不願長此蟄伏，游說他來幫助主教，諒也不難。達太安雖然身體疲倦，想起這些心事，自然不能合眼，於是打定主意，明早伴亞島士吃早飯，就要和他說起。達太安却也知道孟浪是不行的，趁這幾時在這裏，索性要明白亞島士的底細。到了和那個少年打鳥，或是頑劍的時候，慢慢地從他嘴裏打聽一點消息。達太安想如果直接去問亞島士，他是要生疑的。達太安對於狡詐的亞拉米，或是吹牛的頗士斯，不妨是用點詭計，可是亞島士素以君子之道待人，不忍去施詭譎手段。達太安心裏又想，那個半嗔吧的格立模，究竟那裏去了？他爲什

麼要隱瞞，也可以猜着幾分。」他想到這裏，大概已經夜深，窗子已關了，四圍靜靜地，也沒有半聲狗吠鳥鳴，只聽見樓下的屋裏有人在走來走去。達太安想到一定是亞島士：「他有什麼心事呢？我可不知道了。我只管猜，用盡心機，總得不到什麼的。」後來聲音沒有了，亞島士大約是睡了，達太安這時也倦極，睡着了。

次晨天色大亮，達太安從牀上跳下來，打開窗子，看見好像有人從院子裏溜出去，怕人看見的樣子。達太安很覺驚奇，在窗簾縫裏一看，原來是踏爾，他身上還穿着騎馬的紅衣，那個少年，跑到馬房裏，牽出他昨天騎的那匹馬來，把鞍轡弄好，從菜園牽出去，開了旁門，又關上了。達太安看見他一上馬，就向物路去。達太安說：「這個小孩子，一定有着私情事，他是容易惹起戀愛的，和亞島士不同。他不要槍和獵狗，也不高興咬獵。他爲什麼要這樣鬼鬼祟祟？我看他一定有點秘密，要瞞他的老子。亞島士一定是他的父親。這件秘密，我要問亞島士。」那時日高三竿，四圍漸有聲響：屋旁狗吠鳥啼，雜然並作，還有田裏羊叫聲音，也都聽見。昨晚停泊在河邊的船，也在啓碇開行了。

達太安梳洗完畢，穿好衣裳，站在窗口，接着打開房門，把頭髮再梳一下，帽子刷亮，走下樓去。迎面就看見亞島士，他在大門外，俯身在找東西。達太安說：「你好早呀！」「你也很早。你睡好嗎？」「昨晚膳宿兩點，真是有擾了。你找什麼？難道你現在專門留心花草了嗎？」亞島士說：「那是很普通的。住在鄉下的人，自然會愛上了花草。鬧了們真不小心，他們牽馬去吃水，又從這裏牽回來，讓馬把花踏壞了。」達太安聽了，微笑說：「哈，你錯怪鬧了們了。」他帶着亞島士，走了些路，和他看那些馬蹄印子，裝出很不留神的样子，向亞島士說：「你看這裏還有幾個印子？」亞島士說：「是的，全是新印子。」「很新的。」亞島士焦急地問：「今早有誰出去呢？難道是馬自己跑了？」達太安說：「你看馬蹄的印子，是一步一步的，像有人牽着。」亞島士明白了：「路爾在那

裏我今早還沒有看見他。達太安微笑，把手指放在脣邊。亞烏士問是什麼緣故？達太安把黎明時所看見的事告訴他，一面看亞烏士可感到異樣。

亞烏士却登聲斥說：「不錯，那小孩子跑到勃路去了。」亞烏士說：「他去看維力小姐，你記得那個小姑娘昨天扭了脚。」達太安很不相信的問：「你看是爲這件事麼？」我可以說一定是的，難道你還看不出路爾已牽在情網裏嗎？」亞烏士說：「可是真的他戀愛的是誰？難道是那七歲小姑娘？」亞烏士說：「昨天可曾注意那小姑娘嗎？她的臉是長得美麗，那一對藍眼，不停的變的。」亞烏士說：「你以爲如何呢？」亞烏士說：「我只是笑我覺得路爾很有趣，但是初起的戀愛，來勢最猛，往往比大人們都利害，我還記得，我和路爾一樣年紀的時候，亨利第四賜給我父親一個石雕的美人，我對那石人生了想思病，我那時幾乎要害想思病而死，後來有人告訴我，那石人的故事，不過是希臘神話，我才罷了。」達太安說：「路爾終日無事，你該打發他從事什麼？」亞烏士說：「這話不錯，我想打發他走開。」達太安說：「這倒是個好法子。」我恐怕他離開她難過，他從小看見這個小姑娘長大的他當這個女孩子如神聖一樣，兩個人從小時候青梅竹馬，就在一起談談笑笑，好像是大人一樣，起頭小姑娘的父母看見了覺得好笑，現在也感到不是道理。」達太安說：「這都是很不應該的，路爾總應該做點什麼事，否則永遠在這裏，却太沒出息了。」亞烏士說：「我不久就要送他到巴黎去。」

達太安就想借着這個機會游說：「哈，你如果肯贊同，我們倒可以幫他，叫他出去看看世界。」亞烏士說：「是麼？」達太安說：「我同時還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亞烏士說：「你看我們自己，可應該再出山立些功績？」亞烏士說：「還在營裏呀？」達太安說：「我意思是指你，從前我們過的日子，你不記得嗎？如將來有點好處的話，難道你不願意和和顏士斯拿了兵器，再去幹幹嗎？」亞烏士說：「你說的是真話嗎？」達太安說：「自然真的。」亞烏士說：「你叫我再從戎去嗎？」

「不錯。」亞烏士看着達太安問：「你約我去和那一個交手？」達太安說：「你總會明白的。」「不是，我却要明白你的底細，老實告訴我，我只肯幫一個人的忙，爲他拚命，這個人就是王上。」達太安說：「此言正合我意。」亞烏士說：「還有一層，你也應該明白，你若說王上，也包括了馬色林，我就要提出異議。」達太安有點不安，說：「我並不是這樣。」「算了，我們兩個人，最好以真誠相見，不要鬼鬼祟祟的，我看你這樣支吾其詞，我就知道是誰叫你來游說我的了，你不敢告訴我，你是奉着那一個的使命，只好把實在的情形掩飾起來了。」達太安還想表明，叫一聲：「亞烏士！」亞烏士說：「我並不是令你過不去，我深知你是個義勇兼全的人，但是那個意大利人，欺上凌下，也許還想篡位，這個大光棍，自己稱是王黨，驅了許多人，却把許多王室的親支，關在監裏，他不像前主教一樣，倒不大殺人。這個財迷，唯一的目的是括地皮，這個光棍，我聽說很薄待王后，這個光棍，因爲要保祿位，特地製造出內亂來，達太安，這個意大利光棍，你不應該把他當作好人，如果你崇拜這個人做黨魁，我是絕不贊同，你得明白呀。」達太安說：「你家居許多年，我以爲你不問時事了，誰知你的血很熱。」「你老實告訴我，你約我去做什麼？」「我的目的，是不足一談的，你自己有產業，安享林泉之福，自然是很可以大發議論了。」亞烏士說：「一年的收入有五萬，亞拉米却是鹽疆不淺，有許多公爵夫人圍繞他，我和你們相差，不曾霄壤，我在大太陽底下負重，已有二十年，還是兩袖清風，幫統升官的機會也沒有，發財的機會也沒有，我生在世上，好像一切都沒分，好容易現在有了機會，你却對我說什麼光棍，什麼財迷，你的批評也許有理，可是你能另外找出一個人來，幫我升官發財嗎？」達太安這一番話，亞烏士知道毫無掩飾，心裏想：「達太安一定奉馬色林的命來游說我了。」於是亞烏士說話很小心，達太安發了一會牢騷，覺得話太說多了，還想挽回，亞烏士說：「你要和我商量事情不是。」「不錯，我所想到的那件事，我們倒可以同做的，我們不是同做是不

能成功的。『有理。顧士斯的意思怎樣？你勸他幫忙嗎？我以為他心滿意足，不想出山了。』「他生活雖好，却還差一樣。」「還差什麼？」「要得個男爵。」亞烏士微笑說：「我還記得，他很想個男爵。」達太安想：「他怎麼會知道的？他一定是和亞拉米有來往。如果是的，我都明白了。」

那時路爾回來，亞烏士正想責備他早晨的私行，看見他臉容很難過，也不忍加責了。就問他那小姑娘怎樣。達太安問：「那位小姑娘可好些嗎？」路爾說：「真不幸，醫生說，外面看去，彷彿沒有什麼大傷，萬一不幸，也許那一條腿會跛了。」亞烏士說：「真是極大的不幸。」達太安原想打趣這小孩子，看見亞烏士的樣子很嚴重，只好罷了。路爾很難過的說：「她為我受到不幸，我真難過。」亞烏士說：「何以呢？」路爾說：「因為她從柴堆上跳下來迎我。」達太安說：「你現在只好這樣的補過，這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娶了這個小姑娘做老婆。」路爾說：「我心裏難過，你不應該取笑我。」他說完走開，跑到自己房裏去，等到吃早飯時才下來。兩個老朋友吃得很甘美，他們時常拿眼瞧路爾，見他心傷流淚，粒米難於下口。

他們吃完早飯，侍役送進兩封信來。亞烏士很焦急的拆信，一面讀着，好像很不耐煩。達太安很留心看他，其中一封信的筆跡，像是亞拉米寫的，信上的筆畫，十分整美。那一封信是女人寫的。達太安知道亞烏士要寫回信，而且也要考慮信中的事情，就對路爾說：「我們去比劍頑吧。讓你也可以同你散散心。」路爾看看亞烏士，亞烏士點點頭。於是兩個人就走到一間房子裏，裏面掛滿了刀劍、手套、護胸等件。兩個人各取武器，比了一刻鐘光景，亞烏士跑進來問：「比得怎麼樣？」達太安說：「他學會了你的工架，只要學得你的鎮靜，就可以算名手了。」路爾比過之後，有點灰心。他雖然打中達太安的胸口和膀子一兩次，但是達太安却打中了他廿多次。恰巧薩爾拉進來，送一封信給達太安。

達太安讀信，神色一點都不變，搖頭說：「我的老朋友，你看，我們公務人總是事不由己的，所以你不願意同進軍營，原來屈從統領病重要我回去，不准我請假了。」亞烏士趕快問：「你回巴黎去嗎？」達太安說：「是，我想我也要來的吧。」亞烏士臉上略變色，答說：「我如果有機會赴巴黎，我一定要來望你的。」達太安走到門口，喊白蘭西說：「我們十分鐘之內就要動身，趕快餵馬，配好鞍子。」又回頭對亞烏士說：「我還有一件事不得不說，我不見見格立模就走了，很覺遺憾。」格立模嗎？你總沒問起他來，我原很奇怪，我把他借給一個朋友了。」達太安說：「你那個朋友總會明白格立模的手勢吧？」想來總是懂得的。」於是兩個朋友告辭了。達太安抓着路爾的手，要亞烏士答應有機會來巴黎走走，否則也要寫封信來。達太安上了馬，白蘭西早已在馬上了，達太安微笑說：「路爾，你跟我一起來，我要從勃路經過的。」路爾看亞烏士搖頭，路爾說：「謝謝你，恕不奉陪，我還是陪伯爵吧。」於是達太安抓着他們的手，說：「再會吧，上帝祝福你們。」大家戀戀難捨的作別。達太安主僕兩人在馬蹄聲中走了。

亞烏士一手扶着路爾的肩上，目送兩人不見，便說：「路爾，我們今晚動身到巴黎去。」路爾出乎不意，問：「什麼？」亞烏士說：「你先去向李梅夫人辭行，等晚上七點鐘回來。」路爾聽得這話，滿面不高興，跑去備馬到勃路去辭行。

達太安在路上，再從袋裏拿出信來看，讀着：「立刻回巴黎，」簽着馬色林的名。達太安自言自語說：「這封信太突兀了，如果沒有信尾那幾句話，我真要莫明其妙。」原來信尾附註着幾句：「你到勃路，見着王上管庫的人，憑此信支取二百個畢士度。」達太安說：「馬色林的手段還好，我很高興這幾句附筆。白蘭西，我們去見了管庫的，再上前走。」白蘭西問：「回巴黎嗎？」達太安說：「是的。」於是他們奔馳前進。

一六 包福公爵

話分兩頭，且說馬色林那一面，他催達太安趕快回巴黎，也有道理，這裏再說巴黎的事吧。

原來那一天晚上，宮裏人都入睡，馬色林照常去見王后，從守兵房前走過的時候，聽見裏面談得很起勁。他覺得奇怪，從門縫裏一張，只見有幾個衛兵在那裏高談闊論。有一個衛兵說：「若是高色說過預言，那是一定靈驗的。我雖然不知道高色，我卻聽見人說，他不獨善觀星象，還擅長妖術呢。」有一個答：「朋友，你說話要小心，如果你真的佩服他，你這樣說法，就害他了。」那人說：「爲什麼呢？」「人家就把他當那教徒捉去問罪。」「胡說，現在不比從前，不燒那教徒了。」那倒未必。前幾年，李却立主教把格蘭狄拿去燒去，我那天值班，親眼看見的。」「其實並非如此，格蘭狄不是個那教徒，是個學識宏富的人，他不是預知未來之事，他不過知道已往之事太多了，因此遇害的。」

馬色林在門外留心地聽着，點頭表示同意，仍在門外聽他們再談什麼。

又一個衛兵說：「高色就是個那教徒，也不應該像先知一樣的預言，既經說出來，是難以靈驗的。」有人問：「爲什麼？」「我有一個淺近的比方，譬如我和你比劍，我預先告訴你，我先攻你的右手，再攻你的左手，難道你不先求防備嗎？」高色的話也是一樣的，他先預言出來，說某日之前包福公爵要越獄逃走，主教聽見了，自然是要嚴防他越獄。」另外有一個人聽見了，說：「一切都是命定的，人們全受命運支配，如果命定，包福公爵是要逃走的，隨你主教張了天羅地網，包福公爵還是要溜出去。」

馬色林是個意大利人，平素十分迷信，他聽了這話，大吃一驚，推開房門進去，衛兵們一見他，全默不作聲。馬色林不介意的樣子問：「諸位談什麼？我聽見有人說包福公爵逃走的話。」那一個不相信先知的答：「大人笑話了，包福公爵現在還坐在監裏，但是我的朋友說，他將來要越獄逃走。」馬色林說：「何以見得呢？」那衛兵對第一個先說起的人說：「聖洛林，你告訴大人吧。」聖洛林說：「我方才談天因為聽見有人告訴我，說是高色說的，隨你獄中設了天羅地網，在大祭日以前，包福公爵要越獄逃走的。」馬色林微笑說：「這個高色大約是個瘋子。」聖洛林答：「這話不對，他曾經預料過許多事，結果言必有中，他的預言，有一件是王后產太子，有一件是柯林和蓋斯比劍，柯林會被刺死，第三件是副主教將來升主教，果然王后不單生產太子，而且產了兩個，柯林果然被刺死了。」馬色林說：「這兩件倒驗了，但第三件尚未實現，副主教還沒有升紅衣主教。」「不錯的，將來總要驗的。」包福公爵會越獄嗎？「我信必實現，如果主教這個時候，派我去做望桑的管監獄官，我一定不肯答應，但若過了大祭日，再派我去，我却求之不得了。」原來迷信很深的人，還有力量影響極不迷信的人，馬色林本是個好迷信的人，聽了這番話，很不放心的出去，那個衛兵靠住牆，說：「這個老財迷他聽了你的話，表面上好像付之一笑，原來他是怕要花錢賞你報告消息，我知道他回到房裏，立刻就要利用你的情報了。」

主教果然不去見王后，立刻回到自己的房裏，分付白諾去傳監裏的獄卒來問話。原來方才衛兵所說的話，叫主教非常耽心，包福已經關了五年，主教是天天怕他逃走。包福公爵是亨理第四之孫，和今王路易十四是堂兄弟行輩，現在還不到三十歲。主教不能永遠記這個人關在監裏，如果逃走出來，一定是要和主教作對的。主教因此用盡了心機，防他越獄出來，還覺得不大放心。睡覺的時候，也會從夢中驚醒，夢見有人偷放了

公爵，主教不放心，到了早晨便打發人去打聽，得到的回報總是說公爵身體很好，每天在牢裏賭錢吃酒唱歌，滿口嚷着要報復。

現在他心裏更加焦急。次晨白諾進房來，他就問：「怎樣？公爵逃走嗎？」白諾說：「不會。巡警官萊米傳來在外候見，請大人當面問他。」馬色林把枕頭擺好，靠在上頭說：「你傳他進來。」巡警官進來了，這個巡警官身子很高，體格魁梧，可是沒有半點精神。馬色林看見他，就自言說：「這是一個大獸子。」巡警官返站在門裏，馬色林分付：「你走上前來。」萊米走上前。主教說：「你可知道有什麼傳聞？」萊米答：「大人，我不知道。」「這裏風傳包爾公爵要越獄逃走，恐怕他已經不在牢裏。」萊米聽了這話，一時呆住了，說不出話來，後來想明白了，當主教在說笑話，他張大着嘴，閃着兩眼，過了一會，實在忍俊不禁，不覺大笑。笑得渾身發抖，好像害瘧病一樣。馬色林看見了，才放了一半的心，因為看見他當面大笑，雖然失禮，然而可以反證公爵還在牢裏。

不久，萊米笑罷了，擦乾眼睛，才知道失禮，說：「逃走了大人，可記得公爵關在那裏呢？」「我很記得，他是關在望桑大牢裏。」萊米說：「是的。監牢的牆約厚七尺，窗子的鐵條相如兒臂。」「牆雖然厚，如果功夫深，仍舊是鑽得通的。鐵條雖粗，用時錶的發條，有時可以鑿作兩半的。」萊米說：「牢裏每天有八個人看守着他，四個在房裏，四個在前房，這些人和他是寸步不離的。」「他有時出房打球。」「監裏規矩，並不禁止犯人運動，如果大人不願意的話，不妨下一條命令。」主教恐怕待得太嚴，犯人逃走後，懷恨更深，說：「那也可以不必你告訴我，誰陪他運動。」「有時和值班的官員，有時和我，有時和別的犯人。」「他不是有時在牆頭上嗎？」「牆頭牆頭是有六丈多高，我可以保證公爵不肯冒險，從牆頭上跳下來。」主教才放了心，說：「萊米，你以為這樣的看守……」「公爵可以說插翅難飛，萬不能逃出去的。」主教說：「雖然這樣，你們要小心，不可大意。」

記得從前包福到望桑的時候，告訴牢裏的禁卒，他早知有一天會坐牢，所以預先想好了四十個逃走的方法。」萊米說：「如果他那四十個方法裏面有一個是可用的，他早已逃走了。」主教想：「這個人倒還有點聰明。」

萊米又說：「大人還要知道，監獄官是夏物尼，向來和公爵很反對的。」主教說：「是的，可是夏物尼有時要走開。」他走開了，有我。」「你走了呢？」我走開了，我託給一個人，這個人也想像巡警官，他用心看守，我可以負責保證。我找着這個人，不過三個星期，我對他有一點不滿，他待犯人手段太辣了。」馬色林說：「這個人是誰？」他叫格立模。」他從前是什麼出身？」好像他從前在外省當差，因為有了失誤，所以革職，我看他的意思，還想當差，恢復名譽。」「誰薦給你的？」萊米說：「格蘭蒙公爵總管薦的。」「那格立模可靠嗎？」「絕對可靠。」「不喜歡饒舌嗎？」「他不愛說話，起頭我還當他是個啞巴呢，他從來不說話的，一切都是用手勢，叫人會意，是他的老主人教練他成功這個樣的。」主教說：「萊米，你可以告訴這個啞子，只要他好好的做，我就可以不究既往，你還可以告訴他，將來還可以穿制服，還可以有錢吃酒。」馬色林是好說不好做的，格立模是好做不好說的，兩個人正好相反。主教又問包福在監裏的情形，萊米詳細回答，主教聽了，很是放心，揮手叫他退下。

九點鐘，主教梳洗完畢，去見王后，說明昨晚不能來的緣故。王后平素也非常迷信，也耽心公爵越獄，主教於是把萊米的報告，再述一遍，王后說：「最好多找幾個像格立模一樣的人，去看守我們的仇人。」馬色林說：「好了，不用多焦灼，當下……」「當下怎麼樣？」「我先下手為強。」主教當下果然寫了那封信，叫達太安回巴黎。

一七 尋開心的獄

望桑監牢裏的包福公，並不知道馬色林在嚴防他越獄。原來監裏的防守，十分嚴密，他被禁之後，知道無可逃走，只好整天在監裏詛罵主教。先是寫些打油詩攻擊主教，後來不幹了，因為他連作散文已感到不能動筆，做詩更費事了。後來還是痛罵最爽快。

包福公爵原是亨利第四的孫子，為人慷慨勇敢，很有他祖父之風，不過筆下不及。路易十三死後不久，他在朝廷中很有勢力，後來被馬色林爭了權去，他很生氣，不免形於顏色。王后就把他捉去，叫刺請把他送到望桑監牢。表面說是王后監禁他，其實都是馬色林的主意，自己可以獨攬大權。包福當時原非常顯赫，自從關在監裏，別人就忘了他。監裏生活過了五年，他却不改故態，若是別人，一定要向主教王后屈膝，以便贖得自由。他却不然，對於主教的痛恨，與日俱深，主教聽了，更加意防備他。

包福因為不會做打油詩，改學漫畫。他拿塊木炭，畫主教的像。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完全不像主教。後來監獄官夏物尼知道了，去勸公爵找點別的頑意兒解悶；如果一定要畫像，也不要題名。到了第二天，房裏的牆上畫滿了像，還加了許多字。公爵在監裏很像個小孩，不許他做的事，他偏要做。夏物尼又得了報告，說滿牆全是主教的半面像——因為包福不會畫全面像，改畫半面。夏物尼不忿，次日等公爵去打球，夏物尼叫泥水匠把牆粉白。公爵回來見了，對夏物尼很表謝意。因為可以重新再畫。他索性把牆分開幾幅，每幅畫一段馬色林的佚事。第一幅畫的是大光棍馬色林，當貝狄利主教的僕人，因過被責打。第二幅畫的是大光棍馬色林裝作

耶穌會的領袖。第三幅，畫大光棍馬色林盜相印。第四幅，畫大光棍馬色林禁止王上內侍拉波特，不許他拿乾淨掃帚給王上鋪牀，說是王上的掃帚，只要每月換一次已足。這幾段的故事，包福要畫得好，却無能為力，只好畫個草圖，每一幅上說明幾句。夏物尼就告訴他，如果他再要畫，停止供給畫料。包福回答得好，他既不能當軍人，只好做過畫師匠。沒有幾天，包福到院子散步，回來一看，爐子的火是滅了。不留半段木炭，他沒有畫筆了，大生其氣，說是他們要叫他受凍害風溼病而死，和害某某大臣一樣。夏物尼說：「只要公爵答應，停止亂塗，不要形容大官的行為，便立刻拿木炭來生火。」包福不聽，整整冬天，房裏不會生火，牆上的畫又是粉白了。

不久包福公爵向獄卒買了一條狗，取名拔得。夏物尼因為獄規中不會說禁止養狗，只好不問。公爵買了狗之後，從此杜門不出。人家想是他在房裏教狗，也不明白底細。等到那狗受教畢業，有一天，公爵請了夏物尼和別的獄官，到他房裏看大把戲。佳客一堂，房裏燭光輝煌，開臺演戲。公爵先從牆上挖下一塊石灰，在房中地板上畫了一條白線，一使手勢，那隻狗就站在白線上，舉起一對前腿，拿了一根小棍，在線上走來走去，好像走繩的表演。走了幾遍，把小棍交給主人。觀衆大家，拍手喝采。狗把戲共分三場，第一場完畢，第二場是要狗報鐘。點那時正是六點半鐘，那隻狗舉起前腿，又放下來，這樣伸了六次，又把前腿舉起，不再放下。接着包福是要狗說：「天下頂好的監獄官是那一個。」那隻狗在觀衆中間穿來穿去，後來就伏在夏物尼身邊。夏物尼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來，接着又縮了眉頭。包福公爵又問那條狗：「天下頂大的強盜是那一個。」那條狗又在觀衆中間穿來穿去，却找不到，跑到房門大叫，提起爪抓門。公爵說：「這狗真聰明，它知道我房裏沒有頂大的強盜，想出門去找免了吧。我們可以叫他回答這個問題，不必一定要出門的。」於是公爵說：「樹得我的好朋友，你過來。」那狗走過來，公爵問：「天下的大強盜是那一個？你想想看，有個做大官的克瑪士，當初他到黎巴的時候，

身邊幾乎不名一文，現在有了幾百萬，他可算得天下頂大的強盜嗎？那狗搖搖頭。公爵又問：「財政大臣個利在他兒子娶親的時候，分給兒子三十萬法郎，和一幢大宅，那所大宅，現在的王宮和它比起來，不過是一個狗洞。這個人，可算得天下頂大的強盜嗎？」那狗又搖頭。公爵說：「我再問你，你看馬色林可是天下頂大的強盜嗎？」那條狗極表同意，連連的點頭，點了好幾遍。觀衆見了，想笑又笑不出。公爵對他們說：「諸公看得清楚，天下頂大的強盜，就是馬色林。」

第三場演出，公爵作簡單的介紹，說：「諸位記得，從前蓋斯公爵教狗向某小姐跳，因為他稱讚這位小姐名冠絕全巴黎城內，其實那是很普通的。我這條狗的本領更大。夏物尼請你把手杖借給我。」公爵平拿了杖，離地約一尺，說：「拔得我的好朋友，你爲蒙伯桑夫人一跳。」觀衆都會意地微笑。大家知道公爵被禁的時候，原和蒙伯桑夫人有着往來，那隻狗果然跳了。夏物尼說：「這也不過和蓋斯公爵的狗一樣，那裏可算大本領。」公爵說：「你少安毋躁。」又說：「拔得爲王后一跳。」說完了，把杖舉高六寸，那狗又跳了。公爵又舉高六寸，說：「爲王上一跳。」那狗又跳了。公爵把杖放低好些，離地不到一寸，說：「爲大光棍馬色林一跳。」却也奇怪，那條狗聽了，掉頭不顧，搖尾走開了。公爵喊：「拔得你爲什麼這樣呢？」追上前，用杖去攔他，那狗仍舊不肯跳，只想溜開去。公爵又用杖去攔他，要他跳，那狗索性咆哮起來，把口咬着杖，從主人手上奪過來，咬成兩段。公爵把斷杖拾起來，交還夏物尼，道了歉，說這狗不肯聽話，戲是演完了，如果他們還要再看別的表演，請等三個月。

三天後，拔得無故死了，一看是中了毒。大家裝出要在底細，結果自然查不出，只好罷了。公爵葬了狗，在坟上立着碑，題着：「世界第一聰明狗拔得之墓。」夏物尼也只好裝作不聞不見。公爵因狗死了，大發脾氣，說他

們先拿毒藥害死那隻狗，隨後就要害死他。某日，他吃過飯後，睡在牀上，大聲呼痛，咬定是馬色林叫人下毒。馬色林因此非常耽心。原來望桑監裏地方非常不好，某夫人會說過，與其在望桑監裏住一夜，等於喝毒酒一杯。從前有許多大人，都在這監裏廐死。主教沒法，只好專派一個人專管管公爵的酒食，在公爵未吃之前，由他先嘗。這個嘗食物的差使，就派了萊米。

夏物尼因為狗的表演，很恨公爵。夏物尼是前任主教的心腹，有人還說他是前任主教的兒子，因此嚴酷得很。他想出許多法子苛待公爵。第一件，撤去公爵用的鋼刀銀叉，換上銀刀木叉。夏物尼說：據說主教告訴溫翠夫人：『你的兒子，此身也許永遠不能出監了。』如果犯人知道了這消息，也許會尋死，只好藏過一切的利器。兩星期後，夏物尼看見打球場外的路旁，在栽種着手指粗的樹苗。種樹的人告訴他，說是那些小樹為他種的，後來樹大了，讓他坐在下面乘涼。某次監裏的園丁告訴公爵說，他要種些龍鬚菜，給公爵吃。原來龍鬚菜生長最慢，就是現在極力研究，也要四年才能把龍鬚菜種得好吃。從前園藝極不考究，至少是要五年的。夏物尼公爵聽了，一肚子生氣，於是想起他越獄的四十方法來。第一法很平凡的，就是行賄賂。誰知萊米是花了一千五百個柯朗買了這個差使，非但不肯受賄，還去報告夏物尼，立刻看守的人添加了八個。巡兵加了一倍，衛兵加了三倍。從此公爵好像戲臺上的王上一樣，一出入，前面有四個人，後面跟四個人，兩旁也有跟班。起頭公爵還覺得有趣，說：『任你們關防怎樣嚴密，我還有三十九個越獄的方法。』在半午之內，他看到這八個人，他坐亦坐，他行也行，他就對於主教，恨得牙癢癢地，不分日夜，只是痛罵。主教知道這些防守愈加緊起來。

有一天，夏物尼公爵邀請那些獄卒來前，對他們演說，想用言語感動他們，於是預先準備好一篇痛人的演

說，對他們說：「諸君，亨利第四的孩子，受人苛待，你們還意得去嗎？我不是天潢貴胄嗎？我從前在巴黎，人家是十二分的尊敬我，王后待我很好，常說我是法國頂勇敢的人。諸君，我請你們說法，讓我越獄出去，我就跑到羅浮宮，娶了馬色林的狗命，我派你們做我的衛兵，升官發財，大有希望，我們立刻走罷。」包福公爵原不擅長演說，又用錯了好幾個字眼，高論發表完畢，沒有一塊頑石點頭。公爵罵他們都是懦夫，一定是串通了想謀死自己。

夏物尼每星期來探望兩三次，每次見面，公爵就和他吵嘴。有一天，公爵對夏物尼說：「如果有一天，巴黎的百姓，拿了火槍來……」夏物尼說：「放心，鬧牆上有三十發砲，三萬子彈，他們來了，我將與周旋。」公爵說：「等到你彈盡援絕，他們打進監來，他們想劫獄，我也沒法。只好讓他們把你絞死的。」他說完，向夏物尼恭敬地鞠躬。夏物尼答：「爵爺，你得知道，那亂民如果進了監，或是爬牆上來，我自己就動手，把你殺死，我的責任，是不讓你逃走。」他說完，也向公爵鞠躬。公爵說：「你要知道，巴黎百姓一定先絞了馬色林，才到這裏來，他們知道你對我虐待，一定要用野蠻方法，把你凌遲處死，這比問校更難受了，你可知道？」這兩個人的吵嘴，每次總要十分鐘，都是夏物尼想法收場。他看吵得下不來台，就喊萊米等萊米來了，夏物尼就分付：「我把犯人交給你管，你待他要盡，請你隨時隨地都在他身邊。」說完了，夏物尼向公爵很恭敬的鞠躬退出。公爵看見這樣情形，真接不下心頭的悶氣。

萊米在公爵身邊，真的形影不離。好在萊米爲人有趣，好飲酒，善打球，最會陶情作樂，公爵倒很喜歡他。只有他不肯受公爵賂賂。萊米自己，心裏頗覺缺陷，他雖然終日和天潢貴胄做朋友，很覺榮耀，他在事務上，雖然克盡厥職，却不能叫他拋棄妻子，萊米又是很戀家的，現在陪着公爵，只好使他的老婆獨守空房，有時那女人

在監牢深溝外走，萊米只好在牆頭上望着她。日子久了，萊米越加難受，後來公僑和夏物尼吵到難於見面，萊米更不能分身。後來格爾蒙的總管勸他找個幫手，他就對夏物尼說：夏物尼道：「好的，只要人可靠便是。」找來的幫手就是格立模，原來這人和二十年前，還是一樣，不愛說話。亞島士後來雖然不禁他說話，他却沉默已慣，覺得多言招尤，還是少開口好。

一八 格立模的新差使

謠傳夏物尼是李却立主教的兒子，不是無因的，他自己常誇有知人之明，比得上李却立。格立模來了，他仔細打量，見他濃眉毛，薄嘴唇，鼻子極彎，額骨甚高。夏物尼問了格立模十二句話，格立模只回答了四句，他十分高興，想：「我贊成這個人。」便說：「你去告訴萊米，我答應用你。」格立模去見萊米，萊米想到這人是幫尋自己的，很詳細的盤問一番，答話也非常滿意，就收了他。

格立模問：「有什麼要點分付？」你對犯人，要寸步不離，不要讓他拿尖利的東西，不要讓他和外人通暗號，不要讓他和看守的人多嘴。」就是這幾點嗎？萊米說：「現在就是這幾點，可是將來隨時有新規，也是難說的。」好的，他一直就走，到公爵的房裏。

公爵原是留着長鬚，格立模進來的時候，他正在梳鬚。公爵前幾天在牆頭上，看見蒙伯桑夫人，發覺自己的長鬚有點自慚形穢，就借了一把鉛梳子，梳鬚。格立模一進來，看見公爵正把鉛梳子放在桌上，就在暗中取了過來，放在自己的袋裏。公爵見了格立模，問：「你來做什麼？你是誰？」格立模鞠躬不響。公爵問：「你可是啞叭？」格立模搖頭。公爵喊：「你到底是誰？告訴我！」看守人：「公爵說：『又是一個看守人來的，全是那一些貨，萊米來個人。』萊米恰想回家，聽見公爵的叫喊，很不高興，問：『公爵有什麼事？』公爵怒氣勃勃地說：『我要問你，那一個是什麼東西，胆敢搶我的梳子，放在自己的口袋裏。』萊米說：『他是新添的一個看守人，脾氣不錯，爵爺和他很處得來的，也跟我一樣。』萊米又向格立模說：『不錯的你，為什麼搶了爵爺的梳子？』格立

櫥慢慢地從口袋拿出梳子來，撫梳梳齒，說：「尖的。」萊米說：「不錯。」公爵說：「那東西胡說什麼？」他說這是王上的分付，不讓爵爺有尖的東西。」公爵說：「萊米，你瘋了嗎？是你自己借給我的梳子。」萊米說：「我錯了，是我自己犯了訓條。」格立模把梳子交給萊米。公爵生氣得很，說：「這個故意來磨難我！」就把格立模恨到入骨。格立模却不想立刻使出手段來，他的意思是要公爵慢慢的恨他。等到那四個看守的人，吃飯回來，他就退出。

那天公爵又用盡力量，準備一齣趣劇。他上一天分付，要吃龍蝦。又在房裏搭起一個絞人架，要絞龍蝦。原來裏熟的龍蝦，是紅色的，他絞龍蝦，意思就是絞紅衣主教。自然獄規中也不禁止這事。他忙了一早。在散步的時候，折了幾條樹枝，又在各處收羅得一點碎玻璃，回到房裏，弄手巾。格立模都看得清楚，等到絞人架弄好了，還沒有豎起來，公爵用碎玻璃削尖樹枝，萊米看他只當是兒戲，不以為意。公爵把碎玻璃放下的時候，正好格立模進來，公爵一看見他，先三分不高興，那時他拿了一條線，一頭打了一個結，一頭打了一個活結，走到桌邊，拿起一隻頂大的龍蝦，回頭來拿碎玻璃，已經不知去向。公爵縮眉說：「誰拿了我的碎玻璃？」格立模用手招呼，好像說是他拿了。公爵說：「又是你！你為什麼拿去？」萊米也問：「你又有什麼理由要拿？」格立模一手拿出碎玻璃，一手摸摸說：「利的。」萊米說：「不錯，你真是我頂合式的助手。」公爵說：「格立模，你若是怕死的，請你不要走近我的身邊。」格立模鞠躬如命，退到牆角。萊米說：「爵爺不要介意，你把樹枝子給我，我替你用刀子削尖。」公爵笑着：「你替我削嗎？」「是的，你不是要削尖樹枝嗎？」「是的，你拿去吧，我是求之不得的。」萊米這獸子，不知道公爵的用意，果然替他削尖了。公爵說：「好了，我去找犯人，你爬在地下，同我挖個洞。」萊米一面挖洞，公爵一面拿線網龍蝦，把絞架在房中間豎起來，自己大笑。萊米雖然莫明其妙也陪着笑。

四個看守的人也笑了。格立模不響，走到萊米的跟前，指着龍蝦，說：「紅衣主教。」公爵大笑說：「正劍子手，包圍公爵，副劍子手，萊米。」萊米大生氣，奪了絞架，一把擲到窗外，正想要擲那隻龍蝦，格立模奪過來，說：「好吃的。」隨即把龍蝦放在口袋裏，公爵見了，說：「已經心滿意足，當下也不去管格立模。」

白天裏，公爵慢慢的想起前事來，更恨格立模。後來那件絞龍蝦的事，傳遍了監內外，夏物尼心裏很恨這個主教，把這件事告訴了兩三個好朋友，這幾個人播傳遠近。

那時公爵和某一個看守的人非常說得上和格立模死不對。有一天，公爵和那個要好的在房裏談天，忽然格立模跑進來，立刻走上前去，抓着那個人的肩膀，公爵生氣地問：「你幹什麼？」格立模不答，只點點頭，向那人說：「出去。」那人出去了，公爵喝一聲：「你好管閒事，非給你一點顏色不可。」格立模鞠躬，公爵又喊：「你這個壞蛋，仔細我打斷你的頭。」格立模鞠躬，退到門口，公爵又喊：「我立刻叫你管管老拳。」說完，伸出拳頭，走上前來，格立模把旁邊一個人推出門外，把門掩上，公爵一手擒住他，他也不喊救，也不回手，臉上帶着快樂的神色，把手指放在唇邊，低聲說：「別作聲。」公爵見格立模突然兩樣十分詫異，格立模趁此機會，就從貼胸的內衣裏取出一封小信，信封上捺着小印，還有香氣，他默默的信交給公爵，公爵更覺詫異，放整了手，他一看這信，認得筆跡，說：「是蒙伯柔夫人的嗎？」格立模點頭，公爵拆了信，信上說：「親愛的那傳信的人，是非常誠實可託的，他是我們黨裏某同志的跟人，他和他主人有了二十年的關係，我們現在正替你設法越獄，這個人情願入監當看守人，可以隨地助你一臂，你的機會到了，請不要灰心，耐心等着吧，你的朋友，並沒有忘記你。」信末簽着蒙伯柔夫人的名，信後附着一行說：「我簽名，不用縮寫，恐怕你久不見我不復認得了。」公爵讀完信，不覺心思紊亂，他等了五年，都沒有有人替他想法，現在差不多到了絕望，倒有人替他設法，自然奇怪得

很，看看格立模，又重新讀信，自言自語說：「原來那天我看見坐在車上的，果然是理曉。雖然我們闊別了五年，她還記得我，愛情真是堅如金石了。」又回頭對格立模說：「好友，你答應幫我越獄嗎？」格立模點頭公爵說：「你爲這件事進來的嗎？」格立模又點頭公爵說：「我方才還要打死你。」格立模微笑公爵放手在袋裏說：「且慢，不要叫人說亨理第四的孩子不知感激。」原來望桑監牢的規矩，是不許犯人身上帶錢的，公爵袋裏一摸，空空如也，格立模却拿了一袋錢送他，說：「爵爺找的是這種東西嗎？」公爵接過來，正想把錢倒在格立模手裏，格立模搖頭說：「謝謝爵爺，我是受過工錢的了。」公爵聽了，很覺奇怪，伸出手來，格立模恭敬地吻了一下。公爵說：「現在怎樣着手？」格立模說：「現在是七點鐘，到了兩點鐘時，請爵爺和萊米打球。打球的時候，請你故意把兩三個球，打出牆頭外去。爵爺跑上牆頭，那時牆外一定有個工人，你煩他把球扔上牆，還你。」公爵說：「我明白了。」格立模不響，正想出去。公爵說：「你不受我的賞嗎？」格立模說：「我只求爵爺先答應我，將來我們逃走的時候，你讓我先走，因爲他們如果再捉住你，頂多還是一個監禁，他們如果捉住我，要判一個絞罪。」公爵說：「好，我答應的。」格立模說：「我還有一點提起，請爵爺仍舊照常的恨我。」公爵說：「我也照辦，就是。」說到這裏，有人敲門。公爵把信和錢袋，放在口袋裏，跑去睡在牀上，他不高興的時候，總是這樣子。

格立模開了門，萊米走進來，這是接着前章書所說，他見過主教回來的。萊米仔細打量這兩個，看見公爵對格立模很生氣，他心裏很歡喜，先告訴格立模說：「有一位大人，很喜歡你，不久就有好消息。」格立模自然不勝感激，鞠躬退出。萊米含笑問：「爵爺，你又和那個人下不去嗎？」公爵說：「萊米，原來是你嗎？幸而你來了，我睡在牀上，只好拿面巾題，恐怕我看見那個人就生氣，要他的性命。」萊米說：「他又得罪了你嗎？」格立模說：「還用說嗎？我很希望你回來，叫他滾蛋。」萊米聽了這句毒話，很覺高興，說：「爵爺太客氣了。」公爵說：「我

今天生氣極了。」我陪爵爺打球吧。」「很好。」「我們去打球吧。」「你倒對我得很好。你是一位好朋友，我因為你，倒有點捨不得出監。」萊米說：「主教今早傳我問話。」「又是說我的事嗎？」「不錯，主教害怕你睡也睡不着。」公爵微笑說：「萊米，只要你肯聽我的話就好了。」「算了，不要再提起老調了。」「萊米，你只要肯聽我的話，包你升官發財。」萊米說：「不要騙我，如果你逃走了，他們就抄你的家產。」「這是胡說，我只要逃出監，巴黎就是我的天下。」萊米說：「別作聲了，我不能再聽你這種話，我是王上的官，你不能叫我做叛逆的。我恐怕要再找一個格子換來，看管爵爺了。」公爵說：「算了，我不向你再談那件事了。主教和你談起我的嗎？以後我希望你把衣裳借給我穿，我化裝了你去見主教，先一刀殺死了他，隨即回來坐監。」萊米說：「不錯，爵爺的意思，想叫我喊格子換進來。」公爵說：「那個大光棍說什麼話？」萊米說：「別高聲說，主教分付我嚴密的看守你。」「為什麼呢？」萊米說：「因為有個會看星的說，你不久就要逃走。」公爵大吃一驚說：「有個人說這句話麼？」「這種人專會造謠惑眾。」「你怎樣回答呢？」我勸主教絕對不必多耽心。」「你何以見得？」萊米說：「我告訴主教說，這個人的預言簡直是混帳話，除非公爵化身變一個鳥，飛出監去，其實也是插翅難飛的。」

公爵說：「你說的話，也許有理。來，我們去打球吧。」萊米說：「請爵爺略等半點鐘。」「又有什麼？」「我不會吃早飯。老實告訴爵爺吧，主教的出身，雖然沒有爵爺高，架子倒大，他不曾請我坐下和他同吃早飯。」「我分付他們送早飯來和你同吃吧。」「謝謝，不必費事了。監牢對面，那個開小飯店的馬太……」公爵說：「他怎樣？」「他把店盤給一個巴黎人，這個人因為身體不好，要到這裏來，借此休養。」「他和我們有什麼相干？」「他的店窗裏放着許多好點心。」公爵說：「什麼，原來你是個饞嘴。」萊米說：「我對於吃食雖然放

究，却並不是個饞嘴。這個新來的人，看見我在窗外看，含笑地跑出來招呼我：「萊米先生，我很想包攬監墓犯人的買賣，我當日接手，盤過這店來，原想在這裏賺點錢；我在這裏一星期了，還沒有看見管監的諸公，向我買一塊小餅。」我就回答：「你的手段怎樣，他們可沒有知道。」那人說：「萊米先生，我的點心怎樣，請你嘗嘗吧。」我說：「可惜我現在有事在身，要到監裏去了。」那人說：「你現在既然不能等，半小時後可以回來嗎？」我說：「可以的。」那人說：「你還沒有吃早飯，可不是。」我說：「對的。」那人說：「我預備好一樣好酥盒，一瓶好酒等你。」這是我要等半小時的緣故。」公爵說：「你去吧，不要忘了，我只給你半點鐘。」萊米說：「我可以替馬的接手人，包辦你的買賣嗎？」「好的，可是不許他放香菌，你要知道，我們家裏的人，吃了望桑地方的香菌，是要送命的。」萊米不響，走出去了。

一九 好點心

菜米果然隔了半小時回來了，他吃得高興，得意洋洋。那天的天氣很好，兩個人在牆頭打球，時間還不到兩點鐘，公爵打球很起勁，故意輸了好幾回，因為輸球，裝出生氣的樣子。越生氣越打的不好。兩點鐘以後，他用力地打球，一個球飛出在牆外墮裏，菜米不知是計，自己占了上風，打得越高興。後來接連有好幾個球飛出牆外，菜米要差人去拾，公爵說：「恐怕攔時候。」他跑到牆頭，看見有一個工人在牆邊的小園裏掘地，公爵大聲喊叫，那個人搔起頭來，公爵一見，十分驚異，原來那個不是別人，就是盧斯福。那個人說：「你叫我做什麼？」公爵說：「好朋友，煩你把那幾個球拋上來。」那個園丁點頭，把球一個一個的拋上來。菜米和另外看管的人，忙着拾拋上來的球，却没有看見公爵，把一個拋在自己腳邊的球，拾起放在自己的口袋裏。

公爵謝了園丁，回來打球，越打越輸，又丟了幾個球在牆外，那時園丁作完工，走了，沒有人拋球上來。後來公爵說，手風不好，不高興打了菜米，因為打贏了一個王孫，又是一臉的得意。

公爵回到自己房裏，立刻上牀睡覺，可是早被沒收，沒有東西看了，菜米把公爵的衣服拿出去，說是塵土太多，要撲打一番，其實是要把衣服拿法，不讓公爵下牀。菜米對於犯人，本來非常仔細，好在公爵早已經把球藏在褥子下，等門關上了，公爵取出球來，咬去球皮，裏面藏着一封信，信上說：「爵爺，你的朋友，準備已經完畢，但是機會還沒到。後天你要向對門點心店，定作一盤大點心，那個新來的店主，不是別人，就是你的老總管謝墨德。等到左右沒人，才好打開，你看見點心的餡子，一定不勝歡迎。」信尾的簽名是盧斯福。信尾又加一行，說

「爵爺可以絕對信任格立模；他辦事幹練，又和我們所作的事，很表同情。」包福公爵趕快把信在爐子上燒了。蒙伯桑夫人的信，早已戀戀不捨的燒去——正要燒球，忽然想到要帶回信。這時菜米進來，問：「爵爺要什麼？」公爵說：「我自己生點火，房裏太冷了；這個監房好似冰窖一樣，牆上合着許多硝，還怕有砒霜。」他說完了，又倒在牀上，把球藏好了。菜米說：「爵爺，憂能傷人，請你寬懷一點。」公爵說：「你是個好人，我很想到那個對門的小店，吃點心喝酒。」那裏的點心做得真好，酒也好吃。」他房裏的酒菜，總比管監官的好。」菜米說：「你倒不妨昏昏，這樣好東西，幸勿失之交臂。」公爵說：「你的話有理，主教既然說要叫我一世坐監，我只好也變個饑嘴，也不辜負了這一生。」你聽我勸，不要失掉機會，今天就來試試。」公爵聽了，想：「一個人總有嗜好，菜米好像是害了餘癆病，這正是天賜的良機。」於是大聲說：「你知道後天是大祭日。」菜米說：「是的。我們應該點綴佳節。」公爵說：「這樣的佳節，你要教教我。」「教你什麼？」「教我吃好東西，盡情快樂一天。」「也好。」「可是你要私下教我，我們打發看守的人到飯廳去吃飯，我和你兩個人吃一餐快活的晚飯，你點菜。」

菜米聽了，心裏攷虛一下。有好東西吃，他當然不勝歡迎；他原是一個老滑頭，深知犯人越獄逃走的方法。況且公爵說過越獄四十法，現在請他吃飯，也許這是四十法中之一。但是再想一下，想到酒菜由他自己去點，裏面決不能下藥，他自己又很有主見，不怕被公爵灌醉的，而且還有一個極妥善的方法。那時公爵很留心的打量菜米，見他還在遲疑，便說：「我的提議怎樣？」菜米說：「好是很好，我却先有一個要求。」「什麼？」「要格立模進來伺候。」這一層，公爵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公爵心裏只管高興，臉上却裝出大生其氣，喊着：「這個天殺的東西有了他，我吃這頓飯也沒有滋味了。」那末這樣吧，我叫他進來，站在你的背後，他既不說話，在你

背後，你也不知不覺，這還不是和他在幾千里路外一樣嗎？」公爵說：「有一點，我是知道的很明白，你還是不放心我。」「我不是把那個看星人的話告訴你嗎？」他怎樣說呢？「萊米說：『他說在大祭日以前，你就越獄出去。』」公爵說：「難道像你這樣的人，也相信這樣的疑話？」萊米彈指說：「我雖不信，可是別人難免相信他。」公爵登肩說：「那末也好，只管叫格立攔來，否則此議只好作罷了。你要記得，一切都是由你去辦，菜也由你點，我只要管管你所說的好東西，你去定菜，却要說是我要吃的，叫店裏知道是我照顧他，你還可以告訴他，我在監裏一天就照顧他一天，我出了監以後，也不會忘記他的。」「你心裏還想將來有出監的時候嗎？」「我那怕等到主教老死了，還是存着出監的希望，我比主教年紀少十五歲，不過在望萊監裏，日子過得快，死得分外早。」「好了，我去定明天的菜。」「你看我是個好學生嗎？」我希望你能發受教。」公爵說：「我還希望你不必省錢，因為我在這裏的飲食起居用費，主教會給我惠鈔。」萊米走到門口，停住說：「我叫誰進來？」公爵說：「別的人都行，只不要格立攔。」「看守官怎樣？」「好的，你叫他帶棋盤來。」萊米說：「很好。」說完走了。

接着，看守官來了，對局下棋，公爵裝出很用心的樣子。原來公爵關在監裏，已經有五年了，過這五年，正好像過五十年一樣。眼前越獄的計劃已經成熟，只有兩天，就可自由，公爵心裏十分焦急，他現在還不明白怎樣越獄，只知道可以脫逃，却不知其中辦法，大約見了點心餡子，才能明白，但是他的朋友之中，究竟是誰替他這樣出力呢？關了五年監，還有這樣義氣的朋友，真是不容易，想到這一點，心裏着實高興，最料想不到的，除了這些出力的朋友之外，有一個女人在內，更是意料不到的。

公爵便想着這些，自然是無心下棋，輸了又輸，看守官贏得十分高興。但是有一樣，公爵消磨了三點鐘，盼

望到了天黑，就可睡覺；誰知睡覺正和假正經的女人一樣，越會不即不離的。公爵在牀上轉側不眠，直到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作了幾個惡夢，到天亮才驚醒起來。他夢見自己肩背生翼，先時學飛，起初倒飛得不錯，後來飛得高了，氣力不加，墜在無底深坑裏，忽然驚醒，出了一身汗，覺得十分乏。再睡着去，惡夢更加顛倒，夢來夢去，都是脫逃的事；有一回夢見找到一條地道，格立模在前掌燈領路，他跟在後面，兩個人摸壁向前去，那條地道越走越窄，後來兩壁收窄起來，不能容身，幾乎要把他們夾死，他拚命的往前走，也不能通過，看見格立模向前走，他想叫他轉身，又喊不出，忽然聽見後面有人在追趕過來，越趕越近了，這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越往前走，地道越窄，後來聽見菊米大笑的聲音，一把抓住自己，拖回監房裏，看見那裏有三個墳，都是從前瘐死獄中的貴族達官之墓旁，挖着一個新坑，正是預備他用的。他嚇得醒了，再也睡不穩了。

早上菊米進來，看見公爵面色不好，當他有點不適，恰巧有一個看守的人因為牙痛，也是夜中不眠，便告訴菊米說：「公爵一夜不會睡穩，夢中喊救好幾次。」菊米問：「爵爺，究竟你怎樣？」公爵說：「菊米，都是你不好，昨天向我談什麼越獄，我晚上做夢，夢見我從牆頭上往下跳，跌得半死。」菊米大笑說：「這正是上帝的警告，叫爵爺不要真的跳牆，這是做做夢吧。」公爵摸着額說：「這話有理，我從此收心不想，只好貪個饑嘴吧。」菊米想出許多法子，讓看守的人都走開了，公爵問：「怎樣？」菊米是已經定了：「好朋友，你點了什麼菜？」「你只管放心，點菜我是拿手。」「有酥皮大點心嗎？」「照呀！我定的酥皮點心，有個高樓大。」「是周太太手人做的嗎？」「我指定要他動手。」公爵說：「你可曾聲明，是我要的吗？」「我告訴過了。」公爵說：「他說什麼？」「他說一定要爵爺喝采。」公爵搓着手說：「好極了。」「我從來不知道公爵是考究吃喝的，因為這幾年來，我從沒看見過你今天這樣高興。」

公爵很怕自己露出馬脚，太高興了，也許萊米會犯疑。正好格立模站在門外，都聽見了，要進來干預。他進來對萊米招呼，萊米出來，格立模輕輕地說了幾句，當下公爵鎮靜了好些，裝出很生氣的樣子，喊：「不是我分付，那個東西不許進房。」萊米說：「對不起，是我叫他來的。」「你當然知道我看見他，就要生氣，叫他進來做什麼？」萊米說：「方才你不是和我約定的，他要進來伺候我們吃飯，得爺難道忘記那頓飯嗎？」「飯是沒有忘記，格立模我却忘記了。」「沒有，格立模就沒有飯。」「也好，就聽你吧。」萊米說：「來，格立模。」格立模走來，裝出死板板的樣子。萊米說：「得爺明天請我吃飯。」格立模瞪眼看他。萊米說：「你來伺候飯，你只管放心，我們吃剩下的，你可以飽吃一頓。」格立模鞠躬致謝。萊米說：「我要走了，夏物尼要離開幾天，有話叮囑。」公爵望格立模，見他又木強又冷酷，好像毫無主意。公爵說：「你請便，希望你趕快回來。」「得爺，今天願意打球報仇嗎？」格立模的眼色，好像是要他答應。公爵會意，說：「好的，不過你不要太高興，今天我立志殺你個大敗虧輸。」

萊米出了房，格立模目送着他走遠，等關上了門，趕快從袋裏拿出紙筆來，說：「得爺，你寫。」「寫什麼？」格立模嘴裏念着，公爵拿筆照着寫。「明晚的事，一切已經妥時，從七點到九點這兩小時內，你們留心，備好兩匹馬，我們從過道第一個窗口下來。」公爵問：「還有什麼？」格立模很詫異的說：「還有什麼？你簽字好了。」「就是這樣麼？」格立模爽直地說：「這還不簽嗎？」公爵簽了字，格立模說：「那個球呢？還在嗎？」公爵說：「有的，我想留備後用，收起來了。」他便在褥子底下找出來，交給格立模。格立模微笑。公爵說：「怎樣？」「我把信藏在球裏，趁好，今天下午，得爺打球的時候，無意中把球打出牆外。」「如果掉了呢？」「有人會拾的。」「可是圍了昵？」格立模點頭。公爵說：「還是昨天的圍了嗎？」格立模又點頭。公爵說：「就是盧斯福伯爵。」

格立模仍舊是點頭。公爵說：「你不妨把門葫蘆揭開了。」格立模說：「要到動手的時候，才可知道。」在牆外等我們的是誰？」「我可不知道。」「我真的急得要發狂了，你告訴我酥皮點心裏藏着什麼法寶？」格立模說：「一條打着結的繩，再把小刀，還有一個塔口梨。」「我明白了。」「這些東西我們一人拿一樣。」公爵說：「小刀和繩子是給我們的。」「那個塔口梨是給萊米的。」公爵聽得這樣周密，便對格立模誇贊幾句。

二十 伯爵和公爵夫人

正當包福公爵和格立模謀畫越獄的辰光，有兩個騎馬的人帶着一個跟班，進了巴黎城。原來一個是對伯爵，一個是波治倫子爵（即路爾）。這個少年，來巴黎還是初次進城的地方，景象蕭條，這個少年見了，也以爲意。亞島士向來也是很鎮靜的。三個人走過了好幾條街，走到一個地方，亞島士指一間房子給路爾看，說：「我在這屋裏，度過了七年快樂的生活，但是也可以說是極不快樂的生活。」路爾帶着微笑，很留心的打量那間房子，走到哥倫布街，在某店前站住，這裏本是他從前和那些好朋友們歡敘之處，但是過了二十年，物換星移，已經地是人非了。

他們下了馬，叮囑店裏的馬夫，小心餵料，用熱酒洗刷馬肚馬腳，因爲今天趕路太多。隨後定了房間。亞島士說：「路爾，你去打妝整潔，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今天就去見？」「不錯，我們半小時後就走。」少年鞠躬。原來亞島士這精神奕奕，路爾却只想休息；他本要在河裏洗澡，洗過就去睡覺，既是亞島士這樣分付，只好打消此念。亞島士說：「路爾，我希望你今天裝扮得好看一點。」路爾說：「可是帶我去看新娘子，你要知道，我只愛路易賽的。」亞島士笑了，說：「放心，我領你去見一位女人。」「去見那一個女人？」「是的，你見了她一定高興。」這個少年很着急的看亞島士，知道他開頑笑，就放了心，問：「這個女人有多大年紀？」亞島士說：「路爾，你不可問女人的年紀，因爲如果你能看得出她的年紀，是不必問的，如果你看不出是不可問的。」「那末這位女人，長得美嗎？」「她在十六年前，在法國可算得領國領城的。」路爾聽了，才曉得放心，他的義

父，決不能叫他去娶這樣一個美人，她當他未出世的前一年，才是傾國傾城的。於是他走到房裏，打扮得十分漂亮，下得樓來。

亞島士見了，滿心歡喜。看這少年的模樣，正是個上等，他的頭髮，從中間分開，拳曲向下，蓋了一點臉，戴着手套，穿着皮靴。亞島士自言自語說：「這位女人見了他，如果還不喜歡，我真不相信。」下午三時，正是會客的時候，兩個人出了店門，走過幾條街，到了一所門第巍峨的大宅前面。亞島士說：「就是這裏了。」亞島士上了臺階，告訴了閤人，叫他進去通報，說是費伯爵要見史華洛夫人。不久家人出來說：「史華洛夫人和伯爵雖然素昧平生，却很願意和你一見。」於是閤者前導，兩個人跟了進去，走到一間房門口，亞島士叫路爾先在前廳等，等他出來再帶他。

這位史華洛夫人，讀者總不是生疏的，她原是一位公爵夫人，今年四十五歲，看來徐娘半老，風姿依舊動人。她的秀髮，好似霧鬢雲髻，眼光仍舊像秋波一樣，腰支苗條，很能動人。從前一六二三年，她年紀還輕的時候，很是淘氣。有一天，和王后在離宮園裏，跳溝頑耍，把一個法國的太子跳丟了。現在史華洛夫人的淘氣，也不改從前。她聽到亞島士來見她，本來坐在房裏的，故意裝出風騷的樣子，去倒在榻上，手放在墊上，拿着一本打開的書。亞島士跟着閤人進來，夫人就轉過頭來，打量這位客人。看見亞島士身穿繡花衣服，外面披着一件罩袍，頭戴頂黑毡帽，插了紫色鳥羽，腰旁掛了家傳的寶劍。史華洛夫人雖然不認識這位伯爵，但看他的舉動，知道出身名貴，就請他坐下。亞島士鞠躬就坐，家人正要出去，亞島士使個眼色，他站住了。亞島士先開口說：「夫人，我今天冒昧地踵門求見，居然承你不棄，肯予賜見，我求你給我半小時，有話談談。」史華洛夫人微笑，嬌媚地說：「別客氣，我非常歡迎。」亞島士說：「還有一點，要先告罪，我要向夫人談些秘密事件，不要別人打擾。」夫

人分付家人說：『有人來找我，一概謝絕吧。』

家人出去了。兩個人無從談起，默了好一會。後來還是夫人先開口說：『我急於知道你此來目的。我這不知道你是誰。大約你從前在宮裏的，可是我從未看見過你，或者你是新從巴斯底大監釋放出來嗎？』『不對。我將來或者關在那監裏，也許難說。』夫人又要開頑笑了，說：『既然如此，請你快快說走，我却不高興再來奉陪了。』亞島士說：『我的名字，方才關人已經通報，就是叫費伯爵，我這個名字，你是很生疎的。但我還有一個名字，你也許記得。』『叫什麼？』我從前又名亞島士。』夫人說：『亞島士。』一邊搔搔頭髮，思索着亞島士說：『我提醒你吧，我是三個火槍手的同伴，一個叫達太安，一個叫顏士斯，一個叫……』夫人接住說：『亞島士。』『不錯，夫人還記得亞島士呢。』記得亞島士風姿飄逸，為人柔和，還會做詩，我却不知道他的近况。』亞島士說：『很不好，他做了教士。』史華洛夫人一面弄着扇子，一面說：『真可惜，我還要謝謝你。』『謝我什麼？』夫人說：『謝你的提醒，令我追憶起從前快樂的青春時代。』『那末再讓我提醒你追憶另外一件快樂事。』夫人說：『和那一件事可有瓜葛？』亞島士說：『也可以說有，也可以說無。』夫人說：『你請說，讓我看看到底怎樣。』

亞島士接着說：『亞拉米那時和土爾地方的一個女裁縫，非常要好。』『土爾的一個女裁縫嗎？』『她是亞拉米的表親，叫刺桑。』夫人喊着：『不錯，我記得了。當法國大軍圍攻拉羅西爾的時候，亞拉米寫信給刺桑，告訴她，有人要行刺英國白金漢公爵。』『是的，這事是真的，我要同你說的，也就是這個刺桑。你許我說嗎？』你儘說吧，可是不要說她的壞話。』『如果我說她的壞話，我就是個負心人了，我是不願意對她負心的。』夫人不覺詫異，問：『你既然不認得刺桑，你何必對她有什麼負心呢？』亞島士說：『自然有緣故。俗語說：』

得好。天下惟有兩個山，是不能相會的。俗語：當然也不是全沒有理由的。」我越聽越有味，請你完全告訴我。」夫人既然這樣高興，且聽我細說這亞拉來的表親，雖然是個女裁縫和宮裏的金枝玉葉，非常要好，是現在的王后，還叫她作妹妹。」史華洛夫人歎氣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亞島士說：「王后珍愛這個米桑，也有道理，因為是她忠心幫助王后，王后和自己的兄弟西班牙國王通信，全靠米桑做傳信人。」夫人說：「現在他們把這件事算作大罪。」亞島士說：「李却立主教因此恨極，要捉米桑去下牢，幸虧主教辦事不密，王后知道了這事，原來米桑先和王后約好的，如果米桑有了危險，王后就送她一本綠皮的新詩當作警告。」不錯的，你倒明白官閣的秘聞呢。」亞島士說：「果然有一天早晨，馬西拉王爵給米桑一本綠皮新詩，而且危險迫在眉睫，米桑便和她的女僕李第兩個人化裝為男人，那位王爵叫米桑打扮作武士，叫李第打扮作馬夫，預備了兩匹快馬，兩個人騎馬逃走。在快要到西班牙的大路上，他們恐怕走大路有人追趕，專走小徑，一路可說，風聲鶴唳，胆小得很，到晚上就借住在人家。」夫人拍手說：「一點也不錯，難道……」說到這裏，又不往下說了。亞島士說：「他們沿路的種種，我想到時光寶貴，只好從略；我只說他們到某村的情形，那村地名叫羅蘇拉。」夫人聽了，不覺寒顫，很詫異地看著亞島士。亞島士說：「我現在說的，比方纔說過的可有十倍。」夫人說：「我看你簡直是個妖怪，你只管說下去。」

亞島士說：「這兩個亡命客，走到羅蘇拉地方，飢餓疲乏交迫，那天是十月十一日。村上既無客店，又無大宅，鄉下的小房，實在不好容身，米桑平常是用慣香水的，受不了鄉下人家的氣味，於是決定還是到教士家去借宿。」亞島士說到這裏，似乎有點不便出口，夫人說：「你不要遲疑，只管往下說吧。」兩個亡命客去敲門，那時天已很晚，教士早已睡了，聽見有人敲門，門上也不會落鎖，他就請他們推門進來。教士的臥室裏，燈光未滅，

米刺穿着武士衣服，非常可愛，她把門推開了一點，探進頭去，求食求宿。教士這樣回答：「少年，你如果不介意，吃些這裏的殘飯，和我同睡一間房，你就不妨進來。」她們兩個人耳語了一回，教士遠遠見她們笑，後來米刺說：「先生，就是這樣吧，我們多謝了。」教士說：「桌上剩下的食品，你們隨便請用，可是請你們輕一點，因為我也是才走了遠路來的，想好好的歇一夜。」史華洛夫人聽到這裏，臉色不斷地變換。有時是詭異，有時是驚怪，有時怔怔地望，很想說話，又不敢去插嘴，十分着急的，要聽到底，說：「後來怎樣？」亞島士說：「以後的話，是很不便說的。」「不妨，好在這是米刺的事，又不是說我。」亞島士說：「有理，米刺吃過晚飯，跑進教士的臥室，她叫李窺睡在外面的椅子上。」夫人說：「我真奇怪，你怎麼會知道這樣清楚，除非你是妖怪。」亞島士說：「米刺有着傾國傾城的美貌，最能誘惑別人，像她這樣的女人，心裏非常的會淘氣，好似天生這種女人，是叫他們誘惑男人的。這一位美麗的蕩婦，忽然異想天開，想起她借宿的主人，既然是個教士，她就想去誘惑他，這樣後來就可以說，四大皆空的教士，也會被誘失身於她的。」夫人喊着：「伯爵，我聽了很害怕。」亞島士歎一口氣說：「可惜這位教士，究竟不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米刺的美貌太迷人了！」

夫人聽完，抓着亞島士的手喊着：「你說出來吧，你怎麼會知道這種詳情？否則你一定是個妖怪，我要請張天師收妖了。」亞島士大笑說：「我告訴你吧，有一個人，因為有着要務，那晚也走到狸拉，一小時前先到教士家借宿，忽然隔村有某家的少年，病重將死，來請教士，教士立刻趕去，分付那個借宿的人，獨自吃過晚飯後，就在家裏住宿，你就知道，米刺所誘惑的，並不是教士，却是那個在先借宿的人。」夫人趕緊問：「在先借宿的是誰？」亞島士站起來，鞠躬說：「就是我，對伯爵。」史華洛夫人默然無言了，好久，忽然大笑說：「這樣事情真有趣，原來米刺不會失身於別人，你請坐下，再往下說。」亞島士說：「我要供我的罪狀，原來那天我有着要

務，一到天亮，我就默默的起身出了房門，我那迷人的同伴，還做着她的好夢。我走到外房，看見那一個也沒醒；我看見那女僕漂亮的容貌，我很詫異，好像是從前見過的，再走近些，我就認得是季第，亞拉米替她幫過忙的，於是我知道這個迷人的亡命客是……夫人趕快喊：「米桑！」亞島士說：「不錯，是米桑，於是我走到馬房，找着我的馬，叫起跟人立刻走了。」夫人很着急的問：「從此以後，你沒有到個那村上嗎？」亞島士說：「我過了一年後，又到那村上去。」「可見到什麼？」我找着那教士，看見他正因為一件出乎意外的事，弄得手足無措。我未到那裏一星期以前，有人送了一個三個月的嬰孩在他家裏，孩子醒的那籃裏，放着一袋金錢和一眼紙，紙上寫着一六三三年十月十一日，這幾個字。」夫人說：「這天正是你遇米桑的那一日。」「不錯，可是那個教士，只記得他在那一天晚上，去陪着一個危篤的少年，次晨他回來的時候，米桑已經走了。」夫人說：「你也要知道，米桑在一六四三年重返法國，她立刻到那裏去尋這個小孩，她以前在難中流亡國外，不便把孩子帶在身邊，後來回到巴黎，她總想尋到那孩子，教他讀書。」「她找的結果怎樣？」「那教士告訴她說，有一個不知名的世爵，來把孩子領去，担任教養他。」「是的。」夫人說：「哦，我明白了，那位世爵就是你，一定是你帶着小孩子去的。」亞島士說：「夫人別那樣高聲，他在隔壁房裏。」史華洛夫人站起來，喊着：「我的兒子在這裏嗎？米桑的兒子來了嗎？我要見他！」

亞島士說：「他的父母是誰，他始終不會知道。」夫人抓住亞島士的手，喊着：「那事件你到如今還守着祕密，今天特為帶着小孩子來見我，我真是銘感得很。你這個人，又仁慈又慷慨。」亞島士說：「我帶他來，原希望你幫助他，我盡心竭力，教他長成，凡是上等人應該知道的，我都教過他，但是現在我因為幫忙同黨，要去戰爭，明天我就去辦一件極危險的事，生死難下，如果萬一我遭了不幸，他的責任就在你身上了，你就可以出

點力，讓他替國家服務。」夫人說：「你請放心，我總是盡我的力量。可惜我現在已經沒什麼力量了，我想盡我做得到的幫助他。至於功名富貴……」亞島士說：「這一點我早已設法好，我把祖上的采邑，派治僧給了他，他承受這點產業，就是一個子爵，每年的收入有一萬個利華。」夫人說：「你是個真君子，我現在急於要看這個小孩子，他在那裏？」他在大廳上，我去領他來吧。」亞島士走到門口，夫人叫他且慢，問他說：「他的相貌可俊美嗎？」亞島士微笑說：「正像他的母親。」於是他開了門，叫那少年來，史華洛夫人看見這個俊美的少年，滿心歡喜。

亞島士說：「密爾，你過來，史華洛夫人叫你吻手。」少年含笑走過來，跪下一條腿，吻着夫人的手，再站起來，他對着亞島士低聲問：「伯爵，這一位不是王后嗎？」史華洛夫人說：「不對，我不是王后，可惜遲了，否則我幫忙的地方很多呢。」一面說，一面抓住少年的手，拉他坐在身邊，又說：「你告訴我，你的志願怎樣？」密爾說：「據我的意見，上等人應該做一個武士，伯爵教養我多年，這是念念不忘的，我們來巴黎的時候，他對我這樣說，要領我去見一個人，她就可以在王爺面前保舉我。」夫人說：「我明白了，你能發到康狄公爵的部下，那是好極了。可是因為蒙伯桑夫人和朗薇夫人不對，我自己不便出面保舉你，馬西拉王爺是我的老朋友，他可以去向朗薇夫人商量，朗薇夫人可以給你一封介紹信。」伯爵說：「這是很好的，但是我的意思，想叫子爵不到明晚，就離開巴黎，不要多耽擱。」夫人說：「我可以對人說，子爵是你有意栽培的人嗎？」亞島士說：「我看現在以不宣布爲是。」密爾問：「爲什麼呢？」亞島士說：「密爾，我有我的心思。」密爾說：「我知道你做事總是胸有成竹，你這樣說，我自然遵命。」夫人說：「現在你就把子爵留在我的身邊，好在馬西拉在巴黎，我請他過來商酌，他不答應我，我不放他走。」亞島士說：「那真感激之至，我事體很忙，我要走了，今晚六點鐘，請你分

付子爵到客店見我。」夫人問：「你今晚到那裏？」亞島士說：「我們今晚到史克朗家裏，會一個朋友。」夫人說：「我今晚也要到那裏一走，請你賒等我，不要先走。」

亞島士鞠躬正要走出房門，夫人喊他回來，笑着對他說：「你和老朋友告辭，就是這樣簡單嗎？」亞島士吻着夫人的手，低聲說：「我只要早知道米 桑是怎樣送人的。」於是亞島士微嘆了一聲，含笑辭別了夫人。

二二 史克朗

在巴黎城裏的托那爾街，有一家住宅，巴黎城裏的轎夫家人，大家都知道。屋裏住着的主人，既不是世爵，也不是富翁；在這所住宅裏，既沒得什麼宴會，也沒有豪賭，連跳舞會也難得舉行的，但是那時巴黎的名流，差不多個個都來的，屋裏住的是小教士史克朗。他那間客廳，終日座中客常滿，有了什麼新聞，都在這裏談論。有什麼異常古怪的事，也在這裏討論，甚至於一切的諷刺別人的話，也都在這裏倒造，大家都喜歡來聽。

這位史克朗的出身是個小教士，原住在拉曼斯地方，他為人很得大家歡迎，他的軼事最多。某次地方有着大會，史克朗想要找一件有趣的事來娛樂，他就叫家人替他備體塗蜜，剪開一牀鴨毛，被他在鴨毛上滾滿身，黏滿鴨毛，很像一隻大怪鳥，於是這樣到街上去，挨家去探望朋友，引得街上的人歡笑不已。街上的人罵他，小孩子拾石扔他，他只好逃走，誰知他越逃後面有不少的人追他，他沒有方法，就跳在河裏，他原是會游泳的，但是河水甚冷，把他凍壞了，游到對岸，四肢麻木，動彈不得，醫生們用盡了一切方法，給他醫治，越治越好，結果成了癱子。於是遷到巴黎。

巴黎的人，老早知道他的，他造了一頂轎子，常常坐在轎子裏，去見王后，王后很賞識他。史克朗還口才敏捷，有一天，王后想給他一個封號，問他竟下如何，他說：『我頂想得到一個號。』王后問他是什麼，他說：『王后的病人。』因此大家都把他叫作王后的病人。王后每年還給他恤金，有一千五百個利華，自然史克朗不必為衣食耽憂，有了教堂的薪俸，還有恤款，過的日子倒不錯。

某日，主教的左右有一個人說：史克朗太和副主教要好，有點不妙。史克朗問：「爲什麼呢？難道副主教的性格不高尚嗎？」那人說：「倒不是。」「難道副主教性情不好嗎？」也未必。史克朗說：「難道副主教不是聰明人嗎？」他聰明太過了。史克朗說：「你說我不應該和他要好，究竟爲什麼呢？」那人說：「因爲他愛說一個人的壞話。」他說的是誰？」他太愛攻擊主教。史克朗說：「有一個人最喜歡說我的壞話，我對他十二分的感激，爲什麼副主教說別人的壞話，我就不該和他要好呢？」說過之後，史克朗是很倔強的，以後和副主教更加親近。

那次亞烏士要去見史克朗的一天，正好是一季的結束，按季發俸金的日子。史克朗打發家人，照常到會計處領取俸款。那知家人空手回報說俸款停止了。這時正好朗發在史克朗那裏，他聽了這句話，自願加倍的出錢補償俸款，送給史克朗用。史克朗是很能幹的，心裏一想，還是不受他的好，於是他自己設法把停止俸款的事，到處宣傳，不到下午四點鐘，全巴黎的人，都知道主教寇扣史克朗的俸款。這天是星期四，史克朗會客立刻來了許多客人，門庭若市，人人都替史克朗抱不平。

亞烏士走到某街，看見兩個騎馬的人，帶着一個跟人，在那裏走。亞烏士和這兩個個人，雖然完全不認識，內中有一個脫帽問他：「你可知道嗎？那個光棍馬色林，停止了史克朗的俸款。」亞烏士很恭敬的還禮說：「真的這樣嗎？豈有此理！」那人又說：「我看馬色林是只知道囊括自肥的國賊，你說可不是。」亞烏士說：「這句話，我可不好回答。」兩人鞠躬分道走了。亞烏士對路爾說：「我們今天機會正好，倒可以說幾句好話，安慰史克朗。」路爾問：「史克朗究竟是誰爲他個人這一點細故，倒驚動全個巴黎。他是一個退位的大臣嗎？」「不是，他不過多言善談，以談風討人歡喜的人，他身體短小，但是很博大家的歡迎，因爲他造了許多諷刺主教的

話，得罪了主教。路爾問：「上等人也作詩嗎？我以為這是雕蟲小技，上等人不屑做的。」「不錯的上等人作壞詩，人家是看不起的。如果作得好，很有盛名，某人就是個榜樣。但是我勸你不要作詩。」那末史克朗看個詩人。亞島士說：「不錯，我勸你在他家裏要少開口，多聽少說為妙。」我遵命了。亞島士說：「回來，你看見我很和一個人說話，德博理教士，你常聽我說起的。」我記得這名字。亞島士說：「你可以常跑到我們跟前，裝出要向我說話的模樣，却不要管我們說什麼，我為的是不願意別人來插嘴。」「好的。」

亞島士走了兩個地方，等到七點鐘，他和同伴的走到托那爾街，滿街都是驕夫馬夫，跟人熱鬧的，了不得。他進了房子，第一就聽見亞拉來，他坐在椅上，在他旁邊那把有四個小輪的椅上，就坐着史克朗，他身材短小，面貌雖不算蒼老，滿臉病容，眼神甚足，談風傾倒四座，他在那裏或高談，或說笑，或大笑，或恭維別人，真的應接不暇。他坐的椅子，四圍密層層的，全是男女來賓，房裏的陳設，可當華麗，兩個字，還有兩個家人在旁伺候。亞拉來看見亞島士，拉住他的手，介紹和史克朗見面，兩個人寒暄了幾句，史克朗回過頭，稱贊了路爾聲聲，路爾鞠躬示謝，他見有許多佳賓，心中有點不安。亞拉來又介紹亞島士和別的客人見面。

路爾心定之後，很留心四圍的看，看見房門開了，家人通報：「寶琳小姐。」亞島士拍路爾肩膀，說：「你留心看進來的人，她很有點歷史，理第四到她家裏去的時候，在路上被入刺死。」路爾很留心看她，他今天看見過很多的名流要人，却不知道這位女人，還和理第四有關。這個女人一進來，就有不少的人過來圍住她，她生得腰肢柔條，頭髮柔美，當時的人都稱她做母獅子。

寶琳小姐分開人衆，走向史克朗，對他說：「我聽說你忽然窮了，我探望朗布里夫人的時候，有人告訴我這個消息。」史克朗說：「我窮了，國家就富了，我真是極願意犧牲自己，以為國家呢。」有一個擲石黨說：「一

年一千五百個法朗，主教用的香水，倒很發了。」亞葛士認得說話的人，是方才在街上碰見的，亞葛士說：「我們的詩人，怎樣說的？詩人沒有錢，那有閒心情來做詩？」史克朗拉了寶琳小姐的手，說：「這話可也有理，好在我們失了長蛇，還有一個母獅子。」史克朗今夜議論風生，精神是非常的好。

寶琳小姐坐下來，一眼看見路爾，亞葛士說：「路爾，寶琳小姐看你，你上去和她相見，你可以隨便和她談天，不用拘束，却不要提起亨利第四的話。」路爾走進人隊裏，對寶琳小姐鞠躬，那裏房裏的客人，分作兩隊，一隊圍着米乃治，一隊圍住寶琳小姐，史克朗在兩隊間往來，拿坐的四輪椅子，車來車去的招呼。

亞葛士圍住亞葛士說：「我們什麼時候談話？」再等一下，等到客人來齊，我們說話，自然沒有人理會了。」這時房門又開了，家人報副主教進來，衆人聽見了，都擡起頭來，副主教名甘狄，也發得上鼎鼎大名的，亞葛士却是第一次看見他，甘狄眼睛近視，身材短小，臉色發黑，走路的样子得狼狽，他雖然這樣，但是很有一點武藝，他走進房來，幾乎碰倒一張桌子，史克朗掉過有輪椅子來，寶琳小姐點頭擺手地歡迎甘狄，甘狄不甚看見史克朗，等到看清了，又碰了椅子，幾乎跌一交，甘狄說：「我聽見你不得意。」這一句話，每一個客人都對史克朗這樣說，史克朗總是說兩句俏皮話回答，直到現在，一切的答話幾乎說完了，便說：「主教居然想到我，總算是有情的。」米乃治聽了，大笑喝采，甘狄說：「你現在門庭若市，那裏有錢應酬這許多朋友，你不如到我的教堂來，我給你一個差使做做。」史克朗說：「那可不必，我恐怕拖累你。」甘狄說：「也許你還有大家想不到的妙法過日子。」史克朗說：「我打算向王后借錢。」亞葛士說：「王后自己也沒有錢，王后的錢，本是國家撥去的。」甘狄回過頭，伸出手，給亞葛士說：「對不住，我方才看見你，我帶了一分禮來，送給你的。」亞葛士問：「什麼東西？」甘狄說：「是條婚帶。」大家走過來看，看見甘狄拿出一條帶子來，史克朗說：「又是擲石黨。」

掛狄說：「不錯。現在一切的東西，都是擲石黨的了。寶琳小姐，我要送你一把擲石黨的扇子。德理，我告訴你一個製手套人的住址，他作的是擲石黨手套。史克朗，我認識一家麵包店，作的擲石黨麵包，你只管去驗。」亞拉米接過帶子，紮在帽子上。

接着家人又開門，通報史華洛夫人。客人聽了，都站起來。史克朗趕快把椅子車去迎接。路爾臉紅了。亞島士對亞拉米位眼色，亞拉米走到窗口坐下。史華洛夫人一面和大家招呼，一面四周打獵，後來看見路爾夫人滿臉高興，看見亞島士夫人臉色有點異樣，看見亞拉米在窗子旁邊十分詭異，夫人問史克朗說：「史克朗，伏周怎麼樣了？」方才在路上向亞島士說話的人問：「伏周生了病嗎？」史克朗說：「伏周打牌受寒，病在危篤了。」那人又問：「他在那裏受寒病？」史克朗說：「在這裏，你可知道伏周原先發過誓，洗手不賭，過了三天，他賭興發得難熬，特地跑到小主教府裏，求我替他解誓，我正好和巴路士有事談論，那時呂晒士侯爵正在那裏，等賭錢的對手，一眼看見伏周，就拉了去賭。伏周說已立誓，還未解誓，不敢賭。呂晒士說：「如有什麼，由他負責。」伏周坐下來賭，輸了四百個柯朗，回去的時候，路上受了涼，結果一病不起。」亞拉米有半身藏在窗簾後，說：「伏周病得這樣重嗎？」米乃泊太息說：「我看這個偉人病重的很，恐怕要和我们永遠告辭的了。」寶琳小姐冷笑說：「他死嗎？那裏會的他，和土耳其人一樣，身邊有着肉屏風，香杜夫人替他弄牛肉茶，李那多夫人替他烘梅單，還有朗布里夫人替他煮粥。」史克朗笑着說：「我看你是很不喜歡伏周的。」寶琳小姐說：「你可說錯了，我不單歡喜他，還要替他念經，祝他超生極樂世界。」史華洛夫人說：「怪不得人家叫你母獅子，你說得真是利害。」路爾說：「這樣一個大詩人，你爲什麼說他壞話？」寶琳小姐說：「什麼大詩人？你，你真是從鄉下來的，你是沒有看見他，如果看見了，一定不說他是個大詩人。你可知道，他是條鬚呢？」那時有一個臉色

很黑的大漢，唇上有兩撇很兇的鬍子，身邊掛着刀，聽了小姐的話，喝采說：『我不是自己吹，作詩倒是舍我其誰的，伏周的詩壞透了。』路爾低聲問亞葛士：『這個說話的人是誰？』亞葛士說：『他叫雪克特。』路爾問：『就是某名著的作者嗎？』亞葛士說：『是的，他和妹子兩個人合作的。在史克朗旁邊和一個美貌女人說話的，就是他的妹子。』路爾回頭去看，看見有兩個女人才進來不久，有一個很有多愁善病的光景，樣子却是很動人的，頭上許多黑頭髮，眼光柔媚，她的同伴，臉色頗青，神色嚴厲，路爾一看見那個美貌的姑娘，他就打定主意，在臨走前去向她談談，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因為他看見這個女子，就想起路易森來。

那時亞拉米走到甘狄的面前，甘狄大笑，向亞拉米附耳說了幾句，亞拉米平常是不動聲色的，現在聽了這幾句話，不禁一跳，甘狄低聲說：『你也得裝出大笑，有人留心察看我們。』他說完了，走去同史華洛夫人說話。那時夫人的身體，也圍着許多人，亞拉米果然大笑，免得別人疑心他們商酌什麼，他看見亞葛士一個人坐在窗子旁，便慢慢的走上前，一面走，一面逗和熟人搭訕，不到一會，亞葛士同亞拉米兩個人深談起來，路爾果然走上前，站離不遠，亞葛士大聲說：『方才甘狄對我念伏周的長詩，我看寫得不錯。』路爾站了有幾分鐘，走開了，走到史華洛夫人寶琳小姐雪克特小姐一隊裏，甘狄說：『我不贊成雪克特的話，我以為伏周的確是個詩人，雖然他別的全不在行，他的政治思想，是全沒有的。』亞葛士問：『怎樣？』亞拉米趕快說：『定在明天。』『幾點鐘？』『約六點鐘。』『在那裏？』『在聖亞狄。』『誰告訴你？』『盧斯羅。』他們說到這裏，有人走來，亞葛士說：『他的哲學，是不行的，伏周是全不懂哲學，我很同意甘狄的話，伏周不過是個詩人。』米乃治說：『他的詩很好，可以說一致公認的，但是有一層，後世的人，雖然稱讚他，也要批評他的，他作詩的態度太不鄭重，他糊糊塗塗的，把真詩絕種了。』雪克特說：『是的，要絕種了。』史華洛夫人說：『他的書信也寫得不

錯。『雪克特小姐說：』講到書信，他真是個天才了。』寶琳小姐說：『他的幽默文章，都是很好的，要他正正经寫，卻永遠不會好的。』史華洛夫人說：『他寫的東西，卻很有趣。』雪克特將摺鬚子說：『據我看來，很欠自然，你看他某某文章就曉得了。』米列治說：『你却不要忘記了，他甚篇詩作得最好。』亞拉米走來，向史華洛夫人鞠躬笑着：『我不喜歡他一樣，他太會諷刺達官貴人了，什麼人都免不了他的諷刺，王后他還要挖苦。』雪克特擺出一個預備打架的架子來說：『什麼，他連王后都要諷刺嗎？我却不知道他怎麼挖苦王后的。』亞拉米說：『你不知道嗎？』史華洛夫人說：『我也不曉得。』雪克特小姐也說：『我也不曉得。』寶琳小姐說：『我也不曉得。』亞拉米說：『王后是不肯讓別人知道的。』史華洛夫人說：『你曉得嗎？』亞拉米說：『我還記得。』幾位女客都說：『念給我們聽聽。』亞拉米說：『我先說這詩的來由，有一天伏周和王后在芳田浦樹林裏坐馬車，他故意在那裏用心想要王后問他想什麼，果然王后問他想什麼，伏周故意想了一會，方才回答，要王后知道他是口占的。』於是亞拉米把伏周挖苦王后的詩，念了一遍，那是：『昔日磨難今已去，榮耀都到眼前來，舊情如夢試追憶，伊人長逝不復回，可憐陌路棄蕭郎，忍抱琵琶舊事忘，此日若逢白金漢，兩者何人是失望。』衆人聽了很詫異，說伏周太放肆了。

惟有那個眼光柔媚的女子說：『我聽了這首詩，真不勝欽佩。』路爾很和那個女子表同情，走到史克朗跟前問：『史克朗，那位姑娘叫什麼？她倒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史克朗說：『我的少年朋友你打算幫她嗎？』路爾紅了臉說：『我也很贊同那首詩。』史克朗說：『的確寫得不錯，不過在詩人隊裏，是不能說這句話的。』路爾說：『但是我並非詩人，我請你告訴……』史克朗說：『你要知道那姑娘的姓名嗎？人家都稱呼她作印度美人。』路爾說：『結果你並不會把她的名字告訴我，你要知道我是才從鄉下來的。』史克朗說：『你的意

思，是說你不懂得我們這裏用的字眼，還是不懂好，你不要學吧，不過是躊躇時候，等到你學會了，我們又改用別的字眼了。」路爾說：「既然如此，請你原諒，我還要問你，那位姑娘是誰？」史克朗說：「她是相嬾小姐。」路爾說：「她是從前亨利第四的朋友某人的家嗎？」史克朗說：「她是某人的孫女，方才從某處來，因此我叫她作印度美人。」路爾於仔細打量那位姑娘，那姑娘正好也拿眼看他，眼光接觸，她微微一笑。她問史克朗說：「你看伏周的好朋友你聽他們怎樣攻擊他，一個說他的詩毫無足取，一個說他的詩沒有韻，一個說他的詩全是俗套，一個說他的詩沒有興趣，他詩中的好處，被他們說得不值一文了。」史克朗和路爾聽了大笑，那個印度美人感到突兀，低頭不說了。路爾想：「這是一個聰明的女郎。」亞島士在遠遠的留心看着，臉上冷笑着。史華洛夫人對甘狄說：「請你去告訴對伯爵，我要和他說話。」甘狄說：「我樂意去說。不過我却不要人說，以爲我和他是朋友，我很敬佩他種種的冒險，但是我要等過了明天，再和他說話。」夫人說：「爲什麼要過了明天呢？」甘狄笑說：「你明天晚上就可明白。」夫人說：「你的因荷蘆真有趣。」回過頭來，對亞拉米說：「德博理，你今天還肯幫我忙嗎？」亞拉米說：「可以的，我隨時都願意效勞。」夫人說：「你去找對伯爵來，我要和他說話。」亞拉米把亞島士找了來，夫人對他說：「伯爵，介紹在此，你那個少年，帶了信去見，一定不會失望。」亞島士說：「他有你照應，不勝榮幸。」夫人閃動着眼光說：「你別妒忌他，如果沒有你，我怎麼會認識那個孩子呢？」說完，站起來，分付預備馬車。寶琳小姐是已經走了，雪克特小姐也正要去辭。亞島士分付：「路爾，你去扶着史華洛夫人上車，不要忘記謝謝她的薦書。」那時那個印度美人，也走到史克朗的跟前告辭。史克朗說：「你要走了嗎？」印度美人說：「我是最後才告訴的，你如果有伏周的好消息，千萬請你告訴我。」史克朗說：「如果他現在死了，也是要含笑瞑目的。」印度美人說：「爲什麼呢？」史克朗說：「因爲你稱讚他。」兩個人

都笑了，那姑娘回頭看史克朗，史克朗目送她出去。客人慢慢的分開了，有的互相耳語，有的傳遞書信的，史克朗裝作不理會。這晚雖然算是個朋友們的平常聚會，談的不外風月詞章，內中却很有秘密的用意，史克朗卻不高興去多管，因為他不是「王后的病人」了。

路爾送史華洛夫人上車，夫人讓他吻着手，她忽然感動母子的天性，突然兩手抱住路爾的頭，連連的吻着他的額，說：「子爵，我吻你，我替你祈禱，祝你一生快樂。」說完了，和他分手。馬車一面前進，夫人在車內揮手告別，路爾也擺手。亞島士看眼裏，含笑說：「路爾，你來，我們也該告辭出去，你明天早起，就要到王爺營裏去，今晚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下。要知道今晚你還是個文官，明早你就是個武官了。」路爾說：「我去當軍人嗎？你待我真厚了。」德博理走過來說：「伯爵，再會嗎？我回寺去。」甘狄也走過來，說：「德博理，再會，我明天要講經，今晚得回去預備。」伯爵說：「兩位再會吧。我回去要睡整整一天，我疲乏極了。」這三個人相向鞠躬，眼光裏帶着招呼的意思，史克朗看得很清楚。

史克朗目送他們出去，自言自語說：「三個人說的話，都是假的；勇敢的人決不會有什麼困難。他們也許替我爭回卹款來。他們可以用手，我可以用舌，我却要讓他們知道，我不是無用的廢人。」史克朗喊着：「尙平，十一點鐘了，把我車到臥室裏，杜嬾這姑娘，長得是真不錯。」他一面說，一面家人把椅子推到臥室。家人帶上門出去，托那爾街這所房子，現在籠在黑暗裏了。

二二 別子贈劍

次日天光發白，亞烏士起來穿衣服，看見自己的臉色很是難看，知道昨晚睡得不好。起來之後，神思恍惚，和他平日是兩樣的。他一面催促路爾動身，仔細替他收拾東西；他揀了一把劍，看看劍鋒和劍柄，可有什麼毛病，又拿了一口袋錢，放在衣包裏，叫家人把行裝細細整整齊齊。亞烏士樣樣都想到了，因此忙了一小時。等到一切都收拾完畢，亞烏士推開路爾的房門，輕輕的走進房裏。

路爾晚上睡覺，忘記拉上窗簾，這時日上三竿，照見路爾還沒有醒，頭枕着臂，黑髮猊額，臉上有一點汗。亞烏士彎腰低頭，看着這個孩子，見他緊閉兩眼，含着笑容。亞烏士一面看不禁記起自己早已過去的青春時代。雖然歲月不待，前塵如夢，現在腦筋一觸，便很容易的湧上心頭，想起自己青春時代的快樂，為一個女人而犧牲，不知道將來這個少年，被愛情糾纏起來，是什麼樣，自己想到因為愛情的糾纏，心裏受了無限苦痛，他預料將來路爾恐怕也要受他想到這一點，臉上浮起那憐憫的態度，忽然路爾從好夢中醒了，他看見亞烏士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問：「你來了好久嗎？」路爾是的。」「你不喊醒我？」我想還是讓你睡得充分。昨天我們東奔西走，你一定很疲倦了，你昨晚又睡得遲。」「你想得真周全。」亞烏士微笑問：「你今早好嗎？」路爾答：「我覺得精神很好。」亞烏士露出慈父樣子來說：「你要記得，你還要長呢，當你這樣的年紀，不應該過度勞苦。」是的。」說着他穿好衣服，亞烏士喊家人進來，那少年很快的就預備好動身，對家人說：「你去替我收拾行李。」亞烏士說：「你的行李已經收拾好了，我把衣包也收拾好了，把你要用東西全都整備完畢，我

看着你的東西，都擺在馬上了。」家人說：「伯爵分付整備端正，馬是候在門外待發。」路爾說：「你忙着收拾東西，我還在牀上做着好夢，你真是慈愛之至。」亞烏士很動了情，說：「原來你還有點愛我的意思。」路爾大受感動，說：「上天鑒我，我愛你敬你。」亞烏士忍不住，躲過臉去，說：「你看，可忘記了什麼？」路爾說：「不錯。」這時家人上前，低聲對亞烏士說：「子爵沒有劍，主人分付我把他昨日掛的劍拿去了。」亞烏士說：「我會給他一把。」

路爾卻不曾聽到他們的談話，他自己下樓去，走的時候，還舉目看亞烏士，似在想可到了辭別的時候；但是亞烏士，好像絕不注意。他們到了樓下，路爾見門外有三匹馬，十分高興，說：「你也同走。」亞烏士說：「我陪你走一段路。」路爾很高興，跳上馬。亞烏士慢慢的上了馬，分付家人幾句話，於是家人先回到店裏，後來才跟上他們。路爾不留心這些，只和伯爵一路走，過了新橋，沿河邊走，他們經過了好幾條街，家人來了，又向前走，大家都不作聲。路爾知道不久就要分手了，亞烏士不斷地說話，叮囑他，路爾知道是第一次分離，伯爵有點戀戀難捨。

三行人馬，出了聖丹尼門前進，亞烏士看看路爾的馬，說：「路爾，你也應該愛惜自己的馬。我常告訴你說，騎馬的人要體恤所騎的馬，別要大意。你看看你的馬，汗法淋漓，他已經乏了；你看看我的馬，却同初出槽一樣。因為你把鞍勒得太緊了，如果這樣慣常了，你以後要他轉動得快，就不靈了。騎馬人的性命，有時全在馬的靈變上面，你要記得再過八天，你就要騎馬上戰場，和習騎學堂的時候完全不同。」他說到這裏，又改了話，亞烏士說：「路爾，你看這裏是一個極好的獵鳥場，我記得有一天，看見你放手槍，你的手伸得太出，這是很吃力的，也不能描準，因此你放了十二響，只中了九次。」路爾含笑說：「你是發無不中的。」我略舉着手，就不大吃。

力，你可知道嗎？」我聽了你的話，以後就好了。還有，你別忘記，你比劍的時候，總是急於進攻，你們年少氣盛，輕舉是一個大缺點。因為當你進攻的時候，身子一動，劍鋒不能直取對方，你若是碰到一個老手，他很容易躲過你，還可以趁勢還敬你一劍，你就要招架不及了。」路爾說：「不錯，你常使這一手，這是別人學不到的一着。」亞烏士說：「天寒很有冬意，是了，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將來你去打仗，如果對方是一個人，我勸你讓敵人先放槍，因為先放不容易描準，你看他舉手的時候，立刻勒馬往後退，我靠這個法子，脫離危險，不止一次了。」你放心，我永遠記着你的指教。」亞烏士說：「我看他們在前面，捉着幾個偷野味的。」又說：「路爾，你還不要忘記，如果你臨陣受傷，馬應該立刻滾到旁邊去，不要在大軍所走的路上，否則是要被馬踏死的。不管怎樣，你若是受了傷，趕快通知我，就是自己不能寫信，可託人代筆。我治傷還有點把握。」路爾說：「我一定寫信，讓你知道詳情。」亞烏士說：「我們到聖丹尼了。」他們看見守門的兵有兩個，內中一個說：「又來了一個少年，好像也是去投軍的。」亞烏士聽見了，問：「你怎麼看得出呢？」守兵答：「我只要看他的樣子，他的年紀也正合式，他是今天第二個從這裏走過的。」路爾說：「還有一個少年，也和我一樣的，今天經過這裏嗎？」守兵說：「不錯，那一個是身材很高的少年，樣子威武俊美，簡直是個世爵的打扮。」

兩人進了城，路爾說：「他說的那個少年，倒好和我做伴，但是他那裏能及得你這樣照顧我。」亞烏士說：「我恐怕你趕那個少年不上，因為我還有事和你細談，說完了再和你分手，那個少年自然走得很遠了。」好的，於是兩個人，在街上騎馬，走到了一個長方式教堂門前，亞烏士說：「路爾，我們下馬吧。奧立文，你照管馬，將那把劍拿來。」他們進了教堂，亞烏士拿手探聖水，伸出來給路爾，路爾沾了聖水，畫個十字。亞烏士向管教堂的門房說了幾句話，回頭對路爾說：「我們跟他進去吧。」門房開了門，兩個人跟他下樓梯，地窖裏暗暗的

只有一盞燈火，窸窣擺着一個棺材，上面遮着繡荷花瓣的絨帷，原來這是路易十三的棺材，因為幼君尙未登位，因此暫停在這裏沒有奉安於先王陵寢。

兩個人站在棺前，靜默了好半晌。後來弼島士指着棺材說：「這一位王上，可以說昏庸之至。然而當他在位的那幾年，國裏政治很上軌道。現在只有焚燄青燈，照着他的棺材，從前他在位的時候，也有一個有才能的大臣，照着他走路。這棺材裏的人，其實不是王上，只是一個工具，那一個好像明燈一樣照他的，才算是真的王上，他利用這一位庸碌國王，倒辦了許多大事。那一個有才能的人，却是連墳都沒有，這一個人的脚下，也沒有他的葬身之地。王上原是君臨天下，尊榮到了極點的。當時王上雖然庸碌無能，但是王上的虛榮，是十二分的出色。其中却有兩層道理：第一點，是王上的本人，那是會死的；第二點，是王上的威力，永遠存在的。當日王上事，事受那位大臣的牽掣，後來那位大臣死了，不久王上跟着委駕，正好像那位大臣，恐怕王上毀壞他遺下的規模，所以把王上也帶走。你可知道貴為國君，雖然受世戴仰，不過只有了空名，如果沒有很好的大臣相幫治國，是不相干的。然而當前主教死了，人人都額手稱慶，真是糊塗之至。他們不會知道主教有治國的美才，主教當日一手攬着法國的大權，真是為所欲為，我當時也會很和他作對，我同幾個朋友都很反對他，幸虧沒有被他殺死，大約天意不過要留我，在今日告訴你，就是要你明白君王專制國事的真理。王上是會死的，王上的威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你以後如果碰到心無定見的當兒，要記得這個道理。我現在看你的前程，如在雲霧中。你的將來，也許比我們從前好些。我們的時候，是要和大臣交涉，王上不過是個虛名，你現在只要事王上，就已夠了。你只要替王上辦事，尊敬王上，這是一條正路。假使王上妄用其權，苛待百姓，王上的威權，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路爾說：『我聽你的話，敬上帝，敬王上；我將來如果殉難沙場，也是爲了上帝和王上。』亞烏士說：『你的話才是光明正大，你拿了這把劍吧。』路爾屈了一膝，伸手接劍，亞烏士說：『這寶劍原是我父親的，他一生忠君爲國，我很用過幾次，我可以說，每次用這劍的時候，無一次不是光明正大，問心無愧的。如果你還沒有臂力，不能把這劍揮洒自如，那也很好；也許你還要學學，碰到不值得用這劍的事，可以不必用的。』路爾接過劍來，說：『我有生以來，受你的恩養，我看這一把劍，好像你永遠伴着我一樣。』說完，吻着劍柄，亞烏士說：『子爵起來。』路爾站起來，和伯爵很親熱地吻了幾下，伯爵不禁深感到父子之愛，說：『現在走吧，你不要忘記我。』那少年說：『我是永永記着你的，如果我不幸身死，在我瞑目的一瞬，還想着你。』亞烏士上了樓，給門房一個金錢，對着供桌鞠躬，離開教堂，看見家人，說：『奧立文，把帶子收緊些，劍掛得太低了，好了。你跟着子爵去，等到格立模來了，你交代了他，就回來。』路爾你要知道，格立模胆大心細，非常能幹，他一定忠心於你的。』路爾說：『亞烏士說：『你先上馬，我要看你前去。』路爾上了馬，伯爵說：『路爾，再會，我的寶貝孩子，再會。』路爾說：『再會，我的義父，再會。』』

路爾的馬向前馳走，亞烏士且送着，默不作聲，看到路爾轉了彎，完全隱過了，才把馬交給一個鄉下人牽住，亞烏士又進了教堂，跪在一個黑暗的角上祈禱。

二二三 越獄四十法之一

這兩天裏，包福過着日子，真像熱鍋上的一蟻一樣。有些人初辦一件大事，與高彩烈，後來就冷淡了，包福却不是這樣。他的膽子極大，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整整在監裏坐了五年，真是焦急的很，現在既有了越獄的機會，自然是滿心快樂的。他想了不少的報仇方法，只要一越獄，就要去實行。倘若他一出去，夏物尼平常最苛待他，他第一個想報復；馬色林是更不必說了，而且包福公爵非常明白宮闈祕事，王后和馬色林的關係，他也洞若觀火，公爵若是一旦逃出來，宮裏一定要十分震動。他設想主敬知道這事，一定跑去告訴王后，說包福逃了，大家慌亂得落花流水；公爵一面想，一面微笑，快樂得自己好像已經出監了。他還作了好幾回這種夢。有一次，他夢醒了，看見自己還在監裏，菜米坐在對面擗盪，還聽見八個看守的人談笑。只有一件事，眼看了是滿意的，就是格立槐。他本是痛恨這個人的，這兩天變了，他越獄希望全在這個人身上。格立槐外貌一點不改，菜米還是相信他的。菜米心裏倒想讓公爵快樂一點，格立槐作出來的樣子，總沒有好臉。

菜米很想甘美地吃那餐晚飯，叫包福高興。因為菜米非常貪嘴，他知道晚飯有好酒好菜，馬太的接手人還告訴他，有一個麵裏的大酥盒，餡子是用野鷄片的，這回的酒，又是更加濃醇的；有了這幾樣好處，他自然要垂涎欲滴了。菜米想到這裏，以為吃晚飯的這一天，就是他一生裏面最快樂的一天。他忙了一個早晨，還自己跑到對過的酒店裏看看。馬太接手的人，真是特別巴結，在那個大酥盒上面，做出包福公爵的槍章盒子裏面，沒有放好餡子，旁邊擺着兩隻西鴿，一隻野鷄。菜米看見了，忍不住吞着垂涎，跑回去，手舞足蹈的，告訴了包福。

樣樣都很順當，這時夏物尼早已告假走了，監中事由萊米全權處理。格立模出來進去，儘自總着眉頭。

早晨公爵和萊米打球，格立模早已招呼公爵不要大意，格立模前走，包圍跟着走，他們那時所走的路，就是晚上越獄時應走的路。他們這次打球是在小天井裏，那裏十分冷靜，從來沒有什麼人到的，平常那裏監獄很高，不用守兵，打球的時候才有守兵站着的，未到這個天井裏，先要開三層門，門上的鑰匙各自兩樣的，到了院裏，格立模爬上一個牆洞，把兩隻腳掛在牆外，公爵明白是暗號，叫他把繩梯掛在那裏，萊米可莫明其妙，他們兩個人動手打球，公爵轉鋒大勝，萊米全輸了，有四個守兵替他們拾球，打完了，公爵笑萊米今天無心打球，又給了守兵兩個路費，賞他們吃酒。守兵向萊米請示，萊米叫他們到了晚上，才可以去吃酒，萊米心裏想，自己要去安排晚飯，他們現在去吃酒，恐怕自己走開，沒有人看管公爵。

誰知越獄的事，暗中早已布置得妥當，就是公爵自己辦，也不過這樣吧了。後來到了六點鐘，他們原是七點吃飯，早一小時樣樣都擺好了，旁邊那張小桌上，擺了那個大酥盒，盒頂還有繪章，那個酥盒的皮看過去也很可愛，烤得很透了，就是別的菜，色色俱佳，怪不得萊米餓，而且那時大家都焦急——幾個守兵急於想去吃酒，萊米急於想吃晚飯，公爵急於想要越獄，只有格立模一個人好像木雞一樣，臉上一點異樣也沒有，他從前在亞島工身邊學的鎮靜，現在很有用了。公爵却不斷的打量他，是有點不放心的意思。萊米先分付守兵出去吃一杯酒，替公爵祝壽，然後鎖上房門，把鑰匙都藏起來，指指桌子，意思請公爵動手。公爵看看格立模，格立模看看公爵，只有六點一刻，豫定越獄的時間是七點鐘，還有三刻，公爵想俄延一點時間，故意的說，要看完一章書，萊米要知道他看什麼書，這樣出神，連好晚餐也忘記了。從他肩膀後頭看過去，原來是羅馬大將檣的藏記，本是萊米送了獄章，找來借給公爵看的。萊米心想自作自受，從此打定主意，再不違犯獄章了。一時既不

動手吃。他就去忙開酒瓶，看看大酥盒子解饑。

六點半鐘，公爵從椅子上起來，認真地說：「古人之中，慳儉是一位最大的人物了。」萊米說：「你以為爲如此？」「是的。」「我的愚見，以爲還是澳尼拔，是個最大的人物。」「何以呢？」萊米大笑說：「因爲他不會留下什麼戰記。」公爵會意，自己坐下，請萊米在對面坐。萊米那時不用再請了。天下神氣最足的，總比不過害饑病的人，坐下吃好東西時候的臉容。等到格立模把湯送到萊米的跟前，那時萊米一臉的高興，是無法描寫的。公爵打量着他，微笑地說：「我看現在全法國的人，沒有比你這快活了。」萊米說：「這話有理，我自己也知道，如果我的肚子餓了，坐下有好東西吃，此樂真是南面王不易。況且主人又是個亨理第四的孫子，我真是受寵若驚的。」公爵點頭，謝他的恭維。格立模那時正站在萊米背後，聽了微笑。公爵說：「你可以說是善頭善腦的了。」萊米高興極了，說：「我不是瞎恭維，這確是真情。」公爵說：「那末你真是我的朋友嗎？」「自然，如果你出了監，我是很想你的。」「你想留我在監，以爲和我要好，真太豈有此理！」萊米說：「如果你常真出了監，你知道將來怎樣？你在宮裏，決不會好的，不過出了望桑監，再進巴斯底監，夏物尼雖然苛刻，管巴斯底監的官更凶。」公爵那時不斷的看鍾，恨不得時間過得快一點，聽見萊米談到這樣的怪話，倒覺得有趣。萊米說：「一個和尚的兄弟，和李劍立主教同一派的，你何必介意？公爵，你真是大幸，是王后送你來的。我聽說王后待你還不錯。你在這裏，既有散步的地方，還有打球的地方，而且也有許多新鮮空氣。」公爵說：「萊米，我聽你這樣說，倒不願意出獄了。」萊米說：「爵爺，希望你這樣想才好，但是你可會想過越獄？」「也許徒勞無功的。但是我倒很想過要越獄，現在山窮水盡，越獄的思想，還是有的。」「你相信那越獄的四十法嗎？」「是的。」萊米說：「爵爺，我們兩個人，現在好稱知己了，你越獄既有四十法，不妨說一個給我聽聽。」公爵說：「我很高興告訴你。」

樹立圍拿酥盒子來，菜米往後，坐着椅背，舉起那鐘紅酒，眯着眼睛，對着燈光。公母兩眼看鐘，那時過差十分可七點。樹立圍把大酥盒放在公母面前，公母拿銀刀子切酥皮。菜米說：『鋼刀好用。』他把自己的鋼刀遞過去。公母接了刀，說：『謝謝你。』菜米說：『我要聽你越獄的法子。』公母說：『我有一個法子，我認為是最好的，我總想有機一試。』菜米說：『你告訴我。』

公母一手拿叉，插在酥盒子上，一手拿刀，打了幾個圈，說：『第一點，先要個好管監，和你一樣。』『有了這個人，怎樣？』公母說：『我有了這個人，我想到有了這個好人，就得設法運動他，去找一個我老朋友手下的人，商量越獄之法。』菜米說：『這倒是一個好法子。』公母說：『我心裏雖然這樣想，不過我要找的朋友，總要是反對主教的，凡是君子，都應該反對主教的。』『低聲一點，你不要在這裏說這種話。』公母說：『我運動好了你，找着這樣一個人，那個人願受上司的信任，就能替我和外人傳遞消息。』『你有什麼法子，把信送到外邊呢？』『那倒不必担心。譬如說，我們常打的球，就可以用。』菜米聽得很有味，說：『用球嗎？』『是的，請聽我的妙法。我把一個球，打過牆頭，讓外邊的人拾去，球裏藏着信件，他收了這個球，另外扔進一個來，我們這樣就可以內外遞信，避人眼目。』菜米摸摸耳朵，說：『好法子，幸虧公母告訴我，我以後要留心看球了。』公母微笑。菜米說：『此法雖好，總不過是個裏外遞信的方法，不是脫逃的法子呀。』『這樣着手，再謀進行。』菜米說：『難以再有進步。』『你聽，譬如我給朋友一封信，說定某日某時，牽兩匹馬在塹外等……』『等你做什麼難道？那兩匹馬飛過牆頭，進來接你出監嗎？』『笑話！我有法子下去。』『什麼法子？』『用繩梯。』菜米要笑，又笑不出來說：『你總不能把繩梯藏在球裏。』公母說：『不是藏在球裏，却有別的好地方。』『藏在別的好地方，告訴我藏在那裏？』公母說：『舉一個例，比方藏在酥盒裏，也使得。』菜米喊着：『藏在酥盒裏嗎？』公母說：

「再舉一個例，比方我的老總管諾曼德盤了馬太的店。」菜米臉變了色，說：「什麼？」公爵說：「你不曉得嗎？菜米，素來是貪嘴的，他管諾曼德的酥盒子，還想吃一次，就保舉給我；我要了一個，請菜米同吃，看守的兵走開了，只留格立模伺候，格立模就是我的朋友，薦給菜米的，格立模和我同謀越獄，約定七點鐘動手，幾分鐘之前……」菜米出了一頭汗，看看鐘，說：「幾分鐘之前……」幾分鐘之前，我打開酥盒子的酥皮，他說着，酥盒打開了，又說：「打開酥皮裏頭放着兩把小刀，一條繩梯，一個堵口梨，我拿了一把小刀，指着菜米的胸口，我就說，好朋友，真抱歉，你若是動一動，喊一聲，我就要你的命。」公爵不會說完，早已站起來，拿着一把小刀，對着菜米的胸口，接着格立模不慌不忙的，也拿着小刀，繩梯，堵口梨各件。

菜米看看這幾樣東西，嚇得魂飛天外，說：「你難道真要我的命嗎？」「你不攔阻我，我可以饒你的命。」菜米說：「我讓你逃了，我自己不得了。」公爵說：「不要緊的，你丟了差使，我賠補你。」「你可立志要出獄嗎？」公爵說：「你問的倒好。」菜米說：「沒有方法可以留住你嗎？」「不必留我，我今晚要自由。」「倘若我攔阻你，或是喊救？」公爵說：「我一定要你的命。」恰巧鐘鳴，七下，格立模先是不響，忽然說：「七點鐘了。」公爵說：「七點鐘了，時候到了。」菜米覺得不加攔阻，太說不過去，於是略作攔阻的模樣，公爵繞了眉頭，把小刀輕輕向他刺去，刺穿衣服，刀尖剛刺到皮膚，就住了。菜米說：「發了，我不再動了。」我們立刻走吧。」菜米說：「公爵，我還求一件事。」「什麼，趕快說。」菜米說：「請公爵把我綁起來。」「為什麼呢？」菜米說：「可是證明我不是和你同謀。」格立模對他說：「伸出手來。」菜米說：「是要向後反綁的。」公爵說：「拿什麼東西綁？」菜米說：「就請拿公爵的腰帶。」公爵解脫帶子，交給格立模，格立模把菜米雙手緊繫反綁，格立模說：「你的脚。」菜米伸出脚來，格立模撕了飯桌的手巾，也細好了。菜米又說：「把梨拿來塞住我的口，否則他們要問我。」

爲什麼不喊救。」格立模塞他的口，菜米使着眼色，好像還要說話。公爵說：「你有什麼不放心？」「得爺要記得，如果我因此得了大罪，我家裏還有妻子。」公爵說：「你只管放心。」格立模堵他的嘴，原來叫堵口梨的這個東西，形狀像隻梨，裏面藏着彈簧，放進嘴裏，發聲則梨自然脹大，把口堵得密密地說不出話塞了之後，來米倒在地下，又推倒幾把椅子，好像打架的樣子。格立模從菜米的口袋裏掏出了一把鑰匙，開了房門，重復拴上鎖好，於是他和公爵兩個人，向小天井跑。先開了三層門，到了打球場，那裏沒有半個人影。公爵跑到牆頭往外一看，果然看見牆外有三個騎馬的人，牽着兩匹馬，公爵用手向他們招呼，知道他們是在牆外候他的，格立模掛好繩梯，原來是一條扭緊的絲繩，橫綁着一條棍子，人坐在棍子上，絲繩自己反扭，漸漸垂下來，落至地面。

公爵說：「走。」格立模問：「我先走嗎？」「自然讓你先走。他們第二次捉到我，不過叫我重新歸監，若是你被捉了，一定是個死罪。」格立模說：「是的。」他坐在小棍上，慢慢的垂向牆下去，公爵帶着焦急的眼光，看着他向下墜。墜了四分之三，絲繩忽然中斷，格立模跌在溝裏，公爵喊他，沒有回音，一定是傷重暈了過去，動也不動，有一個在外面等的人，立刻跑下去，用繩纏好，格立模，三個人把他拉上去。那一個人向上說：「請爵爺下來，你只要離地一丈五，就可以跳下來，草地很軟的。」公爵就垂下來。這一次繩上沒有短棍了，要慢慢地緣着繩爬下來，爬下五丈，公爵的身手真好，爬到繩盡頭，離地有一丈多高，一放手，落在地下，一點也沒有傷。他第一個看見盧斯福，另外兩個人，他却認不得。格立模暈過去了，還沒有醒來，他們把他放在馬上，綁牢了。公爵說：「往後我再謝你們，現在快走爲妙，上馬，上馬。那個愛我的跟我走。」他一跳上馬，一面跑，一面喊着：「自由了，自由了！」

二四 達太安到得正好

再接前文，達太安到了勃路，支了錢，從勃路到巴黎，原有四天的路程，達太安到了第三天下午四時，進了巴黎的聖丹尼門，前幾年，他只要整整兩日夜，就可以跑到，現在却被亞葛士趕過他的頭，亞葛士比他遲三小時起行的，却比他早到一天一夜，原來白蘭西歇得久了，不慣快跑，達太安很埋怨他，白蘭西叫苦說：「一個糖食店的老板，四天走四百里，已經算快了。」達太安問：「你真的立志在市井中度日嗎？我們辦完了事體，你還是回去做你的買賣？」也許你才愛奔波的生活，你看亞葛士，誰還相信，他從前是個最肯冒險的軍人。」

現在他安居故鄉，作個鄉紳，你也知道的，最滿意的生活是過安樂日子。」達太安說：「你倒說得好，我們到了巴黎，他們搭好架子，預備絞你。」他們到了巴黎，白蘭西趕快把帽子遮着臉，不叫人認得他，達太安拈着鬚，一面想起顏士斯來，心裏納悶，究竟顏士斯能否捨得離開安樂日子，重當軍人。

達太安走過一條街，看見顏士斯正在雪禮客店窗口，身披一件綉花的藍絨衣，在不停的打呵欠。街上走的人，看到他那樣衣錦燦爛的模樣，很不明白他為什麼還有厭世的意思。那時他也看見達太安主僕，喊說：「達太安，你來了嗎？」達太安說：「我回來了。」達太安等下了馬，就有許多人圍攔來看，後來他們兩主僕表示很不歡迎，那些人都見機走開了。顏士斯已經走來說：「這裏可找不到好馬房。」達太安說：「那却不好。」顏士斯說：「我不喜歡這個地方。」正好女店主來，黛林走來，聽見顏士斯的話，吃了一驚，恐怕又是前次達太安和瑞士兵打架的事，誰知達太安却一點不以爲意，反去同顏士斯說：「我的好朋友，我明白了，這裏的天氣，

自然不如你那裏。不要着急，我們不久就要換天氣了。」顏士斯說：「幾時我盼望趕快走。」顏士斯一面說話，達太安聽見門後有呻吟之聲，看見牆上有個極大極圓的影子，才知道是莫吉堂在那裏哼。達太安說：「莫吉堂，你在這裏恐怕不舒服吧？」顏士斯說：「他說這裏的菜頂不好。」達太安說：「爲什麼他自己不去動手？」莫吉堂歎氣說：「這裏沒有像我們大人池裏養的肥鯉魚，又沒有我們大人樹林裏的肥鵝鵝。我在酒庫裏，找了半天，找不出一瓶好酒來。」達太安說：「莫吉堂，我有要務在身，來不及安慰你了。」他說完，把顏士斯拉開，說：「道朗，我看見你穿了一大衣，很高興，我就要領你去見主教。」顏士斯睜大眼睛，詫異地問：「領我見主教嗎？」達太安說：「那有什麼害怕？」「我不是害怕，却是詫異。」達太安說：「你何必這樣他和從前的主教是不同的，他並不令人害怕。」「到底是到宮裏的。」「算不了什麼宮。」「王后總在那裏。」達太安說：「何必去管什麼王后不王后，我們並不是去見她。」顏士斯說：「我們立刻就要到王宮嗎？」「光陰是很寶貴的，我要借你的馬用了。」「我有四匹，隨你隨便擇用。」達太安說：「現在我只要一匹。」「不帶家人嗎？」「我們帶莫吉堂同走，他返有用，白蘭西是不必在那裏露面。」「爲什麼呢？」「主教對他未必歡迎。」顏士斯說：「莫吉堂，備馬伺候，你也得騎匹好點的馬，我們今天進宮，你應該神氣一點。」莫吉堂放心了說：「哦，原來我們不過來望望，不久就得回故鄉去。」達太安說：「莫吉堂，你的話不錯，不過你要把手槍預備好，以防不測。」莫吉堂聽得要帶武器，不高興，又歎一口氣。顏士斯說：「達太安，你說得有理，只要帶莫吉堂去，你看他的樣子，決不會辱沒主人的。」達太安聽了微笑。顏士斯說：「達太安，你却不去換衣服？」「我就這樣去。」顏士斯說：「瞧你的樣子，可以說風塵滿面。」達太安說：「主教看到這一點，就知道我是趕緊回來的，路上不會多停留。」莫吉堂牽了三匹馬來，達太安上了馬，精神奕奕，不像趕遠路來的樣子。達太安又說：「白蘭西把我的長劍拿

來。」顏士斯指自己的劍說：「我今天掛宮劍。」達太安說：「你帶把去刀吧。」爲什麼呢？」達太安說：「我沒有什麼理由，不過這樣是穩當些。」顏士斯分付：「莫吉室把我的尖刀拿來。」莫吉室說：「難道又要跟人打架嗎？你明白地告訴我，我也得準備一下。」達太安說：「莫吉室我們隨時隨地都要預防不測，你是知道的，我們都是剝削的武夫。」莫吉室說：「是的。」說完了全身披掛起來。三個人上了馬，走向主教府中，七點一刻到了。這天原是大祭日，路上遊人，熙熙攘攘，打量這兩個，一個好像衣錦榮歸，一個是滿面風塵。又看見莫吉室這大胖子陪着，倒覺得有趣。記得塞文狄斯曾作一本小說，叫作吉詞德先生，風行一時，有許多人就說，那胖子一定是書中的三歌，他去了主人，另找新主。

三個人到了主教府，火槍營伍班的找着主教的家人，呈上信件，家人進去通報。達太安回頭看顏士斯，好像有點驚惶。達太安說：「你別害怕，大鷹早已鳴呼哀哉，現在不過是個小鷹，你別害怕，勇敢一點，和你當年在歐萊角的時候一樣。你見了這個意大利人，不必太謙虛，他看見你越謙恭，要得步進步的。」顏士斯說：「是了。」家人來說：「主教請見。」主教坐在那裏，正在審查印款單，把那些人名字，鈎掉許多；他看見兩個人進來，主教說：「呀，達太安原來是你嗎？我很高興，你回來得快極了。」達太安說：「是的，我看了你的信，就趕快回來，我把道朗帶來見你，他是我的好朋友，原名顏士斯。」顏士斯行了一個禮。馬色林說：「極好看的一個軍人。」顏士斯伸直腰。達太安說：「他有名的比劍國手，矯揉皆知的。」顏士斯又對達太安鞠躬，謝他的吹噓。馬色林是最喜歡看狀貌魁梧的軍人，看見顏士斯那樣的雄剝剝氣昂昂，有他這樣的人幫忙，自然不錯。

主教看見顏士斯，想起當年他們原有四俠，便問：「還有兩位呢？」顏士斯正想答話，達太安搶上前說：「他們兩個，現有事纏身，不能前來，不久也就要來的。」主教問：「這位願冒矢石，替我們出力嗎？」達太安說：

「不錯，他一片忠心，出來幫忙，他是一位大財主。」馬色林最恭敬有錢人的說：「他很有錢嗎？」顏士斯說：「我一年收入有五萬利華。」馬色林微笑又說：「那麼真是一片忠心，肯盡些義務了。」達太安說：「大人大約是不大相信有這等的忠心嗎？」馬色林一手托着臉，坐在桌上問：「達太安你以為如何？」「我是確信，他肯盡力幫忙，但是替人出力，自然也希望有點報酬。」你的朋友想什麼報酬呢？「達太安說：「大人要知道，我的朋友有三處產業，一處叫道朗，在某處，一處叫巴禮，在某處，一處叫拔封，在某處，他希望將來要一個男爵，保護他各處的產業。」馬色林聽見顏士斯要的是爵位，不要他掏腰包，自然很中意，便說：「這個容易之至。」顏士斯走上前一步說：「我將來就是個男爵嗎？」達太安一隻手牽住他的肩膀說：「是的，我早已告訴過你了。」馬色林問：「達太安，你的希望如何？」達太安說：「我要大人知道，前主教升我做火槍營幫統，已經有二十年了。」主教說：「我明白了，你要我升你作統領。」達太安翰躬。主教說：「這件事，也是毫無問題的，我們往後從長計議吧。」道朗和我兩個人，赴場蹈火，都極願意，別人不敢辦，或是不願意辦的事，我們都喜歡擔任。」主教想了一會，答：「我原不希望你們做點例行公事，現在有幾件事，我覺得很棘手……上帝呀！出了什麼亂子？」原來這時人聲雜沓，突然有一個人滿身塵土，推開主教的房門，喊着：「主教，主教，在那裏！我立刻要見主教。」馬色林當作突來的刺客，立刻把椅子推向後，達太安、顏士斯兩個人，攔住進來的人。那個人說：「我是普安士親兵營的把總，在望桑當差，我有要事來稟告主教。」主教聽到有要事，叫達太安、顏士斯兩個人站遠些，主教對那人說：「你快說有什麼事？」那人說：「包福公爵越獄逃走了！」馬色林聽了，大喊一聲，身子向後一仰，臉色變成死灰，說：「越獄跑了！包福真的逃走嗎？」那人說：「我親眼看見他逃走的。」主教問：「你爲

什麼不放槍？」他已經逃得遠了。」「夏物尼呢？」「他請假返家。」「粥米呢？」「他倒在監房裏，組成一團，嘴已堵住了，身旁有把小刀。」主教說：「他的助手呢？」「他是同謀的，和包福同逃了。」主教聽了，哼了一聲。

達太安走上前說：「如果主教答應我，我看我們現在可以趕緊設法。」主教說：「你有什麼辦法？」達太安說：「只要主教下令，叫人追趕，一定追得到公爵。他要跑六百里，才能趕到邊界。」叫誰去追呢？達太安說：「我去追趕。」主教說：「你能捉到他嗎？」「爲什麼捉不到？」主教說：「他騎着馬，還帶着武器。」達太安說：「主教如果叫我去捉妖，我也要去抓住他兩隻角，拖來見大人。」顏士期說：「我可以相助一臂。」主教說：「有你們兩位去好極了，但是公爵一定拚命的抵抗你們。」達太安眼光如火說：「我們真有神肉復生之感，自然我們去和他打拚命一戰，顏士期，是不是？」顏士期說：「我們拚命打。」馬色林說：「你們還趕得上嗎？」達太安說：「如果馬好，那沒有問題的。」主教說：「也好，你們帶幾個人去追趕公爵吧。」達太安說：「沒有別的分付嗎？」馬色林說：「我給你一件公文。」於是提筆寫了幾行。達太安說：「請大人附帶提起，碰見路上有馬，隨我們搶來用。」馬色林說：「很好，你們替國家王上出力，可以那樣做的。公文寫好了，帶在身邊吧。」又對顏士期說：「道朗，我告訴你，如果捉到包福公爵，你可以穩得一個子爵。至於達太安，還說不定，只要你捉回公爵來，不問生擒死捉，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達太安拉了顏士期的手說：「就動身吧。」顏士期和他兩個人趕下樓去，分付衛兵們跟他走，一面分付備馬。達太安、顏士期、莫吉堂都上了馬，有十個兵願意跟去。達太安分付：「走吧。」顏士期說：「向前走！」於是煙塵滾滾前去。達太安說：「我不是對你說，可以一顯身手嗎？」顏士期說：「你說着了。」兩個人看見莫吉堂跟在後頭跑，氣喘力乏，他出的汗，比馬還多，十個兵落在更後。

這羣人在街上疾馳，引動許多人出來觀看，街上的狗亂吠；在街上轉彎的時候，達太安的馬碰倒一個人，他以為無足介意，不去管他，還是向前跑。其實這是很要緊的，達太安碰倒的那個人，後來幾乎推倒法國的王位，詳後文。

二五 路上追蹤

達太安這一羣人，一路奔向幽桑，先是出了巴黎城，進入大樹林，出了林子，就望見劉桑。達太安一馬當先，顏士斯緊跟在後，末了是葉吉望和幾個兵士。前面有一個山，達太安上山，看見監牢那一邊集着人，知道是包福從那裏逃的。幾分鐘後，他到了那一羣人圍立的地方，看見他們在那裏審察繩梯；那繩梯還掛在牆洞上。牆頭上的巡兵在走來走去，一個小軍官帶着幾個兵，守住公府上馬脫逃的地點。

達太安近前，小軍官說：「閒人走開！」達太安說：「我却不是閒人，有人去追趕沒有？」「已經有人出發，但是公府們騎的馬都是好馬。」「公府帶着幾個人？」「一共有四個人，其中一個受着傷。」達太安說：「顏士斯，你聽見嗎？他們只有四個人。」顏士斯聽了，很覺高興。達太安說：「他們走了多少時候了？」小軍官說：「兩小時又一刻鐘。」達太安說：「兩小時又一刻鐘，想來未必鴻飛天外。我們騎的也是好馬，顏士斯，不是？」顏士斯因恐傷了馬，歎一口氣。達太安問：「他們逃到那一方去的？」小軍官說：「我奉命不准洩漏。」達太安從身上拿出公文來說：「我奉王命而來。」小軍官說：「你去向監獄官說。」「監獄官呢？」小軍官說：「他在鄉下。」達太安勃然大怒，左手打開公文，給那小軍官看，右手拿出手槍，對着他的頭說：「這是王命，你得老實告訴我，我放槍打死你，他們到底向那裏走的？」小軍官看他認真起來，答說：「他們向萬度地方走的。」達太安問：「從那一個門出去的？」「從某門出去的。」達太安說：「你如果是騙我，回來要你的狗命。」小軍官說：「你若是捉得着他們，也不會回來管我了。」達太安聳聳肩，向大家下令前進。

自發現公爵越獄後，看城門的把城門關了，達太安又用恐嚇手段，才出了城，這樣耽誤了十分鐘。出了城門，便是大路，他們拚命的趕，但是馬的速度並不是一律的，才跑了一小時，已經有幾匹落後，留下三匹，一匹已無力竭斃命。達太安不肯回頭，顏士斯對他說明情形。達太安說：「讓那些兵士們落後吧，反正公爵只四個人，只要我和你趕上了，不怕他們。」顏士斯說：「有理。」又跑了兩小時，走了一百二十里，人倦馬乏，人和馬都是滿口白沫。顏士斯說：「我們讓馬歇歇吧？」「不，我們還是趕，趕到馬走不動，再說。你看路上的蹄痕，他們走過這裏不到一小時。」他們再趕，又趕了二十里，莫吉堂的馬倒了，顏士斯歎氣說：「喪了一匹好馬。」達太安說：「不要緊，主教陪你一千個畢士度。」「我不要。」「再上前去趕。」顏士斯說：「只要馬能走，」話猶未完，達太安的馬，也不能走了。達太安猛力策馬，那馬倒了。顏士斯說：「又倒了一匹好馬。」達太安發得拚命撕自己的頭髮，說：「我們只好不走了。」顏士斯把你的馬給我，呀，怎樣？」顏士斯說：「不好，我的馬也不濟了。」他才說着他騎的馬也倒下來。顏士斯下馬，達太安還想把馬扶起來，那馬的口鼻中全是鮮血。顏士斯說：「倒了三匹馬，騎着什麼走？」忽然聽見遠遠有馬嘶，達太安說：「你聽。」「什麼？」「馬嘶。」「也許是我們的人，趕上來了。」達太安說：「不對，馬嘶聲在前頭。」顏士斯掉轉頭，一聽，便說：「是別人的。」莫吉堂在路旁下馬，跑上來，說：「我的馬，也已寸步難移了。」那時天已晚了，顏士斯又聽見馬嘶。達太安說：「在我們前面五百碼左右。」莫吉堂說：「前面五百碼，有一間小屋。」達太安問：莫吉堂你的手槍可帶着？」莫吉堂說：「在身邊。」達太安說：「顏士斯，你拿出手槍來。」「拿了。」達太安自己也拿了手槍，說：「很好，顏士斯，你可知道，我們應該怎樣辦法？」「我不知道。」達太安說：「你知道我們是琴王在出力。」「這個我自自然知道。」「我們去搶那馬，替琴王辦事。」「好的。」達太安說：「不要多費時間，趕快去做。」

他們三個人在暗中，慢慢的上前，走到轉彎的地方，隔着樹林看見燈光，達太安低聲說：「小屋就在那裏。我當前領路，你們跟着我。」三個人挨着樹走，那裏離屋已近，却沒有被人看見。他們仔細打量屋裏，看見橫梁上掛着一燈，照着四匹好馬，旁放鞍勒，有一個馬夫刷馬。達太安打手勢，叫他們暫立後面，自己上前說：「我要買你的馬。」馬夫吃了一驚，回過頭來，看看達太安，十分詫異，不說什麼。達太安說：「我的話你可聽見？」聽見了。「你爲什麼不睬？」馬夫說：「我們的馬不是出賣的。」達太安一手去牽頂近的馬，說：「我只好順手牽了。」同時他的兩個同伴，一齊上前，各牽一匹。馬夫說：「這幾匹馬，今天趕過六十里路，才卸了鞍，休息不到半小時。」達太安說：「半小時的休息，已經很有馬力了。」馬夫喊救。達太安他們方配上鞍子，總管出來了，看見這樣的情形，大聲責問。達太安說：「好朋友，你如果還要多說，我手中的槍是無情的。」跟着把手槍揚了一揚。總管說：「難道你不知道這是蒙伯桑的馬？」達太安說：「更好了，他的馬，一定是好的。」總管退向門說：「我要喊人來的。」達太安說：「我也喊我的人，我是御前火槍營的軍官，後面還有十個衛兵，你聽不見馬蹄聲嗎？再過一會，你就看見他們了。」——其實這時候一無聲音，但是總管害怕，側着耳朵聽。達太安問：顧士斯，你配好馬鞍嗎？顧士斯說：「我配好了。」達太安說：「莫吉堂，你弄好了沒有？」莫吉堂說：「我也弄好了。」達太安說：「我們上馬吧。」三個人上了馬。總管喊着：「來，我們的人裝好槍，捉強盜。」達太安喊：「快跑，他們要放槍。」三個人好像一陣狂風地跑了。總管喊：「來呀，來！」達太安在馬上回過頭來說：「你要小心，別打死自己的馬。」總管在那裏下令開槍，火光一閃，三個人馬上聽見槍響，和彈子飛過的聲音。顧士斯說：「他們放槍的本領，真太不行，從前李卻立主教的時候，開槍比他們準些。」莫吉堂，你還記得我們在克拉隆路上的事嗎？莫吉堂說：「我從前中槍的地方，現在還覺得痛呢。」顧士斯問：達太安，你看我們會走錯了路？」達

太安說：「你聽見方才總管說的話嗎？」「怎樣？」「他說這幾匹馬是蒙伯桑的。」「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達太安說：「蒙伯桑的老婆是蒙伯桑夫人。」「怎樣？」達太安說：「蒙伯桑夫人是包福公爵的情人。」
顧士期說：「原來如此，這幾匹馬是蒙伯桑夫人給公爵預備的。」「是的。」顧士期說：「原來現在我們的坐騎，就是公爵他們方才騎的。」
達太安聽了，向他打趣說：「我的顧士期，你料事的本領，真可以說明察秋毫。」
顧士期說：「差不多吧了。」

他們再趕了一小時，馬嘴又噴着白沫，馬身兩旁，血汗淋漓。
達太安說：「前面有什麼東西？」
顧士期說：「天這樣暗黑，你還可以看見前面的東西，眼光真好！」
達太安說：「我看見火星。」
莫吉堂說：「我也看見。」
顧士期說：「我們追到他們嗎？」
那時達太安的馬，看見路旁一匹死馬，覺得向旁邊閃。
達太安喊着：「這裏有匹死馬。」
顧士期彎了腰聽，說：「我聽見馬蹄響。」
達太安說：「未必。」
「有好幾匹馬的聲音。」
「也許不是他們。」
顧士期說：「這裏又有一匹。」
達太安說：「死的嗎？」
「早死的了。」
「可有鞍子？」
「有鞍子的。」
達太安說：「那末一定是他們了。」
顧士期說：「好，我們追上去捉他們。」
莫吉堂說：「我恐怕彼衆我寡，不是我們捉他們，反而是他們把我們捉去。」
達太安說：「胡說！我們追趕他們，他們總當我們有大隊人馬，他們害怕自己就先分散了。」
顧士期說：「有理。」
達太安說：「你看見了嗎？」
顧士期說：「我看見前面閃着火星。」
達太安喊着：「快跑，快跑，再過五分鐘我們就追上了！」
三匹馬狂奔上前，接着連前面的一隊黑影也看見了。

二六 利害衝突

達太安一羣人，再拚命向前，追了十分鐘，看見前面的黑影，分作兩隊，越看越大，接着看得清楚是兩個騎馬的人，達太安喊着：「有兩個回過頭來，抵拒我們了。」顏士斯說：「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來的有一個人，沙着喉音問：「來的是誰？」三個人不答，拔劍上前，達太安喊着：「用牙咬緊馬韉。」顏士斯會意，和達太安同時用左手拔出手槍，那個人又喊：「來者是誰？你再上前，可不要性命了。」顏士斯說：「我們交手過的人，不知多少，你不是第一個。」那兩個人在路中間住，舉起鎗來，達太安說：「你們快讓路，否則難逃性命。」那兩個人先開槍，達太安縱馬前奔，離那兩個人很近，第三聲槍響，倒了一個人，這一槍是達太安放的，顏士斯沖過去的時候，用力過大，那人雖避過劍鋒，却被帶倒了，摔開那馬有二丈多遠，顏士斯喊：「莫吉堂，趕快送他回老家去。」他說完，跟着達太安向前沖去，顏士斯問：「你打得怎樣？」達太安說：「我打破他的頭，你呢？」顏士斯說：「我把他推落了馬。」接着又聽見槍響，原來是莫吉堂聽了主人的分付，開這一槍，達太安說：「無論如何，我們總以先下手為強。」顏士斯說：「不錯，但是又來了幾個人。」

那時又有兩個騎馬的，在前攔路，達太安趕上一步，喊着：「你們滾開！攔路的人，問：『你想怎樣？』」達太安和顏士斯一齊喊着：「捉公爵！」那個人大笑，接着哎喲一聲，原來達太安趁他不備，敬了他一劍，忽然聽見兩聲槍響，是顏士斯和另一個攔路人放的，達太安趕快在馬上轉身，看見顏士斯離他不遠，便喝采說：「顏士斯，我看你已經殺死了一個。」顏士斯說：「還沒有把他性命結果，我只打着了他的馬。」達太安說：「很好，

你不能發每次都中紅心，只要中了靶，就是了。嗚！我的馬怎樣了？」顏士斯喊着：「你的馬要倒了。」達太安的馬果然倒下來，原來是被敵人傷了馬。達太安罵了幾句，站起來。莫吉室說：「你要馬嗎？」達太安說：「要的。」這裏有一匹好馬。」他便隨手牽過一匹馬，達太安跳上去問：「你兩手牽着的馬從那裏來的？」那兩匹馬的主人都死了，我想留着馬以備後用，就牽了來。」顏士斯又裝好手槍，達太安喊着：「預備，又有兩個來了。」顏士斯說：「這樣打過去，要打到天明了。」他正說着，有兩個騎馬人跑過來。莫吉室說：「你打下馬來，那個人又起來了。」顏士斯說：「你爲什麼不殺死他呢？」莫吉室說：「我沒有空。我兩隻手都牽住馬。」立刻一聲槍響，莫吉室大喊：「不好了，我這次中槍的地方，正好在前次中的對面。」顏士斯轉過身來，好像餓虎出神，跳到那個倒下馬的人身上，那個人正想拔劍，說時遲，那時快，先被顏士斯用劍柄在頭上很命地打一下，那個人倒了。莫吉室中了槍，早已滾鞍下馬。達太安看見前面兩個騎馬人跑來，裝好手槍，他自己騎着新馬，鞍前橫放着一支槍。顏士斯說：「還是我們先沖過去，還是等他們來？」達太安說：「先沖過去。」顏士斯接着喊：「沖過去。」那時他們相距前面那兩個人，大約有四五丈，達太安先喊着：「我們奉王命捉拿逃犯，讓我們走！」有一個人答說：「我們可不知道王命。」達太安說：「很好，我們看看，有王命的你們可攔得住。」同時兩槍齊放，一槍是達太安放的，一鎗是顏士斯的對手放的。達太安那一槍，打中了對手的帽子。顏士斯的馬受傷，倒斃了。那個人又問：「你到底要往那裏去？」達太安說：「我找惡鬼去。」那人說：「那條路很容易找着的。」達太安看見那人舉起槍向他，自己已經來不及拔手槍對付，忽然想起亞烏士教他的祕訣，先把馬往後退，槍聲一響，中了達太安的馬腹，達太安立刻跳下馬來。那個人說：「白犧牲馬的性命，實在罪過，拔劍，拔劍！」他一邊說，一邊也跳下馬來。達太安說：「要劍就劍，我總勉力奉陪。」他一跳上前，立刻和對方交手起來。顏士

斯一手拿着一把手槍，伏在倒地的馬身旁。

達太安和那個人殺得難解難分，交了一會手，知道勢均力敵，攻了兩次，都得不到結果，只好往後退，對方知道，並不移動地步，達太安仍奮冲上前，再戰幾個回合，劍冒火星，還是不分勝負，他後來想到用他獨有的劍法，突然很快的向前刺，竭力一冲，以為一定得手了，那知又被對方架住，達太安打鄉談罵了一句，對方聽到了，立即向後跳，仔細在黑暗裏打量，達太安恐怕是計，不肯放鬆，仍想上前，顏士斯在那裏向對方說：『你要小心，我的兩支手槍已經實彈了。』對方說：『你為什麼不先放呢？』顏士斯放槍，火光照見達太安和對方的面容，兩個人同時喊起來，達太安喊：『亞島士！』亞島士喊：『達太安！』亞島士舉劍，達太安把劍放低，亞島士說：『亞拉米，不要放槍。』顏士斯聽了，擲下手槍，說：『亞拉米，原來是你嗎？』亞拉米收了手槍，插好了劍，亞島士伸出手，緊攥達太安的手，說：『好朋友。』達太安垂頭氣爽地說：『原來是你保護包福公爵嗎？我會立誓，不問生擒死捉，一定可以成功，現在我沒有法子，我丟臉了。』亞島士袒開衣襟，露出胸臆，說：『只有我死了，你才不會丟臉，你不如先殺了我。』達太安說：『我總算是不幸，我想只有一個人攔得住我的，偏偏恰是他攔住我，我怎樣去回報主教？』那時有一個人，在暗中說：『你去對主教說，你們兩個人來追趕我，打敗了我的四個人，又抵敵住費伯爵和德博理，後因為被五十多個人圍住，只好回來。』亞島士和亞拉米同時說：『這是公爵。』達太安和顏士斯聽了，然後退，達太安說：『五十多人。』公爵說：『請你看一看，是不是的。』兩個人仔細打量四面，果然看見自己已經被五十多人圍在核心，公爵說：『我聽見打架的聲音，我以為來追捕我們的至少有二十多人，我就帶護衛的人回來，我被入逼得山窮水盡，只好同他們打，我到了這裏，才知道只有你們兩個人。』亞島士說：『這兩位原是你敵萬夫的。』公爵說：『我要命令你們獻出劍來。』達太安喊著：『什麼我

們的劍永遠不能獻出來的！」顏士斯說：「不能獻的！」那時又有幾個兵想上前動手，被亞島士攔住了，說：「爵爺我有句話告訴你。」亞島士走到公爵身邊，說了兩句話。公爵說：「我好幾次感你的情，你算是第一次向我要求，我就依了你。」他回頭對那些兵說：「你們先退開。」達太安道：「你們可以自由了。」那些兵一齊向後散開，只有達太安和顏士斯兩個人站着。亞島士說：「德博理下馬跟我來。」亞拉米下了馬，和亞島士走向達太安。顏士斯這邊二十年來，四俠重逢這是第一次。

亞島士道：「我的好朋友，你可追悔你不會殺死我嗎？」達太安說：「我並不追悔，我只恨我們四人，成了反對黨，弄得大家沒有成就。」顏士斯說：「沒有成功，我們真是不幸之至。」亞拉米說：「你們兩位，不如攜手投入我們黨裏。」亞島士說：「不對，他們做事，總要俯仰無愧，如何會肯無端的反覆？如果他們已經歸附了主教黨，他們自然是心悅誠服的，決不肯自己失信。」顏士斯說：「我們現在是仇敵了，真想不到有這樣的結果。」達太安歎一口氣，默不作聲。亞島士說：「這是頂痛心的事，我和你們同樣地悲傷的很，不過還有法子挽回。好在彼此兩黨，現在還沒有完全決裂，還可以說合的。我們定期聚會，大家討論一下，你們以為怎樣？」達太安和顏士斯都點頭。亞島士說：「我們先約定集會的地點，把將來對待的方法，妥商一下。」大家都點頭。亞島士說：「我們在那裏集合？」達太安說：「羅亞大街，你們以為如何？」亞島士問：「在巴黎會嗎？」達太安說：「是的。」亞島士看看亞拉米，亞拉米點頭。亞島士說：「就是羅亞大街吧。」達太安問：「時間呢？」亞島士說：「明天晚上，如何？」達太安說：「那個時候，你趕回到巴黎嗎？」亞島士說：「回來了。」達太安說：「幾點鐘？」亞島士說：「明晚十時，怎樣？」達太安說：「很好。」亞島士說：「那時我們可以從長計議，究竟是戰是和，不管怎樣，我們總要商量定當。」達太安歎一口氣，「可惜可惜，我們軍人的名譽，現在掃地了。」亞島士說：「達太

安，你何必這樣難過，最不幸的，是我們沒有法，對打起來。亞拉米，我們走吧。」達太安說：「顏士斯，我們只好回去見主教，說明我們當面捉不到的理由。」突然旁邊有一個人說：「拜託你們告訴主教，說我返不老。」達太安聽得是盧斯福的聲音，公爵說：「我還可以幫你們的忙沒有？」達太安說：「爵爺是眼見的，我們已經是盡力了。」公爵說：「你們請放心吧，再會我們在巴黎會吧，你還可以有報仇的機會。」公爵擺手，他跟隨的人立刻前去，再過一會，在黑暗裏消滅，隨後連馬蹄聲也聽不到了。

達太安和顏士斯彷徨路中，看看四圍，只見一個人，他們當是莫吉堂，走上前一看，才知道不是的，原來那個人是格立德。達太安說：「格立德嗎？」顏士斯也喊着：「格立德。」格立德點頭答應。達太安說：「你牽的馬是誰的？」對伯爵的。」達太安說：「亞烏士，亞烏士，你真想得周到，你爲人真是慷慨。」顏士斯說：「我少受了許多辛苦，我最怕走路回去。」兩個人上了馬，達太安問：「格立德，你到那裏去，你不跟主人了嗎？」格立德說：「我不跟主人，我跟隨波治倫子爵，他現在法蘭德地方的大營從軍。」

於是三個人同回巴黎，忽然在路上聽見有呻吟聲。達太安問：「那一個？」顏士斯說：「大概是莫吉堂。」有人答着：「不錯，是我。」顏士斯上前一看，果是他，那位義僕便說：「莫吉堂，你的傷重嗎？」格立德很詫異地說：「莫吉堂。」莫吉堂說：「我的傷並不怎樣利害，可是傷的很特別。」顏士斯說：「你可以騎馬嗎？」莫吉堂說：「不能騎。」「你能走嗎？」「我只能勉強扶倒而行，到附近的鄉下人家養傷。」達太安說：「我們怎樣呢？我們要趕快回巴黎。」格立德說：「我照顧他吧。」顏士斯說：「格立德，我成謝的很。」於是格立德下馬，把莫吉堂扶起來，莫吉堂兩眼垂淚，究竟他是看見格立德下淚，還是因痛苦而泣，却沒有人知道了。

那時達太安和顏士斯前進，走了約有三小時，後面有一個送信的人，追過了他們的前面，這個人是替公

爵送信給主教的信裏這樣說，達·太安兩個人因衆寡不敵，沒有捉着逃犯。馬色林那天担着心事，晚上不能合眼，坐而待旦，到了天亮，接着這封信，信裏還說了好些和主教永遠爲仇的話。馬色林把那信讀了又讀，才收在口袋裏，自言自語說：「只有一樣還差強人意，巴路士受傷半死了，達·太安倒很有用。」主教說的巴路士原來就是那天達·太安在街上碰倒的那個人。

二七 四俠準備會談

達太安先去向主教覆命，再回到雲禮客寓。顏士斯看見他非常不高興，問他：「你可見過主教嗎？」達太安說：「主教太竟有此理了。顏士斯，你吃什麼？」顏士斯說：「我拿餅乾泡好酒吃，你也不妨嘗試一下。」我也吃一點金波祿拿酒杯來。」店伙拿過杯子來，達太安坐下，顏士斯問：「你可看見主教，他說些什麼？」達太安說：「我去見主教，他瞪着眼睛看我，我聳一聳肩，說：『我們敗了。』」主教說：「我知道你把情形告訴我。」顏士斯，你知道如果我把亞島士亞拉米的事對他說，豈不是害了他們兩個嗎？」顏士斯說：「是的。」達太安說：「我就告訴主教，說我們只有兩個人，他們有五十多人。」主教說：「是的，我聽說你們兩邊都開槍的，是不是？」我就說是的，可惜白費火藥。」主教說：「你們的劍，也見過太陽光。」我說不是的，見的是星光。」主教說：「我知道這一點，以後再叫你們辦事，衛兵們也要騎好馬的，如果他們這次有好馬，趕得上你們，你們自然可以踐言，一定把公爵死擒活捉的拿回來。」顏士斯說：「主教的話，也並不算怎樣難受。」達太安說：「他說的話自然中聽，但是他說話的情形，實然太令人難堪。」——這種餅乾，爲什麼能泡了這些好酒金波祿再拿一瓶來？」

店伙又拿過一瓶酒來，達太安說：「當我要離開的時候，主教又把我喊回來，問：『你們在路上倒斃了三匹馬，是不是？』」我答應一聲，主教問它們的價值。」顏士斯說：「主教還算顧念下情。」我就說要一千個畢士度。」一千個畢士度，說得可太大了，如果他知道馬的行情，他一定還要和你講講價。」達太安說：「他很想講價，聽過我說價錢，大吃一驚，瞪着兩隻眼，看見我也瞪着眼睛向着他，他知道我是不会讓價的，就走到桌子

邊，從桌裏拿些票子出來。」「拿出多少？」「那個守財奴，正好拿出一千個畢士度，一個也不多。」「這筆錢你可帶回來嗎？」「帶回來的，在我這裏。」顏士斯說：「他總算非常顧念我們。」「顧念什麼！我們不但給他拚命去冒險，還給他辦了一件大事。」「什麼大事？」「我們幾乎踏死一個議員。」「就是你在街上碰倒的那小黑矮子嗎？」「不錯，那個議員，向來很反對主教，主教痛恨他，真不幸，我的馬沒把他踏死，而且我聽說他的傷快養好了。」顏士斯說：「我也懊悔了我那一天，還特地把馬拉開，不要踐踏他，以後我倒得了一個好教訓。」達太安說：「我撞倒了議員，那個老財迷該給我點好處。」「你可不會把那個議員撞死，那裏會給你好處。」「如果是前任主教，至少也得給我五百個柯朗，現在不必再說了。」顏士斯你那三匹馬的價值怎樣？」「最好莫吉亞在這裏，他可以細數告訴你。」「你不妨大約說一聲。」顏士斯說：「某某兩匹，每匹價值二百個畢士度，某匹價一百五十。」達太安很得意地說：「除開馬價，我們還剩四百五十個畢士度。」「你得把鞍轡等件數在內。」達太安說：「是的那些一共值多少？」顏士斯說：「三副一起是一百個畢士度。」「就算一百個畢士度，我們還剩三百五十個畢士度。」「我們把五十個畢士度，還了房飯錢，剩下三百個，我們兩人均分。」「好的。」達太安一邊分錢，一邊自言自語說：「只有這幾個錢。」「別嫌不彀了，你告訴我，主教可會提起？」主教其實並沒提起他，如果說了，顏士斯是要灰心的，他就造出話來說：「他自然提起你，他還說……」顏士斯趕快問：「他說什麼？」「且慢，讓我想看，是了，他說：『你告訴你的那位朋友，我一定記着他。』」「好的，他的意思，一定是要封我一個男爵了。」

那時教堂鐘鳴，九下。達太安登一登肩，顏士斯說：「我們到十時，還要到羅亞大街赴約。」達太安很不高興地說：「顏士斯，你別再說什麼赴約，我因為這件事，整天心裏難受，我不去了。」「為什麼呢？」「他們兩個

人，使得我們不成功，我不願意去見他們。」顏士斯說：「你要記得，我們還算沒有打完，彼此一無勝負，我的手槍是裝好的，你和他們的劍，也還在手上。」「不錯，但是這次約會，我們會中奸計。」達太安原知道亞烏士不是這樣的人，他不過藉口來推却，不肯赴約。顏士斯說：「我們得去赴約，不要讓他們以為我們害怕；我們在路上可敵五十多人，難道今晚怕他們兩個？」「自然不怕。不過他們應該早告訴我們，說是他們和叛徒密謀。我看亞烏士和亞拉米，很在那裏辦秘密的事，我很疑心他們。我們昨天是無意中看出他們的情形，今天還和他們有什麼好說？」「你不相信他們嗎？」達太安說：「亞拉米做了教士之後，我對他很疑心，你想不出他是怎樣，我知道的；如果他要做主教，我們攔住他，就會遭他的毒手。」「亞拉米也許是做得到的。」「包福公傅也許把我們捉去下獄。」顏士斯說：「這是難說的不過我們在他掌握中的時候，他把我們放了；我以為去是要去的，只要我們注意帶了武器，還帶白蘭西去。」達太安說：「白蘭西是個擲石黨。」「分黨內亂弄得友敵不分，最是壞事，我很想把莫吉堂帶在身邊，他倒可助我一臂。」達太安說：「你有錢的時候，他是靠得住的。現在我們自己分黨，倒不是因為內亂，其實我們年紀大了，興致不如從前，而且見解不同，利害各異，多年的老交情，也只好分道揚鑣。」顏士斯我們就去，但不可不防備。白蘭西，你把馬和兵器都預備好了。」白蘭西問：「我們去和誰打架？」達太安說：「我們並不是去打架，這叫做有備無患。」白蘭西說：「你可知道，巴路士被人攻打，受傷幾死。」「啊，可是真的？」白蘭西說：「幸虧路人送他回家，隨後就有許多人躍問去慰問他，像副主教，朗翁，康太王傅，都到了；史華洛夫人和高度夫人也去。現在他們在那裏預備……」達太安說：「預備什麼？」白蘭西唱了一支擲石黨的曲子，達太安向顏士斯附耳說：「我若是踏死了巴路士，馬色林一定不勝歡迎。」白蘭西說：「主人原諒，我不能舉手打巴路士，或是民黨的人。」「你放心，但是你不妨一說，你從那裏聽說巴路士

的事。」白蘭西說：「是法力克告訴我的。」法力克這個名字好像耳熟能詳。「白蘭西說：「他是巴路士僕人的兒子，這個小流氓，看見兩黨相爭的時候，他也會相助我們那邊的。」達太安說：「他不是大教堂唱祈禱歌嗎？」巴生很照應他的。」達太安說：「我記得了，他還在某街某酒店做堂倌。」頗士斯說：「那樣的小流氓你倒認識？」達太安說：「他曾經幫過我的忙，他是很有用的，往後我還要利用他。」頗士斯說：「如果他知道你幾乎碰死他的老主人，他一定要痛恨你。」達太安說：「誰去告訴他呢？」

正巧亞島士和亞拉米剛到巴黎，兩個人先在路旁酒店小坐，天色已晚，想趕到羅亞大街，跟着的是巴生，格立模在照應莫吉室，等他傷愈，往法蘭德地方去，跟波治倫子爵，亞島士說：「我們找個客店，進去先換衣服，把武器留在客店裏。」亞拉米說：「伯爵這一點我可不可以為然？你要知道，我們這次要帶武器的。」亞島士說：「我們這次聚會，可以說克多吉少。」亞拉米你何以見得呢？」亞島士說：「我們都是好朋友。」亞拉米說：「原是朋友，現在情勢勢異，他們變成我們的仇敵，我們不能放心他們，尤其你更要小心。」德爾理說：「達太安追捕失敗，一定怨恨我們，去報告主教，主教趁此來一網打盡。」亞島士說：「你怎麼能發相信？」達太安和頗士斯兩人會買友？」亞島士說：「你說得不錯，在朋友立場，固然可說買友，若是仇敵，還說得過去。」亞島士又了手，點點頭。亞拉米說：「世事總是這樣的，你要記得，達太安是個最自負的人，這次他做的事，被我們破壞了，你還記得他昨晚怎樣的耿耿在心，如果他們這件事能達到目的，頗士斯可以作個男爵，他昨晚並沒得着男爵，他今晚自然還想等機會，我們不能不防備。」亞島士說：「若是他們無備而來，我們豈不是成了小人嗎？」亞島士說：「我若是不會的，我們可以藉口，因為我們遠道而來，又是叛黨。」亞島士搖首說：「亞拉米，亞拉米，你試想想，我們對待老朋友，還要借題藉口，我覺得這件事，心裏很難過，為什麼對待我們的老同伴，還要像

防備仇敵一樣？你喜歡怎樣就怎樣，我寧死不願帶兵器的。」那可不。你這樣做法，於己無益，而且還妨害了我們的工作。我們這一黨，都是倚靠你的。」亞島士很傷心地說：「也好，我聽你吧。」於是兩個人向前走到了羅亞大街的公園，四望不見別的東西，只有三個騎馬的人，這三個就是達太安、顏士斯、披着罩袍，在後面跟的是白蘭西，攆着長槍。亞島士亞拉米一見，就先下馬，顏士斯和達太安跟着下了馬，四個人上前相見，僕人隨後。亞島士若見路人對他們很注意，好像是有點知道他們此來目的。

亞島士先說：「我們到那裏去一敘。」亞拉米說：「園門已經上了鎖，如果諸位喜歡園裏靜僻，樹下的空氣好，我去借鑰匙來。」達太安打量黑暗的園裏，可有什麼東西，顏士斯從柵門縫中探看裏面。亞島士很從容地說：「你們如果喜歡別的地方，請你們只管說。」達太安說：「園裏很好，請德博理去借鑰匙吧。」亞拉米去拿鑰匙，臨行還可囑亞島士要小心，恐怕只剩他一個人，要就他們暗算亞島士，笑而不答。亞拉米去借鑰匙，後面一個人拿着跟來。那人說：「你首先要發誓。」亞拉米給那跟來的人一個路易說：「你放心，我給你一點酒錢吧。」那個人搖頭說：「你不肯發誓嗎？」亞拉米說：「我用不到發誓。現在我們四個人，都是好朋友。」那三個齊聲說：「不錯，我們都是好朋友。」達太安附耳對顏士斯說：「你可聽見？」「什麼？」「他不肯發誓。」「發什麼誓？」拿鑰匙的人要亞拉米發誓，說我們不是來這樣打架。」顏士斯說：「亞拉米不肯發誓。」「是的。」顏士斯說：「那末我們該隨時留意呀。」兩個人說話的時候，亞島士很留心的看着亞拉米開了園門旁立，讓達太安顏士斯先進去。達太安進園的時候，長劍柄碰了柵門，從罩袍裏露出手槍來。亞拉米摸亞島士的肩膀，指着達太安的手槍，低聲說：「你看見嗎？」亞島士長歎不語。亞島士進了園，亞拉米最後進去，又把園門，反鎖了。兩個僕人站在園外，彼此站得很遠，好像兩方面互相警戒的哨兵。

二八 解圍

四個人走到園中，看見明月當頭，他們恐怕給別人認得，都躲到樹下去。恰好樹下有幾叢長藤，亞烏士讓達太安、斯坐下來，他和亞拉米站在面前。這時大家都難以爲情，等了一會，默不作聲。亞烏士先說：「諸位，今晚我們在這裏相見，就可以證明我們交情還是似舊一樣，我們都不失信，這就很好了。」達太安答說：「伯爵，我想你只管在這裏恭維我們，實在我們很覺有愧的，我們倒不如光明磊落地講話。」亞烏士說：「我原意如此，我們要開誠布公坦坦白白地說。你先說，你對我和亞拉米可有遺憾的地方？」

達太安說：「好的，我前幾天到波治倫來探望你，我和你商量的事，你却假癡假呆的，你不好好把我當作朋友，反把我看作不知世務的小兒，我們的交情並不是昨晚我們比劍的時候斷的，當我在你家裏的時候，密交已絕了。」亞烏士帶着責備的樣子說：「達太安！達太安說：「你叫我開誠布公的說，我自不肯隱諱。我心裏的話，都說出來了，好教士，我要告訴你，我對待你，也是開誠布公的，但是你不誠實。」亞拉米說：「你却自己不反省一下，你找我，要和我商量一件事，到底你的目的何在，却不說出來，你不這樣告訴我，我告訴你什麼來？我告訴你馬色林是個光棍，我根本不願替他出力，我可不曾這樣告訴你，我不替別人出力，不但如此，我還告訴你，我要幫王公的忙，我却想到你也許是奉主教的命來捉我，我說你不是歸了黨嗎？你既然可以歸黨，我們也可以歸黨，你有你的密謀，我有我的計劃，我們並沒有調換，這是最好的，可見我們都可以各行其是。」達太安說：「我不責備你，可是方才伯爵在這裏談交情，我就和你談談對朋友的態度。」「你怪我那一宗行

爲不對？達太安聽了生氣，滿臉通紅，站起來說：『我看你真是一個耶穌軍的好徒弟！』達太安站起來的時候，顏士斯也跟着站起來，四個人怒目相對，亞拉米聽了達太安那句話，也很生氣，一手去拿劍柄，亞島士止住他，說：『達太安，你因為昨晚沒有成功，大概餘怒未息，我以為這樣一點小錯誤，不能發使我們二十年的交情，付之流水，你有什麼怪我的地方，我若是錯的，我不妨道歉。』亞島士說話的鎮靜態度，常能感動達太安，倒是亞拉米不耐煩的樣子，叫他生氣。

達太安轉向亞島士說：『伯爵，我才明白，當我探望你的時候，你早已參預密謀，不肯告訴我；我探望德博理的時候，他也有了密謀，也不肯告訴我。假使我早明白，你們要出力幫亂黨的忙，和我反對，我決不肯昨晚自告奮勇，你們不能因為我有分寸，不肯胡亂問人，就當我是個大傻瓜。我若是肯去打聽，我不會長此蒙在鼓裏，有些人是一定要爬繩梯，才能到德博理的屋裏，有些人却承蒙他優待，可以爬木梯的。』亞拉米疑心達太安看見顏德夫人爬梯，十分生氣，臉色鐵青，喊着：『你說什麼？』我說事實，可是無論我看見什麼，我不肯參預，我不必談這件事，但是我不喜歡口是心非的人。大約火槍手變了教士，變了火槍手的，隨你變到那裏去，總是口是心非的人。』又指顏士斯說：『這一位是和我同意的。』顏士斯從未開口，到了這個時候，點頭說：『是的。』他一手去抓住劍柄，亞拉米往後跳一步，拔出劍來，達太安立刻站穩地位，擺好招架的樣子。亞島士看見情勢緊急，伸出手來，攔住他們，他一手拔出劍來，擺在膝上，一折兩段，摔在地上，回頭對亞拉米說：『折了你的劍。』亞拉米遲疑，亞島士說：『我叫你折，你就折。』又低聲說：『我要你折了劍。』亞拉米臉上更加難看，沒有法子，把劍折斷兩段，又手站着，氣得顛頭地對達太安看見這個情景，放了手，顏士斯也收了劍。

亞島士舉起右手說：『從此我們再不要如此，上帝在上，實鑒我心，我從今以後，不和你們比劍，我們好幾

年都是好友，我的仇人就是你的仇人，我們曾經同甘共苦，我們四個人同審這一件案，同定罪名，把一個女人正法。只要記起這一件，就可以把我們四個人連絡在一起，那個女人心如蛇蝎，惡貫滿盈，死有餘辜，也許我們對待她太過分了。達太安，我時常疼愛你，好像自己的子弟，顏士斯，你是我多年的心腹朋友，亞拉米對待我們，也是同兄弟一樣的。我們去理那個馬色林做什麼？李卻立主教，我們尚且不去管他，那班王公又算得什麼！我們還幫過王后多少忙。達太安，我昨晚和你比劍，我真非常後悔，求你想我，我可以發誓，我和你的交情是久而彌永的。亞拉米的意思，我看也和我同情的。大家聽了，默不作聲。後來亞拉米說：「顏士斯，我也後悔和你交劍，我也發誓，我和你的交情，是永遠一樣的。我這發誓，我從此以後再不和你比劍，我也永不介意於心。亞拉米，我們走吧。」達太安攔住他們說：「且慢，你們在此，我也要發個誓，我今晚對天立誓，我寧可把血流盡，或者死於刀下，也不願意失去對亞拉米的敬意，對亞拉米的交情。」他說完了，伸出手來，亞拉米攙着他說：「我的兒子。」顏士斯說：「我不發誓，我感動得無話可說，我自己知道，如果我沒有法和你們打架，我只好讓你們刺我，我絕不放手，你們都是我的最好朋友。」他說完了，走去抱住亞拉米，不禁下淚。

亞拉米說：「我久懷的願望，就是如此。我平時常說，我今天再說一番，我們雖然有時途徑各異，我們的前程，是早已互相縈在一起的，雖然有時爲了環境不同，我們各歸各黨，或者發生衝突，但是我們的交情，總還如舊。達太安，我是很敬重你的見解，顏士斯的意思，我也是一樣的敬重。大臣王公王上，在大革命的時代，也許會在狂風暴雨中消滅，被內亂掃蕩，但是我總覺得海可枯，石可爛，我們的交情，是堅如金石。」達太安說：「不錯，從前我們在砲台角同冒險，拿了一塊手巾當旗子，被敵人的槍子打成蜂窩一樣，後來李卻立主教叫人，在旗上繡朵蓮花，這面旗就算是我们四個人特別的紀念。我們四個人同保護這面旗子吧。」亞拉米說：「不

錯，現在別管我們是主教黨，或是擲石黨，我們的交情，不因此而受影響，我們將來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亞島士說：「將來如果我們兩方以兵戎相見在戰場面面相對，我們就要記得羅亞街三字，當作警告。我們左手拿劍，右手緊握，表我們的交情就是在槍林彈雨中，也是如此。」顏士斯說：「說得好。」達太安對亞島士說：「你是天下第一的好朋友，我們都感激你。」亞島士高興極了，說：「諸位伸出手來，我看我們都是奉基督教的。」達太安說：「自然是的。」亞拉米說：「現在因為要發誓，無論如何，我們這次都算是奉基督教的。」顏士斯禁不住流淚，一邊拭淚，一邊說：「我不拘對着什麼都肯發誓，那怕對着驢，對着驢，也是可以的。我今生今世，永不忘現在這一天。」亞島士說：「誰有十字架？」顏士斯和達太安都搖頭。亞拉米微笑，原來他頸上掛着一串珠，中間有一個鑽石十字架，他拿了出來，說：「我有一個。」亞島士說：「我們四個人對着這個十字架發誓，交情永遠不斷，非但我們四個人，要守這次的盟誓，連我們的子孫，也永遠不渝。」四個人一齊喊：「是的。」達太安對亞拉米輕輕地說：「你這個老滑頭，你叫我們都對着擲石黨的十字架發誓。」

二九 渡河

再說路爾辭別了他的義父以後，拍馬快跑，一來因為是心裏非常難過，二來不讓奧立文看出他臉上難過的神色，跑了一點鐘，心裏才解開一點，這算是他頭一次的自由到社會上去；想起自己的前途，好像是一片的光明，再走一會，看見只和奧立文形影相對，自然覺得寂寞，回想從前和他義父閒談，十分有味，因為亞烏士和他出來，總把沿途的名勝古跡告訴他。

路爾到了某處，看見林梢露出小堡，他就想起維力來，不覺停止脚步，凝望了十分鐘光景，一路走，一路太息。奧立文問他，他也不答。路爾看了這個堡，好像看見了故鄉的維力地方，因此憶起前情，他從前第一次和路爾相見，以至他和這個小女孩辭行，往事歷歷，如在目前，看見路上一株樹，或是屋頂上的一支定風旗，他就聯想起從前的境況來。主僕兩個人，走了些路，看見離開路邊的附近，有一家小客店，路爾下了馬，分付僕人牽到馬房，自己在樹蔭小坐。那時雜花生樹，有許多蜜蜂繞樹飛來飛去，他看見樹下有張桌子，便叫奧立文去，向店主人借紙筆墨水。奧立文走到店裏去了，路爾獨自倚桌坐着，凝望着眼前的美景，忽然看見有一個人從面前走來。這個人紅臉孔，腰間繫一條手巾，膀子上又掛了一條頭戴小白帽子，手拿紙筆墨水，走到他面前說：「少年人大概有同樣的嗜好；不到一刻鐘之前，有一個和你年紀彷彿的少年世爵，騎了一匹好馬，也在這樹蔭少歇，叫我搬桌椅出來，和一位老先生吃飯。他們兩個人，吃了一個酥盒，一瓶好酒，那瓶酒完全喝乾，因為我們這裏的酥盒好酒，非常有名，你如果也要，我就去拿來。」路爾微笑說：「謝謝你，不要了，我只要你的墨水是

黑的，筆是好的，我就照着酒菜同樣的付價。」店主人說：「很好，我不備酒菜了，就送上紙筆墨水吧。」也好。」店主人把紙筆墨水擺在桌上，路爾立刻提筆寫信。店主人打量着他，很稱讚這位少年客人的美貌。奧立文正好走出來，店主說：「這位客人和方才那位不同，這位客人一點胃口也沒有。」奧立文答說：「我也不知道詳情，我們這位少年主人這兩天似乎不思飲食。」他說完了，陪伴店主人走進店裏，兩個談談家常，倒很投機。

路爾寫信給亞島士信上說：「我趕了四點鐘的路，歇在這裏，便寫信給你。我有生以來，從未離開過你，我現在每每回過頭來，向你說話，好像你還是在我身邊一樣。我一個人，心緒紊亂，十分寂寞，對於你依依難捨的情緒，實不能形諸筆墨。我知道你也會意，和我表同情，我請你常寫信給我，我希望你寶貴的教訓。我現在非常掛念你，因為你雖然沒有告訴我，我也不便追問你，我却知道你現在去冒險辦事。因此我很焦急地等你的來信。我離開了你，一切覺得茫無頭緒，沒有你指教我，我自己很不放心，恐怕萬一失足。我的小朋友路易賽，她的近況怎樣，望你時常告訴我。你還記得，我們從波治倫動身的時候，那小女孩還不會全愈。我在你身邊度過快樂的童年，我常不忘懷，我希望你有時也想起我，只要你也覺得有點捨不得我，我就覺得快樂。我就可以知道你，曉得我戀愛你。」路爾寫完了信，覺得解了一點悶，他擡起頭來，先看店主人和奧立文，可會像看他，然後吻着那信一下。當下奧立文已經吃得既醉且飽，馬也餓好，路爾叫店主人來，付了錢，立刻上馬，就又趕路去了。走到某處，寄出了信，人馬已休息了多時，一路不再歇。

到了某處，路爾差跟人先去，打聽那前行的少年，回報說他在三刻鐘之前，經過這裏。路爾向跟人說：「我們不妨來追上那個人，他也是到法蘭德大營的路上，可和他同走，以解寂寞。」那天四點鐘，他們到了某處吃飯，知道那個少年也是在這店吃飯的，吃過飯就走了，要到那營歇宿。路爾說：「我們也去那營住。」奧立文很

恭敬地說：「馬走了一百八十里，已經精疲力盡，我們不如歇在這裏，明早再趕路。」路爾說：「對伯爵分付一路迅速，要我第四天早晨，去見王爺，我們還是趕到那營，算是今天走的。我們八點鐘可到那裏，馬歇一夜，明早五點鐘動身。」奧立文知道自己的勸阻無效，只好自言自語說：「好的，走吧，不過人倦馬乏，到了明天，只能走一百里，再不能走二百里，到後天只能走五十里，再後天大家要寸步難移，只好睡在牀上，少年人總這樣的恃氣逞強的。」奧立文當然遠不如白蘭西，格立模，路爾原也非常吃力，他的嘴裏却不肯承認，他常聽見亞葛士一天走二百四十里，要想學他，又想起達太安，他像永遠不感到疲倦，更不必說了，跑了這一點路就要休息，他是要笑的，路爾只好不管，一直前進。

他們抄了小徑走上山頭，看見前面有一條河，河邊有幾個人，正要上渡船。路爾想，這些人一定是那個少年和跟人們了，正好不久可趕上他。路爾喊着，要他們等，離得太遠聽不見。他拍馬快趕，忽然面前有高地遮着，看不見河了，再上前去，他又看見渡船，已在半河，快到對岸。他看見趕不上渡船，只好等奧立文忽然聽見河裏有人高聲叫喊，那時正是日落，他拿手遮住陽光，向河裏看，喊着：「奧立文，河裏是什麼東西？」這時又聽見叫喊。奧立文說：「渡船的繩子斷了，渡船順流而下，有人落水了。」路爾也看見了，喊着：「有一騎人馬，丟在河裏。」奧立文喊：「快要沒頂了！」路爾看見那個人，已經載沉載浮，就拍馬直跑，跳過擺渡的碼頭，一跳入水。奧立文慌了，大喊：「你做什麼？」路爾不管，催馬前進，向溺水的人走。原來路爾住在故鄉的時候，最好頑水，更擅長騎馬游水，亞葛士要他當軍人，早教他這種本領，他常常騎馬渡河，已經不計其數。奧立文說：「伯爵，如果你看見你，他會怎樣說？」路爾說：「他看見了，也要下水救人的。」奧立文着急了：「我怎樣過河呢？」路爾喊着：「無用的懦夫，你為什麼不跳下水？」這時溺水的人在前面，相離數丈。路爾說：「別害怕，別害怕，我來救你。」奧

立文拍馬上前下水，水流把他沖得退後，他大喊着：『不好了，我們都要溺死了！』那時渡船順流而下，船上的人大聲叫喊，船上有位白髮老者，忽然也縱身入河，要去救那落水的人，他雖然用力，因為逆水，不能上商，路爾拚命游去，兩隻眼望着那騎快要沒頂的人馬——人是快沉下水，馬只露出鼻子，那個人放鬆馬韁，伸出兩隻手，頭往後仰，拚命支持，看情形不久人馬都要沉下去了。路爾喊着：『不要怕，不要怕！』那少年說：『來不及了！』立刻沉在水下，路爾溜下馬來，游了幾下，游近那少年和馬的身邊，一手抓住馬頭，牽出水面，馬見有救用力，向岸邊游，同時路爾把那少年的手，放到馬鬣的地方，少年死命抓住馬鬣，路爾知道少年抓得馬鬣，不會放鬆的，他就領着馬，到岸邊來，不久到了淺水的灘上，馬站在那裏，老人也到了，快樂地說：『救了，救了！』那落水的少年，帶着柔弱的聲音說：『有救了！』他腳離馬鏡，倒在路爾的身上，這時離岸已經很近，路爾把那少年抱到岸上，放在草地上，替他鬆了衣服，可以透氣，老人也來了，與立文居然也渡了河，那時船上的人也用棍子靠近了岸。

那力乏而暈去的少年，慢慢的醒過來，四圍的看，好像夢醒一樣，看見路爾說：『我正要找你，否則我早與波臣爲伍。』路爾說：『你過一會就好了，總算恭喜的，我們不過衣裳溼了。』老人說：『你今日救命之恩，自然沒世難忘的。』少年說：『呀，狄明，是你說話嗎？我很叫你害怕，這過錯你也有份，你是我的先生，爲什麼不把游水的技術，完全教我。』老人說：『伯爵，如果你有了疏虞，我真無顏回去見大帥了。』路爾說：『究竟怎樣的？』那少年說：『我們過河，還沒有半濟，擺渡的繩忽然中斷，船上人手雜亂，我的馬一驚，縱身入水，我游泳的技術本不高明，不敢從馬上跳入水，我就抱住馬，結果使那馬也不能游到岸，如果沒有你來救，我連人帶馬都要葬身水底。我求你領受我永遠感恩的意思，希望從此以後，我們永遠成功知己。』路爾鞠躬答說：『我能效微』

勞，心中十分高興。『那少年說：『我是吉士伯爵，格蘭家大將就是我的父親。請問你的貴姓大名？』路爾因為說不出自己的父親是誰，覺得侷促，只好說：『我是波治倫子爵。』少年說：『子爵，幸得識荆，欣慰之至，但願我們永遠做了好朋友，可是你的救命之恩，無論如何我是報答盡了。』路爾攬着他說：『我與你做了朋友，何幸似之。』吉士問：『你要到那裏去？』路爾說：『伯爵，我要到法國德地方王爺的大營。』伯爵說：『那末是同志了。我們將來是第一次同臨戰場。』老人說：『好極了。你們兩個人應該患難相助。我看你們的命運是相同的。你們的前程，也交互地牽連在一起。』兩個少年聽了微笑。老人說：『你們最好趕快換去溼衣，我已經打發人到客店，先去端整小衣被褥等件，再弄些熱酒，給你們解寒，我們走吧。』兩個少年上馬，一路走，一路相對微笑。這兩位少年，一樣的俊美，吉士有十八歲，比路爾年長一點，路爾今年不過十五歲。一個是初入繁華世界，幾乎就葬身水底，幸遇了救；一個是覺得纔離家門不久，就有機會，表現自己的見義勇為，知道義父聽見也高興的，他自己也滿心歡喜。內中只有奧立文是不領路少主人救命的事，他只恨如果早在那店歇下，就不會弄得全身溼透，又凍又冷，好像落湯鷄一樣。

三〇 小接觸

路爾和吉士一行八馬，在客店歇了一夜。路爾分付，如果格立模半夜來到，就來報知，誰知格立模並未到。一宿無話，到了早晨，路爾先起來，去喊醒吉士，那時只有五點鐘，他們隨便吃了點早飯，就起程趕路，到六點鐘的時候，已經行了二十多里。

吉士曾在巴黎求學，路爾不過在巴黎度過一宵；吉士會和許多王公貴人交游，路爾却全不認得。吉士把他在巴黎的種種洵氣，告訴路爾，路爾聽得津津有味，也把在史克朗家裏見過的人告訴他，原來那些名媛貴婦，如牛爾夫人，杜嬾小姐，雪克特小姐，寶琳小姐，史華洛夫人，吉士早已知道，還說了許多關於她們的趣事逸聞。路爾是敬愛史華洛夫人的，很怕吉士說她的壞話，誰知吉士倒並不挖苦這位夫人，滿口都說她好，因此路爾更喜歡吉士。吉士又告訴他許多戀愛的密事，路爾才知道他也有了愛人。吉士所說的話，和從前魯伯爵所說的，風味各異，路爾聽了，覺得加倍有趣。吉士又告訴他許多事情，說是朗薇夫人戀愛柯林，柯林因此和人比劍，死於刀下，朗薇夫人躲在窗後，看見他比劍，也看他喪命。後來朗薇夫人又和馬西拉王爵私通，馬西拉醋意最重，再不許別人去親近這位夫人，有人去親近她，他要把人刺死。德博理是夫人的懺悔教士，也很和夫人避嫌疑。又說某人和英國太子要好，後來又私嫁勃遜，結果弄得勃遜聞名百出，又說起王后的故事，就是馬色林的事，也當作談資。這兩個少年，談談說說，十分高興，碰巧吉士的先生是個很有閱歷的人，最喜歡吃嗎，既然飽學，而且很有口才。

那天下午四時，到了阿拉斯地方，離開戰場已經很近，打算在這裏過夜，預備明天再走。那時西班牙的軍隊，常常半夜四出劫掠。法國的大軍，駐紮在瑪爾和威倫斯一帶，後軍在杜愛。王爺的大營在比東，敵軍在凱色和柯特力之間，敵軍的紀律不佳，百姓紛紛逃避，避到阿拉斯的人最多。自開戰來，兩軍只有小衝突，不會大戰。王爺要等有援兵，才肯總攻擊。這兩天援兵到了。這兩個少年也到得正好。兩個自己寢共食，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樣。晚上兩個人談着關於戰爭的話，跟人替他們擦兵器，他們自己裝手槍，次晨睡醒，很不高興，原來昨夜兩個人都夢見來得太遲了，失掉立功的機會。這天早上，聽聞王爺離開比東，退到噶文，比東地方只留少數軍隊掩護。這兩個人也不管，要先到比東，如果真的王爺走了，他們再到噶文。吉士的先生，路徑很熟，叫他們抄近走小路，到了某處，就可以探悉實情，留下話，以便格立模來找。於是到了七點鐘，又動身。吉士最磨拳擦掌，等候打仗，對路爾說：「我們上下有六個人，武裝齊備，你的跟人，好像也還能動手。」路爾說：「我這不會試他，不知道究竟如何，他却不是單列頓人，大約總還可以的。」吉士說：「給他一支槍，他也許可以打一下我的家人，都在我父親手下當過兵，上過戰場，我們只要碰見敵兵數目和我們差不多的，我們就要動手。」路爾說：「自然。」先生說：「你們別太高興，伯爵，我是奉命送你去看王爺，如果你到了大營，儘管去打仗，就是打死，我也毫無責任。現在還是我作主，可不能由你隨便，如果碰見敵人，我要你們退避。」三舍。」吉士，路爾只帶笑聽着。

那時他們走在樹林裏，常常碰見避難的鄉下人，成羣結隊的，趕着牲口，背着包裹，有的還用車輛。到了某處，才確悉王爺果然離開比東，到了某處，他們留下信給格立模，又向前進發一程，復一程，到了力斯河的支流旁，那裏的風景真不錯，麥田碧綠，一望無際。他們因為只揀小徑走，常常穿過小叢林，吉士的先生打發兩個家人做先導，遇有埋伏，快來通報。吉士，路爾和先生居中，與立文荷槍後衛。後來又走近一處很大的樹林，相離大

約有百步，狄明則又派家人先去暗探，兩個少年一路走，一路談笑。忽然槍聲響了幾下，先生立刻喊着：「停止！」兩匹馬常即站定不動，兩個家人從樹林中跑出來，吉士奔向他們，探問林中的情形。吉士先問：「前面有人攔住去路嗎？」家人說：「不是這樣。他們還沒有看見我們，放槍的地方，離開我們還有二十丈遠，那裏樹林茂密，因此我們趕回來先報告。」先生說：「現在我只有下令叫你們後退；我恐怕樹林裏還有伏兵。」伯爵問家人說：「你可看見什麼？」我看見有穿黃衣的騎兵，沿着那小河慢慢地走。」先生說：「前面已有敵軍，我們只好退後。」兩個少年互相使眼色，打了招呼，同時聽見手槍響，有人喊救，兩個少年仍舊照常前進，雖然先生已經帶轉馬頭，他們只管拍馬上前，路爾喊與立文跟來，吉士也分付自己的家人。先生回過頭來看時，他們早已進了樹林，在前面取出手槍，小心翼翼的前進。吉士說：「別作聲，我看見前面有幾個騎兵。」路爾說：「不錯，有三個在馬上有三個下了馬。」吉士說：「你看見他們在做什麼？」好像是在劫掠行人。」「豈有此理！」路爾說：「他們還是兵。」「那裏是兵，簡直是強盜！」我們上去吧。」吉士喊着：「上前攻！」先生在後頭叫喊，不許他們動手，自然來不及，兩個少年都不理他，只當不會聽見。

西班牙兵聽見呼喊，知道有人來攻，那三個騎兵立刻沖過來，那三個下馬的只管搶東西，被劫的那兩位旅客，已經倒在地下。吉士趕到離敵人十步的地方，放槍不中，直取路爾的人，也開槍，路爾左肩中了槍，覺得有點疼痛，相離四步路爾也放槍，中了西班牙兵的前胸，倒在馬屁股上，那馬大驚跑了。那時路爾看見有人舉槍向他，記得亞烏士教他的秘訣，便向後一退，一聲槍響，馬向旁跳，把他摔在地上，路爾一隻腳被馬壓住，西班牙兵舉起槍，瞄準路爾的頭，路爾不能拔劍，不能取手槍，只好束手待斃。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誰知吉士跳上前，拿手槍對住西班牙兵的頭喊着：「停止！否則我先要你的命。」那個兵立刻釋槍投降。吉士喊家人來把俘虜

交給家人，分付他說：『如果想逃，格斃不論。』吉士下了馬，去看路爾，路爾笑說：『伯爵，你的報答真快。方才若不是你，我已經早死了。』吉士說：『因為我的對手走了，我才有機會來幫你，你滿身浴血傷得重嗎？』『我只是左肩中了一槍，只要你幫我，我把腳從馬身下拔出來，我仍舊好趕路。』這時先生和奧立文已經下馬，去攔開那倒地垂斃的馬，路爾好容易才把腳拔出，站立起來。吉士說：『沒折斷骨嗎？』『幸虧沒有。那兩位旅客呢？』『我們已經來遲了，兩個客人，恐怕都死了。強盜劫了東西跑了。我有兩個家人，在那裏照應那兩個被劫的。』路爾說：『我們去看看，他們傷得怎樣，也許還有救。我們現在得了兩匹馬，我自己却死了一匹。我騎奧立文的馬，讓奧立文隨便揀一匹。』說完了，他們去照應那兩個被劫的旅客。

三二 和尙

那兩個被劫的旅客，一個躺在血泊裏，面靠地上，動也不動，原來他中了三槍，早已一命嗚呼。那一個在垂危中，家人把他扶起來，倚樹坐着，合着兩掌，作祈禱的樣子，兩眼朝天，傷處在股上。兩位少年先走近那個死人，看了一看，路爾說：『這是一個教士，已經剃度過了。』一個家人說：『那一個已經死了，這一個或者還有希望。』那受傷的人說：『你們不必救我吧，你只好幫我叫我快死。』路爾問：『你也是教士嗎？』那人說：『不是。』路爾說：『你的同伴，却是一個教士。』那人說：『他是比東的教士，運送教堂的東西，要尋一個安全的地方存放。王爺是昨天從比東走的，到了明天，那地方就要失陷到西班牙人的手裏。我們也知道路途不靖，非常危險，但是沒人肯陪那個教士走，我就自告奮勇。』路爾說：『這班強盜打你，還是打教士？』那個人說：『我疼痛難忍，請你們把我送到附近人家去。』吉士說：『你可是要養傷嗎？』『不，我是要懺悔。』路爾說：『你的傷實在並不中要害。』那人說：『不要耽擱了，槍子中了股，從股入腹，傷了肝腸。』吉士說：『你是個外科醫生嗎？』『不是的，我却明白外傷的道理，我知道這是致命傷，我求你送我到附近人家，去找個教士來，如果不能送，請你們找一個教士到這裏來也好，我死後也不忘你們的大恩，我身體雖然死了，我的靈魂也要超度。』路爾說：『你這樣存心，上帝佑你，保你不死。』那人焦急地想要起來，說：『請你們別耽誤時候，你們不是送我到附近的鄉村，也替我找個教士來，不管找見那一個教士就好。』他又歎一口氣說：『路途不靖，恐怕沒有人敢去，我只好不懺悔，瞑目待死。』後來又喊着：『立刻去請教士來呀，不要來不及了。』吉士說：『請你少安毋躁。』

我應許你，一定替你找一個人給你懺悔。你只要告訴我們，那裏有人家，那一個村裏有教士。」那個人說：「上帝保佑你，只要從這條路走，不到四五里路，就有一家客店，再走幾里，就是一個村莊，找那個教士。如果找不到，你們就到村末那個地方，有一個廟，找一個教士來，別管教士，或和尚都好，只要能懺悔的，就使得了。」吉士說：「狄明則，請你照應這位受傷人，叫他們用樹枝做成拾牀，拿我們的罩袍做褥子，把他扶上牀去，兩個家人，揀着，第三個人輪班換肩，我和子爵找教士去。」先生說：「伯爵，我聽你的話，但是你千金之體，別無故去冒險。」吉士說：「你放心吧，我們今天可以太平無事的。」路爾對受傷的人說：「你耐心等着吧，我們去找教士。」那個人很感激地說：「上帝保佑你。」於是兩個人跑去找教士，先生打發家人做拾牀。

十分鐘後，兩個人到了客店，就在馬上告訴店主，說不久要送受傷人來，叫他預備好一張牀，和裹傷的東西，又分付他去請一個外科醫生。店主看見兩個人衣飾華貴，知道是闊人，便敬謹答應。兩個人又尋找附近的村莊，走了有十里路光景，看見前面紅磚綠樹，知道已經近了，那時碰見一個窮和尚，騎着驢，戴着大帽，身披灰色袍子，樣子是奧哥斯丁派和尚，走近一看，和尚年紀尚輕，只在二十左右，臉容黃色，頭髮剪短，目中無光。路爾問：「請問你是教中人嗎？」那人很高興地答說：「問我做什麼？」吉士說：「我們有事。」那個人默默地點點頭，問我，我一定要報告自己的身世嗎？」吉士原想德以老拳，後來按住性子，說：「第一點，你大約不知道問你的，是那一個人。我是吉士伯爵，這一位是波治倫子爵。第二點，我不是無緣無故問你，因為有一個受傷快死的人，要教士去懺悔，如果你是教士，請你趕快去，如果你不是教士，那也不必多話，我也不來責怪你無禮。」那和尚冷笑，臉上十分可怕，路爾見了，毛骨悚然，一手拿着手槍，說：「這個傢伙，若不是個西班牙人，一定是個法蘭德

的間諜。」和尙聽了，不響，張大着眼向他。吉士說：「你可願意答？」和尙很高興地說：「我是教士。」路爾於是攥了手槍，很恭敬的說：「神父，你既然是個教士，現在正需要你，去盡教士的責任。現在有人把一個受傷快死的人，抬到客店，客店就在附近，他要你去替他懺悔。」和尙說：「我就去吧。」吉士說：「你如果想逃走，我們的馬，可以趕得上你，你決不會得到便宜，我們可以把你絞死。」和尙說：「我去便了。」他說完，趕緊前進。

吉士說：「我們不如在後跟着。」兩人跟着和尙，大概相距槍子可以打到的路。走了幾分鐘，和尙回頭探察他們可在跟他。路爾說：「幸虧我們跟他。」吉士說：「這個和尙的形貌太兇狠了。」路爾說：「我見了他的黃頭髮，薄嘴唇，和臉上的兇相，不禁毛骨悚然。」他的臉相實在難看，也許和尙過的日子，太背人，情了，他們常挨餓，因此面有菜色，他們的規矩又嚴，養成了作偽的功夫，他們生活很清苦，因此兩眼無神。」路爾說：「不管怎樣，我們總替傷人找了一個教士，據我看來，這個和尙的罪惡，也許比受傷的人更深重。我見過許多教士，都比他要好。」吉士說：「這個也許是游方和尚，沿門托鉢，大約總是外國人，蘇格蘭，愛爾蘭，丹麥等處人，我從前倒常見過。」他們都是這樣難看嗎？」那也不能一概而論，總是難看的多。」路爾說：「我見受傷快死的人，碰到這種人去懺悔，反而覺得難過。」吉士說：「好在赦罪的權不在教士，而在上帝，我寧可不懺悔而死，不要他來懺悔。你看怎樣？我見你摸手槍，好像想要請他吃一顆衛生丸。」我老實說，方才我真想就動手。這個樣子的窮兇極惡，真是少見。你曾在路上，遇着蛇嗎？」吉士說：「不曾。」我在家的時候，曾在樹林碰見一次，我還記得，那時看見這蛇，蟠在地下，日光炎炎，口裏吐出小長舌頭，我嚇得手足無措。後來我伯爵……」吉士插嘴問：「他是你的父親？」路爾臉紅了，說：「不是，他是我的老師。」後來怎樣？」後來劉伯爵說，你拔劍斬他，我才蒼悟了；我拔出劍來，那蛇攥着眼，好像要來咬我，我把它一劍斬作兩段。方才我看見那個和尙，

我就記起那條蛇來。」吉士說：「你方才沒有把他殺了，現在還後悔嗎？」「照呀！」

他們已經走近客店，看見狄明則在前，兩個家人攙着受傷的人，一個家人牽着馬。吉士在和尙身邊走過，說：「這就是受傷的人，你趕快去，別多費時間。」路爾不要看那和尙站得很遠，兩個人走上前，告訴受傷的人，他抬起身子一看，又倒下了。吉士說：「我們已經給你達到目的，現在我們不能再就擱了，我們還要趕路，真的對不住，我們要走了。我們聽說兩軍快要接觸，自然不肯失之交臂。」受傷人說：「你們請便，你們替我出盡力了，我只求上帝保佑你。」吉士回頭對先生說：「我們先走一步，你們可以在金波連路上會我。」店主站在門口的臺階上，已經預備了裹傷的一切物件，又差人去請醫生，他看見兩位少年要走，說：「方才你們的分付我一切全已勉力遵命。」又對着路爾說：「你也不如在我這裏裹傷。」路爾說：「我不過受了微傷，等到了第二站再看；如果有個騎馬的人來找我，你就告訴他，我到某處吃飯，今晚宿在金波連，你要知道，那個騎馬的人就是我的跟人。」店主說：「請教你的尊姓大名，再把你跟人的名字告訴我。」「我是波治倫子爵，我的跟人名樹立模。」正巧受傷人到了門口，和尙也到了，他分付店裏的人，把驢子放在馬房，不要卸鞍。吉士說：「請你替這個受傷人懺悔，費用都歸我給，放心好了。」和尙稱謝路爾說：「伯爵，我們走吧，我看了這和尙真的要嘔吐了。」受傷人說：「我的好朋友，我再謝謝你，你祈禱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吉士說：「你放心，我們不忘記你的。」他說完，拍馬趕上路爾。

家人抬着受傷人，送到房裏，搬進房的時候，女主人站在樓梯脚，那個人雖然傷重，內心焦急，看着那教士目不轉瞬。後來女主人看見他，她大吃一驚，抓住男人的手，店主人問：「什麼事，你病了嗎？」女人指着受傷人說：「不是你看？」「他的傷重，命如遊絲。」「不是的，你不知道他是誰。」店主說：「有點面熟，讓我看看。」他

雖然面容變色，你也認得他。」認得，呀，夠靈頭！他是比東的劍子手。」和尚聽了，也大吃一驚，瞪眼一看，說：「比東的劍子手嗎？」狄明則站在門邊，看見和尚有點遲疑，便說：「他雖是個劍子手，也是一個人，你替他懺悔了，功德更大。」和尚默默的進了房，兩個家人看見和尚進來，責任完畢，便退出帶上房門，出店上馬，跟着狄明，與立文，向前趕路。

正當他們出店不久，又來了一位客人。店主問：「客官可要膳宿嗎？」客人舉手做出酒杯的樣子，意思是「要喝酒，又跳下馬來，點點那匹馬。」店主說：「今天總算倒楣之至，又碰着個啞巴。」他問：「你喜歡在那裏吃酒？」客人指桌子，說：「這裏。」店主說：「原來他是會開口的。」於是拿了酒和餅乾，放在客人的面前，問：「客官還要什麼？」要。」要什麼？」我要問你，你可看見一個客人，帶着一位跟人嗎？」可是波治倫子爵？」「不錯。」你可是格立模？」客人點頭。店主說：「你的主人，才走了一刻鐘，他在某處吃飯，今晚宿在金波連地方。」這裏上去多少路？」大約三十里光景。」客人說：「謝謝。」格立模想到天色未晚，就可以趕上他的主人，所以小坐一會，擦擦頭上的汗，一邊慢慢吃酒，他放下杯子，正想斟酒，忽然聽見受傷人的房裏，慘呼一聲，格立模直跳起來，問：「誰在那裏叫？」店主說：「是個受傷人。」他是誰？」他從前原是比東的劍子手，被西班牙強盜路劫受了致命傷，請教士來懺悔，現時請了個奧斯丁，演和尙在房裏。」格立模自言自語說：「比東劍子手。」他又大聲問：「他是身材高大，約六十歲上下，鬚鬚全黑，可是這樣嗎？」店主說：「不錯，不過現在他已經鬚髮蒼蒼，你認得他嗎？」格立模總着眉頭，說：「我從前曾和他一面。」女店主忽然跑來問：「你可聽見他喊嗎？」店主看着房門，說：「我聽見。」忽然又是一聲慘喊，比從前聲音微弱了，感了之後，又在那裏呻吟。格立模說：「我要進去看看，究竟怎樣。」店主說：「很像是殺人的聲音。」格立模不穩，去推門，門已經闔

住。店主喊着：「和尙開門！趕快開門！」沒有人回答。格立機喊着：「再不開門，我就要毀門進來了！」仍舊沒有回音。格立機取了一條棍子，撬門進去，看見滿牀滿地，成功了血泊，受傷人睡在牀上，在那裏痛苦地呻吟，和尙不見了。店主喊着：「和尙在什麼地方？」格立機跑到窗口說：「和尙從窗口跑了。」店主嚇得莫明其妙，問：「你看他是從窗口跑的吗？」於是問店伙：「驢子可在馬房裏？」店伙說：「驢子沒有了。」店主夫婦嚇得魂不附體。格立機走到牀邊，審察受傷人的樣子，想起從前的慘劇，說：「就是那個人無疑了。」店主問：「人還活着嗎？」格立機解開受傷人的衣襟，摸摸胸口，店主站在牀邊看，忽然兩個人大喊一聲，格立機面容改色，原來有一把小刀，緊釘在傷人胸口，尙未拔出來。格立機喊着：「我伴在這裏，你趕快去找醫生來。」店主聽了，趕緊奔向外面去。

三二 臨死悔罪

那個和尚的心，原不高興去給臨死人懺悔，只因吉士和跟人們強逼着他，只得勉強從命。他進了房門，就走近受傷人牀邊。劊子手已經籌得十分焦急，看見和尚來了，留心打量着說：「神父，你的年紀很輕。」和尚答：「你不必管和和尚的年紀。」劊子手說：「神父，可憐我，我已經奄奄一息，你對我和平點吧。」和尚問：「你痛楚嗎？」「我的心更比身上痛苦。」「你別害怕你的靈魂，據說你是比東地方的劊子手，真的嗎？」「我從前在比東做劊子手，現在已有十五年不做這事了，後來不過是掛名的，我並不動手。」和尚問：「你現在可覺得常劊子手心裏難過？」「如果法律判決死刑，我去殺他，我倒沒什麼後悔，也沒有絲毫介意。但是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因為報仇殺了一個人……」劊子手一邊說，一邊搖頭。和尚坐下說：「你說下去。」「從此以後，我十分追悔，專做善事，求免罪過；我還有幾次拚命救人，我把自己半生的積蓄，拿去濟貧，誠心奉教。從前別人看見我要望而生畏，後來都和我親近，有幾個人還和我非常知己。我只怕上帝還不能恕我。那天晚上，我做的事，真是夢寐不忘，閉眼總望見那個女鬼。」和尚嘆着：「你殺的是個女人嗎？」「這是殺人，不算得正法嗎？」和尚說：「我看你是殺的，不算得按法律處刑。」劊子手閉目沉吟，說不出話。

和尚恐怕他氣絕，打聽不出細情，催着說：「你趕快告訴我，說完了，上帝和我，就可以判斷。」劊子手還是閉了眼，說：「我以後每逢晚上過河，總是提心吊胆，覺得手上很重，像是拿着殺人刀，河裏也好像在那裏淌着血水。」和尚說：「這不過自己疑神見鬼。」劊子手忽然睜大眼睛，瞪着和尚，抓着他的手，說：「說那裏話！你以為

疑神見鬼嗎？未必。我那天晚上，把那女人的屍身，扔在河裏的時候，說了兩句話，後來每逢聽見樹葉聲，水流聲，好像也是說着那兩句話。」和尚說：「你把那天晚上的詳情告訴我。」劍子手說：「有一天晚上，來了一個人，把一張公文示我，我只好跟着他去執行。後來有四個男人，陪着我，我戴着面具，那時我心中決定，如果他們幹的事不公，我就走開。我們走了許多路，路上默不作聲。後來我們走到一間小屋，從窗裏看見屋中坐着一個女人，這是他們所要正法的。」「真可怕。你答應嗎？」劍子手說：「我答應的。我也知道這個女人作惡多端，死有餘辜。她毒死了第二個丈夫，又想法子去謀死夫兄，就在這事發生的前兩天，還毒死一個無辜女人。她在英國的時候，叫人刺死英國大臣。」「可是白金漢。」「對的。」「這個女人可是英國人嗎？」劍子手說：「不對。她是一個法國女人，嫁給英國人。」和尚聽了，面如死灰，走下來，掩上房門。劍子手就心他不願意，自己出去，便在牀上喊和尚說：「你別怕，我不出去，你只管講。這幾個人是誰？」劍子手說：「一個是英國人，四個是法國人，穿着火槍營的制服。」和尚問：「你可知道他們的名字？」「我並不知道。我只記得那四個法國人把那英國人，叫作爵爺。」「那個女人，可長得美麼？」劍子手說：「她真是年輕貌美，我還記得，當時她跪在我的腳下，哀求我饒命。我現在想起來，當時我怎麼會下那樣毒手，把那個絕色女人一刀兩段。」

和尚聽了，抖抖地神色很難看，很想問一句話，可是欲吐又茹，後來禁不住了，問：「那女人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我方才說過，她會嫁過兩次，第一次在法國，第二次在英國。」和尚問：「你不是說她年紀還輕嗎？」「她不過二十五歲。」「長得可美？」「有傾國傾城之貌。」「她的頭髮是銀白色嗎？」「是的。」「長髮卷曲，分披兩肩，是不是？」「是的。」「明眸善睐嗎？」「不錯。」「聲音很脆的？」劍子手非常詫異，拿手支起頭來，問：「你難道看見過她嗎？」和尚說：「你上了那幾個人的當，才把她殺死，他們不敢動手，叫你替他們動手。」

劍子手說：「神父，你不知道，這個女人顏若桃李，心如蛇蝎，無惡不作，是死有餘辜的，我記得她從前害我，和我的……」你說她爲什麼害你？我的兄弟，本是個教士，上了這個女人的引誘，女人從尼姑庵裏逃走，和我兄弟一起逃的。」和你的兄弟嗎？我的兄弟是這個女人頂早的情郎，後來女人負心，害得他命歸黃泉，神父，你不要這樣生氣，看我難道我真是罪大惡極，不能發憤懣悔嗎？和尚連忙轉過臉色說：「還可以懺悔的，可是你不許有分毫隱瞞。」劍子手說：「我都告訴你了。」你不是說那女人誘惑你的兄弟嗎？「是的。」「可是後來她害了你的兄弟。」是的。」那女人在未嫁時候，她的閨名是什麼？你總知道？」劍子手喊：「是的。」要痛死了，神父，你替我懺悔吧。」你先說女人的名字。」劍子手痛得快暈去，倒在牀上說：「她叫……」和尚爬在劍子手的身上說：「趕快說，否則我是不替你懺悔了。」劍子手說：「那個女人叫做安蓓勒。」

和尚聽了，跳在地上，兩手握拳喊：「安蓓勒！那個女人當真叫做安蓓勒！」是的，是的，懺悔懺悔！痛死我也！和尚冷笑說：「你以爲我可以給你懺悔嗎？我不是個教士。」劍子手說：「你不是教士，那末你是誰？」和尚說：「你留神聽。」劍子手說：「上帝可憐。」和尚說：「我是威脫約翰。」「我不知道。」聽我告訴你，我是威脫約翰，那個女人是……」是什麼？是我的母親。」劍子手聽了，大喊一聲說：「聽我告訴你，我是和尙說：『饒你上帝才能饒你，今天是冤家路狹了。』」劍子手伸出兩手，哀求說：「救命。」和尙說：「你當時下了毒手，今天誰來救你，你死吧，你永遠墮落地獄吧。」他一邊說，拔出小刀，刺進劍子手胸口說：「這就算懺悔。」劍子手大喊一聲，倒在牀上。

和尚跑到窗口，打開了窗，跳到外面草地上，獨自解了驢子，牽出後門，躲到小樹林裏去，從衣包中拿出一身武士服裝換上了，走到一個村子裏，弄了一匹馬，直向巴黎跑去。

三三 裕立模說話

裕立模獨自陪着劊子手，不久，劊子手睜開眼來，帶着微弱的聲音說：「救命呀，救命呀，既然不能救我活，難道也不肯叫我快死嗎？」說完，用力拿手摸摸胸口，觸着小刀的柄，突然好像明白了似的，大喊一聲，裕立模說：「別怕，他們去找醫生了。」劊子手仔細地打量裕立模，問：「你是誰？」「是個老朋友。」劊子手看看有點面熟，問：「我們從前在那裏見過？」「記得二十年前有一晚，我們見過面，我的主人到比來找我，你陪他到阿們特地方。」「我記得了，你是他的跟人。」「是的。」「你爲什麼到這裏來？」裕立模說：「我今天經過這裏，入店歇腳，店主告訴我，說是比來的劊子手受傷快死，我們聽見你大喊，因此打開門進來。」「那個和尚呢？你看見他嗎？」「那一個和尚？」劊子手說：「方才在我房裏的和尚。」裕立模說：「我們進來，不會見和尚的影子，他一定是從窗口逃走了。可是他拿小刀刺在你的胸口？」劊子手說：「是的。」

裕立模聽了，就急着想出去。劊子手說：「你到那裏去？」裕立模說：「我要去追他。」劊子手說：「我以爲不必了。」「爲什麼？」「他已經報了仇，這是很合因果律，我的罪惡是洗清了，靈魂沒有罪惡了。」「你爲什麼這樣說？」劊子手說：「你主人叫我殺的那個女人……」「可是那米列蒂？」「是的。」裕立模問：「和尚和這個女人可有什麼關係？」「米列蒂是和尚的母親。」「他的母親嗎？」「是的。」裕立模說：「那末你把詳情告訴他了？」「我把他當作和尚，什麼都告訴他了。」裕立模聽了，知道這樣一來，要惹起不少後患，怕到頭髮都豎起來，喊着：「你這個人，我希望你不曾告訴他各人的名字。」劊子手說：「我本來不知道他們的名

字，自然無從告訴他；我只知道他母親未嫁時的名字，我告訴他的時候，他才知道是他的母親。但是他現在明白從前定罪正法的時候，他的叔父也在場。說完了，劊子手支持不住，又倒下了。格立模要幫忙，伸手去拔那小刀，劊子手說：「你不要拔，我就死了。」格立模拿手打頭說：「如果那個人知道那幾個定罪的人名字，我的主人要死在他手上。」你的主人如果還在世界上，你趕快去報信，你還要告訴他的朋友，不要遺他的毒手。我告訴你，他把我刺死了，這不算數。」你們碰見和尙時候，他向那裏走？」劊子手說：「他往巴翻走。」誰攔阻他的？」劊子手說：「兩個少年武士，正趕大營投軍，我聽見人們稱呼那一個少年，叫波洛倫子爵。」格立模問：「傾和尙來的，可是這位少年嗎？」劊子手說：「是的。」格立模仰面太息說：「天意如此！」劊子手說：「是的。」格立模說：「天道循環，報應不爽，然而那個女人的死，也是理應如此的，你現在應該也還是這樣想。」劊子手說：「將死的人看別人的罪過，是看得很輕的。」他說完，閉上眼睛。

格立模正在想，還是先陪着劊子手，送他的終，還是先去通信給亞士，他正在沉吟，聽見有腳步響，接着醫生走進房來，而且地方上全知道這件慘劇，有許多人跟來看。醫生走到牀邊，看見受傷的人雙目緊閉，搖搖頭說：「第一件趕快拔出小刀來。」格立模記得劊子手說過，拔刀就要送命，便轉過頭，不去看。醫生分開衣裳，露出胸口，拿着刀柄，拔出小刀，劊子手失神的眼張着很大，刀子一出來，劊子手口噴鮮血，傷口血湧不住。劊子手兩眼看着格立模，喉頭有點響聲，快斷氣了。格立模拾起小刀，打手勢招呼店主跟他出來，很慷慨地付了店錢，上馬前去。

他原想先回巴黎，後來想起路爾，也許在很焦急地等自己，現在只相差二十里路，不如先到他那裏去覆命。於是拍馬上前，趕到相約好的客店下馬。那時路爾正在吉士，狄明則在店裏吃飯，這三個人因為今天看戲

了掃興事，都覺得有點頹喪，忽然門開了，格立模跑進來，神色慌張，滿身全沾着泥土和血跡。路爾先喊着：「格立模，格立模！你來了！請位不要見怪，這個老人家，我看作朋友一樣。」路爾說完，站起來，走上前問：「伯爵好嗎？他不想我嗎？趕快告訴我，我也有許多話告訴你，我們路上碰到了好些事，你爲什麼神色有點兩樣？那裏來的血？」吉士跳起來說：「是的，你身上染着血，你受了傷嗎？」「不是的，身上染的不是我的血。」路爾問：「是誰的血？」「方才你們安置在客店的那個人的血，他在我身邊瞑目。」「你認得他嗎？」「知道的，他是比東的劍子手。」路爾說：「你倒認得他。」「我從前和他有一面之緣。」路爾說：「他死了嗎？」「是的。」兩個少年聽了，面面相向，狄明則說：「自古皆有死，就是劍子手，也不免一死，我一看到他的傷，知道他的傷是不治的，他自己也知道，因此要我懺悔的和尙。」格立模聽了和尙兩個字，臉色又變了。狄明則說：「來吧，我們吃飯吧。」路爾也說：「很好，格立模，你先去找點東西果腹，吃過了，我們再談。」格立模說：「我不能等，我立刻就要回巴黎去，我現在絕對不能浪費我時間。」「回巴黎去嗎？你弄錯了，奧立文回巴黎去。」「不是的，奧立文仍跟隨你，我回巴黎去，我特來通知你這一點。」路爾說：「爲什麼忽然改變了？」格立模說：「我不能告訴你。」路爾問：「究竟是什麼意思？」「我也不能講。」路爾說：「費伯爵告訴我，你跟隨我，奧立文回巴黎去，伯爵這樣分付，我是要照樣的。」格立模說：「只好兩方對掉一下。」「難道你不聽我的分付嗎？」「事體迫於眉睫，不能聽你的分付。」「你一定要走嗎？」格立模鞠躬，向房門走，說：「我要去了。」路爾因他不聽分付，十分着急，攔住格立模，說：「格立模，我不許你走。」格立模回轉頭，還要走，說：「你要我聽費伯爵去遭海手嗎？我如果不立刻去送信，伯爵就要給人謀死。」路爾說：「格立模，且慢，你說什麼？你趕快把詳情告訴我。」說完，倒在椅子上，渾身發抖。格立模說：「其中有的要守秘密，我不能告訴你，不過我先得提醒你一點，你不是在路上碰見一個和

尙嗎？」兩個少年齊聲說：「碰見的。」格立模問：「你們請那個和尙，到傷人房裏去懺悔，是不是？」「是的。」他們大概把這和尙仔細端詳一會。」「是的。」你們再碰見這個和尙，還認得他嗎？」路爾說：「我認得。」吉士說：「我也認得。」格立模說：「這樣好極了，倘若你們再碰見這個和尙，不管在什麼地方，就是在教堂裏也好，你們只管把他殺了，有像殺毒蛇給人除害，把他打死爲止。如果這個人活在世上，有幾個人都要遭他的毒手。」他說完了趕緊辭別出去。

兩個少年面面相覷說不出話。後來路爾說：「伯爵，我方才不是這樣說，我看見那個和尙，就好像看見毒蛇一般。」正在那時，聽見馬蹄響，路爾跑到窗口，看見格立模向巴黎走了，他看見路爾，脫帽爲禮，立刻在路角隱去了。

格立模一緊走，才想起兩點爲難：一是跑得太快，還沒有趕一百里路，那匹馬就動彈不得了，一是路費恰巧用完了。但是格立模是很有心計的，到了一處，把馬賣給別人，沿路租馬奔向巴黎。

三四 戰爭前夕

路爾在店裏睡得正熟，忽然店主來喊醒他，說：「西班牙兵來了，西班牙兵來了。」他趕緊跳起來打聽，知道敵人從哈丁向比東進發。那時狄明則分付備馬，兩個少年就跑到樓上，從窗口往外望，遠遠望見偷斯，看見大批的步騎兵，向前而來，仔細觀察，才知道是敵人的前鋒，只道狄明的意見，退後躲避。他們下樓看見狄明則已經上了馬，與立文牽着穩伯的跟人，看管那個西班牙俘虜——原來他們買了一匹馬，把俘虜捆在馬上，兩隻手反綁着。這一羣人當夜奔向金波連，去找王爺。誰料王爺前晚已經轉移到巴西地方，後來再改勸防地，把人馬駐紮在沙亞利和文泰之間，和格蘭蒙大將審察地勢以後，召集軍官會議，聽他們的報告，却得不到什麼情報，只知道未後這兩天，敵軍全退了，却不知道退到什麼地方。

原來敵軍如果忽然將軍隱去，總是離的不遠，預備乘機來攻的。王爺十分焦急，坐着不響。後來有人來報，說是有人要見格蘭蒙大將，格蘭蒙公爵向王爺告辭出來。公爵出來的時候，王爺只是目送他，後來他兩眼看着門，別人看見王爺在那裏苦心思索，都不便作聲。忽然聽見有隆隆的聲音，王爺當是喊聲，立刻跳起來，各人也跟着站起來，恰巧有人開門，格蘭蒙洋洋得意地走進來，說：「王爺，外面是我的兒子吉士伯，和他的朋友波治偷子爵，王爺如果准許他們來見，他們却可以把敵軍的情形，報告幾句。」王爺說：「請他們立刻進來，我很要知道。」公爵介紹過了。王爺說：「兩位少年朋友，你們先要報告消息，頂要緊的是敵軍駐紮在那裏，有什麼舉動。」吉士年長，而且曾和王爺見過面，自然是他先說，他把在客店遇見的情形一一報告。路爾在一旁，却

很留心打量這位有名的大將。原來奧狄王爵席父祖的餘蔭，大家按照當時習俗，都稱他作王爺；這位王爺年紀不過二十七歲，鷹鼻顴眼，逼人如虹，拳曲的長頭髮，中等的身材。這位有名大將，眼光銳利，當機立斷，而且非常勇敢，他不獨深諳戰略，就是一切應酬交際，周旋應對，也是十分嫺習，實在可以說當時法國的典型人物。

王爺聽了吉士的報告，和噠聲的方向，立刻就猜着了敵軍的舉動，照他的推測，以為敵軍在某處渡力朔河，直取倫斯，包抄法軍的後路。他聽見的噠聲，是倫斯抵拒西班牙和羅馬軍的大炮。但是還不知道敵軍的人數，究竟是敵方大軍，還是一小枝，聲東擊西，掩入耳目。王爺問吉士，吉士不能回答。路爾知道王爺必得探悉這一點，他就鼓起勇氣，上前說：「王爺，如果允許我說兩句話，我看有法子可以知道這一點。」王爺回過頭來，微笑說：「你有什麼高見，不妨一說。」路爾臉上微紅，說：「我的意見，以為王爺問那個西班牙俘虜，也許可以打聽出來。」王爺說：「你們捉了一個西班牙兵嗎？」吉士說：「是的，王爺，我方才忘記了。」路爾說：「那是自然，因為這個俘虜是你親手捉的。」公爵聽了，向路爾點頭，謝他恭維兒子。王爺說：「這個少年的法子很好，把西班牙俘虜帶上來。」那時王爺把吉士拉在一旁，問他怎樣捉着俘虜，又問那一個少年同伴是誰。王爺回頭向路爾說：「聽說你拿了一封介紹信，是我的親戚朗茲夫人寫的，但是你已經自己先介紹了，還給我出了好主意。」路爾說：「我原想當即呈上那信，因為王爺和吉士伯爵說話，我不好打斷你們。」王爺說：「不要緊，往後再給我吧。他們把俘虜帶來了，讓我先去訊問一下。」果然俘虜領進來，王爺見了，便問：「你是那一國人？」俘虜說了幾句外國話。王爺說：「我看他是個西班牙人，公爵，你會說西班牙話嗎？」公爵說：「王爺，我不過會說幾句。」王爺笑了，說：「我聽了却莫明其妙。」回頭對大家說：「你們中間誰可能會說西班牙話，來翻譯一下，看他說什麼。」路爾說：「王爺，我會說的。」王爺說：「你會說西班牙話嗎？」路爾說：「勉強可以給他當翻譯。」

譯。那時俘虜站在那裏，從容如若，好像絲毫不介意。路爾用西班牙話問：「王爺問你是那國人？」俘虜用德國話回答。王爺問：「他現在怎樣回答？」路爾說：「他說是一個德國人，我却非常懷疑，他的口音很不對，不是德國口音。」王爺問：「你也會說德國話嗎？」路爾說：「會說。」王爺說：「你能問他話嗎？」路爾說：「能。」王爺說：「你就向他說德國話。」路爾說：「德國話問，俘虜裝出答不出的樣子，他支支吾吾的口音，又是法蘭德話，又有阿爾塞語。雖然這個人瞎七搭八地胡說，要躲過了，不叫他們問，路爾却聽出他的口音，知道他的國籍，對他說了幾句意大利話，俘虜聽了，不覺一驚。王爺說：「我會說意大利話。他既是個意大利人，諒我自己問他吧。子爵，謝謝你。」又笑說：「從此以後，我請你做一個通譯官。」誰知俘虜任你問，總是不答他的意思，是不管你問他什麼，還你一個閉口無言，他說什麼都不知道，像敵兵有多少，主將什麼人，有什麼舉動，他一概推做不知。王爺說：「好的，我們會想法子。好在他是在搶劫殺人的時候，被你們捉住，如果他願意回答，我們原可饒他一命，現在他既然不願意，我們只好按法帶他出去，一槍送命。」兩個兵拖着他的手，拖到門口，俘虜臉色如死，王爺和公爵開談。俘虜走到門口，有點進疑，兩個兵只管推他，俘虜用法國話說：「王爺，饒命，我願說了。」王爺說：「好了，我要人開口的法子，倒還不錯，我的少年朋友，將來如果你們當了大將，這個妙法，倒可一學。」俘虜說：「只要饒了我的命，我就說。」王爺說：「我答應的。」俘虜說：「請你問。」王爺問：「敵軍在什麼地方渡，力斯河？」俘虜回答了那個地方。王爺問：「誰當統帶？」俘虜說：「封沙勒伯爵，皮克將軍，還有大公爵。」王爺問：「有多少軍隊？」一萬八千人，三十六尊砲。」王爺說：「想攻什麼地方？」偷斯。」王爺回過頭來，滿臉高興，對公爵和諸將說：「諸位可聽見嗎？」公爵說：「王爺料敵妙算似神。」王爺說：「去傳令某某等三位將官，立刻退回來，所有力斯河這邊的兵，也立刻退後，今晚就要下攻擊令，明天恐怕要開仗。」公爵說：「報告王爺，我們的

軍隊併在一起，頂多不到一萬三千人。」王爺說：「以少勝多才能大捷。」回頭對兵士說：「把俘虜先帶出去，留意看管着，他的死活，全在他的說話的真實與否。如果他說的是實話，饒他一命，若還想誑騙我們，我們開槍打死他。」兵士便帶俘虜出了。

王爺說：「爵士伯爵，你久已離開父親身畔，你就和你的父親在一起吧。」回頭對路爾說：「如果你還高興，請你跟我走。」路爾說：「遵命。」王爺說：「來吧，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好的意見，明天要看看你當軍人的本領。」公爵問：「我有什麼事？」王爺說：「你留在這裏，等大軍集合，候我回來統帶，否則我打發人告訴你，把軍隊開拔到那裏，我現在只要二十名衛兵，騎上好馬，跟我出發。」「人數不太少嗎？」「很發了。波治倫，你有好馬嗎？」「我的馬死於今晨戰役中，我現在騎了跟人的馬。」「你到我的馬房去，自己揀一匹，你喜歡那一匹，不用客氣，就拿那一匹好了，你今晚如果不用好馬，明天就一定要用的。」路爾想到却之不恭，就走到馬房，揀了一匹好馬，自己再配上鞍勒，這原是亞島士教他的，碰到要緊的時候，應該自己動手的一切完畢，又到王爺身邊。王爺正上了馬，說：「你把介紹信給我。」路爾呈上信。王爺說：「你不要離開我的身邊。」王爺拍馬，把轆掛在鞍上，雙手拆開朗薇夫人的介紹信，向倫斯地方前進。路爾陪在身邊，衛兵跟在後面，傳號令的兵也已走了。

王爺一面走，一面讀信，讀畢放好，對路爾說：「信上很誇獎你，我老實告訴你，我和你雖係初會，我誇獎你的意思，比信上說的，還要重得多。」路爾鞠躬稱謝。過了一會，已經走近倫斯，砲聲隆隆，後來越近越響，離開戰場不到十里光景，轉過灣來，看見奧尼村鄉下人，因為火線迫近，十分害怕，因為西班牙兵所到的地方，掠掠一空，這時村中的女人，早已跑到別處，只剩下不多的男人，看見王爺來了，立刻上去迎接，說：「請王爺快驅逐西

班列暴寇。王爺說：「自然。可是要你們做鄉導。」一個鄉下人說：「王爺要到什麼地方去？」王爺說：「我要到一個高處，四圍的看看。」鄉下人說：「我知道附近就有高處。」王爺說：「很好。可是我怎樣能發相信你？」鄉下人說：「我從前跟王爺在魯克羅從軍，王爺曾給我一口袋錢，說：『這是賞你跟我打仗之功。』」王爺說：「你騎馬還是步行？」王爺，我步行吧。我從前是做步兵的。況且，我們還要走小路，騎馬實在難行。」王爺說：「走吧，別耽擱了時候。」於是鄉下人先走，王爺騎馬跟着，走過一百碼，轉入一條小徑，進了樹林，約有好幾里，砲聲越來越近，敵人槍子，也可以發得着。後來走到十字路，到了山脚，王爺下了馬，分付路爾和一個衛兵，也下了馬，另外的人在山脚下等，留心把風。三個人就跟着鄉下人上山，十分鐘後，到了山頂上，一個破堡中，於是四圍的形勢都在眼底，目前不過幾里，就是倫斯，西班牙軍重重包圍着。王爺四面一看，立刻就有了取勝的把握。便從袋裏取出筆記冊來，撕了一頁，拿筆寫着：「我的公爵，在一小時之內，倫斯必定失守，請將全軍向萬亭進發，我先在那裏等着，布置進攻，明天我要殲滅敵軍，收復倫斯。」他回頭對路爾說：「你拿着這封信，趕快送給格爾蒙。」路爾拿了信，跑到山下，上馬火速回去，不過一刻鐘光景，他把信送給格爾蒙。

那時大軍已經在集合着，公爵帶了已到的步馬砲各軍，向萬亭進發，分付蘇提朗公爵帶領餘軍，隨後接應。到了晚上七時，王爺才和格爾蒙見面。果然路爾走開送信之後，不久，倫斯陷落到敵軍手裏，砲聲停止。那時天色已黑暗，大軍陸續前來，王爺早已下令，叫軍隊偃旗息鼓，不許聲張。晚上九時，月黑天高，王爺帶了軍隊，在暗中悄悄的前進，過了奧尼，看見倫斯，城裏的火，燒着房尾，沒有熄滅，聽見敵軍入城的聲音。於是王爺布置軍隊，格爾蒙在左，蘇提朗在中，王爺居右，這是預備明日的。到了十點鐘的時候，各軍分防完畢，王爺親巡一周，再把幾句要緊的話分付了各軍統帥：第一點是步兵和騎兵，相離要有一定的距離，第二點是等到下令前進之

後，前進的速率彼此應該一例，第三點是讓敵軍先開第一排槍。又分付波治倫在自己身邊，吉士伯爵在他父親身邊。但是這兩個少年要請假，想求允許他們今晚相殺一宵王爺答應了，於是離格爾蒙不遠支了一座營帳，給他們兩個人。那天他們兩個人雖然走了許多路，工作做了不少，疲倦極了，然而一點也沒有睡意。原來要開仗的上一天，就是老於軍服的人，心裏也要和平日兩樣，況且這兩個少年，是初出茅廬。打仗的前一天，他們心中有多少早已忘記的事，忽然湧上心頭，不熟識的人好像變了朋友，朋友變了兄弟，若是本來心心相印的，到了這個時候，愛情自然是更濃。這兩個少年，原都有這種愛人，一到了營帳裏，就拿出信紙來，擺在膝蓋上寫信，真是言不盡意，只一會功夫，寫滿了四張紙。常常的你看我，我看你，微微地含笑。寫完了，封在雙層信封裏，於是彼此互相把信交換，如果兩人中有一個陣亡，也可以代為發信。安排好了，披了罩袍，做了一夜好夢。

三五 古式宴席

現在再說到那四個火槍手，他們第二次的聚會，不像前次那樣的客氣。亞島士要大家互相融洽，頂好的法子莫如請吃飯。他們雖不敢談起二十年前同吃同喝的快乐，亞島士却要請大家不要客氣，這一點自然大家都表贊同。其中達太安更覺高興，因為他一個人一直是過寂寞的日子，現在可同享快樂。顏士期天天要想做男爵，想趁此機會，看看亞島士和亞拉米官場的氣派。亞拉米是要從達太安顏士期嘴裏，打聽主教的情形。只有亞島士一個人並無其他目的，他只以交情爲重。於是彼此交談了許多話，商議定當，以後常在某街哈米特酒店聚會，還決定了下星期日晚上八時聚會。

到了那天，四個人準時出席。顏士期正好試了新馬，達太安從羅浮宮來，亞拉米替一個朋友懺悔，亞島士從寓所來。四個人初會面的時候，未能完全脫俗，坐下吃飯，還有一點拘束。達太安起初強作歡笑，亞島士一味吃酒，亞拉米說笑話，顏士期一聲不響。亞島士看這情形，要想法子，叫他們熱鬧，便要了四瓶香質酒。達太安聽了，立刻十分高興，顏士期也面露喜色，亞拉米知道亞島士戒了酒的，自然奇怪，看見他倒出一大杯來，一飲而盡，更是奇怪。達太安也喝起來，顏士期和亞拉米互相敬酒，不到一會子，四瓶酒已經點滴不剩，再過一會，酒與滾了，四個人話也多了——同時爭說，惟恐落後。坐在席上，也脫俗了許多。亞拉米解了兩個衣扣，顏士期全解了，起初談着打仗的佚事，打了別人多少下，自己受了多少下，和一天趕了多少路。慢慢談鋒轉到前任主教，他們誰是和他做了好多年的對頭，現在却都恭維他，說他有治國之才。亞拉米說：「我們恭維死主教，已經至矣。」

盡矣，我們倒不如寫生主教吧。你們如果願意聽，讓我說一節關於他的故事。」達太安說：「我們要聽；如果說得有趣，我第一個先喝采。」亞拉米說：「有一次馬色林要和一個王爵結交，問他可有什麼條件。王爵很看不起主教，不願意和他爲友，就寫了幾條條件交給主教：內中有三條，馬色林非常受不住，就寫了封回信，說願意送王爵一萬個柯朗，請他除去那三個條件。」達太安說：「辦得很不大方，王爵自然是謝絕了。結果王爵怎樣對付呢？」王爵反而送馬色林五萬個利華，請他以後不必再和自己來往；又告訴他如果主教真的以後不和王爵說話，王爵另外再送主教二萬個利華。」亞島士問：「主教得了這個回信，自然怒髮衝冠，他怎樣答呢？」亞島士說：「主教不將送信人打一頓嗎？」達太安說：「照我的猜度，馬色林一定把錢收了。」亞拉米說：「達太安，你猜中了。」於是四個人都大笑，店主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恐怕是打架，三脚兩步趕進來看。

大家笑得發了，達太安說：「我把包福公的趣事告訴你們。」亞拉米說：「你說。」達太安說：「亞島士，你可要聽嗎？」亞島士說：「自然要聽，如果你講得好，我們再笑。」達太安說：「有一天，包福公告訴他的朋友說，從前馬色林和議院鬧意見的時候，包福和夏物尼不合，夏物尼原是前主教的私人，現在做了馬色林的心腹，包福很打他。那位朋友本來知道包福公是最喜歡打架的，聽了這話，有點奇怪，告訴了王爺，口碑相傳，弄得大家都知道了。所有的朋友都很奇怪夏物尼。夏物尼莫明其妙，到處打聽，結果有一個人就告訴他，爲什麼他讓包福打。夏物尼說：「誰說包福打我？」那人說：「包福親自說的。」夏物尼十分生氣，打發兩個朋友去查問包福。包福說：「不錯，我再告訴你，這事確是真的。」夏物尼的朋友說：「你得知道君子開口，小人動手，因爲兩個人一打架都不體面，你還記得路易十三的左右沒有君子，全是小人，爲的是他愛動手打人。」包福公很詫異地說：「我真不明白誰說打人的話。」那人說：「是符爺親口說的。」包福說：「打我說打的嗎？打

誰？那人說：「打夏物尼。」包福說：「是了，我把那天我說的話，再說一遍；夏物尼，你幫助那個大光棍馬色林，是大錯。」那人聽了說：「我明白了，爵爺的意思，是說責備他，並不是打他。」包福說：「打和責備，不是一樣意思嗎？你們咬文嚼字的人，真會吹毛求疵。」衆人聽了，又是大笑。

原來他們預先約定，聚會的時候，莫談國事，可是達太安和顏士期只管挖苦貴族，亞島士和亞拉米只管挖苦主教，達太安說：「怪不得你們痛恨主教，他對於你們兩位，也很切齒。」亞島士說：「是嗎？如果主教知道了我的名字，我不妨改名改姓，不讓他知道。」達太安說：「他只知道你們兩位幹得好事，却不知道你們的名字。他今晨還問我，可有什麼線索找到。」亞島士說：「你怎麼樣答？」我說：「無端倪，我晚上去和朋友吃飯，他們也許會給我什麼線索。」顏士期問：「你真的這樣告訴他嗎？亞島士，你聽了不害怕嗎？」我不怕馬色林。」亞拉米問：「你怕什麼？」亞島士說：「我現在一無足畏。」顏士期說：「從前的事，怎樣？」亞島士說：「往事不用再提了。」亞拉米問：「你可放心路爾？」達太安說：「他安如磐石，第一仗是從來不會戰死的。」亞拉米說：「第二仗也是不會死的。」顏士期說：「第三仗也不會死的。」亞島士說：「就是死了，還會復活的和我一樣，我可並不敢心路爾。我深知這孩子是個君子，他就是葬身沙場，一定是力戰而死，不過死了却……」亞拉米說：「怎樣？」亞島士說：「我說暗中自有因果。」達太安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亞拉米說：「我也明白，如今不必再說吧。」顏士期說：「我却莫明其妙。」達太安輕輕地告訴他：「就是阿們特那件事。」顏士期還是愕然說：「阿們特？」「你可記得米列帝？」顏士期說：「我明白了，可惜我早已完全忘記了。」亞島士看看他問：「你當真完全忘記嗎？」顏士期說：「真的，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亞島士說：「你心裏不難過

嗎？」我毫不介意。」亞烏士說：「亞拉米，你看這件事怎樣？」亞拉米說：「論起天理良心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亞烏士問：「達太安，你看怎樣？」達太安說：「我想起這件事來，不禁想起班那索的老婆，我只可憐班氏，至於米列蒂，我一點都不可憐。」亞烏士聽了，搖頭。亞拉米說：「你得知道，如果你相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世的事總難逃因果律，那個女人就是天要罰他，不過是假手我們罷了。」亞烏士問：「意志自由，這句話怎樣講呢？」亞拉米說：「審判官所處的是什麼地位？他有自由的意志，因此他判案不用遲疑。劍子手也有自由意志，不必遲疑，就可殺人。」亞烏士說：「不錯，還有一個劍子手。」原來亞烏士想起比東的劍子手來。達太安說：「這件事越說越可怕了，但是想起那些西班牙人，英國人，奉耶穌教的人，還有法國人，他放槍打我們，打不中，拿劍刺我們，刺不死，我們總不會死在這些人手裏，他們却被打死了許多。我想起了報仇的事，自然不會介意。」亞烏士說：「承你提起，我可完全記得了，歷歷在目，好像還是昨天的事。米列蒂好像坐在亞烏士所坐的地方，我坐在達太安的地方，我有一把劍，是利極，亞拉米，你常常稱讚我那把劍，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說，如果當時比東的劍子手不在場，我會自告奮勇，拿起劍來，把那個女人正法。那個女人真是死有餘辜。」亞拉米說：「況且這是已過的事，要知道已過的事，有上帝作主判斷；我們那次辦得如何，你問我心裏可後悔，我老實說，我却毫不覺得後悔。只有一件，可惜她是個女人。」達太安說：「我們還可以安心，因為這事是人不知鬼不覺的。」亞烏士說：「米列蒂有個兒子。」達太安說：「你會告訴過我，但是這個兒子不知流浪到那裏去，歐朋世傅是不要米列蒂的兒子的，大約被他趕出家門。」亞烏士說：「以現在而論，那個兒子却並沒有犯罪。」亞烏士說：「照我料想起來，米列蒂的兒子早已死了英國地方，是很可怕的，又常常有大霧。」那時亞烏士正在高談闊論，大家聽了，很覺放心，忽然聽見樓梯響，有人敲門。亞烏士說：「進來。」店主說：「有人送緊信來。」

要見諸位中的一個人。大家齊聲問：「要見誰？」店主說：「要見劉伯爵。」亞葛士說：「是我來人，叫什麼名字？」店主說：「叫格立模。」亞葛士神色立刻改變，說：「他這樣快，就回來嗎？但願濱治偷子爵平安沒事。」達太安說：「叫格立模進來。」格立模跑進門來，店主出去，隨手帶上了門。

四個人焦急地看着格立模，看見他神色慌張，風塵滿面，知道是有要事來報。格立模說：「那女人原有一個兒子，那個兒子長成人了，總括說一句，那個母老虎生了一個小老虎，這小老虎現在四處尋找你們。我特地先來報信。」亞葛士大搖其輿，看看那三個朋友。顏士斯伸手去摸劍，原來掛在牆上；亞拉米拿了一把吃飯的小刀。達太安跳起來，問：「你說的什麼意思？」格立模說：「米列帶有個兒子在英國，現在渡海來法，倘若他現在來到巴黎，不久也就到了。」顏士斯說：「你說的可是真話？」格立模說：「自然。」他跑得精疲力盡，說完，就倒在椅子上。亞葛士倒了一杯香賓酒，給他喝了提神。

達太安說：「即使他到了巴黎，我們也有法子對付；我們對付過的人，不止他一個。」顏士斯看着牆上掛的劍，說：「他只管來，叫他看看顏色。」亞拉米說：「他還是乳臭未乾的小兒。」格立模站起來說：「小兒嗎？我告訴諸位，這個小兒的本領，他化裝和尙，替比東的劍子手懺悔，聽到從前那件事的詳細經過，接着把小刀子刺進劍子手的胸口，刀子就在這裏，諸位請看，我拔出來到現在，不過三十小時，上面血跡未乾。」格立模把小刀放在桌上。達太安三個人都站起來，掛了劍，只有亞葛士一個，坐着不動，想得出神。亞葛士問：「你說他化裝和尙嗎？」格立模說：「是的，裝作與哥斯丁派的和尙。」亞葛士說：「你且說他的形狀。」據店主說，他和我一樣，高身瘦，臉青髮白，眼藍。」亞葛士問：「他沒有碰見路爾？」格立模說：「碰見的就是子爵，領他去懺悔劍子手的。」亞葛士不作一聲的站起來，走到牆邊，取下劍來。達太安笑着說：「我們的行為簡直的像四個不知

世事的姑娘們。我們四個人，銜鋒蹈陣，所向披靡，現在聽見說一個小孩子，就會害怕。」亞烏士說：「你的話也不錯，但是這個小孩子，也許是上帝叫他來報仇的。」他說完了，四個人出了酒店，不歡而散。

三六 英王來信

另說聖傑克街的一個庵裏，那天，上午十一點鐘，那些庵裏修行的尼姑，慶祝英王在理第一得了勝利，在教堂裏念經祈禱。事畢回來，中間有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姑娘，穿着一身黑衣裳，回到房裏，女人又跪到聖像前祈禱，小姑娘跪在椅上哭。那女人已有四十歲左右，從前是很美的，現在他經憂患，心情不樂，容顏憔悴；那位小姑娘，大概二七年華，長得極美，臉上帶着淚痕，真好像雨後梨花一樣。

那女人跪在地下祈禱着說：『求上帝保佑我的丈夫和兒子。我在世上，一切的憂患和痛苦，已經受盡了，求上帝早日叫我脫離這世界吧。』小姑娘也祈禱着：『我求上帝保佑我的母親。』女人起來說：『亭麗姐，你的母親，是毫無用處的。王后之位，丈夫，兒子，金錢，朋友，一切都沒有了我的女兒，天下這麼大，可沒有一個人來理你的母親。』這個女人一邊哭，一邊倒在小姑娘的身上。女孩子抱着母親痛哭說：『母親，請你寬懷吧。』這個女人，把頭靠在她兒肩上說：『當今的世界，真不幸，而不幸而生帝王家之感，現在差不多各人自掃門前雪，那裏有一個人肯幫助我們。你哥哥在我身邊的時候，他還能鼓勵我的勇氣，但是他走了，恐怕要寄一封信給我，我也很不容易。我把我自己的首飾衣服，和你的衣服一起當了，給他的家人工錢，否則他們一個也不肯跟他。我們現在，只好在庵裏過日子，依靠庵裏的尼姑們，除了上帝，我們是孤立無援了。』小姑娘問：『你為什麼不寫信給王后，請她幫忙，我們原是至親呀。』王后是有虧厥職的事，權在他人手裏，往後你年紀大些，就會明白這些事了。』還有王上呢？他和我很要好，讓我去告訴他，好不好。』王上也是無能為力，拉波物不知道。

告訴過我有幾遍了，王上自己的日常用品，還是不齊備的。」小姑娘說：「我們只好求上帝保佑了。」於是母女兩人，仍舊跪在地下祈禱。原來這位女人，是法王亨利第四的孫女，英王查理第一的王后，小姑娘是她的女兒，英國的公主。

母女兩人祈禱了好一會，有一個尼姑來敲門，女人說：「請進來。」母女起來，揩乾眼淚。尼姑說：「陛下恕我進來，外面有一個人，是從英國帶信來的，要見陛下親交。」英后說：「有信嗎？也許是英王的信。」寧蘭想：你聽見嗎？也許是你父親有信來了。來人是誰？尼姑說：「來人約有四五十歲。」英后問：「他可會通報姓名？」尼姑說：「他說叫威脫世爵。」英后喊着：「威脫世爵是英王的好朋友，立刻請進來吧。」英后自出迎接，見了面，和他握手，威脫跪在地上，呈下一個金盒，盒裏放着一封信。英后說：「你今天帶了三件東西來，這三件東西，我們好久沒有看見了。一是金子，二是好友，三是英王的信。」威脫見英后說得悲傷，心裏實在難受，無話可答，只好點頭。英后說：「我現在急於要讀信。」威脫說：「讓我暫時退去。」英后說：「不必，你就在這裏好了，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威脫退後幾步，站定。英后母女兩人，走到窗前，女兒靠在母親的肩，兩人讀信。信上說：「我的賢妻，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完畢，所有兵馬，駐紮在南士堡地方，此信就在這裏寫的。我在這裏等候進攻的暴徒，我若是打贏，是贏到底，若是輸了，我也完了。我想如果失敗，設法逃到法國來，現在消息萬變，我只好一切事，先預備我要打聽，我因內亂弄得如此狼狽，不知道法國肯收留我否？你看起來怎樣，請你告訴我，有許多事情，不便寫在紙上，有送信人口傳，我要你替我做的事，送信人告訴你。」信末簽名是查理。

這信中所說的，叫人讀了十分掃興，但是英后讀了，臉上微帶喜色，喊着：「他若不做王上，誰還來管他？敗了也罷，逃回本國也罷，只要生命安全，現在做王上的，十分危險，我寧願他不做了。」她回過頭來，問威脫說：「你

看王上的機會怎樣？你不必隱瞞，老實告訴我；王上現在的地位，是十分危險嗎？威脫太息說：「危險是迫於眉睫，可惜王上好像不大介意，王上的存心太好，不肯用詭計，英國的內亂鬧得如此，我恐怕非流血不足於平定的。」英后說：「孟特羅世爵怎樣？我聽說他用兵神速，所向無敵，據說他要到界上迎接王上。」威脫說：「是的，他到得邊界，碰到李失立，把他當勝的令名毀壞在邊界上大敗了，兵也潰散了自己，化裝作僕役，逃到朋威。」英后說：「我求上帝保佑他，好在幫忙王上的人，現在總在世上，我聽了還覺得快樂，世爵爺英國的情形，我知道了，你趕快告訴我，王上要我做什麼事？」威脫說：「王上要陛下去打聽，如果王上亡命來法，看法國王上王后，可肯收留他？」英后歎氣說：「法國的王上不過是個小孩子，王后毫無權柄，一切全在馬色林。」威脫說：「難道法國的馬色林，學做英國的克林威爾？」英后說：「不是的，馬色林是個極狡詐的意大利人，夢裏也想做大逆不道的事，可豈沒有這樣的勇氣，克林威爾有上下兩議院幫忙，馬色林和議院反對，只靠王后幫忙。」威脫說：「英王既然受窘於議院，馬色林應該極力幫英王才是。」英后搖頭說：「我知道馬色林決不肯加以援手，不獨不幫，還恐反對，我和女兒在法國，他已很討厭了，若是英王來了，他一定更恨，我不怕慚愧，老實告訴你，我們雖然在羅浮宮過冬，我們既無金錢，又凍又餓，我們房裏沒有火，只好睡在牀上不起來。」威脫喊着：「這情形真堪髮指，他們待亨理第四的孫女，雀理第一王后，却是這樣刻薄嗎？陛下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們？」英后說：「法國的大臣對待一個王后，尚且這樣，難道還要他去求他幫助王上嗎？」威脫說：「傳聞我們的太子，要和法國奧令斯郡主訂婚。」英后說：「前幾天，我原想盼望這件事情，可以成功的，兩小無猜，倒很親愛，原是法國的王后，先有這個意思，後來中途變卦，奧令斯公府，原是答應的，後來不許郡主再想這件親事。」英后說到這裏，禁不住落淚，說：「與其和我現在一樣，低頭依人，離下，寧可和王上一樣，去打仗，戰死沙場，總比做乞兒好。」

威爾說：「陛下何必如此傷心，事情的希望未終，法國現在也是危難時候，助平鄰國內亂，這是義不容辭，馬色林是個大臣，總見得到。」英后問：「你能確定說，沒有別人先來游說嗎？」威爾說：「有誰先來？」英后說：「克林威爾也許會先派差人來說。」威爾說：「克林威爾原是個釀酒出身，地位低賤，主教難道一點面子都不顧，和這種下賤的人聯盟嗎？」英后說：「主教的出身本來未必高貴。」威爾說：「難道法國王上王后的臉，他都不顧嗎？」英后說：「我們只希望他能顧到這一點，那就好了。爵爺，你的話有理，我放心了好些。你拿手來，扶我去見主教。」威爾鞠躬說：「遵命。」英后忽然站住了，說：「如果主教不肯幫忙，王師又敗績，王上怎樣？」威爾說：「王上再打敗，就逃到荷蘭太子現在已在那裏。」英后問：「王上的身邊，可還有像你爵爺這樣可靠的人，相助他逃到荷蘭嗎？」威爾歎氣說：「可惜沒有這樣的人。我先到這一點的爲難，因爲特地到法國來，找尋幫手。」英后搖頭說：「找幫手嗎？」威爾說：「我有幾個老朋友，如果我能尋着他們，我們的事，就不必担心的。」英后說：「只望上帝保佑你成功。」英后上了馬車，威爾和兩個家人，騎馬陪她到主教府去。

三七 克倫威爾密札

正巧英國王后走出庵門，奔向主教府去，同時也有一個人騎了馬，跑到主教官邸，煩衛兵去通報，說有要事來見主教。主教雖然很害怕刺客，却要打聽消息，立刻就傳那人來見。那人走過院子和甬道，到了主教的書房門前，那裏真是戒衛森嚴。白諾是極小心的，也在那裏守門，有人來見，先要經過他的仔細盤查，才可進去。那要見的人，煩關人進去通報。關人問：「你可有介紹書？」那人說：「有的。」很好，你進去問白諾吧。」白諾本是站在那裏，聽見他的話，便說：「我就是白諾，你的介紹信是誰的手筆？」那人答：「是克倫威爾大將軍的介紹書。請你通報主教，可肯見我？」白諾把那人打量了好一會，才走進屋子，報明主教。馬色林說：「是克倫威爾打發來嗎？那個人的打扮怎樣？」白諾說：「他是個英國人，紅髮藍眼，樣子倒很大派。」馬色林說：「先把信拿來。」白諾出來說：「主教先要看那封信。」那封信得由我當面呈上。你如果不相信的話，我先把克倫威爾大將的印，你可以一看。」白諾看見確是克倫威爾的印，又進去告訴主教。那人說：「你告訴主教說，我並不是平常的信差，我是個專使。」白諾進去了，過了一回，開了門，說：「請你進來。」原來馬色林總是克倫威爾的專使，他就胡猜，弄得舉動失常，他要等臉色平復之後，才接見來人。

這個人走進門，一手拿帽子，一手握着信。主教站起來說：「方才報告，你帶一封介紹信來見我。」那人說：「是的，這要是信。」馬色林接過信來拆開，信上說：「毛道是我的書記，奉命帶了這信到巴黎，交馬色林大主教。另外有密信一件，呈覽。」信下簽字是克倫威爾。主教說：「好的，毛道，請你坐下，將第二封信給我。」那人鄰

重地拿出第二封信來，交給主教，自己坐下。主教接了信，拿在手上，不斷地轉動着轉了好幾回，不就去拆，先向那人問話，要聽他的情形。主教問：「毛道，你來作專使，好像年紀太輕些，就是老於折衝的外交家，有時也不克担任這工作。」毛道說：「我今年二十三歲，你不能說因此說我年輕，從一方面看起來，我也許還比你老，不過我的才幹，自然比不上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我活了二十三個年頭，其中有二十年過的生活，非人堪受。凡過痛苦的日子，的是一年要算兩年的。」主教說：「我明白了，你是自小窮苦，可不是？」主教又自言自語地說：「在英國揭起叛旗的傢伙，都是窮苦下賤人。」毛道說：「我原可繼承六百萬家產的，可惜被人侵占。」主教詫異地問：「你却是世家的出身嗎？」「我是貴族出身，我只要一說明自己的真名姓，你也知道的。我的家世，在英國世爵中最有名的。」馬色林說：「你現在叫作什麼？」「我叫毛道。」主教知道他用的是假名，拿眼看他，他却不動聲色。馬色林想：「這些清教徒豈沒有感情的？」隨即大聲說：「你有親人嗎？」毛道說：「我有一個親人。」「難道他不肯助你嗎？」「我去見過他三次，求他替我忙，他的家人却以閉門羹餽我。」「是嗎？我聽你的故事，倒覺得很新鮮。你的祖上和本身的情形，你應該都知道了。」「我只是最近才知道一點。」「你在沒有明白以前……」那時我簡直不知道出身。」主教說：「你從來沒有見過你的母親嗎？」毛道說：「我見過的。我和乳母在一起的時候，好像母親來看過我三次，他最後一次來見我，彷彿如在目前。」「原來你的記性很好。」「我是陸離不忘的。」他說話說得很可怕，主教聽了，也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主教問：「誰把你撫養大的？」「是個法國乳母，她養到我五歲，因為沒有人送撫養費給她，半途丟掉了我，但是她未走之先，却告訴我一個親人的名姓，是我母親常對他說過的。」主教說：「你後來怎樣？」「有一天，我在大路上乞食，痛哭流涕，有一個耶穌教的教士，看我可憐，帶我回家，教我讀書，替我設法，去找我的親人。」

「可找着嗎？」「找不着。有一天，碰巧我得了有一點端倪。」「你可打聽着你的母親在那裏？」「我打聽到了，原來是我的親人害死了我母親。他殺我母親的時候，還有四個朋友在旁。我又打聽出來，我的爵位被奪，財產被沒，都蒙查理第一的好處。」主教說：「我明白了，因此你會加入克林威爾的一派。原來你恨王上。」毛道說：「是的，我最恨王上。」馬色林看見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臉色猙獰凶狠，使得旁人也感到可怕。馬色林說：「你的歷史，悽慘極了，我很同情於你；幸而你現在的主人，可說才略蓋世，將來一定替你爭回家產的。在高位的人，是容易設法。」「有了好獵狗，只要發縱指示，就找得着野獸。」馬色林問：「我替你向你的親人商量，也許能幫你一點忙。」毛道說：「謝謝大人，我自己想去對他說。」「他不是不肯見你嗎？」「我再見他，他的態度總該改變一下。」主教說：「你能叫他後悔嗎？」毛道說：「我能叫他怕我。」主教看他說這話的神情，非常凶惡，再想和他交談，知道也沒有什麼結果，只好去拆克林威爾的密信。

主教拆讀了幾行，再抬頭看毛道，毛道仍舊不動聲色。主教自言自語說：「這個年輕的清教徒，可說心如木石，只好隨他去。」於是又看信，原來信上說：「紅衣大主教，我very要知道你對待現在的英國，取怎樣的態度。英法兩國，近在北鄰，國內治亂，休戚相關。目下英國全國上下一心，誓滅暴君查理和他的黨羽，蒙國民見信，推我掌理國事。此次革命的情形，我也深知。現在我要和王師決戰，天與人歸，勝負不待善論。王上孤掌難鳴，不是身為俘虜，就要戰死沙場，萬一倖免，勢必逃到法國，招兵籌餉，孤注一擲。法國前此亨利國王，雖出無心，已遭英國反對，但王后原係法王嫡系，有保護之義。至於查理，則情形各異，倘若法國一體保護，是對英國反對，英國必以法國甘為仇敵。」馬色林讀至這裏，很不高興，抬頭看看毛道，毛道又不理會，主教再看下去，信上說：「因此我要知道法國對於此事的態度，英法兩國利害相同，英國盼望太平，海內晏安，法國也要太平。現在議院反

對你，王公親貴，和你爲難。民怨騰沸，法國若是忽然和英國開戰，恐不甚有利。英國現在人心不靖，一旦有事，自然要和西班牙聯盟，盼望主教維持和平，此事實也很容易，因英國所盼望於法國的，不過不以兵馬糧餉接濟查理吧了。此是密信，由專使而呈英國將來舉動，全依法國的態度而定。克林威爾願與主教密商，不願和法國王后相商，恐存親戚之見也。若爾星期之內，我不得主教回信，我作爲此信主教並未收到。克林威爾拜白。」
「馬色林讀完信，喊着：『毛道，我回克林威爾的信，大概他一定贊同，不過我不要人知道。我們有書信來往，我請你先到布朗，等我回信。我還要請你答應我，明早就離開巴黎。』」
毛道說：『我一切遵命。我在布朗，要等幾天。』
主教說：『如果你等了十天，沒有我的回信來，請你就回國。』
毛道鞠躬，主教說：『我還有話說，我聽了你的歷史，非常感動，只要我能殺替你幫忙，你只管告訴我。』
毛道想了一會，遲疑不能就開口，白諾走進來，向主教附耳低言：『英后和一個人，才到宮門。』
馬色林聽了，不覺一驚，被毛道看見，主教說：『我說的是布朗，你如果喜歡，在別的地方等我回信，我也隨便。你要知道，你不要讓人得悉你到巴黎，我的事體太多，只好隨時留意。』
毛道一面向房門走，一面說：『我告辭了。』
主教止住他說：『別從這裏走，你向那一邊走，我不願意有人看見你。』
於是毛道跟着白諾，由開人領他出去，白諾再跑回來，引進英后和主教會面。

三八 英后見主教

主教站起身來，出門親自迎接英后，因為他向來不曾優待英后，只好裝出彬彬有禮的樣子。英后見了主教微笑。主教想：「英后帶笑前來，難道是來向我借錢嗎？」他趕忙回頭看看錢箱，還把手上戴的鑽石戒指擲轉，不要露出那光彩奪目的鋼石。主教知道英后來見，一定有所要求，恨不得身邊有個地洞，躲藏起來。英后說：「主教，我本想去和王后商量，後來我看外交大事不如先和你接洽。」馬色林說：「陛下光臨，真是不勝榮幸。」英后想：「他這樣客氣，難道先猜着我的來意嗎？」兩人說話的時候，進入了主教的書房。主教肅英后就座說：「我恭候陛下分付。」「我那裏該得到分付你，我是來求你幫忙。」「那末洗耳恭聽。」英后說：「我今日來求你，因為英國內亂，我的丈夫查理要討平你，大約不久就有一場惡戰，國王和百姓的勝負，決於此舉。」主教聳肩說：「我真不知道，我們國裏事變頻仍，我來不及管外國的事。」「主教，我要告訴你，我的丈夫英王查理身臨前敵，近日必將惡戰，倘若戰敗了，他要逃到法國來，歸你保護，你以為如何？」馬色林滿臉笑容，從容地說：「請陛下一加考慮，現在法國這樣擾亂，一個外國失位的王上跑來，不會再引起事變嗎？你要記得，我們王上目下的環境，已經很危險了，若再加上這事，豈不是更危險嗎？」英后說：「我只求你對待我的丈夫，好像你現在待我一樣，就是心滿意足了。」主教趕快答：「陛下是情殊位異，陛下是查理第四的孫女，這位王上……」英后說：「難道孫女婿就不能保護嗎？你可記得，從前這位王上，亡命海外，求英國保護，英國却義不容辭，那時英國的女主並不和你們有什麼瓜葛。」

馬色林辯不過，只好說：「陛下下的話，有所誤會。想是因爲我不會說流暢的法國話。」那末請你說意大利話，我也明白你方才很稱讚亨利第四，倘若他在天有靈聽到你說的話，他真不明白你這樣虐待他的子孫，是什麼用意。」馬色林聽了出了一身汗，說：「陛下錯怪我了。如果查理王上光降法國，託庇保護，我可以讓出自己的住宅給他，但是還不能說安穩。有一天百姓來燒屋子，同對待某大將一樣。某大將原無罪過，他也是盡忠報國的。」英后冷笑說：「和主教一樣。」馬色林假呆假癡，倒大談了一會那位大將的事。英后着急了，說：「主教，你可沒有老老實實的答我。」馬色林說：「陛下讓我上個條陳好嗎？」英后說：「主教有着經國治邦之才，條陳一定是很有力的。」主教說：「英國王上應該盡力拒抵亂民，直到矢盡援絕。」他自然是這樣的。他現在要和仇敵開戰，雖然衆寡懸殊不敵，王上決不肯退讓半分，但是萬一敗下來，怎麼樣呢？」我大膽地說我的意見，如果敗下來，只好仍在本國，倘使跑到法國來，也是毫無用處的。」主教的意見，既然是這樣，那末若是你誠意幫助，請你拿兵拿餉，去接濟他。你知道的，我自己已經坐吃山空，連末了一顆鑽石也賣了，我若不是手邊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我爲什麼母女二人，度過寒冬，連火都沒有呢？」陛下不明白你所要求的性質。至尊的王上，求外國幫忙，保他復位，這個王上也許自己不以爲意，本國的人不肯認他。」英后不去和他強辯，只說：「我們老實說一句，你是答應，或是不答應，如果王上仍住英國，你可肯幫他？如果他打定主意，要到法國來，你可肯收留？」馬色林說：「我要陛下相信，我總是用盡心計，要想出一個善法來。陛下就知道我的誠意了。」英后聽了，咬牙痛恨，說：「你打算怎樣？請告訴我。」我去先和王后商量，再把這事讓議院決定。」你要交給同你反對的議院嗎？大約你叫巴爵士去起草案。好了，我明白了。你去找議院，我也同意。亨利第四的子孫，所以還有人幫他過這個冬天，不至凍餓而填溝壑，原是議院之力。」他說完了，就站起來，怒容滿面，渾身發

抖。主教合手，作哀求之狀，說：「陛下始終誤會我的意思。」英后不加理睬，自己開門出來。威脫站在一班官員隊裏等候，英后扶着威脫的手走過的時候，官員一律致敬。

英后走過後，馬色林說：「勝利屬於我了，我真的高興，好難對付的克林威爾收拾王上的法子，手段太辣；他如果有大臣，這班大臣不容易當。」白諾走進房來，主教說：「你認得方才來，我的那個少年嗎？你去一看，他可走了沒有？」白諾應命出去。馬色林看他手上戴的鑽石，白諾和孔明則進來，原來本日是孔明則值班，說：「大人要找的那個少年，是我帶他出去的，他走到走廊的玻璃門前，就站住了，仔細望着對面，大約是看對面的一幅畫，好像非常欣賞，後來下樓梯，再過一會，看見他騎着一匹灰色馬出去。大人今天去見王后嗎？」主教說：「你爲什麼這樣問？」孔明則說：「我的長親，紀討告訴我，說王后接到大營的要信。」主教說：「我就去見王后。」正好威脫揆奉王后命來請主教。

且說毛道從主教房裏出來，隔着走廊的玻璃門，望見威脫，他怒狠狠地看着，渾身發抖，一臉的貓惡，原想立刻去找他的，後來他按住性子，下了樓，騎上馬，走到街角上去等等，英后的馬車出來不久，聽見馬車聲，威脫坐在馬上，英后坐在車裏，兩人一邊說話，一邊走，馬車走到羅浮宮，停住了，原是英后分付亨麗如公主在羅浮宮候她，毛道跟着馬車守在牆邊。

三九 見義勇爲

英后先屏退了左右，威脫問：「事情可會得手？」英后說：「不幸不出我之所料。」「什麼？主教不肯嗎？」
「在我未去之先，我早已這樣說。」「主教不肯保護王上，堂堂法國，連一個亡命之君不能託庇，這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事。」英后說：「我不說法國不肯，這只是主教不肯，主教的本籍不是法國。」「你不會去見法國王后嗎？」英后搖頭說：「見了她，也是毫無用處，主教既然不肯，英后決不敢擅作主張，你難道還不知道，內政外交全在主教一個人的掌握中，況且我已經說過的，也許克林威爾先有來信，我見主教的時候，他神色有異，好像心裏先入爲主，不應允我所求的事，你沒看見嗎？王宮裏很不安靜，來來往往的全是人，難道他們得了什麼要緊的消息？」「一定不是英國新聞，我在路上，沒有人追上我來，我不過是三天之前，從英國動身的，我和家人跑得很快，現在我的坐騎，是在巴黎買的，況且我知道王上在不曾收到陛下的信前，不會另外有舉動的。」
英后說：「伯爵既然如此，你就去返國覆命，告訴王上，我已經無法可施，我所受的罪，也許還勝過王上，因為我住在外國，在仇人手上過日子，呀，你去告訴王上，用兵力孤注一擲的去幹，拚了命也不算什麼，如果他死了，我決意相殉。」「陛下太傷心了，事在人爲，還可挽回呢。」英后哭着說：「茫茫人海中，除了你之外，我一個朋友都沒有。」英后對天啼哭，說：「世界上忠肝義胆的人，難道找不到第二個嗎？」「還有呀，我會說我認得四個赤膽忠心的人。」英后說：「四個人不濟事。」「四個赤膽忠心的人，能辦許多事，這四個人，從前也是聲名久著的。」「這四個人現在那裏？」「就是這一個問題，我不知他們現在的住址，我和他們分手已有二十年了。」

但是我們王上在危險中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他們來。」英后說：「這四個人，都是你的朋友嗎？」「有一個會和我比過劍，我失敗了，他饒了我的性命，不知道他可肯把我當作朋友，我看他和朋友一樣。」「你看他們現時還在法國嗎？」「我看是的。」「你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也許我聽人說過，我也可以幫忙找他們。」「一位叫作達太安。」英后說：「達太安嗎？我聽人說過，他做着火槍營統領，據說他是一個天主教黨。」「如果是的，真可以是天之亡我也。」英后說：「還有那三個呢？」「那第二個的名字，我是偶然知道的。有一天，我和他們四個人比劍，第二個就是剎伯爵，那兩位也都是用假名，我可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英后說：「你既然說他們可以幫王上的忙，最要緊是先去找他們。」「叫他們赴湯蹈火，一定不辭。陛下不知道他們救安娜公主的事嗎？」英后說：「我也有風聞，你說的是安娜公主和白金漢公爵要好的時候，內裏還有鑽石一件事。」「不錯。法國王后的名譽，就因為這四個人不被破壞。陛下都知道這四個人，可知法國王后待人太薄了——至少封他每人一個爵位。」英后說：「我們設法去尋找他們，但是我若四個人決不能做什麼大事，況且只有三個，另一個是天主教黨，不算在內。」威脫說：「就算少了一個，把我勉強湊數，還有四個，王上是有了四個人的幫忙，我們幫王上拒敵，替王上設法，王上若是想亡命國外，我們護衛他，王上若是打敗了，我們想法把他護送到法國。一旦我們上了法國海岸，馬色林也無法可施，當然不好推我們出去。」爵爺那末你去找他們，如果找着了，他們願意同去，你就告訴他們，只要王上能設復國為君，封他們每人一個公爵，另外並有厚賜，每人可以蓋一個王宮，你去找他們吧。」「我當盡力去找，可惜時間不肯允許，陛下要記得，王上在焦急地等候回信。」英后說：「那末我們無法可施了。」

那時小公主推門進來，英后勉強拭淚，裝出鎮靜的樣子，又改說別的話。小公主却有點明白，歎氣問：「母

親，爲什麼我回來找你，總見你眼淚汪汪？」英后微笑說：「我沒有王后作，却有一點，可以聊以解嘲，我的兒女却稱我做母親。」回頭問：「好孩子，你要什麼？」小公主說：「有一個武士，才到羅浮宮，要見母親，他才從前線歸來，說是有格蘭蒙大將的信。」英后說：「我在法國，只剩了格蘭蒙一個朋友，你看我們現在像被落戶一樣，我自己的女兒做了傳達。」「我很替陛下難過。」英后問：「那武士是誰？」小公主說：「我先從窗子裏看見他大約十六歲左右，名叫波治倫。」英后分付請他進來。小公主啓門，波治倫進房，向英后長跪致敬說：「我替吉士伯爵送信給陛下，信裏有着要事。」小公主聽到了吉士的名字，不覺臉泛紅雲。英后問公主說：「你爲什麼說是格蘭蒙的來信？」小公主說：「我當是這樣。」路爾說：「這是我的不好，我說是從格蘭蒙那裏來的。陛下要知道，格蘭蒙手上受傷，是吉士伯爵替他代筆。」英后一面請路爾起來，一面問：「前線已有了大戰嗎？」路爾答：「已經接觸了。」他說完，站起來，把信交給威脫，威脫接了，交給英后。

小公主聽到前線已有接觸，很想要往下問，可是又問不出口，臉上紅色全退了。英后却知道小公主的意思，接着問路爾說：「吉士伯爵沒受傷嗎？吉士伯爵不獨是我黨中最忠心的人，還是我們頂要好的朋友。」路爾說：「吉士伯爵不獨不曾受傷，並且戰功顯著，王爺在戰場上，當着大家的面樓抱他。」小公主聽了，滿心高興，在那裏手舞足蹈，後來覺得未免不大雅觀，跑到一個花瓶旁邊，把臉躲在花裏。英后說：「我要看看伯爵的來信，究竟怎樣說？」路爾說：「我方才和陛下聲明，這封信是伯爵替他父親寫的。」英后說：「知道了。」隨即拆封讀信。信上說：「王后陛下，我右手受傷，不能提管，今命我子吉士伯爵代筆，稟告陛下。我們在偷期大捷，從此馬色林主教和法國王后辦理外交，不必怕阻難。陛下何妨趁此機會，請法國政府保護英王帶信的少年，是波治倫子爵，我老友之子，曾救小兒一命，此人誠實，陛下可深信不疑。陛下有何信息，不論口傳或筆寫，俱可付

此人傳透。信末簽着格爾蒙的名字。路爾當英后讀信的時候，仔細打量那小公主，讀到救命的話，路爾看見小公主兩眼滿含感激，路爾就知道小公主和吉士已經兩心相印了。

英后讀完信，說：「倘斯大捷，可喜可賀，格爾蒙的話有理，打了勝仗，事勞和從前迥異了。可是對於我們，毫無關係，恐怕我們還要更吃虧。」又向路爾說：「蒙你趕來報捷，不勝感謝。如果不是這封信，我也許要到明天才知道，或者遲至後天，也很難說。等到大家都聽到了，我才知道。」路爾說：「只有羅浮宮和王宮兩處有了捷報，外間現在尚且一無所聞。我當日應許了吉士伯爵，一到巴黎，先來陛下處報知，我這不會去見我的義父。」威脫問：「你的義父也叫波治倫嗎？我從前有個朋友，叫波治倫，不知道是否他尚在人間？」路爾說：「他已經過世，我義父和他有親，他死了，是我義父承受他的家產。」英后問：「你的義父叫什麼？」路爾鞠躬回答：「我的義父，就是劉伯爵。」威脫聽了不覺一跳。英后却焦急地說：「劉伯爵嗎？回過頭問威脫：『你方才告訴我的幾個人名中，內中的一個，不是有劉伯爵嗎？』威脫聽見這個名字，有點不大相信地問：『你說的劉伯爵，可是從前在路易十三手下做火槍手，他的容貌非常威武，現在的年紀約有四十七歲左右？』路爾答：『不錯。』威脫說：『他從前可是隱了真姓名？』路爾說：『不錯，從前他名亞島士，前幾天我這聽見，這太安喊着這個名字。』威脫對英后說：『就是那個人，就是那個人！我門還有一線希望，踏破鐵鞋無尋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豈非是天意。』於是轉向路爾問：「劉伯爵現在巴黎嗎？」伯爵現住吉尼街大查理客寓。」威脫說：「請你告訴伯爵，片刻後我就要去訪他。」路爾說：「如果英后陛下讓我告辭，我就先去通知。」英后說：「你不妨請便吧。你要知道我們很恭敬你，很感謝你。」路爾向英后公主鞠躬，和威脫行了軍禮，告辭出來。

威脫和王后又低聲商量了好久，小公主並不聽見。後來威脫也要告辭出來，英后說：「這個鑽石十字架，

原是我母親給我的，這個大寶星，是我丈夫給我的，一起的價值有五萬個利華。我會經立誓，寧願餓死，不願把這兩樣東西賣去換錢。但是現在我可以幫助王上，只好犧牲自己的志願。你拿去了，如果需要錢救我的丈夫，就發賣了這兩件東西寶飾，拿來救他的性命。你如果將來能發把這兩件東西還我，我的感謝真是言之不盡。無論什麼人，將來能把這東西還我，我和我的兒女，是要保護他的。」威脫說：「我自然盡忠替你去做，我先把這兩件寶飾收藏好了，可恨我如今莫名一錢，否則我是萬萬不肯收的。我所有的產業，一起被沒收了，現錢是用完了，值錢的東西都變賣了。我一小時內，就去找我伯爵，明天再來見陛下吧。」英后伸出手來，威脫接着恭敬地吻了一下。英后向着小公主說：「伯爵，他的父親，不是分付你送她一件東西嗎？」威脫聽了英后的話，莫名其妙。小公主微笑，頰上泛着紅雲，走上前去對威脫說：「請你轉言我的父親，不問他君臨國內，或亡命國外，不問他是打勝，或是失敗，不問他是有着權勢，或是遭到困厄，我永遠是他的孝順女兒。」威脫答說：「我一定把這意思，告訴王上。」他說完了，退出來，威脫雖然老於宦海，他經世故，不會激動感情，現在見了這種情形，也覺得要陪淚痛哭。

四〇 伯與姪

威脫出來上馬，一路走，一路想，有時回頭看看背後，看見有一個人騎着馬，從犄角出來，遠遠的追隨着他，記得是方才從主教府出來，也看見過這個人。威脫的僕人，也很留心打量這個追隨者。威脫使手勢，叫跟人上前，說：「屈彌，你看見那個騎馬的人跟着我們嗎？」「我看見的。」威脫問：「你知道他是誰？」「我一點也不認得。我只看見他在主教府跟你到羅浮宮，跟你到從宮裏出來，現在又追隨着我們。」威脫說：「那人大約是主教的鷹犬，我們不要讓他知道我們看出他的追隨。」於是拍馬，儘自前進，後頭那個人也拍馬跟着。

威脫到了自己就攔的客寓，下了馬，走入自己的房裏，正想留神尋跟他的那個人，他先把帽子手套脫下，放在桌上，忽然從鏡子裏看見一個人進房。威脫回頭一看，見是毛道站在面前。威脫大驚失色，勉強裝出鎮靜的樣子。毛道站在門口，臉容猙獰，兩人見面，無話可說。後來威脫說：「我早已告訴過你，你幾次來和我搗蛋，我早已緝拿，你趕快走了，否則我要趕你出去，和在倫敦的時候一樣。我並不是你的伯父，我不認識你。」毛道冷笑，「你不是我的伯父嗎？你錯了，你也不必趕我，我知道你也不敢趕我。我告訴你，我近年來得到很多的證據，怕你不認我是你的姪子。」「你探訪出來的消息，和我毫無關係。」「什麼話，和你伯父很有關係的，我告訴你，你就相信了我第一次在倫敦見你，是問你要家產第二次見你，是問你，你爲什麼趕出我？我現在來找你，要問你一句話，就和當日上帝問第一個殺人兇手一樣，我的問題是威脫世爵，你因何謀殺你的弟姪？你的弟姪就是我的母親。」威脫聽了，大驚失色，說：「你的母親嗎？」毛道說：「是的，我的母親。」威脫鎮定了一下，

想起他弟姪種種的陰謀狠毒，咬牙切齒的說：「你若要打聽你母親的情形，你要到地獄裏去，地獄裏才能答你的話。」毛道聽了這話，跨上一步，和威臉面面相對，又凶又恨地說：「我碰到比京的劊子手，我問他的話，他已經回答了。」威臉聽了，好像受了當頭一棒，倒在椅上，半響不作一聲。

毛道說：「你得明白，當日一切事我都知道了，你們所作的秘密事，都瞞不過我。我的母親，繼承他丈夫的家產，因此你謀殺我母親，你取銷了我的真名姓，奪了我的家產。我現在才明白，你因此才不肯認我做姪兒。你奪了我應得的產業，叫我流離失所，你殺了我母親，自然是不肯認我了。」威臉聽他講得利害，又想起弟姪當日的罪惡，不禁大怒，站起來說：「原來你想把昔日的秘密和凶劇，重新再算一下帳，你只管去做，你先要知道那個女人的罪惡，真是擰髮難數！你的母親，把我的兄弟毒死，後來因謀奪家產，還想要我的命，這兩件事，都有真憑實據，你還有什麼話說？」毛道說：「她是我的母親。」那個女人，連動一個清白無辜的人，去行刺白金澳公府，這一件事，我也有真憑實據在手，你還有什麼話說？」毛道說：「她是我的母親。」那個女人，奔到法國，在庵裏躲避，因為恨一個人，毒死一個純潔的女人，這也是有真憑實據的，你也得明白，那個女人是惡貫滿盈了。」毛道又說：「她是我的母親。」這個天人共怒，死有餘辜的女人，後來自投羅網，人家審問她的罪狀，付諸公判，處以極刑，那個劊子手難道不會告訴你，說他的兄弟，也被那女人所誘惑，後來自殺嗎？這樣的一個凶惡無恥的蕩婦，一個淫娃，一個殺人的兇犯，明正典刑而死，你現在還來向我追問什麼？」毛道老羞成怒，滿臉通紅，獨身是汗，恨恨地說：「她是我的母親，據你說的種種罪惡，我都不知道，我只記得我當初有個母親，死在五個人的手中，我也知道那五個人中間，有着我的伯父。我今天先警告你，你要切記我所說的話，你們把我的母親殺死，使我抱終天之憾，使我無顏見人，無家可歸，這是不共戴天之仇，我只要報復。我第一個，先找你算帳，

隨後再找那四個人算帳。」他說完了，怒氣沖沖，咬牙切齒，撲向前來。

威脫看他兇狠，便一手拿住劍柄，說：「難道你要行刺我嗎？你果有此意，不愧是我的姪兒，也不愧我弟婦的肖子。」毛道退後一步，兩手垂下，說：「不，我現在不是要殺你，殺了你，我找不着那四個人，等我找到那幾個人，一起算帳，你却要知道，我把比東的劍子手刺死了。我刺他的時候，我只感到報仇的快樂。你們幾個人之中，他的罪還算是最輕的了。」他說完，出了房門，下樓而去，從唐彌身邊走過。唐彌原在樓下，侍候呼喚，誰知威脫突然遇着他的姪子，一番對話之後，已是乏極了，聽見姪子馬蹄聲響，知道是走了。威脫倒在椅子上，喊着：「總算幸氣好在他只找着我一個。」

四一 嚴親之愛

正當威爾和他姪兒會面的時候，亞烏士獨自在河邊，憑窗坐下，手托着腮，聽路爾眉飛色舞地說戰場的情景。亞烏士聽了，滿心歡喜地問：「當時你也臨陣嗎？」「是的。」「打得可利害？」「是的。王爺自己臨陣，也有十一次。」亞烏士說：「王爺確是將才。」「他真是英雄。我的眼光，一刻也不離開他。他聲譽既好，做事認真，豈不是最榮耀的事？」亞烏士說：「王爺是最能打仗的，指揮得很不錯。」「王爺鎮靜的很。臨陣的時候，一點聲色也不動；況且打仗的時候，他最高興，和在跳舞場一樣。他向敵人跟前，都是慢慢走的。王爺預先分付，不許我們先放槍。那時西班牙軍據守高原，拿好了槍，正預備放。我們離開敵人只有三十碼。王爺分付我們說：『弟兄們，你們先讓對手放槍；好在不過等他們放一排，就輪到你們放，最好把敵人打得乾淨。』大家肅靜敬聽。王爺舉起劍來，喊着：『吹號前進……』亞烏士聽得津津有味，喝采說：『好極了！路爾，你有一天當大將，也能這樣嗎？』「我恐怕不能如此；王爺是個大將，是個英雄。我們逼近敵兵，有二十步左右，看見太陽照着敵兵的火槍，和一條光線一樣。王爺說：『我們的時候到了，前進，慢慢走。』」亞烏士問：「你害怕嗎？」「怕的。我聽見敵軍下令放槍，自己好像失掉了知覺，只是閉目想你。」亞烏士說：「真是這樣嗎？」「是的。突然天崩地裂的一聲響，敵人開槍了，並未中槍的人，都覺得一陣的熱氣。我睜開兩眼，見自己歪在中槍，十分詫異；但是我們的人，已有三分之一，打傷在地。我擡起頭來，看見王爺注視着我，我立刻搶向前，衝鋒陷陣。」亞烏士問：「王爺見你這樣，他可高興？」路爾說：「王爺派我陪蘇提朗送大旗到巴黎，親見王后報捷。他向我說：『你和蘇提

朝去。敵軍此番受了大打整，至少也要整理兩星期，才能收拾除盡。這兩星期內，我暫時不用你幫忙。你先去看親戚朋友，去見朗德夫人，代我謝她薦一位得力人。」因此我到了巴黎。我知道你很高興見我。」他說完了，亞烏士很親熱地摟着他，說：「你初出茅廬，機會倒好。有公爵們和你做朋友，有法國陸軍大將做你的乾爺，有親王做你的主將。今天你回來，又見了奧法兩國王后，你的出山時光總算不錯了。」路爾說：「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當我見英國王后的時候，旁邊有一個人，聽到你的名字，好像不勝詫異，又像十分高興，他說是你的老朋友，細詢了你的寓所，等一會就要來拜訪。」亞烏士問：「那人是誰？」「我不便冒昧相詢。他的法國話說得很流利，但聽他的腔調，像是英國人。」亞烏士低頭沉吟，才起頭來，看見房門口有人，喊着：「原來是威脫世爵！」那人說：「亞烏士我的老友。」亞烏士和他緊緊握手，仔細打量着他，說：「你有什麼事，為何這樣不樂？我却滿臉歡喜。」威脫說：「真的，我看見你，越發激動愁腸。」他說完了，四圍細看，好像是要密談的樣子。路爾見機退出。

亞烏士說：「現在不妨細說，你告訴我，你的近况怎樣？」威脫說：「我先要告訴你，他在這裏。」那一個威脫說：「米列蒂的兒子。」亞烏士皺眉說：「我知道。」「你知道的嗎？」「格立模在某處看見他馳馬，趕緊回來報信給我，叫我防備。」「格立模認得他嗎？」「不認得。可是他在一個將死的人身邊聽說的。」威脫說：「可是比東割子手嗎？」亞烏士詫異地問：「你怎麼知道？」威脫說：「米列蒂的兒子才在我那裏，大聲咆哮，說明他的兇案。這一場惡劇，怎樣收場？如果母子兩人，同時死了，豈不乾淨？」亞烏士平日，喜怒哀不形於色，凡一切憂愁難過的事，都藏在心裏，反而用話去安慰別人，叫人不要心灰意懶。他現在心裏十分憂愁，却勉力去安慰別人，對威脫說：「何必耽心呢？難道我們不能保護我們自己嗎？這個少年，已經聽了刺客嗎？他生氣的時候，

把比東劍子手殺了，現在已經報仇雪恨了。」威脫搖頭說：「你大約忘記他母親是怎樣的人。」亞島士微笑答：「他也許未必和他的母親一樣。好在我们先得警告，此中似有天意，我們不妨未雨綢繆。你近况怎樣，你來巴黎做什麼？」威脫說：「我負有重大使命。我就要告訴你。方才我聽見英后說，達太安做了馬色林的鷹犬，不勝詫異，我自己看那主教，毫不帶一絲成見，你的見解，却是很正確的，我却要大膽的問你，你是不是也幫着主教？」亞島士說：「原來，達太安是在軍營裏，自然要聽上司的調度，况且他雨稍清風，要發做幫統謀生。如傅爺這樣有百萬家財的人，我們法國是少有的。」威脫歎氣答：「現在我也窮了，恐怕還比不上你們。但是你却答非所問呀。」「你要問我，可是主教黨嗎？我不是主教黨。」威脫站起來，握着亞島士的手，說：「我放心了，我真要謝天謝地，你不是個主教黨。我原想，你不會做主教的鷹犬。我要問你，你能自由嗎？」這是什麼意思？」「你可曾結過婚？」亞島士微笑答：「我沒有家室之累。」「我看到那個俊美的少年，故此問你。」亞島士說：「那個少年，是我撫養的義子，他還不知道他的父親是誰。」威脫說：「你真是一位古道熱腸的人。」「你可有事要和我商酌？」威脫問：「你和蘭士斯，亞拉米，是好朋友嗎？」「對的，還有達太安，也是好友。我們四個人的交情，譬如金石，惟有說到主教黨，或掘石黨，就要道不同不相為謀了。」威脫說：「亞拉米可是達太安的同黨？」「不是。亞拉米是我的同志。」「你可以設法，叫我和你這位好朋友通信嗎？」「自然。」威脫說：「他的近况怎樣？」「他做了教士。」威脫說：「真有趣。大約他不想再作冒險的事了。」亞島士微笑答：「那裏的話，他改當了教士之後，還是個火槍手。我叫蘭爾去請他來，你看怎樣？」威脫說：「好的，我謝謝你。恐怕他這時不在家。如果你以為他是可靠……」「十分可靠。」威脫說：「你肯允許我，明早十點鐘陪他到羅浮宮嗎？」「又要比劍嗎？」「是的，我盼望你也動手。」亞島士說：「你領我們去見那一個？」「去見英國王后。她分付我領你

們去見她。」「英后知道我嗎？」「只是我知道你已經發了。」亞葛士說。」「我可猜不着這隱謎兒了。但是你既知隱謎的解說，我也心滿意足了。傅爺就在我這裏吃夜飯，好不好？」「謝謝，我老實告訴你，我看見那個人就要寢食不安。他來巴黎做什麼，他絕對不會知道我在這裏，他不是來巴黎找我的，他是一臉殺氣，我看他性情兇暴，不知道要鬧什麼亂子。」「他在英國怎樣生活？」威脫說。」「我只知道他是克林威爾的心腹。」亞葛士說。」「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他爲什麼會加入克林威爾一派？」他痛恨我們的王上。」「爲什麼緣故？」威脫說。」「王上說他是不合法律之子，把他的家產沒收，不許他姓威脫。」「他現在用什麼姓氏？」「他叫毛道。」亞葛士說。」「這個奉清淨教的少年，改扮和尚，旅行法國。」威脫說。」「你說他改扮和尚嗎？是你還不知道嗎？」「除開他告訴我的話，別的我全不明白。」亞葛士說。」「就因爲這樣，所以替比東劍子手懺悔，知道了詳情。」威脫說。」「我明白了，他一定是克林威爾派來法國的密使。」派他來見誰？」威脫說。」「帶信給馬色林主教。王后猜主教有了先入之言，也許對的，我先告辭了，明天再見吧。」亞葛士看看威脫，好像不放心，說：「今晚很黑，你有人護衛嗎？」我只有周彌，但是他不過是個小孩子，不懂什麼。」亞葛士說。」「奧立文白來索，格立模，拿火槍伺候，請子爵來。」接着路彌進來。亞葛士說：「我要你護送威脫爵爺到客寓路上，不要讓人騷擾。」威脫說：「伯爵，你以爲我危險嗎？」亞葛士說：「巴黎的街道，你不熟，因此叫子爵領你回去。」威脫抓抓亞葛士的手，告辭出去。亞葛士對格立模說：「你打頭走，留神着那個和尚。」格立模聽了，不覺打了個寒噤，拿着火槍，很撫摩了一會。

於是這羣人出門，向某街走。奧立文戰戰兢兢的走着，白來索膽子却大，因爲他對這事莫明其妙，周彌不停地打抖，四圍不作一聲。威脫和路彌並肩走，一面說着話。格立模先行，一手拿火把，一手拿槍，到了客寓，格立

橫敲門，店門開了，格立模辭別回去。他仍是當頭領路，路上毫無動靜；到了吉尼街，看見路隅有黑影移動，他想起方才走過的時候，也看見這個影子，就搶步上前，那個黑影轉入一條小街去了。格立模不敢追隨，回去告訴主人，說威脫世爵平安抵寓。那時已過了十點鐘，各人便去睡覺。

次晨亞島士醒來，看見路爾在牀邊讀書。亞島士說：「你已經裝束就緒嗎？」路爾遲疑地答：「是的。我昨夜失眠。」你大約有了心事，所以失眠。」我要告訴你，又恐怕你嫌我離開你太早了。但是……」亞島士說：「也許你只有兩天的假，急得要回營去。」我有十天的假，不必先回大營去。」亞島士微笑地問：「你到什麼地方去？你已經在戰場上出過力，可以算是成人了。你的行止，也可以自己決定，不必向我告假了。」凡是你不同意的，事，我都不肯做，我一切都聽你指教。我想去勃路一天。我知道你又要笑我了。」亞島士說：「我並不笑你。你想回去看看勃路，也是件自然的事。」路爾說：「你並沒有什麼不願意嗎？」是的。」你並沒有難過嗎？」你既然高興，我有什麼難過。」你體貼我，真無微不至。我想立刻就動身。」亞島士攙着他說：「你想要立刻走，就立刻走。」路爾走向大門，忽然說：「我又記得了，原是史華洽夫人介紹我見王爺的。」亞島士說：「不錯，你應該去向她道謝。」我原是想這樣。你願意我去嗎？」我絕對贊成。你從她宅前走過的時候，問問她肯見你嗎？社會上的應酬，你很留心，我極高興。你不如把格立模，與立文兩個人帶去。」路爾很詫異地問：「兩個都帶去嗎？」是的。」路爾鞠躬，出了房門。亞島士隨即聽見路爾很高興的喊那兩個家人。亞島士聽了，太息一聲，搖頭深思想着：「他才來這裏，又要走開，但是少年人好動不好靜，原無足異。我看他真是戀愛着那小姑娘。不過他雖然有了愛人，也仍舊戀愛我。」亞島士本來原想路爾在他身邊多住一會，但是現在他既然喜歡走開，也只好任他了。

等到鐘鳴十下，他預備出門，忽然有個家人送了一封信來，這封信是給伯爵的，說是聽見路爾回到巴黎，要和他會會，並且聽說他立了戰功，要當面道賀。亞島士對來說：『你回去告訴夫人，子爵正要到府裏，向夫人請安。』他說完了，又分付格立攬幾句話，便和路爾擺擺手，路爾恭恭敬敬回了禮，上馬走了。亞島士靜心一想，現在事變頻來，倒不如讓這孩子離開巴黎好。

四二 皇后求援

當天早上亞島士派白來索去送信給亞拉米，白來索先碰見巴生，看見他正在那裏穿教役的袍子。原來今晚巴生有教堂的公事。亞島士交代白來索將信面交亞拉米，白來索是個鄉下人，想到怎樣便是怎樣，不知道權變。巴生告訴他說，亞拉米不在家，白來索不管一定要當面交信，巴生急得沒有辦法。白來索以為巴生是個教役，穿了教裏的袍子，是不會生氣的，便一把推開他直往裏頭跑。巴生可生氣了，拿了笤帚打白來索，一面打一面喊着：「你這個街頭流氓，想在教堂裏撒潑嗎？」其實亞拉米在房裏，聽見外面吵鬧，開門往外看。巴生放下笤帚，白來索還瞪了他幾眼，從口袋裏掏出信來，交給亞拉米。亞拉米說：「原來是我伯爵的信，你回去吧。」他說完，跑進房去，也不去推求他們吵鬧的原因。

白來索沒精打采地跑回客寓，把巴生打他的事告訴主人。亞島士說：「你爲什麼不先聲明來因，說你是替我送信的？」白來索說：「我不知道要這樣說。」後來他明白你是我的家人，他怎樣待你？」他趕忙連聲的向我道歉，倒了兩杯酒請我，給我四塊餅乾泡酒吃。但是教裏人野蠻得如此，真是豈有此理。」亞島士自言自語說：「那有什麼。亞拉米得了我的信，自然會前來找我的。」

上午十時，亞島士走到羅浮橋，正好威脫也到了。等了片刻，威脫耽心亞拉米會失約，亞島士探頭，望望街口，便說：「你別着急，我看見有一個教士走來，路人幾乎被他撞倒，現在他在對着一個女人笑，這人一定是亞拉米。」原來這個人確是德博理教士。那時路上有一個人，擡頭看鳥巢，被他幾乎推倒，恰好有一個當到他教

堂去的漂亮姑娘走過，德博理向她躬躬微笑，接着亞拉米走過來，和威脫握手，說：『我們來做什麼？難道是打架嗎？要是比劍的話，待我回去拿劍來。』威脫說：『現在可不用比劍，我們要去見英國王后。』亞拉米回過頭來，問亞烏士說：『我們去見英后，可有什麼要事？』『我也不明白，也許有什麼事情相詢，要拿來做見證。』亞拉米說：『我希望和米列濟的事沒有關係，如果是這事，我却不甚高興去，恐怕他們有什麼話來責備我，我當了教士常常責備他人，我不願別人來責備我。』亞烏士說：『一定不是爲這件事，威脫和我們一起做這事，他也要受責備的，我看絕對不是這件事。』亞拉米說：『既然如此，我們就去吧。』

三個人走到羅浮宮，威脫先進去，門口只有一個僕役，房子雖然大家具很不完全，牆上糊的紙，破碎零落，太不像樣，窗子上的玻璃，也破了好些，有幾扇窗關不上了，地板上沒得地毯，跟人也沒有，衛兵也沒有。亞烏士看到這種情形，告訴亞拉米，亞拉米說：『馬色林主教的排場，自然要神氣不少。』亞烏士說：『馬色林名爲主教，無異王上，英后却是路隅王孫一樣了。』『你的話，舊永有味，只要略爲用功，就可以做大詩人了。』亞烏士微笑，原來英后在房裏，正等着他們來，一聽見腳步聲，便來親迎，說：『我很想見你們，請進來吧。』他們進了房，站在一旁，英后請他們坐，亞烏士從容如若，亞拉米看見英后受法國這樣的薄待，非常生氣，英后微笑說：『你看我這裏的妝，陳奢華極了。』亞拉米說：『我敢放肆地說，人家這樣薄待亨利第四的子孫，真使我憤恨。』英后問：『這位可是官紳黨？』威脫說：『這位是德博理教士。』亞拉米說：『我雖是個教士，却並非素願我的教士袍子，只扣了一顆紐，隨時都可以解下來，換上軍人的制服。今晨我並不知道要來見陛下，否則我要換了衣服，才敢來見。但是不管我怎樣的打扮，我對陛下的一片忠誠，他是一樣的。』威脫說：『這位德博理教士，就是我曾對陛下說的那四位火槍手之一。』又指着亞烏士說：『這一位就是留伯爵，想來陛下是早

已知道了的。」英后說：「從前我的身邊，臣僕如雲，有錢財，有兵將，我都可以調度；現在我亡命國外，舉目無親，只有威脫世爵和你們二位，這是可貴的。」亞島士說：「我們願為陛下出力，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英后說：「謝謝諸君，我說的倒不是為我自己，我有三個兒女，約克公爵和沙勒公主已經落於仇敵之手，我的丈夫忍辱含羞，生不如死，這裏有一封信，是威脫送來的，請你們兩位讀讀。」亞島士亞拉米兩個人遲疑不敢就看信。英后說：「請你只管讀。」原來這是查理求救於法國的信。

亞島士接過來，大聲朗讀，讀畢，英后說：「我還要告訴你們，法國不肯保護我的丈夫。」亞島士等兩個人聽了，勃然大怒。亞島士說：「陛下要我們怎樣？」英后勸容說：「你可憐我嗎？」亞島士說：「我和德博理願為陛下盡力，就是肝腦塗地，我們也是樂意的。」英后說：「你們真是赤胆忠心的人。」回頭問亞拉米說：「你的意思如何？」亞拉米說：「只要伯爵領導，我總願意跟你走，無論走到那裏是不辭的。」說到替陛下辦事，我不必等他領了。」英后說：「這是好極了，你們既然願意替我這個窮苦無告的人出力，我就告訴你們，我有什麼事，叫你們做。現在英王預理，身邊絕無得力可靠的衛士，他現在蘇格蘭人的掌握中，他雖然也是出身於蘇格蘭，却不大得他們信仰，我因此很替他耽心，我求你們到英國去見英國王上，做他的衛士，保護他的性命，在他身邊，隨時隨地，都有危險，這種無形的危險，真是防不勝防，但是你們雖然捨命為我，我却沒有什麼酬報，我只有永遠不忘的交情來酬報你們。」亞島士問：「陛下想叫我們幾時動身？」你們真的願意前去嗎？」我們能發給陛下出力，覺得很榮光。」英后很受感動，流淚說：「我自從流落以來，今天才感到一線的光明，我雖然無力酬答你們，但是上帝總記得你們的功德，我感激你們的心，可以說上達天庭，你們去救我的丈夫吧，我希望我們將來再會面的時候，我再謝你們，我在這裏等候佳音，但是你們去了之後，我在這裏，可能幫你們什

麼忙；如果有的，我自然是盡力的。」亞島士說：「沒有什麼。我們只希望陛下祈禱上帝，保佑我們。」亞拉米說：「我是絕無家室之累，只有一片至誠，替陛下辦事。」奧后伸出手來，讓兩個人吻着，接着她回過頭來，向威爾低聲說：「如果需要錢用，只管不必可惜，就把我給你的首飾變賣了。單是那個鑽石，也可以賣得五六萬個利華。他們去辦事，非錢不行。」於是王后寫給英王一封信，小公主也寫了一封信，一封交給亞島士，一封交給亞拉米，如在路上遭到意外，他們只要有一封信，就可以去見英王。等到一切妥當，三個人告別，走到樓下，威爾說：「我們從此分路回寓，免得使人注目。今晚九時，我們再在聖丹尼門相會吧。你們先騎我的馬，隨後再租馬。我先謝謝你們再見。」於是威爾和亞島士兩個人握手，各人分路返寓。

亞拉米問：「伯爵，你看我們的工作，可有希望？」亞島士答：「我看這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你既然知道這樣，却十分踴躍的担承。」亞島士說：「從大道理上看，這是件應做之事，所以我願意幫忙。王室沒有貴族幫忙，決不能支持，然而貴族的權力，是王室付與的，我們若是要使我們貴族不失勢，是要扶持王上的。」我恐怕我們走這一次，簡直像燈蛾撲火一樣。我恨英國人，他們粗野到極點，凡是好飲啤酒的人，都是粗野的。」亞島士說：「難道你想這裏是安全地嗎？我們幫助包福越獄，犯了彌天大罪，難道你想在法國一嘗鐵窗風味嗎？我看，倒不如往英國去的好。如果能成功，我們就是英雄好漢了，比坐監好得多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有一件我不得不問，事體雖小，却是非常重要的，你有錢沒有？」亞島士說：「我只有二百個畢士度，這是我未曾離家前交來的租錢，我還要分一半給路爾，自己只剩五十個畢士度了，你有多少錢？」我不妨老實說，如果把我的抽履翻翻，我再傾囊一數，所有的現錢，恐不及十個路易，好在威爾原有富名。」威爾的家產，都被克林威爾充了公威爾現在却囊空如洗了。」亞拉米說：「顏士斯很有錢，不妨先跟他商酌。」亞島士說：

「連太安的劍，是很益得住的，現在也用得着他。」「讓我們去找他們。」亞拉米，你要知道這是一件祕密事，不能洩露，況且我們如果去找人幫忙，顯得我們不果於自信，我們只管在暗中惋惜他們不來幫忙，却不能直接去向別人開口。」「你的話有理，今天晚上，你打算做什麼？我有兩件未了的事，只好去做了。」「兩件什麼事？」「第一件，昨晚在某夫人府中，我和副主教談話，他很侮慢我，我要跟他比劍。」亞拉米說：「亞拉米，可以不必了，兩個教士比劍這是大笑話。」「我們兩個人都不甘退讓，他最喜歡徜徉街上，我也是如此，我們都覺得穿了教士的長袍，太受拘束，我有時以為他是亞拉米，我是副主教，我們自然時常要發生衝突，倘若我待他，和今早我待那少年一樣，事體自然是不同了。」亞拉米說：「不然，你們也不過是意氣之爭吧了，你不必再追究了，你要記得，你們兩個人，都有別的重要目的，你是應許了英國王后，替她出力，副主教是要替石黨出力的，如果第二件沒有什麼要緊……」「第二件是很要緊的。」「既然這樣，你就去辦吧。」「可惜我要辦這件事的時光，絕不能由我自己決定，約會的時候是很遲的。」亞拉米微笑說：「我明白了，大約是夜半。」「不錯，是夜半。」亞拉米說：「為什麼這第二件事，你不能暫時擱起不辦呢？等你回來的時候，自然有話可以藉口。」「如果我能安全回來，自然是有得藉口。」「如果你不回來，那更可以一了百了，你得斟酌，如今你不是二十歲的少年了。」「可不是，我希望青春長在，現在還是二十歲。」亞拉米說：「你若不是二十歲，不知道要做多少好事，我們現在暫且分別，我還要探望一兩處朋友，再寫一封信，你晚上大約七八時到我那裏，伴我吃飯。」亞拉米說：「我有二十處朋友要去的，有二十來封信好寫。」說完，各人去各人的事。

亞拉米去拜訪萬度夫人，又到史華洛夫人小坐一會，回到寓所，送一封信給達太安，他這樣寫：「我的老友，我和亞拉米起程在即，去辦一件事，我原想來看你，向你辭行，可惜時候來不及了，只好以此信致意，我們

要暫別幾時了。路爾已回到勃路，並不知道我的旅行。我走了以後，一切託你照應他。等了三月之後，你沒有我的音信，你可以分付他開讀一封信。這封信是我寫給他的，藏在一個銅盒子內，盒子的鑰匙，現在附上，見着顧士斯，代我致意。小別珍重，後會有期。」寫畢，交白來索送去。黃昏時，亞拉米果然到了。已經換上武士服裝，掛了他常用的劍，她見了亞烏士說：「我們不能不向顧士斯，達太安兩人辭行。」亞烏士說：「不必了，我已經寫了一封信通知達太安，也代你致意了。」你倒想得周到。」亞烏士說：「我們答應替英國王后身入重地，你並不後悔嗎？」我早已仔細考慮過，當這個時候，還是離開巴黎好。」亞烏士說：「我早已想到這點，只是可惜沒有機會，和達太安一會。但是他是最乖覺的，也許猜出我們去辦什麼事。」兩人吃完晚飯，白來索回來了，說：「我帶來達太安的回信了。」亞烏士說：「你這個傻瓜，我幾時叫你要回信的？」白來索說：「我不會討回信，但是達太安追我回來，把這件東西交給我。」他說完，拿出一個錢袋來，好像有一點沉重。亞烏士打開錢袋，一手掏出一張紙來，這便是回信。上面說：「伯爵，旅行缺不了盤川，若是你有三個月的勾留，更要用錢了。我還記得，我們從前同行的時候，屢次要你破鈔，我現在送你些錢，是我從馬色林手上設法刮下來的，你拿了大約不無小補。我知道你膽大心細，你雖遠行，我却很放心的，我知道你此行一定成功。說到路爾，我看他和我自己的兒子一樣，請你釋念。」信後又加一行，說：「送上的五十個起見，請和亞拉米分用。」亞烏士讀完信，不禁淚下，心中十分感激。達太安，他雖然歸附了馬色林，却並不忘記老友。亞拉米把錢倒出來，說：「這是五十個路易，伯爵，你想了收了他，還是送回去？」自然是收了。就是用不着，却之也是不恭的，你拿了二十五個剩下的交給我。」我也是這樣想，你也拿了自己的一份，我們動身吧。」亞烏士說：「很好，但是你沒有跟人。」亞拉米說：「巴生當了教役，現在無暇分身。」那末我帶格立樓，你就帶白來索吧。」很好。」他們說到這裏，格立

櫛走到門口，說：『一切預備好了。』亞島士說：『我們走吧。』於是兩人上馬，跟人後隨前進。

他們走到河邊，碰見巴生巴生喘息未定地說：『被我趕上了。』亞拉米問：『有什麼事？』巴生說：『頗士斯才來找你，留下這封信，說有着要事，分付我立刻送來。』他說完，拿出一個袋來。亞拉米說：『這是什麼？』巴生說：『大教士還有一封信。』亞拉米說：『你再稱我大教士留心打斷你的骨，快把信拿來。』亞島士說：『天色這樣黑，你怎樣讀信。』巴生說：『我有火。』他點上火，燃了一支蠟燭，照着亞拉米讀信。信上說：『我的德博理達，太安告訴我，你和費伯爵將有遠行，要兩三個月才能回來。我知道你是不肯向人呼籲的，我送你二百個畢士度，錢之數聊壯行色，請你收了，不必介意。我家中還有二千利華，我原想多送上一點，恐怕你不肯收。我將這錢送給你，不便送給伯爵，但是我送給你，好像送給伯爵一樣。』信未簽着他自己的字。亞拉米讀完了，說：『你以為如何？』亞島士說：『這個好像天賜，自然也是收了。』於是兩個人均分了錢，仍舊前進，不過一刻鐘，到了聖丹尼門，看見那裏威版世爵候久了。

四三 首念最好

三個人在那裏會齊了，向披開地走；這是亞島士和亞拉米兩個人少年時光常常經過的，他們在路上，不禁回憶起青春時代的快樂。走到從前和修路人相爭的地方，亞島士說：『如果莫吉堂在這裏，他一定要毛骨悚然。你記得嗎？他是在這裏中槍的。』亞拉米說：『我記得的；想起來，我也發抖，我是在那株樹上倒地的。我那時以為性命難保了。』三個人再往前走，樹立處想起從前的事來；走到那家客店前，想起從前他主僕兩人，在中庫房裏搗亂的情形，走上前指給亞島士看說：『香腸。』亞島士想起少年時所作的淘氣事來，不禁大笑。

次日傍晚，到了柯朗，威脫說：『我們暫時分開一下，以免引人注目。我知道一間客店，那裏比較清靜，我認得那店主人，我就到那裏，也許那裏還留着給我的信。你們到大亨理客店去，你們就在那裏吃飯。兩小時後，我們在碼頭集合。那裏有船等我們。』商量好了，威脫自己走開，這兩個人進了城，走得不遠，到了大亨理客店，並不卸鞍分付家人吃飯，不許和人交談。兩個人先到碼頭上去瞧瞧。他們的行動有點異常，許多人見了，都很詫異。有一個旁觀的人更注目。這個人是少年，臉色很清，兩眼藍色，帶着流移的神色，穿的是黑衣，掛了長劍。亞島士兩個人到了碼頭，看見岸邊有一條小船，亞島士說：『也許這就是我們的船。』亞拉米說：『不錯，外邊那條大船，是渡海的。若是威脫世傳要我們老等在這裏，却是掃興了；這裏一個女人的影子，也沒有看見。』亞島士說：『你別多說了，恐怕隔牆有耳。』原來在那裏徘徊着的少年，早聽見威脫兩字，立刻停住不走，但是臉上還

好像不介意的樣子，鞠躬問：「借光。你們像是頭一次到布朗，你們可是從巴黎來？」亞島士客氣地回答：「我們是從巴黎來。你可有什麼見聞？」那少年問：「聽說馬色林不是首相了，這個信息確嗎？」亞拉米想：「他却問得奇怪。」亞島士說：「這個信息可說又確又不確，半個法國反對他，他却用了許多詭計，連動那一半幫他。」那少年說：「他並沒有被禁或放逐嗎？」亞島士說：「是的。」那少年說：「承你見告，不勝感戴。」他說完便走開了。

亞拉米說：「這個好事的人，來歷却可疑。」亞島士說：「我看他不是鄉下遊手好閒的人，却是密探。」你為什麼回答他？」他既然很恭敬的問我，我只好恭敬的答他，這是禮貌呀。」「不管怎樣，他總是密探。」他怎樣我們現在不是李却立的時代，那時是偶語就要棄市的。」亞拉米目送着那個少年，等他走到小山，看不見他了，才說：「你回答他的話，似乎太孟浪了。」「你却不敢把威脫的名字說得太響，引得他注意我們。」「你就不該答他。」亞島士說：「若是不答他，恐怕鬧出事來。」「你如今可是怕鬧事了？」亞島士說：「我身負重要使命，恐怕耽誤，自然息事寧人為妙。還有一層，我很想再仔細看這個少年。」「你有什麼意思？」「我若是告訴你，你也許要當我神經過敏。」你怎樣想？」亞島士說：「難道你看不出他很像我們見過的人嗎？」「傻美貌的人，還是像醜陋的人？」「你見了他，難道想不起你初次見面的美貌女人嗎？」亞拉米說：「你這句話，提醒我了，你想得有理，看他的嘴臉，很像米列蕭的兒子。」「亞拉米，你笑什麼？」「我老是愛笑。現在是毒蛇當道，却不是好笑的事。」亞島士說：「哈，威脫來了！」亞拉米說：「很好，我們的甜人，想來不至於叫我們久候的。」亞島士說：「跟人們跟着威脫走，我認得格立模走路的样子，唐彌在後肩着槍。」亞拉米向西一看，說：「我們臨走時也許要曉了。」亞島士說：「大約天要黑了。」亞拉米說：「我在白日裏，也不喜歡航海。到

了晚上，天黑風急，白浪澎湃，風吼水號，景像太可怕了。我很想回到耶穌會的廟裏。那時亞島士心裏若有所思，也聽不見他的朋友在說什麼。走上前去迎候亞拉米後，亞拉米說：『這位朋友，難道見了鬼嗎？為什麼老是回過頭去往後看？』威脫看見他們兩個來到脚步很急的走上來，亞島士說：『爵爺，你見了什麼？這樣氣喘喘的？』威脫說：『沒有什麼，我才在山邊走過的時候好像……』他未說完，又往後頭看。亞島士和亞拉米使眼色，威脫說：『我們上小舢板吧，大船等在外面我們上船吧。』他說完，又往後看。亞拉米問：『爵爺可忘記了什麼東西？』威脫說：『不，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亞島士低聲告訴亞拉米：『威脫也看見這個少年。』這時三個人到了碼頭，威脫分付跟人拿了火槍，先上船去，打發舟子把行李送上船。

他們正要上船，亞島士忽然看見遠遠奔來一個少年，那時天色雖已昏暗，亞島士認識正是方才交談的少年，心裏想：『難道他真做了密探嗎？要設法阻止我們上舢板嗎？』原來那少年來得晚了一步，亞島士已先跳在舢板上，說：『他如果真這樣，我們不如先駛開吧，到了海上，他就鞭長莫及了。』於是下令開船，四個粗壯的水手，出力向海上搖去。那個少年在岸上跑，跑到大石上的一個燈塔，那條舢板，不久要在燈塔前面經過的。亞拉米對亞島士說：『那個少年的確在偵探我們的舉動。』威脫問：『那一個少年？』亞拉米說：『在岸上追著我們的那個少年，現在他跑到大石上了。』說完，指點給威脫看，威脫見了石上那個少年，容色突改，抓住亞島士的手，喊着：『那就是他！我方才疑的不錯。』亞拉米問：『他是誰？』亞島士說：『米列蒂的兒子。』格立機喊着：『果然是那個和尚。』那少年聽見他們說話，就在石上探出身來，好像是要跳到海裏喊着：『伯父的確是我，我是米列蒂的兒子，我是那個和尚，我是克林威爾的祕密使者，我現在認識你和你的朋友了。』舢板上這三個人，曾經出生入死，都很勇敢，現在看見這個少年的神氣，聽了他的說話，不覺毛骨悚然，格立機在那

裏抖出了一身冷汗。亞拉米說：「原來這個就是米列蒲的兒子，你的姪兒，化裝和尚的？」威爾說：「是的。」亞拉米說：「很好，看我吧。」他說完了，不慌不忙的從廚欄手上取了一把火槍，瞄準那石上的少年要放。格立模着急了，喊着：「開槍！」亞拉米正要放，被亞拉米一手攔住。亞拉米喊着：「你真的是婦人之仁！你誤了多少事！我瞞得很準，一槍結果他的命。」亞拉米說：「我們殺了他的母親，已經很殘了。」亞拉米說：「他的母親，真是母夜叉，想盡多少法子，害我們和我們所愛之人。」那時格立模大失所望，頹喪地倒在軸板上。那個少年見了，狂笑說：「原來是你，我今天認得你了。」順風吹過這兩句話來，亞拉米聽了發抖。亞拉米說：「我們是大丈夫，要鎮靜些。」亞拉米說：「雖是你說得有理，那個少年是個惡鬼。我們如果現在殺了威爾的姪兒，你試問了威爾，我們有錯沒有？」威爾太息，不作一聲。亞拉米說：「如果我放了一槍，就可以太平無事。亞拉米，你爲什麼攔我？我深知打死那個惡鬼，這是最妙的舉動。」

亞拉米握着威爾的手，另開話柄問：「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到英國？」原來威爾心不在焉，另有思想，不會聽見亞拉米的問話。亞拉米說：「你看他還站在石上，現在再放他一槍，還來得及。」亞拉米很不願意看這個少年，聽了亞拉米的話，略略回頭。亞拉米說：「他爲什麼到布朗來？」威爾說：「他一定是追隨着我來的。」亞拉米說：「大概未必他不知道你要動身，而且還是他比你先到呢。」威爾搖頭說：「那末他此行目的，我不知道了。」亞拉米說：「亞拉米，方才我攔住你，不許你放槍，是我錯了。」亞拉米說：「我想起失掉這個機會，真要痛哭流涕。」格立模大喊了一聲。原來大船上有人說話，軸板上的水手打了招呼。軸板已經到了大船邊，不到一會，客人們和一切行李，檢到大船上，於是揚帆出港，向英國海岸地方進發。三個人回頭看，看見那大石上的少年，還站在那裏，順風相送，很像他在那裏喊着：「我們在英國再見吧！」

四四 倫斯捷音

另說英后進宮的時候，宮裏十分熱鬧，原來是得了倫斯大捷的佳音，英后却不知道。額提朗公爵臨陣頂德勇，因此王爺就派他帶着軍隊，護送着奪獲敵軍的大旗到巴黎。那些大旗，後來都陳列在大教堂裏。因為這次大捷，王黨很得勢，議院黨很不舒服。那時國家重征賦稅，爲的是要耀武功於域外，起先打了好幾仗，連戰皆北，議院於是極力反對主教的暴政橫征，後來倫斯大捷，路易聽了，喊着「議院紳士，你們還有什麼話好說？」王后聽了十分高興，對於王上很親熱的抱着。

那晚內閣召集會議，把主教堂，反對議院黨，和后黨的人，都請到了。討論的事情，暫守秘密；只知道星期那一天，要開大教堂，行賀捷禮。

於是到了星期日，巴黎城裏，非常熱鬧。那天天朗氣清，街上的遊人很多，一批一批的，都是向大教堂去的。店舖也停止營業，人人都要去瞻瞻王后王上。百姓是最恨主教的，今天也要去認識認識。街談巷議，更是紛雜，很有革命的話，巡警却是和百姓表同情的多，聽了許多話，佯作不聞。早上八時，糾討，孔則則帶了王后的衛隊，從王宮出發，到大教堂；百姓見了，却沒有什麼。

法力克那個小流氓，穿了一身新衣服，嘴裏含了許多櫻桃核，裝出發了豬頭瘋的樣子，去向巴生告假。巴生起先因爲自己不高興，不准他請假。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亞拉米走了，並沒有把行賄告訴巴生，巴生又是一個擲石黨，聽見倫斯大捷，主教得了勢，滿懷氣憤。因此不准法力克告假，後來看見法力克的腮，腫得像豬頭。

一樣，實在難看，只得准了。法力克跑出教堂門，把櫻桃核子吐了，到酒店告假，說是教堂有事，居然又蒙答應。法力克有了一天的自由，十分高興，打扮起來，戴了一頂奇形怪狀的帽子，却有四種顏色，帽子的一邊，是黃綠藍色，那一邊是紅白兩色，他跑到王宮前看熱鬧，自己走在軍隊的前面，手敲兩塊石板當打鼓，有時拿嘴當喇叭，吹行行重行行，到了大教堂，忽然想起晨餐也沒有吃過，又想起巴路士家離此不遠，不妨到他家裏搽一頓油，跑到那裏去敲門，他母親開了門，喊着：「你這個小猴子，不在大教堂，跑到這裏來做什麼？」法力克說：「我今晨在大教堂當差，忽然看見一件要事，只好奔來報告，我向巴生告了假，來見巴路士。」他的母親說：「小流氓，你有什么要事來告訴巴路士？」「我要親自告訴他。」「他現在忙的很，你見不着他。」法力克聽了，更高興，說：「我等著吧。」法力克奔樓上去，他的母親在後頭追着說：「你見他有什么話說？」法力克喊着：「有一隊禁軍，正向這裏走來，我聽說巴路士是反對主教的領袖，我特地先來通信，叫他先得小心。」

巴路士聽見這話，很稱讚那小孩子乖覺，他從辦事的屋裏出來，說：「你這個小流氓，吵吵鬧鬧的幹什麼？就是全營禁軍都開到我這裏來，和我也毫無關係，你可知道，凡是王上經過的地方，都要禁軍站崗的。」法力克作出恍然大悟的樣子說：「你是什麼都知道的，我却什麼都不知道，我看見他們來，火速前來通知，請你別生氣，我還當這是個重要的消息。」巴路士說：「我毫不見怪，我很喜歡你的小心，老婆子，你去拿六枚杏子，賞這小孩子，再給他點新鮮麵包。」法力克說：「謝謝，我真喜歡的是杏子。」巴路士回進去，和他夫人吃早飯。那時已經九時半，巴路士從窗口望着街上，只見街上人馬絕跡，人聲遠遠的從大教堂送到這裏來。

那時達太安帶着火槍手也到了，大教堂裏，人山人海，達太安還告訴顯士斯，叫他趁這個機會，來見識一下。顯士斯打扮得非常威武，充作名譽軍人，也來看熱鬧。有個小軍官，從前和西班牙人打過仗的，認得顯士斯

是個老同事，把他從前的種種職績，詳細地告訴同伴，同伴聽了，大家都和顏土斯應酬幾聲。

十點正，外面號砲齊鳴，原來是王上離羅浮宮，大家很想看王上的丰采。後來王上到了，坐在王后身邊，後面跟了十輛車，都是珠光寶氣的貴婦們。民衆見了，先嚷着王上萬歲，王上點頭，民衆大聲喝采。王上一羣人進了教堂，裏面開始念經。那一羣車輛中，有一輛是孔明則的車，獨自一輛出來到了街頭，停在那裏，有四名禁兵，一個巡警官，原伴着這輛車的。現在都進了車，把車簾垂下。那巡警官在車窗內向外窺探，却不是看街上，好像是要找什麼人。大家看熱鬧，正很有味，都不注意這件事。單有法力克是最喜歡管閒事的，坐在一個屋頂上，吃杏子，看熱鬧。快要念完經的時候，王后回過頭來，低聲分付孔明則：『你去吧。』孔明則出了教堂，帶着兩個禁兵，法力克看見他穿得輝煌，要跟着他走。那個巡警官看見孔明則來了，就把車趕到巴路士門前，同時孔明則到了，就去敲門。法力克躲在孔明則身後，等待開門。孔明則說：『你這個小猴子，在這裏做什麼？』法力克說：『我要到巴路士府裏去。』孔明則問：『他的確住在這裏嗎？』『是的。』孔明則說：『他住在那一層？』『全間屋子都是他住的。』孔明則說：『他在那一層辦事？』法力克說：『他在第二層樓辦事，在第一層樓吃飯。現在是十二點鐘，他在那裏吃午飯了。』孔明則說：『我知道。』大門一開，巡警官就問巴路士可是在家裏開門的人說是在家，正在吃午飯。孔明則跟着家人登樓，法力克也跟在後面。

巴路士正和他夫人在吃午飯，他的兒子勞維利坐在桌子的那一面，還有兩位小姐陪他吃飯。家人正想開門去通報，被孔明則一手抓住，拖在一旁，自己推門進去。巴路士抬頭看見他，吃了一驚，後來見他倒十分客氣，便站起來鞠躬回禮。女人們却全很耽心，勞維利變了臉色，等他說話。孔明則說：『我奉有王命，故特地來此。』巴路士伸出手來問：『什麼王命？』孔明則說：『我是奉王命來捉你，我勸你立刻跟我走，不必讀這封長信。』

了。這句話好像當頭一棒，巴路士往後倒，嚇得戰抖。勞維利伸手抓劍，他的父親看他一眼，他只好不動。巴路士夫人放聲大哭，兩位小姐抱着巴路士說不出話來。孔明則說：「走罷，逢抗王命，罪無可恕。」巴路士說：「我的身體有病，不能下獄，請展限幾天吧。」孔明則說：「辦不到，公事公辦，我沒有法子。」勞維利喊着：「辦不到嗎？你要小心，別在這裏打官話。」忽然房間的那一面有人喊着：「什麼叫作辦不到？」孔明則回頭一看，原來是那特那個老婆子，一手拿笏，惡狠狠的在高叫。巴路士說：「那特，你不許吵。」那特對着孔明則說：「人家來拿我的主人，我的主人是窮人的朋友，民衆的父親，我還不吵嗎？你不認得我，你走吧。」孔明則微笑說：「你分付那老婆子，不要她多喊，跟我走罷。」那特說：「你不許我開口麼？我告訴你，你要一個比你強多的人，才能禁止我不開口，我們看看。」她一面說，一面跑上前開了窗子，大聲向外高喊。大教室外看熱鬧的兩人都聽見她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他們來捉拿我說主人，他們來捉巴路士，地方救命呀！」孔明則對巴路士說：「你還是奉命，還是抗命？」巴路士一面掙脫女兒的擁抱，一面叫兒子走開，喊着：「我奉命。」孔明則說：「你分付那老婆子不要嚷。」那特從窗口探頭大叫：「救命呀！地方救命呀！我的主人因為替民衆出力，有人來捉他，地方救命呀！」孔明則抱住老婆子的腰，要拖她下來，同時聽見有個小孩子，在第一層樓下拚命的喊着：「殺人呀！放火呀！有人殺巴路士呀！有人殺巴路士呀！」那特聽見有人和她，更加出力高叫。

那時各家的窗子，都有人探頭出來，街上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大門口簇聚了一大羣。大家只看見門口停着一輛車，房裏有人喊，却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法力克從窗口跳在車上，喊着：「他們捉拿巴路士，車裏是巡警官，屋裏是位武官。」大家聽了，都大不佩服，有幾個跑到馬車前，門口的兩個禁兵，上樓幫忙，車裏的兩個兵，開了車門，架了長矛。法力克喊着：「你們看見嗎？你們看見嗎？捉人的在這裏！」那馬夫回過頭來，看見法

力克，拿馬鞭盡力的抽打他。法力克喊着：「狗東西！你也配管這事？你且等等。」法力克跑進屋裏，找了許多東西，在窗口一樣一樣的扔到馬夫頭上去。

大家看見禁兵的舉動，不覺怒從心上起，圍住馬車。禁兵拿長矛攔住，不許上前。那時已經聚得人山人海，十分擁擠，大家擁上車來，兩枝長矛，抵當不住了。巡警官只管喊，說是奉王命辦的公事，却沒有一個人聽見，鬧得更利害。忽然有個少年武士，沖進人隊裏來，看見禁兵們要吃虧，便拔出劍來，就忙彈壓民衆。這少年武士，見義勇爲，取出手槍來，插在腰間，一手拿劍橫掃當路，所向披靡，閃開了一條路。那時孔明則出來，推巴路士向前走。民衆們更憤怒，喊着：「我們把車打碎吧！」那特喊：「殺人呀，救命呀！」法力克喊着：「攔住他們呀！」孔明則喊着：「王上的公事。」踞爾喊：「誰敢先動，就要送命！」他說完，用劍尖推倒當前一個粗長大漢。原來踞爾到勃路去了五天，方才回來，今天因爲出來看熱鬧，走到這條街上，被人阻斷去路，看見禁兵爲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孔明則把巴路士推在車上，自己也跳進去，接着有手槍響，槍子飛來，穿過孔明則的帽子，打傷一個禁兵的手。孔明則搖頭一看，見是勞維利探身在第二層的樓窗口。孔明則說：「原來是你吧？好的，我們再見吧。」勞維利說：「你也要聽聽我的說話，我們看誰人的說話有力量。」那時法力克和那特，還在那裏高聲大喊。民衆們聽見喊聲和手槍聲，怒氣騰湧，有人喊道：「把軍官殺了吧！」孔明則拉開車簾，拔出劍來，拿劍尖指着巴路士的胸口，對大家厲聲說：「你們再上前一步，我就結果犯人的性命。我奉王命，只要捉他，不問死活。如果你們要動手，我只好把他屍首去交代。」那時巴路士夫人和小姐聽見了哀求，大家不要動手，暴民的首領看見孔明則厲聲說話，也就有了顧忌，不敢動手。孔明則把受傷的禁兵，也放在車裏，分付馬夫趕到宮裏去。馬夫盡力驅馬前進，好不容易把車弄走了。快到河邊的時候，馬驚車翻，又不能動了。

路爾和禁兵，起初單用劍背驅逐暴民，後來漸漸要用劍尖了；民衆看見流血的慘劇，十分發怒，不到一會，大家用武器攻擊，亂放了好幾響槍；人家的窗口也擲下許多東西來。民衆齊聲怒吼：「打死禁兵，把軍官摔在河裏！」路爾血流被血，已經不能抵抗，覺得他的敵人，越來越多，自己招架不住，不知不覺的要倒在地上。孔明則咬牙切齒，怒髮衝冠，被困在核心，禁兵們一點也不能爲力。如果再遲片刻，軍官車馬，都要被民衆們打成糞粉。忽然有個火槍手騎馬而來，排開人羣，趕到路爾所在的地方，路爾正要倒地的時候，被這火槍手抱住了，喊着：「他們如果他殺了，別要噉屍莫及！」這個人威風凜凜，暴民們不禁向後退却，向河邊擠，擠了好幾個人落水。路爾說：「達太安！」那人說：「是我，幸而我趕到了。」於是站在馬籠，招呼他部下的火槍手，喊着：「弟兄們！上前放槍，衝掉這些暴民吧！」大家聽了，四向奔散。達太安看見了大笑，孔明則說：「達太安，我成激萬分。」回頭對路爾說：「我謝謝你，這位壯士，請你把名姓告訴我，我可以轉報給王后知道。」路爾正要回話，達太安低頭附耳說：「你別響，我代你告訴他。」回頭對孔明則說：「你趕快另找一輛車吧。」孔明則說：「那裏有車？」達太安說：「凡是經過新橋的車，不妨扣留借用，辦的是王上的事，沒人可以拒絕。」孔明則遲疑地答：「那可難說。」達太安說：「你無論如何，先要離開這個地方，要知道片刻，那羣亂民，拿了刀槍，又回來了，把你殺死，把你的犯人也搶了。請看那面，不是來了一輛車嗎？」他又回頭告訴路爾說：「你千萬不要把真姓名告訴他。」路爾聽了，不知是什麼緣故。孔明則說：「我要去了。暴民如果再聚，請你開槍吧。」達太安說：「我絕對不肯妄開一槍的。今天若是亂放一槍，明天是要加倍還債我們。」孔明則帶了四名禁兵，四個火槍手，跑到過來的那輛馬車前面，攔住那車，把車裏的人請出來，把這車騙到那翻倒的車旁邊，正在把巴路士拉出來的時候，暴民遠遠的看見了，大喊一聲，一齊趕過來。達太安說：「你趕快去吧，我派十個火槍手護送你，再派二十

個抵敵亂民，別就誤了。」他隨即下令分付：「十名火槍手，出來護送孔明則。」果然有十個人出來，都騎了馬，護送那輛車。大家看見馬車走了，高聲喊叫，好像天崩地裂一樣。

那時，暴民聚集，約有萬餘，街道橋梁，都塞住了。在人叢中有人放了一槍，傷了一個火槍手。達太安大怒，喊着：「上前出馬！」二十個火槍手，拍馬上前，暴民四散逃命。惟有一個人，拿着火槍，憑險獨立不肯退後，他舉槍向着達太安說：「從前我父險的死在你手裏，現在可輪到我了。」達太安拍馬直奔那人，把頭低下來，跪在馬頭。那人放槍，打中達太安帽子上的烏羽，達太安的馬，把那人沖到窟上。達太安勒住馬，後頭趕來他的部下。達太安把馬帶轉來，舉起劍，想結果那人的性命。路爾攔住說：「這是巴路士的兒子，饒了他的命。」達太安說：「原來你是巴路士的兒子，我饒了你。」勞維利說：「我束手受縛吧。」達太安說：「你不要這樣趕快跑吧。如果我把你捉了去，你一定要問我的。」勞維利跳起來，跑了。達太安說：「路爾，你的說話倒還恰當，倘若再過一會，我就要把那人刺死。我現在知道他是誰了，若是殺了他，鑄成大錯了。」路爾說：「好在你並沒有殺他，我還要謝你救命之恩。如果你晚來一步，我一定性命不保。」達太安取出一瓶酒說：「這些話免談了，先吃點酒。」路爾吃了酒，又重新感了達太安。達太安止住他說：「我們回來再談吧。」他回頭看見暴民已作鳥獸散，有路可行。達太安舉起劍，分付火槍手們快走，恰巧碰見那十名護送車輛的兵，從對面來。達太安問帶隊的：「又怎樣了？」帶隊的說：「運氣不好，馬車又翻了。」達太安說：「那些人真是飯桶，爲什麼不弄一輛結實的馬車？」帶隊的問：「有什麼分付？」達太安說：「你把兵都帶回去吧。」帶隊的說：「剩你一個人，孤掌難鳴，却是不好。」達太安說：「不必放心，我不用保護。」帶隊的還要說話，達太安說：「照我的話做去罷。」火槍手果然去了，只剩達太安和路爾兩個人。達太安問：「你可受了重傷？」路爾說：「我不知道，只覺得頭疼身重。」達太安揚起

路爾的帽子說：『我看你可是頭上受傷。我看見了，你的頭上被擊。』『不錯，方才有人從樓上把花盆擲我。』
『這班懦夫你是騎馬來的嗎？』路爾說：『是的，但是我下了馬去救孔明則時，一個小流氓把我的馬搶了。你
看看就是那個小流氓。』原來這時，法力克騎了路爾的馬，挽着那頂四色的帽子，擺來擺去，一邊跑一邊喊：『巴
路士，巴路士。』達太安看見喊着：『你這個小流氓，快點把馬送來。』法力克伴作不聞，只管向前跑。達太安原
想拍馬追上去，因為留下路爾，恐怕危險，趕快取出手槍來，撥動機關，法力克眼明耳聰，看見達太安弄槍，聽見
槍機軋軋的響，立刻勒住了馬，走上來說：『原來是你嗎？我找着你，不勝高興。』達太安一看，認得這個小孩子，
說：『小猴子，你過來原來是你嗎？』法力克答說：『不錯，是我。』達太安說：『原來你現在不當教堂唱歌的，也
不當酒店小差，却改業做了偷馬賊。』法力克說：『那裏的話，你不能看得我太輕，我是要找尋這匹馬的主人，
還他，那個人又少年，又俊美，打起仗來，真是一個大將。』於是他裝作和路爾初會的神氣說：『原來這位是馬
的主人，請你別忘記我這樣的一個小幫人。』路爾聽了，伸手揉袋。達太安問：『你做什麼？』『我想給這好孩
子十個利華。』他說完，拿出一個金錢來。達太安說：『應該飽以老拳才對。』小猴子，你快滾開，你別忘記，我却知
道你的出身的。』法力克一溜煙跑了。路爾上了馬，和達太安慢慢地回去，路上非常嘈鬧，好像暴民想要報仇，
但是他們看見了達太安，却不敢走近。

兩個人一路無事，到了客寓。女店主來黛玲告訴達太安，白蘭西回來了，和莫吉堂一齊來的。莫吉堂中的
槍子，已經拔出痊癒。醫生動手的時候，莫吉堂倒不大害怕。達太安找白蘭西找不着，就要喝酒店裏的人把酒
放在桌上退出，房中無人。達太安應着路爾問：『你今天做的事情，你可認為滿意？』路爾說：『我十分滿意。這
也不過是盡我的本分，無論如何，我總算是替王上出力。』達太安說：『誰叫你替王上出力的？』路爾說：『對

伯爵付我的。』可憐你方才並不是替王上出力，其實是替主教出力；兩者是不相同的。』路爾正要說，達太安攔住說：『好少年，你的行為實在太傻了，和你不相干的事，要你去參加做什麼？』路爾說：『那末你來參加做什麼呢？』達太安說：『我和你的地位兩樣，我得聽上司的號令。王爺是你的上司，你別忘了，你現在去幫主教的忙，幫着他的爪羽去捉巴路士，這是很不應該的。這一件事，你絕不可向對伯爵提起一下，他聽了，是要大生氣的。』你看伯爵真會跟我生氣嗎？』達太安說：『在他是一定要生氣的，在我要好好的謝你，你替我們出力，但是伯爵既不在這裏，我只好替他責備你。我先得聲明，我這樣做法，因為伯爵重託我的緣故。』路爾說：『我可不明白你的意思。』達太安站起來，走到桌邊，拿出一封信來，交給路爾。那少年讀了信，泫然下淚說：『原來伯爵走了，他却不曾向我說句分手的話。』他已經動身四天了。』看他信裏的話，他好像真有重大使命，入危冒險，難保無性命之憂。』達太安說：『有什麼性命之憂，你不必胡思亂想，他不過去辦點小事，最長時間內就要回來的。他既然離開了，我替他當你的保父，你可同意嗎？』我不勝雀躍，我知道你告訴我的話，都是好的，伯爵和你原是知己朋友。』達太安說：『但願我和你也做了知己朋友，我不要你做什麼，只希望你一點，你要做掘石黨，做一個最熱心的掘石黨。』路爾說：『我還可以常常的去見史華洛夫人嗎？』達太安說：『自然可以，你還可以見副主教，見朗薇夫人，今天你很出力去捉巴路士，如果他釋放出來，你應該去向他謝罪，而且對他聲明，以後你願意給他盡力。』路爾說：『我雖然不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的話我一定照行。』達太安說：『我的意思怎樣，你也不必多猜。』說到這裏，房門開了，達太安說：『顏士斯來了，你看他的衣裳都撕破了。』』

顏士斯是泥身黏着泥和汗，走進房來，說：『我雖然被撕破了衣裳，却剝了好幾個人的皮，那些人要搶我

的劍，真是可惡的流氓！我打倒了二十多個。達太安，我要吃你的酒。」達太安倒了酒，說：「我知道你的驚人力量，你吃完這鍾酒，評評這個理。」顏士斯乾了一杯，把酒杯放在桌上，擦擦鬍子，問：「評評什麼道理？」達太安說：「波治倫子，喬出了大力，去捉巴路士，幫孔明的忙。」顏士斯說：「如果他的義父聽見了，將說什麼？」達太安說：「我的朋友，你如果當挪石黨，你要記得，現在我是你的保父了。」他說完敲敲口袋，回頭對顏士斯說：「你可跟我一起走？」顏士斯又倒了一杯酒，問：「你到那裏去？」達太安說：「去見主教。」顏士斯再乾了一杯，拿了帽子，跟達太安出去了。留下路爾獨坐在房中，想起今天的見聞，真是莫明其妙。達太安又不讓他出去，他更加悶了。

日華兩用辭典

假名漢字

一部辭典 有兩部辭典效用 初學必備

日文有假名及漢字兩種，凡究研日語者，需備兩種辭典，方能應付裕如，本辭典一書兼兩種用途，凡見漢字而不知假名讀法者，或見假名而不明意義者，均可於本辭典中檢得之。

精裝紙印一厚冊 實價一元五角，布面精裝紙印一厚冊 壹元二角

叢書	自修	日語
----	----	----

無師自用	暗記活用	華文注音
日語自學會話	日語常用二千字	日語之門
一冊 三角五分	一冊 三角五分	一冊 三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八百八十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各書局均經售

達暢筆譯 厭不讀百 趣有容內

編編金初遺七莎父魯復沙我罪元東大小好小

重 克 傑 濱 的 祝 風
 銀 遜 誠 瀾 與 童 男 妻 婦
 自 刻 後 與 童 疾 西
 突 死 本 流 活
 魂 傳 鳥 戀 離 者 事 子 記 上 甯 年 詞 人 風 地 兒 子 人

一九一六二九二一一一一二二三一
 元
 八 五 三 八 八 八 一 五 三 六 五 七 九
 角

木木死愛占附志庭茶蘭格我少西黛融金水亞
 偶偶的史 怪 隱 林 童 年 維 無 漢 河 嬰 王
 遊 奇 釣 雲 懷 花 夢 話 特 煩 故 故
 非 過 聯 奇 世 壯 煩 故 故
 記 記 利 育 錄 錄 錄 錄 女 湖 各 爭 個 事 娘 事 王 孩 事

二一一二二八一一一一四一一二九一二八五六六
 元
 二 五 二 四 七 七 七 四 四 九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威 易 即 曼 大 雙 呼 放 伊 天 安 瑞 梅 荷 苦 唐 讀 侯
 克 伍 街 性 宗 方 生 魯 佛 女 兒 吉 疾
 斐 姆 爾 (坡 的 浪 童 童 遊 努 流 詞 記 隱
 敘 莎 克 (上 呼 寓 夜 語 錄 記 力 浪 德 狂
 傳 耶 林 (記 聲 記 音 談 下 下 下 為 記 記 上 各 記

一一一一一三八九一一一一九九一一三二二
 元
 八 一 六 五 六 一 二 九 六 八 七 二 一 四
 角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均書各 局書明啓 八三路四
 售局大 號二中馬

足本
 華文
世界文學名著
 廉價供給讀者

網羅世界名著 廉價供給讀者

少年文學名著

本叢書乃供給少年閱
 味。結構繁瑣。現已出版者計有「泰
 山全集」一編。其序序
 一亞森羅蘋全集」三大部。「泰山」是一
 部。依盜做世誌，內容委婉動人。該三書早
 釋手，茲特請名家翻譯，以餉讀者。

足本	泰山叢書全集	漢譯	亞森羅蘋全集	足本
人猿泰山	元	(一) 血字的研究	(一) 在監	中印刷中
戰之	元	(二) 四	(二) 亞森羅蘋與	中印刷中
泰得	元	(三) 冒險	(三) 福爾摩斯	中印刷中
泰山	元	(四) 回憶	(四) 移花接木	中印刷中
發林	元	(五) 歸來	(五) 神祕的鐘聲	中印刷中
亞險	元	(六) 古邸之	(六) 無窮恨	中印刷中
金毛	元	(七) 恐怖	(七) 身後事	中印刷中
小人國	元	(八) 新探案		
地心漫遊錄	元			

▲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四馬路
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隱記

Years After
冊

二十八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三號

照登字第七九二一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著	者	價	六	元
譯	述	者	A. Durca Le Pere:		
發	行	者	曾 孟 浦		
發	行	所	朱 啓 明 書 局 代 表 人		
經	售	處	啓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69

